尚書日記序

傳尚書者非一家至蔡先生集傳宗本程朱義始益精而學者罕窮其歸趣何也經文簡奧事理兼該非不該不編之學驟能通貫孟子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蓋以詩書所載皆其人之實讀其書如身在其時論其世如事在于已則我之心即古人之心即我之心然

後所謂知其人者可得而幾也吁豈易言哉今去聖人之世雖遠而其心固在故居千載之下可仰而求有不求未有求而無得者也予未有得而不敢不求也敬援橫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子劄記之法但以自驗所
進日久成帙遂編次之初不
敢以傳之人而然此學人之
所共有顧觀者則出之儻讀
而頗亦有契者乎則以是為
適國之舟車送者自崖而反

奚不可者

萬曆乙未春三月丙子朏金
壇王樵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凡例

一蔡氏傳經體不得不簡是編欲以羽翼之故不厭詳體各不同也

一義理蔡傳發明已盡今欲學者認歸切己可用故多引之使近不欲推之使遠昔漢武帝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司馬遷敘七國楚漢事使人如見而五帝三代本紀殊不逮諸篇蓋遷有史材無經學其作此諸紀也撫經入史故辭多拙經外旁綴襍聞故事多陋故愚嘗謂能以今事通古事斯爲明經能以古文敘今事斯爲良史尚書經中之史也

武帝不知通古事于今事故以爲樸學本紀史中之經也司馬子長但以史材作之故不足以通古亏何足以知前人短長但以家世業是經時爲子弟說之亦欲使人如見庶有所入不爲空言故本其記錄之意如此云

一書以道政事制度事蹟有不可畧者采注疏及他家以備攷蔡傳及制度處如堯典中曆象舜典中璣衡禹貢中地理皆已詳悉此外有未詳者悉補之事蹟有金氏通鑑前編一書其說之有補于經者多采入夫讀其書如身在其時論其世如事在于己則雖制度事蹟有不可以久遠難稽而畧之者其所未逮則尚有俟于大雅之刋正云

一舊說相沿如文王稱王武王觀兵周公居攝之類先儒俱已辯正此外如微子抱祭器歸周箕子受封朝鮮周公居東爲東征我之弗辟爲致辟皆關聖賢大節而傳記異辭不無害教今悉辯之

一經中朱子已有定論而蔡氏偶未之及者從朱子

一討論貴求其是采輯不厭于廣或定從一家或兼存衆說各有謂也

一引用先儒成說皆稱某氏惟孔疏稱正義以已有漢孔氏本朝先輩稱謚或官無官者從時所稱其雜引及之若馬融王肅旁引及之若鄭玄之類俱本原文初非義例

凡例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日記卷之一

金壇王樵著　門人平陽蔡立身校

虞書

堯典

書自禹貢以後每篇各記一事獨典謨所載不倫而五篇體製相似蓋出于一人之手唐虞夏雖曰異代實相去不遠舜史記堯事禹史記舜事不應皆曰稽古以理考之紀載出于虞史而緒成于夏啓以後史臣之手稽古等語夏史所加也春秋傳多引爲夏書據所成也孔子定爲虞書原所作也且曰虞則上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該堯下可以該禹三聖相授受之淵源于是備矣○古無舜典合于堯典以堯該舜堯典謂之虞書以虞該唐○堯說者曰陶唐氏號按堯舜禹皆名也古者世質生無號死無謚雖天子亦名之而已○典從冊在丌上皆象形字以丌尊閣冊爲典爲兩體會意以可常法而訓爲常是就音假借此字今備六書三體○古者大事書之于冊小事書之于方又小書之于簡單執一冊曰簡方版也版廣于簡連編諸簡乃名爲冊其文象編簡之形此載堯事故名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至格于上下古人發端之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例皆鄭重如曰若稽古曰若古有訓皆發語之辭曰與粵通史記稱堯舜禹皆云粵若稽古用古文也孔氏尚書始作曰若稽古自漢以來書序篇名與經文連讀之故說者因誤以曰爲史氏之言若稽古爲順考古道若然則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豈蚩尤亦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邪劉安世曰自昔在帝堯至作堯典序文也堯典二字古篇目也曰若發語辭也○粵與越同史漢越皆作粵周書越若來亦粵若之例也○自洪荒以來羲農黃帝數聖人作皆有功于生民而堯之功爲尤大故曰放勳蓋自古極治之盛

莫過于堯前乎此者有未至後乎此者莫能加○馬
融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
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漢志亦曰恭外曰欽
其說非是欽果屬外則帝曰欽哉豈屬外乎朱子曰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于此又合之曰
欽恭敬也盡欽之義盡聖人之德矣其曰敬體而明
用此聖學傳心之秘亦自程朱始發之程子曰君子
脩已以敬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朱子
曰人之所以不聰不明者止緣身心惰嫚便昏塞了
其解太極圖說曰敬則欲寡而理明嗚呼此所以爲

敬體而明用也與蓋心學之要也感興詩曰放勳始
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與歎
曰躋穆穆歌敬止戒嫳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
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明通
明也聖人無欲則清明在躬若照臨四方乃明之用
也程子曰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敬明對言
堯典是也敬義對言坤六二文言與太公丹書是也
敬恕對言孔子之答仲弓問仁是也敬簡對言仲弓
之論子桑伯子是也而敬常爲體○天地之經緯庶
事之條理燦然于吾心此聖人德性之文也○自一

身動靜威儀之則以至區處萬事莫不有文皆道心所達也○文者思之著見思之見于事而燦然條理者文也此條理皆由心之文理密察中出是思也文理密察自深遠而非淺近○馬融云慮深通敏謂之思深也通也敏也思字具三義○允恭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德愈盛而心愈下故克讓○金氏曰恭讓欽之接于人者也○眞氏曰堯之德以欽爲首而其行以恭爲先學者之學聖人此其準的也○舉聖人行實盡於恭讓二言何也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平天下只一恭字辨却爲國以禮只一讓字辨却恭之所包者廣凡衣冠瞻視容貌辭氣之無不尊嚴也事天饗帝社稷宗廟之無不祗肅也親親尊賢使臣涖民之無不有體也深宮大廷出入起居之無不端莊也皆恭也讓字亦不指一事唐虞之時君則揖讓而治也臣則濟濟相讓也黎獻則誰敢不讓也虞賓則羣后德讓也凡服人之善讓善於人遜利於人割欲於己皆讓也凡人所以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梏於有我之私而不知天地萬物同體之義其不恭不遜之根有未去故也○允恭而爲堯象恭而爲共工恭

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堯至誠無息共工靜言庸違此其所以相遠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楊敬仲曰堯未嘗推而大之天地萬物皆在堯一性中動之斯應分内事也

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時雍此數句與舜愼徽五典五典克從孔子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語意一類皆聖人作用神速處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于此可以見其實夫聖人所謂功者脩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已矣漢唐之君外身心而求事業其所規爲建立于世者方自以爲掀天揭地而不知自聖賢處之百官萬

務金革百萬之衆與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蓋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會何足論也○聖人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功化之及物則未嘗不自近以及遠故訂傳云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下個推字非謂堯亦待於推己及人推此及彼也乃曾子固所謂克明俊德有諸身故能求諸家有諸家故能求諸國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之意○上備舉堯之衆德而首以欽之一言此總挈堯之盛德而敘以明之一言大哉君德之貴于明乎明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昏則愚明則治昏則亂明則在已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昏則是非之了然者且不省利害之在邇者且不察大哉君德之貴于明乎堯爲萬古明君之首語其本曰欽而已敬則明肆則昏聖人之心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是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而其功及于家國天下程子所謂唯上下一于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以此事天饗帝者也○正義曰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互立文以親言既睦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卽親也章卽明也雍卽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按于九族曰親曰睦于百姓曰章曰明于萬邦曰和曰雍隨地立文其實睦者亦明明者亦和和者明亦在其中矣但九族則宜云親睦親睦則恩義篤倫理正卽九族之昭明也百姓天子所自涖作之君師施之政教其視外爲詳故特曰昭明謂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至廣故曰協和于是黎民莫不風動一變其舊而和焉至是萬邦亦昭明矣能使萬邦之人皆能自明其德嗚呼盛哉大學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惟堯以之大學言其理堯典記其實事○九族孔氏云高祖玄孫之親陸氏釋文云九族

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正義曰夏侯歐陽等謂九族者父族四本族一姑之夫家二姊妹之夫家三女子之夫家四母族三母之本族一母之母族二姨母之家三妻族二妻之本族一妻之母族二白虎通母族三母之父母母之昆弟母之昆弟子父族妻族與前說同許氏謙曰母之父母昆弟及昆弟子止是本姓一族不可謂三族也母有母之族而父反無之二家皆言妻之母族是又厚于妻而薄于父也今但自高祖至玄孫而一以服斷之則上下旁殺之餘外姓凡有服之親皆該在其中親疎畢舉輕重適當而無前說之失矣○百姓孔傳解爲百官

正義曰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其姓令其收歛族親自爲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今按平章百姓百姓不親百親如喪考妣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皆指民言且下黎民屬萬邦則此百姓是畿內自不爲複先國治而後天下平正合于大學之序蔡傳精矣註疏非也

乃命羲和至敬授人時紀堯德化之後首及于命羲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P.R.C.

和者程子曰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曆明時萬事莫不本於此修齊治平治之道也順時作曆創制立度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惟此兩端而已朱子曰曆是古時一件大事故炎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曆正也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乃者繼事之辭蓋史家記事之體說一事了又及一事則以乃字起之非謂堯之治至于萬邦時雍始有事于命羲和也○春秋傳曰乃者難辭王安石曰乃者繼事之辭今按乃命羲和與箕子乃言曰俱當從難辭之例○孔氏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曆象其分節敬天時以授人此舉其目下別序之○正義曰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分爲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于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即隨事立稱六籍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爾星二十

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辰日月所會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與日而與之會會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爲政故命羲和以算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敬記此天時以爲曆而授人也○金氏曰曆紀數之書也言天者所謂堯曆也象者觀天之器後篇璣衡之屬是也言天者謂渾天儀始于此朱子曰羲和即是下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履祥按尚書大傳舜巡四嶽祀泰山霍山皆奏羲伯之樂華山弘山奏和伯之樂其方與時與二氏所掌者合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以總之不然曆法無所統矣

附錄黃氏曰天體圓地體方圓者動方者靜天包地地依天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凡一度爲百分四分度之一即百分中二十五分也四分度之三即百分中七十五分也天左旋東出地上西入地下動而不息一晝一夜行三百六十六度四分度之

一緣日東行一度故天左旋三百六十六度然後日復出於東方也地體徑二十四度其厚半之勢傾東南其西北之高不過一度邵雍謂水火土石合而爲地今所謂徑二十四度者乃土石之體爾土石之外水接于天皆爲地體地之徑亦得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也兩極南北上下樞是也北高而南下自地上觀之北極出地上三十五度有餘南極入地下亦三十五度有餘兩極之中皆去九十一度三分度之一謂之赤道橫絡天腹以紀二十八宿相距之度大抵兩極正居南北之中是爲天心中氣存焉其動有常不疾不徐晝夜循環斡旋天運自東而西分爲四時寒暑所以平陰陽所以和也日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道則日五色失道則日露其慝譴告人主而儆戒之如史志所載日有食之日中烏見日中黑子日色赤日無光或變爲孛星夜見中天光芒四溢之類是也日體徑一度半自西而東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黃道與赤道相交半出赤道外半入赤道內冬至之日黃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極最遠日出辰日入申故時寒晝短而夜長夏至之日黃

國立臺灣大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TAIWAN, R.O.C.

道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北極最近日出寅日入戌故時晷晝長而夜短春分秋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兩極之中日出卯日入酉故時和而晝夜均焉月太陰之精主刑罰威權大臣之象大臣有德能盡輔相之道則月行常度或大臣擅權貴戚宦官用事則月露其慝而變異生焉如史志所載月有食之月掩五星五星入月月光晝見或變爲彗星陵犯紫宮侵掃列舍之類是也月體徑一度半一日行十三度百分度之三十七二十九日有餘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白道與黃道相交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出入不過六度如黃道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也陽精猶火陰精猶水火則有光水則含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不照當日則光明就日則光盡與日同度謂之朔月行潛於日下與日會也逓一遲三謂之弦分天體爲四分謂初八日及二十三日月行近日一分謂之遲一遠日三分謂之遲三遲日一分受日光之半故半明半魄如弓張弦上弦昏見故光在西下弦昏見故光在東也衡分天中謂之望謂十五日之昏日入西月出東東西相望光滿而魄死也光盡體伏謂之晦謂三十日月行近於日光體皆不見也月行於白道與黃道正交之處在朔則日食在望則月食日食者月體掩日光也月食者月入

暗虛不受日光也（暗虛者日正對照處）經星三垣二十八舍
中外官星是也計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
五星其星不動三垣紫微太微天市垣也二十八
舍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爲蒼龍之體北方
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靈龜之體西方七宿奎
婁胃昴畢觜參爲白虎之體南方七宿井鬼柳星
張翼軫爲朱雀之體中外官星在朝象官如三台
諸侯九卿騎官羽林之類是也在野象物如雞狗
狼魚龜鼈之類是也在人象事如離宮閣道華蓋
五車之類是也其餘因義制名觀其名則可知其

義也經星皆守常位隨天運轉譬如百官萬民各
守其職業而聽命於七政七政之行至其所居之
次或有進退不常變異失序則災祥之應如影響
然可占而知也緯星五行之精木曰歲星火曰熒
惑土曰填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併日月而言謂
之七政皆麗于天天行速七政行遲遲爲速所帶
故與天俱東出西入也五星輔佐日月幹旋五氣
如六官分職而治號令天下利害安危由斯而出
至治之世人事有常則各守其常度而行其或君
侵臣職臣專君權政令錯繆風教陵遲垂氣所感

則變化多端非復常理如史志所載熒惑入於軫瓜一夕不見軫瓜在黃道北三十餘度或勾已而行光芒震耀如五斗罷太白忽犯很星很星在黃道南四十餘度或晝見經天與日爭明甚者變爲妖星歲星之精變爲天棓槍熒惑之精變爲蚩尤之旗填星之精變爲天狗太白之精變爲天狗辰星之精變爲枉矢之類如日之精變爲孛月之精變爲彗政教失于此變異見于彼故爲政者尤謹候焉天漢四瀆之精也起于鶉火經西方之宿而過北方至于箕尾而入地下二十四氣本一氣也以一歲言之則一氣爾以四時言之則一氣分而爲四氣以十二月言之則一氣分而爲六氣故六陰六陽爲十二氣又於六陰六陽之中每一氣分其初終則又裂而爲二十四氣二十四氣之中每一氣有三應故又分而爲三候是爲七十二候原其本始實一氣爾自一而爲二而爲四自四而爲十二自十二而爲二十四而爲七十二皆一氣之節也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斗綱所指之辰卽一月元氣所在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

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謂之月建天之元氣無形可見觀斗綱所建之辰卽可知矣斗有七星第一星曰魁第五星曰衡第七星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假如建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半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他月放此十二次乃日月所會之處凡日月一歲十二會故有十二次建子之月次名玄枵建丑之月次名星紀建寅之月次名析木建卯之月次名大火建辰之月次名壽星建巳之月次名鶉尾建午之月次名鶉火建未之月次名鶉首建申之月次名實沈建酉之月次名大梁建戌之月次名降婁建亥之月次名陬訾十二分野卽辰次所臨之地也在天爲十二辰十二次在地爲十二國十二州凡日月之交食星辰之變異以所臨分野占之或吉或凶各有當之者矣

分命羲仲至鳥獸鷁毛正義曰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總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既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也○正義曰孔氏意以羲和非是卿官別

掌天地但天地行于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孔氏以四岳即羲和四子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曆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曆數故知堯于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即古羲和之任也○程子曰古之時分羲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時政在堯謂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曆爲一技之事而與政分矣○朱子曰羲和主曆象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金氏曰宅度也蔡邕石經作度曆法以日行起度以日出入方隅定晷刻氣候宅嵎夷南交西朔方出納敬致皆所以定卯酉子午之中推日出入之方候朝夕之景及致日中之景寅敬賓餞謹其事也永短中星皆自是推然候中星又所以定日度也日宵永短與中星連言者初昏而候中星以星之初見爲晝夜之分又分摺四中以得日度之的以日宵之中立二分以永短之極立二至○蘇氏曰禹貢嵎夷在青州又曰暘谷則其地近

日而光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朔方幽都當在幽州而南交爲交趾明矣春曰宅嵎夷夏曰宅南交冬曰宅朔方而秋獨曰宅西徐廣曰西今天水之西縣也羲和之任亦重矣堯都于冀而其所重任之臣乃在四極萬里之外理必不然當是致日景以定分至然後曆可起也故使往驗之於四極非常宅也○許氏曰三方皆寅敬于日而北方不言于文勢亦少一句非缺文也蓋歲與方與晝夜各以類從故春之中于東方朝時賓日秋則西方昏時餞之夏則南方午時致之冬則北方宜于夜半非

禮日之時而地去日遠非所經地故北方無祭日之文○又曰仲叔專候天以驗曆以日景驗一也以中星驗二也既仰觀而又俯察于人事三也析因夷隩皆人性不謀而同者又慮人爲或相習而成則又遠取諸物四也蓋鳥獸無知而囿于氣其動出于自然故也驗之詳如此所以正曆正曆則專爲使民趨作訛成易之時體天雖聖人之事亦凡以爲民也○又曰四方之職皆互文而見宅西則嵎夷爲東可知朔言方則三方可知北曰幽都則南明都可知言南交則朔方爲北可知舉春日中則宵中可知秋宵中則

日中可知日永短則宵永短可知春中星全舉七宿言鳥則夏秋冬之爲龍虎玄武可知夏獨舉大火一辰則春鶉火秋玄枵冬大梁可知秋冬獨言一宿則春星宿夏房宿可知至于分申殷正又是明互者虞廷史官皆大賢不惟紀事之精其文章之妙亦不可及○出日納日之日日月之日也日中永短之日日夜之日也○元授時曆議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就陰消陽息之際以爲立法之始陰陽消息之機何從而見之惟候其日晷進退則其機將無所遁候之之法不過植表測景以究其氣至之始○又曰擇地平衍設水準繩墨植表其中以度其中晷○又曰雖晷景長短所在不同而其景長爲冬至景短爲夏至則一也惟是氣至時刻攷求不易蓋至日氣正則一歲氣節從而正矣○致日之致謂度其景至否以知其行得失也○附土圭之法朱子曰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今人都不識土圭鄭康成解亦誤圭只是量表影底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爲之夏至後立表視表影長短以玉圭量之若表影恰長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之中晷長則表影短晷短則表影長冬至後表影長一丈三尺餘今之地中與古已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之中本朝岳臺是

BIBLIOTHECA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地之中已自差許多問地何故有差曰想是天運有差地隨天轉而差今坐于此但知地之不動爾安知天運于外而地不隨之以轉邪天運之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之不同是也○又曰周禮注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游曰謂地之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又曰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爲乃地之游轉四方而然爾○又曰土圭之法立八尺之表以尺五寸之圭橫于地下日中則影蔽于圭此乃地中爲然如浚儀是也今又不知浚儀果爲地中否問何故以八尺爲表曰此須用勾股法算之南北無定中必以日中爲中北極則萬古不易者也○正義曰一歲之中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爲文言順天時以勸課人務也○平秩句錯于賓日日中之間與上下不相因非謂寅賓了卽平秩也餘放此○陳氏曰日之行也斗建寅則出乙而漸北斗建午則出艮而漸南漸北則春既分而晝加長漸南則秋既分而晝加短長短不過

百刻○蔡氏曰天體北高而南下地體平着乎其中
日近北則去地遠而出早入遲故晝長日近南則去
地近而出遲入早故晝短日分十二時者歲月日時
之定數日分百刻者古曆日分之用數○日出爲晝
日入爲夜晝夜一周共爲百刻以十二辰分之每辰
得八刻三分刻之一無間南北所在皆同一晝夜平
分各五十刻長不過六十刻短不過四十刻地中以
南長有不及六十刻者短有不止四十刻者地中以
北長有不止六十刻者短有不及四十刻者○正義
曰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
白虎雀卽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言武焉此經
舉宿爲文不類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
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遍也天道左旋
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
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書緯言春夏相
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毋成子子助毋斯假妄之談
爾○陳氏曰書之所言皆昏星也書于仲夏舉房心
火房心也正義曰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火統
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
火而月令舉亢書于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于仲
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中

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于四方隨天而西轉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爲蒼龍以次舍而言則房心爲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軫是爲鶉鳥以形而言則有朱鳥之象虛者北方七宿之中星也昴者西方七宿之中星也星本不移附天而移天體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隱半見隱見各有時必于南方考之仲春之月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矣循環無窮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異乎呂令之星舉月本也○林氏曰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于南方直正午之中星而孔氏謂七星畢見不以爲中星王肅覺其非遂謂宅嵎夷孟月也日中永宵中仲月也鳥火虛昴季月也此說並與天象偶合然分孟仲季非書之意蓋不知曆家有歲差之法以月令日在某宿而求之所以不合按曆家自北齊向子信始知歲差之法以故曆推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月令日在某宿比之堯

時則已差矣故唐一行云日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而沈存中亦云堯典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以此知歲差之法乃曆家之所通知特先儒未之思爾葢仲春之月日在昴入于酉地則初昏之時鶉火之星見于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是爲春分之氣故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仲夏之月日在星入于酉地初昏之時大火之星見于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長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是爲夏至之氣故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仲秋之月日在心入于酉地則初昏之時虛之星見于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是爲秋分之氣故曰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仲冬之月日在虛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昴星見于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短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是爲冬至之氣故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分至之氣既定則十二月之氣無不定矣春曰日中秋曰宵中葢互文以見日夜之分也春曰星鳥夏曰星火秋曰星虛冬曰星昴葢四方躔度之星以名言之自角亢氐房心尾箕至于井鬼柳星張翼軫凡二十有八以日月所會言之則訾陬降婁大梁實沈鶉鳥鶉火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玄枵凡一十有二以物象言之則青龍玄武白虎朱雀凡四作典者欲備見故互言之春秋言殷冬夏言正者亦猶春秋謂之分冬夏謂之至也分至定則十二月之中氣無不定矣○朱子曰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于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聖人作曆推考參驗以識四時中星其立言之法詳密如此又按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日在斗昏中壁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脩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又曰中星自堯時至今已差五十度○初昏

者日已落星初明凡測星辰俱用此時測日景則用日中中星者當南方之正直午位之中者也星但考驗之法以初昏爲候○古今曆凡幾改一曆之改廣集衆見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永久不變然歷代長於曆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公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日之差恒於中星驗之○殷卽是分字正卽是至字以者以是日中星鳥而驗夫陽之中爲仲春焉蓋仲春之氣節正轉以推季孟

則可知矣餘放此○又曰析因夷隩乃是驗之于人以審氣候之寒溫與下句驗之于物以審時物之變遷語意相似若謂此句爲定農事之早晚則下句爲欲定何事耶大抵命此四官皆考天時以作曆之事曆正則可以授民時治百官而農桑田役之務飲食居處之宜無不得其序矣不必于此遽指一事而言也○今按以析因等句爲定農事之早晚是林氏之說○正義曰在見物之察也三時有事當次序之故言平秩冬則物皆藏入事畢更新須省察之故異其文○許氏曰易改易也仲冬建子之月新舊承續之

交是除舊易新之時疏謂人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囷倉是人與物皆改易也謹約蓋藏循行積聚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故在察其政以順天常○訂傳云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此重結欽若敬授之意術不違天所謂欽若也政不失時所謂敬授也作訛成易以上分方日宵永短以下分時所以必分方與時者欲其專于一則精而審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至庶績咸熙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分度之一謂周天全度外其零度有一度四分中之一分也以對周歲全日外其零日亦有四分中之一分所謂四分日之一也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朱子曰天行健這箇物事極是轉得速且如今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日旋一轉天却過了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日非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退爾曆家謂日月皆右旋以此蓋不計天之進而但以日之退爲右旋以背而爲面也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天日進而日日退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數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凡云九百四十分者是一日之分數九百四十分爲一日其二百三十五分即四分日之一○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故每舉以表奇畛之數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月麗天而又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十九分度之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爲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也每分該四十九分五釐則七分約得三百四十六分零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六時零三刻弱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乃十二箇二十九日○全日淨日也對餘分言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乃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得六凡得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此數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有奇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率則三十二日有奇日之六百一十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有奇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許氏曰閏法十九歲氣朔分齊爲一章此亦大畧也蓋十九歲猶有餘分未盡若整齊則須十一月甲子朔子時半冬至爲曆元而十九年爲章二十七

國立臺灣大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章爲會五百一十三年三會爲統一千五百三十九年三統爲元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則日月皆無餘分而又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而又爲曆元矣○春秋文公元年左氏曰于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正義曰日月轉運于天猶如人之行步故推歷謂之步歷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謂歷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于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爲術之端首故言履端于始也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謂從冬至至冬至必滿此數乃周天也一歲爲十二月猶有十一日有餘未得周也分一周之日爲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爲一月則每月唯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于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于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爲閏故言歸餘于終又曰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則斗柄初已指所建之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晦則斗柄月末方指所建之辰故舉月之正在于中氣則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次如是乃得寒暑不失其常○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

間此所以異于它月也○張子曰閏餘生于朔不盡周天之氣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又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今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者積朔空餘分以爲閏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日之一也○朱子曰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捷法故謂之右行乃云日行遲月行疾此錯說也曆家若順算則算着那相去處度數多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曆是順算○又曰橫渠少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禮記月令疏云日月循天左行日一日一夜一周天而天一周之外更行一度其說可證也○又曰日月左旋之說恐人不曉故詩傳只載舊說○行之徤者莫如天次于天者莫如日天之行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之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則天之過乃日之退也日非退也以天之過而見其退爾天日進而日日退各盡本數而其過與退之初度適相值焉則天與日會而氣之爲時序節候者于是乎一周所謂朞也朞之日爲三百以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旬計又六旬舉奇零之成數又六日焉是所以成人間歲月日時之候而人事之所憑以爲節者也分一周之日爲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爲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寧無所以處之乎此閏月之所由生也○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此歲差之由日行所多月行所少此閏法之由○本文朞字閏字歲字是三個眼目天有四時分爲二十四氣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朔氣匝爲年中氣匝爲歲中朔不齊正之以閏而四時乃定歲功乃成○歲是人間所用朞是天氣一周此朞與歲之別也若有朞無歲則如夷人但以草木開落爲春冬又有年無月但以月盈虧爲時候此便是夷狄之俗彼以射獵爲生不知耕稼生養之道在中國則有人倫有政事故歲月日時必有紀以次人事先後之宜以盡裁成輔相之道故有歲則必有月有春夏秋冬則必有晦朔弦望皆不容有差此定四時成歲所以爲庶務之先而閏法之所由起也○按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即朱子所謂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

成也聖人治曆明時即人事一時修舉人與天常相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所以示乎人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人之所以因乎天也羲和明而頒之九官奉而行之其事一而已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也堯典記命羲和而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九官之治在其中矣舜典記命九官而欽哉惟時亮天功羲和所明在其中矣蓋互相備也馬端臨謂陶唐氏以前之官所治者天事以後之官所治者民事太皞勾芒數聖人者生則知四時之事歿則爲四時之神成周六官繫以天地四時蓋于民事之中猶寓以治天事之意所論太皞成周得之至謂天事民事古今之官有異治則不知天人合一之理也畧于天事自後世不知財成輔相之道而失之爾程子謂星曆爲一技之事而與政分是也堯時羲和與四岳九官皆以聖哲之材居之未始有精粗道藝之間及成法既具有司守之則疇人子弟可以專其業而世其事故夏合羲和爲一其職已畧左氏曰日官居卿以底日言中古猶知尊其職也然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以下大夫爲之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以中士爲之已不居卿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衰以後其職始益輕故司馬遷謂文史星曆介乎卜祝之間蓋其與政分也久矣○朱子曰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是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心思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徐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踈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實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爲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正義曰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詳于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托爲之○劉洪曰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李文簡以爲至論○推步之差正謂天運之差蓋久而有差自是天運

自然如此朱子謂行之差處亦是常度是也故逐年考驗隨時修改以與天合元曆志云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爲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也蓋天無差也因人之法有時與天相左而謂之差爾所以考驗者審其推步之常法恐久而有與天相左處也訂傳云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此言分職以頒布分職以考驗爾自是兩事俱爲掌曆之事頒布于曆成之後考驗于未成之先今年之所頒布昨年之所考驗也今年之所考驗來年之所頒布也必已考驗無差然後可據以爲信曆而頒之故承之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若謂既成而方驗其所頒是曆官先未能自信何以爲允釐耶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至九載績用弗成正義云言帝實知人而朝無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爲求舜張本故也○許氏曰篇中六咨字下民其咨之咨訓嗟愁怨之意餘五字孔例訓嗟蔡在帝曰下者則訓嗟在疇下者訓訪問說文曰謀事曰咨五咨皆謀訪之意恐不必作兩訓但從訪問之意看自有意況古

文皆作資○正義曰唐堯明聖之主應任賢哲放齊
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罵訟以
爲啓明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深心固
難照察亂子矯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內少鑒明未
能圓備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知其罵訟之事
放齊所不知也○愚按朱以聖人之子啓明之材則
其資必有過人者矣而卒歸于不肖者其受病之源
曰傲而已禹曰無若丹朱傲傲則自是傲則欲上人
自是欲上人之心交于中此所以形而爲罵訟也長
惡不已遂至晝夜頟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堯蓋先

見其微逆知其終矣夫堯欽明而允恭克讓大啓門
而罵訟傲虐聖愚之所以分敬勝怠義勝欲與不勝
之際而已矣學者可以觀哉可以戒哉○正義曰舜
與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以其人先祖居此官
故以官氏計稱人對帝不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
稱則其人于時居此官也偶然見之狀歎共工方聚
見其功言可用也靜言庸違言是而行非也象恭貌
恭而心狠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大佞之人不可
任用也○又曰驩兜表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背
其言心反于貌其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異于放齊

舉胤子也○四岳官名一人而總方岳諸侯之事者也二帝每舉必咨四岳其人意必當時舊德故堯欲禪位而亦先之四岳也圮毀也族類也圮與圮不同楚人謂橋爲圮音怡從巳矣之巳圮毀之圮從人巳之巳楚辭言鯀以悻直亡身是其方命圮族之證也○正義曰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爲災而百官謂鯀能治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固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爾○程子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巳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哉鯀雖九年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緒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圮族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是以其惡愈顯而功卒不可成也○金氏曰周漢以來多稱堯有九年之水今考自洪水方割卽舉鯀俾乂九載無成而後舉舜舜舉禹禹八年于外而後成功前後幾二十年曰九年者以鯀九載言之爾洪水蓋如後世歲有河決之患鯀于其間多爲隄防以障之而

患日甚然待九載無功始易之何也九載之間非盡無功但無成爾方命圮族帝已知之但爲天下擇人天下之公也是時舜禹未興廷議推鯀羣臣之材固無出鯀之右者帝將戒其所短以用其所長則曰欽哉以勉之以鯀之材加之敬謹何患無成乃輕事愎言卒潰于成是帝固將全鯀之材而鯀則棄帝之命矣天下之以材自負忽不知戒以取敗者皆是也寧獨鯀哉又按經稱鯀湮洪水傳稱鯀障洪水國語又稱其墮高堙卑經稱禹決九川孟子稱禹疏九河瀹淸漯而注之海然則鯀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也導之也其成敗之由以此然則禹何以不諫其父曰禹必嘗諫鯀必不從爾舜之知禹亦以此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至嬪于虞帝曰欽哉凡泛咨有獨對者有僉對者咨若時放齊對咨若采驩兜對此獨對者也咨若予工咨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僉對者也咨四岳則皆僉對咨治水僉舉鯀咨百揆僉舉禹此二者大事也大任也咨典禮僉舉伯夷重事神也惟禪位四岳獨對者以帝先之四岳故也至舉舜則師錫帝者以爲天下得人其事之大尤非治水百揆比也四岳宣通內外之任故大事必咨焉

此處僉曰傳以爲所領諸侯同辭而對百揆亦然至舉垂舉益與伯夷則恐止是朝臣未必有諸侯也○載年也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李巡曰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也○孔氏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正義曰徧檢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爲此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必當有據○孔氏曰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按明明之說當從訂傳當時在顯位者固皆堯之所已知恐在側陋者容有人焉而未知故欲廣明揚之道令毋拘明與側陋有則舉之故四岳承之而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正與上相應處帝曰予聞則已嘗知之特未有人舉之及得其詳爾此一段敘事曲折如畫○否不通謂二字通用非訓否爲不通也○古經文字眞不可及舜之履歷只數字間盡其曲折是鰥夫是瞽子父母兄弟各以一字見其所處之難克諧以孝又以一字盡其善處之道妙不容言語簡意詳在他人不費辭不能達意縱有奇古亦不脫史家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風無此典重也此玩經與閱史之法也○正義曰王肅云虞地名皇甫謐曰堯以二女妻舜封之于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有天下遂以爲號虞與嬀汭一也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阪縣南入于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爲嬀以舜居嬀水故也○又曰按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孫堯女于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于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遽信○金氏曰堯舜之不同出于黃帝以書央之書無明文以堯之妻舜央之也

○又曰予聞者己知其人也如何者更詳其實也以舜之玄德年二十而聞于天下以堯之明思天下固無遺照也然聞之而不自舉之蓋爲天下得人必盡天下之議聖人目大心平大公無我氣象可以想見○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囂左氏解此二字亦非後人所及雖有惡人於人情不能甚相遠也惟心不則乎德義之經則好惡失其正喜怒無其常愛憎將倒置此後母傲弟之讒言所以得入也觀一囂字則後世後母之情狀舉在焉象介母之愛而不克恭厥兄傲之一字是其本根凡此三言

而舜家庭所遭之變不煩詳述而可以意知○問舜非致曲而至于聖人何爲以孝聞張子曰不幸舜之父母異於人之父母故以孝著也○按舜處頑嚚之間非可以諫諍回父母之心非可以言語諭父母于道加之傲弟又豈聲音笑貌可以得其懽心哉克諧以孝而已矣克諧中有象而總曰以孝者周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是孝可以該友也語曰舜業業日致其孝此業業而日致之不已故彼烝烝而日變之有漸至誠充積之效也舜無他盡其在我而已矣○蘇子由古史曰孟子曰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瞍不順不

告而娶既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舜終不以爲怨余考之書四岳之薦舜曰烝烝又不格姦之稱舜曰夔夔齋慄瞽亦允若則舜之爲庶人既已能順其親使不至于姦矣按孟子因流俗所傳而發明聖人之心以垂教若曰使其有是則聖人所以處之者如此爾而其事之有無固不足辯也書之所載則事實也

○正義曰我其試哉鄭玄云試以爲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合于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按我其試哉堯言欲授之以事以試其治天下也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又言將以女事

之以觀其所以儀刑之者何如也二句似各一意訂傳以妻之二女即爲試之之事實本孔傳及周子舜可禪乎吾茲試矣之意以文義觀之堯既聞舜之賢于平時今又得其踐履之詳于四岳舜之爲人固已了然于堯之心而不待試矣次第便當言徵用之意我其試哉正欲用之也歷試諸艱試字正本之此亦玩夫舜典所謂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者乎堯初于四岳也曰汝能庸命巽朕位即欲以位授之及舉舜也何乃三載之久而後使之陟帝位乎實試之也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正與我其試哉意相始終而語相照應蓋古文舜典合于堯典則愼徽五典以下正爲試之之事鄭王之說已然今以分爲二篇而堯典止言釐降嬪虞之事故先儒偏重之而不知試之爲歷試也然則所謂觀厥刑于二女者亦豈無試之之意乎曰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於此可以觀人而益見其賢非謂於此可以試人而纔見其實也○古次女有從行之禮不用二女同居志不同行之說○嬪于虞者使爲舜婦於虞氏之家執婦道以事舅姑蓋二女不在京師觀聲降則曰于嬀汭可見後人泥不告而娶之文以爲

舜受室於京師則大非事之實矣經文字字分明言
言垂教非深玩不能見也○釐降二女于嬀汭孔氏
謂舜于二女能以義理下其心使行婦道舜曰欽哉
孔氏謂歎舜能修已行敬以安人蔡氏以釐降爲治
裝下嫁欽哉爲戒二女之辭愜人心合經理不解亦
自分明○帝女下嫁不足書因禪位而見欽哉戒女
之辭亦常事不必書因嬪虞而錄
羅文莊公曰堯典有知人之道四嚚訟一也靜言庸
違象恭二也方命圮族三也皆所以知小人克諧以
孝四也所以知君子嚚訟圮族剛惡也靜言庸違象
恭柔惡也小人之情狀固不止此然即此三者亦足
以槩之孝乃百行之首漢去古未遠猶以孝廉取士
然能使頑父嚚母傲弟相與感化而不格姦則天下
無不可化之人矣非其盛德其孰能之堯典所載曆
象授時外惟此四事乃其舉措之大者所舉若此所
措若彼非萬世君天下之法乎苟能取法于斯雖欲
無治不可得已○薛文清公曰書載堯舜之事皆先
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于用人之一事○
按堯爲天下得舜而舜爲堯得禹得皐陶舜之明堯
之明舜之仁堯之仁也故此篇只言不用冊朱共鯀

與舉舜之事而堯之全德足以具見蓋堯知四族之姦而其惡未形不欲遽治之也惟舉舜而四族之治付之于舜矣堯欲盡用天下之賢而莫先于舜也舉舜而禹稷皐陶之任用付之于舜矣張子曰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道故不敢不虔其始此最說得好最得堯舜心事左氏以舉十六相去四凶爲舜之大功三十至云堯所不能舉而去者待舜乃舉之去之由不知堯典之義也舜典流放蓋承堯之意終堯之事而已二典相起畢蓋使人自得之曾子固謂秉筆者皆舉夔之流并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此類可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記卷之二

金壇王樵著　門人平陽蔡立身校

舜典

古無舜典合于堯典今自上篇帝曰欽哉接愼徽五典以下讀之文甚相續蓋本一書也特以編簡重大故分爲二篇以將遜以前屬堯以歷試以後屬舜序書者因各于篇首說其意而後人遂以末世本紀之例視之以爲各當別著帝德于篇首而不知堯之崩年乃在下篇舜典之內也陸德明釋文言舜典本文初無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一十二字乃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興所上也後人更增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一十六字亦曰此方興別本姚方興齊蕭鸞時人而實不同放勳至格于上下此一段實足以該括堯之始終乃堯典一篇之綱領也此節不過舜初年事乃舜典一篇之起語爾○傳云言堯既有是光華而舜又有是光華可合于堯此須知得他本原處蓋聖人所存處不可見恒于其發處見之其所存皆至于所謂本心瑩然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地故其發處無不同舜處側微其于堯未嘗得親炙而利見之而

允華如是之合者以其本原之同也本言二聖之合德却言其光華者所謂以其發處見之也然此句亦只據舜在側微而言不通後有天下而說觀玄德升聞句可見重華與放勳亦稍別彼總言堯之德業此只以德言○堯德至盛難乎其繼今曰重華又曰協于帝者見其合德之至也武之繼文亦曰重光矣然而孟子則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程子則曰文王之德似堯舜禹之德似湯武是曰重者凡聖皆可以同符而曰協者非堯舜文王不足以語此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四德各以兩字相配爲義朱子曰細分

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四事濬是明之發處哲則見于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著易中多言文明允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實處○當知朱子細分是八字合之只是四事之意濬哲合言是一事温恭合言是一事允塞合言是一事四德各以兩字合言乃見聖人之德○黃叔度人以比顏子氣象大段深潛但不知聰明視顏子何如耳顏子以下孔門推顏悟莫如子貢然于顏子之深潛默而識之語之而不惰恐未逮也故濬哲合焉惟聖人而顏子氣象最近○詩人之咏文王于不可形容之中每以

穆穆二字盡之穆穆和敬也深遠之意濬哲温恭氣象可得于言表也○詩曰温温恭人温恭二字最見有德者氣象○温恭合德非聖人不能盡史以稱舜子貢以稱孔子○欽明合言則明爲通明文明合言則明爲光明指發于外者而濬哲之哲却爲欽明之明○允信塞實也允以事言塞以心言舉陶曰剛而塞詩曰秉心塞淵凡言塞者皆心也○剛而塞莫缺因陽處父剛而不實知其不免○欽明文思雖四字然敬體而明用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是亦有合言之意○曰哲而又曰明猶堯典曰明而又曰思周禮

六德曰智而又曰聖哲聖思爲一義明智爲一義哲聖思潛而明智顯也聖如顏子智如子貢○玄德潛德也潛者未見之稱程子以乾之初二爲舜之側微耕漁時

愼徽五典至烈風雷雨弗迷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人之常性也愼徽者有教以俊之不失其常也從願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猶周之冢宰也納者亮嘗使爲是官或攝其職皆不可知此著官名則二愼徽五典是爲司徒矣互見之也堯以舜善于人倫首使爲司徒以典教化何以知之以經知之夫克諧以孝舜爲父子兄弟足法也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民從之也自聖王不作無無違教矣自王政不行無教矣舜由司徒禹由司空皆晉爲百揆時敘以時而敘左氏所謂無廢事也舜起側微其于天下之事不歷而知所臨而治者明德明于我而已矣賓以賓接之也上下之交來者曰賓受者曰主故覲禮聘禮謂之賓禮四門四方之門諸侯各以方至使四岳主之故曰賓于四門穆穆和之至也諸侯接于舜之

德無不化也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言不待觀其行事而化也觀此舜又嘗爲四岳矣五典四門不著官名可以意知左氏曰無凶人釋穆穆也此經三事而六句左氏各以三字說之此古人說經之法也山足曰麓納于大麓蓋治水時堯嘗使舜行視山林川澤至止山麓有烈風雷雨弗迷之事史臣因而記之亦以見舜之德耳○呂氏曰此處與堯以親至時雍同有夫子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之意

帝曰格汝舜至舜讓于德弗嗣詢咨也詩曰周爰咨詢咨事考言者咨舜以職事而考其言也乃言底可績者其事皆如其言而致有功也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唐虞觀人之成法也堯賢舜曰乃言底可績舜賢禹曰成允成功其義一也鯀亦能言矣及試之而九載績用弗成故觀人者觀其用之效與弗效而已矣宋神宗以王安石爲聖人聽其言鄙薄漢唐將爲三代而有餘求其功垂涎富強尾竊管商而不足故考功核實乃大君智臨之要萬世不易之道也○堯于舜以聖知聖豈待考而後見久而始決而必曰底績必曰三載使其功效已著人所共見而後舉而加

諸上位則莫不宜之此聖人舉人之道也人無聖人之明而欲舍功能之實信心任耳豈不難哉○舜讓于德或說是也蓋舜以德不足以代堯故但攝行其事若作讓于有德之人泛言則不成爲讓有所指則爲何人乎○舜讓于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辭無丁寧告戒之語而即繼以受終文祖疑有闕文金氏以論語補之曰帝曰咨汝舜天之曆數在爾躬不允其讓也允執其中授之天下之道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戒之也然後[illegible]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按經之闕文多矣[illegible]存于論語而人莫之覺金氏

始表而出之只此可謂有功于聖經矣載此然後禹謨十六字有所本而三聖授受之旨始完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正義曰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曰月正元日王肅等以爲惟殷改正易民視聽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愚按堯老舜攝堯之爲帝自若也而遽以受終告祖者天子之于天下以身任其事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始終堯老而得舜則堯事終矣授之于舜故舜告祖
以受其終告攝而謂之受終蓋以重舜之責也言受
終則舜正始可知○文祖堯所從受天下者不直曰
堯祖難質言也帝繫世本之言皆不可信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氏曰在察也璿美玉璣衡
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蔡傳美珠謂之璿誤○正義曰璣
衡者璣爲轉運衡爲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
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
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橫簫所以視星宿
也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
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璿璣以象天
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
有七于璣衡察之日月與五星也○按堯在位而首
命羲和曆象授時蓋敬天勤民事莫先于此也舜攝
位而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曆象授時事莫先于此
也二十八宿附天不動動者日月五星其行歷處即
爲曆數故謂之政天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
每宿各有度數合爲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五星
循此宿度隨天轉行以成人間歲時月日之候曆數
所以算之儀象所以觀而察之遲速順逆合其常度

而不差所謂齊也七政齊而四時正故曰此曆象授時所當先也○古法遭秦而滅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爲之象

肆類于上帝至徧于羣神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祭天謂之類者因事祭告依郊祀之禮故曰類禋王肅云潔祀也馬融云精意以享也宗尊也所尊祭者有六次于上帝而在山川之前古今說者不同未有定論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不能親詣望所在而祭之故曰望羣神丘陵墳衍古先聖賢之類祀典衆多按所有而及之故曰徧皆以攝位告也○自此至四罪事雖行于舜而命必受于堯此所謂使之主祭者也○按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其頗近者三家晉張髦以六宗爲三昭三穆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勢必及餘廟然古者昭穆不盡稱宗惟祖有功宗有德故商有三宗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下至漢世猶止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乃盡稱宗此豈可以爲據哉鄭玄以六宗皆天神近是但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似未盡司馬彪言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者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也按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

冬祈來年于天宗是天宗明有其文但所稱數者之屬則未見的有所據耳惟孔安國據祭法王肅據家語以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六者之祭當之此視諸家差爲有據然鄭玄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因事而行今告攝須有六宗常禮何爲祭及水旱哉是亦未得爲定論也○又按近儒有云類合也合祭天地也此妄解經文以證成其說固不足闢但天地之分祭合祭爲歷代不決之疑有不可以不辯者禮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

禘或以社對郊可見古者天地之祭只有郊社而已安得南郊之外復有北郊以祭地乎郊自郊社自社又安得天地合祀于南郊乎皇天上帝至尊無對今主分者崇北郊以抗天主合者則謂若人道考妣然皆非禮也王莽諂事元后傳會昊天有成命之詩始合祀天地同牢而食其爲瀆褻不經甚矣類依郊祀爲之鄭氏春官肆師注本尚書夏侯歐陽之說後人解類爲合又謂本乎天者咸在其中皆謬也

許氏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上帝者昊天上帝也祭法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

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
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
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
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故曰神有天下者祭
百神蔡傳全用此語釋肆類至羣神四句泰壇即
圜丘泰者尊之之辭泰折即方丘折如鏊折折旋
之義喻方也相近當爲禳祈宗當爲禜皆誤字也
泰昭王宮夜明皆壇名禜緜絕爲營也時四時謂
陰陽之神陰陽之氣出入地中故埋其牲少牢冠
于泰昭之上則以下皆用少牢可知寒暑不時或
禳之或祈之祭暑必於國南之壇祭寒必於國北
之坎求其類也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故以名
日壇夜之有明者月故以名月壇幽爲隱小之義
星明而小故祭星之所爲幽禜雩吁而求雨也主
祭旱言之兼祭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
輯五瑞至班瑞于羣后此代堯朝諸侯也輯斂也瑞
符信也此徵召五等之諸侯而謂之輯五瑞者各執
命圭璧爲信以合符于天子也曰五瑞則見合萬國
而皆至曰輯則見奉命于一人也五瑞者公執桓圭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雙植謂之

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信伸也躬象人形少俯皆七寸而以直俯爲辨璧形圓其中虛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皆以爲琢飾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冒圭之冒也冒下斜刻如圭大小牉合不差以合符也既盡覲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蓋五瑞以正月輯至盡正月則羣后以次而來於是日覲四岳羣牧不同期于一日而日日見之者順其遠近先後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以知其方俗利弊之詳盡其禮意以昭吾接遇綏懷之道也此等既畢乃班還其瑞與天下正攝代之始焉

歲二月東巡守至歸格于藝祖用特此代堯巡守也正朔制度禮器堯所須也一之同之修之如之從堯事也○歲二月者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巡守當何年意必攝代之次年也孔氏以二月爲頒瑞之明月者非是觀本文于二月之上加一歲字則更端之辭非承上月而言且既月方日覲羣后安暇便巡守哉岱泰山也泰山四岳所宗故稱岱宗柴孔氏曰燔柴祭天告至山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金氏曰柴望秩于

山川禮記作柴而望祀山川蓋古者祭山貍之祭川沉之今于東岳之下祀東岳而及東方山川不能徧貍沉也故柴而望祭取其氣之旁達也舊說柴句謂燔柴祭天古者祭天必于郊有大事特告則倣郊禮而謂之類天子將出類于上帝未聞至岱宗而始祭告也餘三岳皆如岱禮則一歲而四祭天不已瀆乎○合龠爲合合龠兩龠也作十龠者非○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按周禮小行人注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諸侯相享之玉各降其瑞一等則瑞自是瑞玉自是玉傳疏相承以五玉即五瑞誤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大夫執雁（取其候時而行）士執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羔雁可以生得而雉不能生得故以死者爲贄贄之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此九字蔡氏謂當在肆覲東后之下言東后贄此以覲愚謂此即五禮五器中事也故錯于二句之中古人行文固有如此者如岱禮舉山如初舉時如西禮舉方亦互文以見考禮同制正因覲東后而行之故不妨如此序述也似不須移動文勢自通如亦同也五器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AN, TAIPEI

禮之器如胡簋籩豆之屬爲吉禮之器衰絰冠屨之屬爲凶禮之器旗物鐸鐃之屬爲軍禮之器玉帛生死之屬爲賓禮之器琴瑟鐘磬射侯投壺之屬爲嘉禮之器是也禮必有器古人不苟于禮是以不苟于器後世禮文滅裂而器亦從之

五載一巡守至車服以庸此定朝巡之制蓋亦堯意而舜承以行之者下封山濬川象刑四罪俱放此○按孔子曰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言堯時十二載一巡守也則五載之制乃舜所定其後成周復十二年一時巡堯上古事簡也周世文天子不能頻出也舜五載勤民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孔氏曰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幷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曰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幽幷營○正義曰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按古冀州北抵沙漠東西南三面皆盡河爲界是兼有今河北河東之地於九州爲最大夫分州置牧所以聯屬諸侯董正治功也地太廣則有所不及此冀青之所以分十二州之所以肇也封表也表以爲其州之鎮且以爲

疆域之辨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是其遺意也每州名山惟取其最高大者爲鎮故云封十有二山川無大小皆深通之使無壅決故云濬川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川某水大皆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而已畎澮之水洩于川川之水通于海舜濬川禹盡力乎溝洫其意一也川治則經界亦修溝洫治則水患亦少其事正相首尾也後世野廢不經河決不治一廢則兩害其勢然也○冀州帝都所在而北邊于狄舜立幽幷二州亦以外厚藩屏而內尊王畿此尤其深遠之意○

古青州之境先儒皆以爲越海而有遼東漢末有公孫度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然稽之于經青州貢道自汶達沛別無海外貢道而冀州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河正遼東入冀之貢道乃青州北境所至之海也則遼屬冀非屬青營自冀而分非青之所分也○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青入于徐梁入于雍并入于冀也此殷制也職方有青幽并而無徐梁營蓋周又分冀爲并而併營于幽復禹之青而省徐入青也○州域山川疆理之大綱禹盡力乎溝洫則又疏剔其細目也後世不復有濬川

功夫只隨決修治或築堤障之而已封十二山濬川
九川滌源惟聖人纔有此一番大經理也
象以典刑至惟刑之恤哉常刑有五墨黥也先刻其
而以墨窒之劓截其鼻也官男割勢婦幽閉刖斷足
也周改臏作刖大辟死刑也流遠放之名宥寬也所
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于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
夫親貴賢能功勤之當議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木
末垂革施于官府扑夏楚二物施于學校金黃金贖
贖其罪也此待夫雖入于鞭扑而情法猶有疑者也
此五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眚過也如所

謂過失遺忘之類災謂不幸如因水火亡失官物之
類肆猶肆大眚之肆謂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
怙者有恃而故犯終者不悛而再犯情若如此則不
許其宥贖而必刑之也此二者用法之權衡所謂法
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
終之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聖人畏刑之心
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
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
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蓋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
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

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爲贖爲鞭爲扑乃不恐民之斬戮而始爲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罪無輕重無降等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恐於爲惡之凶人而反恐於被害之良民也其不然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于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帝王之世而有是哉○正義曰舜既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勑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朱子曰多有人解書做寬恤之恤其之意不然若做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耳又曰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愚按皐陶言帝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經二句乃是描寫出舜好生之心也○按自漢文帝除肉刑後世之五刑降死一等則流徒笞杖而

已生刑死刑輕重相懸不能使民無犯善乎胡仁仲之言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耻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生刑死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興矣○朱子曰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窮淫放之奸而其過于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肢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時之宜哉況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教不養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于前也

流共工于幽洲至四罪而天下咸服孔氏曰共工靜言庸違象恭驩兜黨乎共工罪惡同故流放之幽洲北裔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三苗國名三危西裔殛鯀放流皆誅異其文羽山東裔○按左氏說此事曰流四凶族投諸四裔然則皆流也異其文爾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驩居三苗之先者先朝廷而

後四國先臣工而後夷狄也○四人之罪鯀三苗於經已詳共工驩兜未知所坐惟堯嘗言其象恭等事朱子謂所坐卽此凡堯典所言皆爲後事張本也○四人罪狀于經可據左氏叙四凶事皆言之過乃史克爲季孫行父游辭後說以欺宣公不足信也○金氏曰此繫諸象以典刑之後蓋因類而附記之非攝位季年之事也若果季年之事則是崇鯀羽山之殛稽誅于三考之後而追罪于三十年之餘也且是時禹已成功而罪鯀人情之必不然者

二十有八載至遏密八音舜攝位之二十八載也殂落死也喪爲之服也父死曰考毋死曰妣遏絶密靜也八音謂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篪笛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徂落蓋當時語唐虞曰殂落三代曰崩死者鬼徂于天故曰殂鬼降于地故曰落崩者上墜之形皆臣子施于君上之辭不忍斥言其死也然卽殂落二字可以悟死生之理焉通幽明之故焉人生始化曰鬼既生鬼陽曰魂又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百姓之所日用而不知者皆此陰陽之合也合必有散生必有死淸者歸天濁者歸地得之太虛還之太虛

雖神聖不能外此常理焉惡有所謂不死而常存者耶世主知考法典謨則可以無漢武帝之惑矣○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言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禮爲君爲父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爲君大夫以諸侯爲君諸侯以天子爲君各爲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爲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民則畿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畿外無服封建之時諸侯各君其國天子與親賢共天下不私其尊親于已也故畿外之民于天子無服若郡縣之時則朱子以爲亦當三月也朱子又嘗爲君喪服議曰自漢以來所以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自無孝愛之心而不能力行以率于上二則慮夫臣民之衆冠昏祠享會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于內則其所以立極導民者已無所難矣獨所以下爲臣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依違于此而未敢輕議此亦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于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疎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于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苫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真若居父母之喪哉○愚按分有親疎如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臣民之中又分別貴賤親疎爲隆殺之節有君如堯應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情之所至是亦禮之所宜也豈爲過哉然史臣特記堯德如此非記喪禮也至周時始立方喪之制耳自成周制禮已不能以堯爲限至後世君德益衰君臣之義益薄視成周方喪之制復不能逮而漸廢焉可勝慨哉○孔氏以百姓爲百官疏言諸經傳言百姓或爲百官或爲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爲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按百官如喪考妣此自是常事又何俟乎書注疏拘於儀禮以說堯典而不知史臣之記此非謂喪禮乃見堯德在人思慕之深耳○孔氏謂四表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夫經自謂四海之內耳何及四夷但三載屬下爲句則是蓋遏密不連三載爲句則不見其哀思之久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氏曰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于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〇今按孔氏所據據孟子也孟子固言堯崩三年之喪畢舜尚欲避堯之子況遭喪之明年遽自同于嗣子之禮乎春秋之法嗣子之禮也公羊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内三年稱子緣臣子也踰年稱公矣則舜爲于其封内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胡康侯曰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元于樞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于三年喪畢之後踰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禮之中者也舜不同于嗣子之禮故三年喪畢而後即位然如曠年無君何曰孝子三年不忍當攝而聽政者冢宰也若舜攝位則身即冢宰也政自之出故無曠年無君之嫌據經則服堯喪畢已格于文祖以即位告恐無避而之南河之事但舜雖不敢辭天下之重理亦未遽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之曰避耳若曰解政事之重

遁于南河則無是理也○又按攝也受終于文祖巡守歸也格于藝祖即位也格于文祖此舜代堯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之明文也堯祔于廟舜以大義主其祭羣公百辟肅雝顯相與天下共盡追思享格之義此亦不易之禮也然則如非族何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舜與堯雖非族也非非類也聖人之德也君臣之義也類莫如堯與舜也精神相繫屬感通焉者尤莫切于此也廟號曰神宗自官天下視之萬世之宗也堯之祀非舜主之而誰也然則于瞽瞍如何曰其生也以天下養其死也自爲虞氏之廟故曰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此于堯以天下相傳之大義固不得有所相妨者也禹之于鯀也亦然矣然則丹朱不祀堯乎曰先儒謂堯廟當立于丹朱之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愚謂此商周革命之禮非舜禹禪承之禮也以經考之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此非舜祭于廟而丹朱與有事之明徵乎丹朱堯之亂子舜所賓而不臣故曰賓其位不班于羣后故曰在位羣后不敢視爲同列而丹朱自與羣后以德相讓一時太和氣象可想矣祖考于繫虞賓則考者堯也若謂舜祭其祖考而丹朱在位是與殷之孫

子侯服駿奔于周廟同也其必不然矣

詢于四岳至達四聰正義曰自此以下言舜真爲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告廟既訖乃咨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大爲仕路致衆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爲已達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爲已聽遠聞四方也恐遠方有壅塞令爲已悉聞見之○愚按舜攝位二十有八載其于賢才知而舉之宜無遺而于天下之情照而覽之宜亦無不及矣及其卽位也乃首詢于四岳而與之闢四門焉將以盡來天下之賢材而若惟恐有一人之不得以自見者與之明四目達四聰

焉將以盡見盡聞天下之事而若惟恐有一事之不得以自通者蓋天下之大一日照察之不及則一日有所遺是以聖人常慮其不及也況當初政之日乎○四岳累朝元老其職周知四方故以來賢俊去壅蔽二事屬任之非但詢訪而已觀二帝無有大事必咨四岳可見古四岳之任矣百揆總內而不可以兼四方州牧各總其州而不可以兼內故設四岳所以關通內外使上下之情無不達遠近之事無不知者也○周官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百揆總百官成周冢宰之任也四岳總方岳之事成周二伯

之任也二伯者王制謂天子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周二伯處外以分領天下唐虞四岳處內以總領十二牧十二牧又分領諸侯牧者窺遠牧衆也天下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獄訟不平其寃者失賢不舉者天子必知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有諸侯而無十二牧人自爲政矣有十二牧而無四岳則朝廷方岳亦易以泮渙觀周世霸國唐世藩鎮腹心不復歸于朝廷朝廷亦收攝他不得此不惟王綱久弛君權已失陵夷致然然亦坐無古人深慮處之乖宜使內外勢偏重關通統攝之無素爾觀虞廷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則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豈當有是哉○自秦以來爲人上者深居穆清而受事于婦寺出令于房闥其接士大夫不過視朝數刻欲四目四聰之明達豈可得乎唐玄宗用李林甫爲相天下舉人至京師者林甫恐其攻已短請試之一無所取乃以野無遺賢爲賀楊國忠爲相南詔用兵敗

CENTRAL LIBRARY

死者數萬人更以捷聞豈非人君用非其人不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衆率服咨詢一也文相變耳牧養咨十有二牧至蠻夷率服咨詢一也文相變耳牧養民之官每州以諸侯之長爲牧專任養民之事諸侯固各牧其民然或私其國曲防遏糴州牧所以通濟之也食哉惟時者言民食不可後時也養民者三時不失其務三農各肆力又視年之上下而爲之備視地之豐耗而爲之遏知民之貧困孤寡者而爲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古者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

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舜咨州牧與洪範八政皆以食爲首而武王重民五教惟食喪祭皆以是故也既言民政所重因言邦國遠近異齊遠者宜柔而撫之使向慕于德化近者宜擾而習之使服安于政教惇德厚于有德之人也允元信于仁人也高辛氏有才子忠肅共懿宜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舉而使布五教于四方卽允

元之事難遠而絕之意任釋詁曰佞也親君子遠小人欲其以是爲國而帥諸侯也率循也言内治舉而外夷服也十二州冀豫爲中餘州皆外邊四裔蠻夷率服蓋言其效也九州時冀亦邊狄舜立幽并二州以外厚藩屏内尊王畿故冀爲中州冀爲北土之中豫爲九土之中並有中州之名焉青有嵎夷萊夷徐有淮夷揚有島夷荆有荆蠻梁有和夷雍西有戎北有狄可見邊夷者多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至帝曰俞汝往哉

舜曰見前此稱帝者堯也以後稱帝者舜也舜攝時未嘗稱帝也奮起庸功載事也嗟嘆而問四岳有能奮起于功以廣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官以亮采而惠疇亮明也采亦事也惠順疇衆也道揆端于朝廷之上而九州之物宜自遂法守慎于官府之間而兆民之分願咸得亮采所以惠疇也此百揆之職也僉衆也四岳所領諸侯有在朝者也禹姒姓伯爵也嗣緐爲崇伯也此舉禹可百揆不曰禹哉而曰禹作司空者意以百揆非禹不可但見作司空司空之事又未可無禹惟帝裁之也帝然其舉因咨而謂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時是也指百揆而言蓋使以司

空兼百揆也于時水土雖平而功緒未竟蓋禹之治水不但疏滄川澤開通險阻而已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畝疏爲溝澮以達于川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者皆創自荒度之時計非八年之間可竟故此特使禹不妨司空之務以兼行相職不然則司空何不別命他人而必領之禹乎此兼官之始亦尊官下領庶職之始稽首至地臣事君之禮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是拜內之別名爲拜乃稽首故曰拜稽首也稷官名名棄姬姓封于邰周之祖也獨舉官名者鄭玄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也契臣名子姓封于商時爲司徒商之祖也皐陶亦臣名時爲士劉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禹讓此三人而帝曰俞哉是其所讓也曰汝往哉不聽其讓也是其所讓見讓者非虛讓不聽其讓見舉者非輕舉

帝曰棄黎民阻饑至播時百穀稷下不當斷當七字爲一句稷生而異毋嘗棄之故名棄阻厄也言自洪水以來民尚厄於饑汝君爲此稷之官教民布種是百穀以濟之單名爲稷尊而君之稱爲后稷非官稱后也○后配名而言后藝是也后配官而言后稷是

也爵配名而言伯禹伯夷是也○史記言稷少好耕農民皆法則之堯舉爲農師使教民稼穡則棄之爲稷堯時已然舜以舊官申命之爾舜典凡不咨而命命而不讓者皆申舊職也○稷五穀之長故以名主穀之官○上古人食鳥獸血肉神農氏始嘗草別穀而生民粒食百穀說者云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種蔬果各二十種共爲百穀三穀者曰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種蔬熟可以助食儉歲可以救饑果熟可食乾之可爲糧豐歉皆可充饑二者輔穀之不及故

總曰百穀

帝曰契百姓不親至五教在寬親相親睦也五品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百姓不親泛言之謂民間禮俗不敦不相親愛也五品不遜則指親戚人倫而言夫天合人合所以相從者有自然之定分而恩義由之以相維不遜則亦不親矣舜承堯後民間豈有是哉而云然者聖人設官所以治未亂而立教常以防未然一民饑曰我饑之又曰非予覺之而誰也此設官之意也司專主也徒人衆也掌教之官曰司徒者夫家徒役井牧什伍頒事任職

戒糾考比凡治衆之事皆教也而其所以爲教者不出于五孟子嘗言之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引堯言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時古經尚全此數言者蓋堯初命契之辭也今舜則申之者也敷布也敬敷者性天命也率性者道也教以修之使人踐道全其性以奉天命由吾之所布敢不敬與勞來匡直輔翼則布教之方也敬敷五教而或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非所以使自得之也故在寬焉蓋五者之理出于天命之本然人心之不容已而非有待于外也吾之爲教則因其本之不容昧者使致其察識因其心之不容已者使盡其推行而亦非有所強于外也則夫防範雖密禁董雖嚴而其意何嘗不寬哉敬寬一事也敬敷五教在寬其文勢猶曰敬典在德非敬而又寬也○父子有親父慈于子子孝于父其相親天性也莊周謂之不可解於心君臣有義義者斷制事宜也義有是非可否故君有進退刑賞臣有去就從違君明于上臣忠于下無非以義相從事而已大義既定死生以之故臣有殺身以爲其君皆義也皆性也莊周爲我者也故曰無所逃于天

地誠無所逃于天地也君臣之合可謂不得已則其不擇事而安之者此心又孰使之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蠕動之物莫不有男女焉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之合取法天地知有牝牡而無別者禽獸也故詩咏后妃取興關雎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以爲摯而有別此后妃之德文王之刑家所以爲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故夫婦言有別長幼之序謂之天顯夫植物先後相循也動物行列相次也序之顯然彼猶然而況人乎乃有少長相凌者土居四行之中而信屬焉朋友居四倫之間而信屬焉

朋友者人倫之所賴以正者也故語恩則不若天合之親足以相固語義則不若君臣夫婦情意勢分猶足以相維而獨以責善輔仁與四倫者敵而爲五而所以舉其責善輔仁之職者信而已信者實也實心以相與實事以相正實德以相期此所以能責善輔仁而人倫無不厚也此五言者蓋古聖人之言也此五有者性也天命也而或不能有其有焉或一有一無焉或至于人之所不忍言焉聖人設教還其有而已畏天命也盡人之性也此所以敬敷五教在寬也帝曰皐陶至惟明克允猾亂也夏華夏羣行攻刼曰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EWARK, O.

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究士察也理也故治獄者謂之士五刑墨劓刖宮大辟服伏其法也當就三處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創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夫五刑三就則死者昭衆棄之義生者寓保全之仁五宅三居則不同中國者以其自絕于化外不復州里者以難復齒于平民聖人制此等級無非開人遷善遠罪之門而已惟明克允蓋折獄不明豈能當其罪而服人心此最聖人之要旨易噬嗑賁旅皆取象于離用刑在明可知明則情僞畢知允則輕重適當呂刑云獄成而孚輸而孚所謂克允也今獄事上于所司而無違異者謂之詳允猶古之意也○易象多以明威並言尚書只用一明字蓋刑本威也威用之當卽明也明者威斷之所出易取兩象故並言耳易又言明愼明愼並言則愼有不恃其明之意尊言明則愼亦在其中矣離又象火故旅曰不留獄朱子曰愼刑如山不留如火可見明必能斷也明之先未得其情則未敢折獄明之後已得其情則不留獄○象以典刑一節或曰此死命皐

陶之辭也古經殘闕如命弼之辭不載于經而見于孟子如是者多矣堯言其要在欽恤二字舜言其要在明允者聖人用刑之心也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也○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蓋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于士官也○命皐陶次于弼刑所以弼教也此王龜齡語○命教一言曰寬命刑一言曰明簡而易守也○蠻夷王教之所不加也因其猾夏則治之而已若寇賊奸宄乃吾民也胡爲至是哉失之于井牧教化而後有刑刑之所不及而後有兵故猾夏之牙聖人常治其本也○寇賊奸宄是四事孔氏以羣行攻劫爲寇賊則凡殺人傷人皆是也奸宄中事廣分在外曰奸在內曰宄者姑以盜官物爲譬在外如常人盜官物之類俗所謂外賊也在內如監守自盜官物之類俗所謂內賊也又如姦夫殺本夫外賊也姦婦知情內賊也王鳳曹操漢之姦也身爲漢臣黨于王氏曹氏如谷永杜欽荀彧之流漢之宄也李林甫楊國忠姦也楊太真高力士宄也以對范陽之祿兒則林甫國忠又皆宄也而范陽爲在外之奸矣○人多言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爲二兵刑之官合爲一成周之時兵刑之官析爲二禮

樂之官合爲一以蠻夷猾夏命皐陶爲兵合于刑官之證然經惟言五刑五流未嘗言兵也其于三苗始亦止曰皐陶方施象刑而已及猶不服乃命禹征之未嘗用皐陶則兵刑非兼掌明矣蓋上古無大兵狄亦無大征伐故外以蠻夷委州牧內以委刑官其云猾夏不過如漢人所言行盜侵驅之類耳故制以士官而有餘大刑甲兵蓋未嘗用也兵藏于田賦徒衆掌于司徒戎器出于工戎馬出于虞則兵無專官自不廢事至成周時則不同矣經紛紛之亂世變自啟夷狄勢滋內則強諸侯時時有之故初伐商卽滅國五十成王時又踐奄事浸多矣周召二公每以詰戎兵張皇六師爲言蓋時宜實然非周德衰于唐虞故詳于政而略于化也㊀唐虞世質民淳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使司徒教之卽克從矣不待刑也刑之設爲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設耳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歷二聖二百年象刑之施惟苗民及流者四人耳其餘之時固措而不用矣嗚呼盛哉

帝曰疇若予工至往哉汝諧若順其理而治之也古人無事不然施于水則爲行其所無事施于教則爲使自得之施于養則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施于工

則爲守法信度因乎物宜且古人之制作惟能順其理也故能盡乎物宜而精後人之制作惟不必順其理也故惟窮乎人意而巧精以適用巧以悅觀此古今之工所以相遠也周書曰垂之竹矢垂之巧蓋因萬物自然之理非若後世所謂技巧咸精其能者○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說文注積竹謂削去其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也斨方銎斧也銎斧穿也二者蓋以所能爲名也工與虞各有治所如工居于肆虞各隨山林川澤之所在而置守焉統有衆職如考工記輪人輿人之屬共工爲之長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屬益爲之長故二官獨曰往哉汝諧餙以涖其治所而合和衆職也百揆但曰汝往哉無戒辭體尊也秩宗重事神故特曰往欽哉

帝曰疇若予上下至往哉汝諧孔氏曰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虞掌山澤之官○正義曰上下各有草木鳥獸即周禮山虞澤虞之官各掌其政令知上謂山下謂澤也此官以虞爲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王莽立予虞之官非也○按益向雖掌火烈山澤特佐禹治水至此方正爲虞也朱子云然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至帝曰俞往欽哉典主也三禮按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虞秩宗卽周宗伯則知此三禮亦謂天地人之禮也三禮乃五禮之吉禮耳掌邦禮者止是乎鄭玄曰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爲上所以使天下知報本反始之義今考大宗伯之職首言掌天地人之禮卽繼之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則五禮未始不在所掌特以事神爲重故言三禮耳伯夷姜姓太昊氏之後國語云伯夷能禮于

神以佐堯秩序也宗尊事百神之名此官主叙次其事故曰秩宗夙早寅敬畏也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所以當夙夜惟寅也不顯亦臨猶懼有失矧可厭射而不敬乎敬立而內自直無少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汙可以交于神明矣寅直清靜之語伯夷也直方大周公之繫坤爻也而孔子遂以學言之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朱子曰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則

本體之守也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心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又曰以敬解直以義解方須敬義皆立然後德不孤以不孤解大字○播百穀敷五教明五刑皆有其事惟禮官但云風夜惟寅直哉惟清別無事可言言其道而已蓋古之以禮爲職者有道以居之而禮不虛行如此彼區區以不失其儀文爲事者抑末矣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至百獸率舞命汝典樂句教胄子句本是兩事然古人却合爲一事者蓋古之教有四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孔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又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可見古之教者禮樂居其大半詩亦樂中之詩而讀書不過四業中之一事爾所以必以教胄子屬典樂之官者以弟子之業有在于是故也○天子諸侯卿大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不可不素教而豫養之樂所以教也古之教者成其德性之美救其氣質之偏蓋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故學而至於氣質變化者學斯有力教而至于變化人之氣質者教斯有功以其大端言之則直者多不足于温故欲其温寬者多不足于栗故欲其栗

栗謹敬也堅密也剛之失易至于虐則欲其無虐簡之失易至于傲則欲其無傲四者人之大體皐陶九德之目本之此而廣之也夫性之所不足者有以輔之鮮不爲完德性之所易偏者有以防之鮮不爲美德斯教之功也而教成于樂樂出于詩朱子曰詩何爲而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既有欲矣則不能以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以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嗟咨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此所謂詩言志歌永言也直言而無吟咏者謂之諷長言之謂之歌配歌謂之樂聲依永者言樂出乎詩也樂主音聲凡聲皆依于詠歌故曰聲依永單出爲聲聲成文謂之音聲合于律乃成文而不亂律者音樂之法也所以然者蓋盈天地間惟陰陽五行之氣人物皆由是以生有氣則有聲有數氣有升降隨所到次第而得清濁之序在人則出于喉嚨舌齒脣在天地間則大而至于雷霆細而至于蟣蠓無非聲也律則寫其所謂中聲者而已

矣在氣爲中氣在聲爲中聲在人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與發而中節也聖人爲之律呂以寫之陽氣升降之數有多寡故律管有長短律曆同道故十二管吹以考聲列以候氣及其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此天地自然之妙也聲和則八音皆克諧協不相奪其倫次而樂成矣樂成則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神以和所謂祖考來格也人以和所謂庶尹允諧也樂記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樂之爲教所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者以其出乎性情而還以養人之性情動盪血脉流通精神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胄子朝夕從事其間成德豈不易哉○張子曰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則樂之意蓋盡于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之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言後却要入于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何律太高則入于噍殺太下則入于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許氏曰天地因氣而成人物憑氣而生有形者必有聲聲可以耳聞而不可以目見此用之微者也故近于氣者莫若聲聲之發雖出于一而其高下清濁亦莫不有節焉自陰陽分而爲五五而爲十二五與十二相因而爲六十而陰陽之用周矣故聲之條理亦在五與十二爾萬物之聲未有外于此者也人爲物靈故其聲獨著而多變有哀樂喜怒敬愛之感則有噍殺嘽緩發散粗厲直廉和柔之應心其感也無窮則聲之變也多矣聖人以物之聲皆出于自然而人之聲乃發于有意出于自然則合于道發者多發于有

意則違道或遠故合人物之聲制爲之節因人之所本有而易求者以協之以盡其用自聖人之明哲聲律身度豈不能自爲之制而必取物之無知者謂之聲之和反以協人之聲寧智不及之邪蓋不自用其聰明而一任乎道因物之自然而節人之有意皆欲歸于中而已故聲之妙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協物類自載籍所記聲之用之效之感不可勝數其應之善惡有殊則係乎聲之中正淫邪其所以能感則爲聲與氣爲最近也是以聖人慎之而立法焉自伏羲有網罟之咏伊耆有葦籥之音葛天之八闋神

農之五絃古之制聲也尚矣然以聖哲自爲之而法未立也黃帝氏欲立憲以垂萬世故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旁以竹之嶰谷生而竅厚薄均者（竹與肉厚薄均等者截以爲筒不復加削刮也）斷兩節之間而爲黃鐘之宮因制十二筩吹其六以應鳳鳴爲陽六應皇鳴爲陰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定六律六呂之制以候氣之應而調宮商角徵羽之聲故能協和中聲候氣不爽五聲六律旋相爲宮而聲不窮矣然律之制豈惟用于樂而已故又因以起度而度長短焉又因以爲量而量多少焉又因以爲權衡而平輕重焉故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而聖人治天下之具無遺聲之妙用與天地侔矣

帝曰龍至朕命惟允堲疾殄絕震動師衆也言我疾讒說傷絕君子之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欲杜之在審于言之出納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官名納言者以納該出而帝言出納朕命者以上命包衆言耳允信也出允則命令當納允則聽覽詳如是則雖有讒說安施焉帝恐一人之聰明有所遺故使龍專典之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或曰唐虞極治

而巧言孔壬讒說殄行不能無何也曰雖有而不得害政此所以爲唐虞之世也大抵命九官多深憂遠念簡賢之辭無太平已驗寬假文飾之意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欽之一言堯舜心法前後所以相傳君臣所以相儆不離乎此二十二人雖人各有一職職各有所重而此一言者實總而終之無此心則職荒矣○四岳官名一人耳孔氏以爲四人則汝能庸命巽朕位堯豈欲禪位與四人乎○言天始于此而皐陶謨詳之先儒謂隆古君臣講論政治無一事不本于天無一事不主于敬誠然誠然所以然者蓋自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亦莫不畀之以相生相養之資是故綏厥麻穀粟五材百貨天有時地有利天之養也牖民孔易如壎唱如篪和如璋判如圭合如攜言求之即得而無所費言其易也天之敘也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嚮有五極威有六極天之刑賞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者天之序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樂者天之和也山川分判風異俗殊天之州域也凡有職乎人者孰非天之事哉但天無爲而君代之君不能獨爲而臣分之耳不敬其職是爲慢天功矣○曾氏謂咨四岳而命與

泛咨而命意有輕重又以百揆禮樂與百工庶物分精粗皆非至論考之典謨益稷禹皐之流亞也禹嘗薦益于天欲禪以位謂止能爲山澤之事可乎

許氏曰堯典四欽字舜典亦四欽字欽明文思史臣頌堯之全德也欽哉欽哉史臣頌舜用刑之善也餘五欽則戒人是皆堯舜躬行心得之餘措諸人者也堯舜之聖亦惟欽而已矣讀二典者之所當知而日用之所當先也○虞樂官在禮官之外而周屬宗伯虞工官在司空之外而周屬司空或曰工不屬司空以工屬司空者因考工補冬官而誤也書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無曠工之文百工當各以其事分隸六卿若玉人當屬春官弓人矢人當屬夏官所以知者舜時工虞異職而周時虞衡屬卿則工亦當然矣今按虞時百工之事既總于一官則周時不應遂分散于六官周官曰居四民工非四民之一乎其屬司空無疑但司空之職其大在于經野而不專于工耳○禹平水土盡力乎溝洫而後后稷之百穀可播成周司空井地之事實爲司徒教養之本後世無地政而云農桑農桑將胡以施之雖有勑農之惠免租

之仁富民之志其胡以成之邵文莊公曰古爲井地司空專一卿焉井田廢司空之職亡補以考工而冬官職營繕矣○虞九官即周六官也周六官之外有師傅保而虞無之九官即賓友也治即道也本末體用一以貫之也保傅有官乃家天下之後多爲孺子王而設也其制遂不可易然中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故保傅之道不明季世於臣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故賓友之禮不尊雖有其官備文而已

三載考績至分北三苗孔氏曰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正義曰自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言帝命羣官之後經三載乃考其功三年一閏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升進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分背三苗即是黜幽之事故言于考績之下前四罪時三苗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不滅其國帝即政之後復不從化是闇當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惡復分北之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帝既責成于岳牧九官使人得其職各盡其能帝何爲哉主天下之公議而居無事以臨之居無事以待有事約而易操者功狀明黜陟信而已矣人之立心行事未必皆有恒也至于九年不變則終不變矣故黜陟行焉賞罰明信人人力于事功故庶績咸熙而三苗亦因以分北善者願安于政教惡者自分于放流蓋陟得行于其明而黜得行于其幽矣蔡氏所謂卒言其效者得之此自夷狄向化之事于考績黜陟何預而以爲其效蓋公道昭明人心自服吾所以董正庶官之典併施于向之負固不服之人則他可知矣孔疏以分北即黜幽之事意以于時幽之可黜者獨三苗而已似不必然也○按堯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即考課諸侯之法計考課岳牧九官前此亦已應有其法設官分職與隨事考成一時並有非命官之後始立考績黜陟之法也但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期恐出舜之所定耳此與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之例同皆舜所定故史官記之若循襲常事固不書也○居位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莫如唐虞之時至于成周已不能同冢宰歲終受會詔廢置三歲計治行誅賞各惟其時也○北字從兩人相背象形亦會意人道面南背北故堂北曰背戰敗曰北敗爲北者謂背而走也分北言分其黨相背而去如今北虜降調兩廣南蠻降調北邊分散其類不使聚處一地也

三苗之事錯見於經今定其次苗頑弗即工此禹治水時事竄三苗于三危此舜攝位時事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此禹治水後事命禹徂征此禹攝位時事七旬有苗格此禹班師後事分北三苗此苗來格後事始之不即工者以其舉國而言也舜之所竄者其君也禹貢所記既宅丕叙者以其竄于三危者而言也禹以苗不即工欲帝念哉而帝答以皐陶方施象刑惟明正竄三苗時事此後徂征來格分背則皆其舊都也先儒謂始特竄其君不滅其國猶立其嗣復不從化乃徂征而分北之呂刑謂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則以分背以後而言也計苗之事終帝舜之世而始定何則竄者初年分北者末年也今南徼戎索之夷仍以苗爲號者蓋襲其稱非必古三苗之種類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按陟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昇遐則前于堯曰徂落何故史臣記堯舜二帝之死而異其辭又涉隱語且昇遐矣又曰乃死不亦複乎古文無此例也疑所謂省方者得之陟禹之迹方行天下立政字義有同此者矣史記蒼梧之說必有所受而卒于鳴條又出于孟子大賢之口以愚決之蒼梧難信而鳴條不當疑崩于行爲實而其出爲何事則不可定司馬公詩云虞舜既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度湘水使知予此說則無此疑矣

尚書日記卷之二畢

後學南昌彭燧覆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日記卷之三

金壇王樵著　門人平陽蔡立身校

大禹謨

孔氏曰禹稱大大其功謨謀也○許氏曰三謨皆陳于帝舜之前乃舜典之別篇禹謨自格汝禹以下舜晚年事以禹王天下故在皐益之前○吳才老謂此書不專爲大禹而作此十七字當是後世模放二典爲之皐陶謨篇首九字亦類此朱子謂此篇稽古之下猶贊禹德而後篇便記皐陶之言體亦不類恐吳說爲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若稽古大禹至黎民敏德按聖人之心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謹之于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而達之于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者一事而已矣誠之無息于此者所之各得于彼者也一有息焉則四海之大吾心有不貫吾事有不得者矣此大禹所以于文命四敷之日而猶必祗承于帝也而其承于帝之言亦惟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而已所謂艱者四海之廣生民之衆其治亂安危係其心之存主與其行事之得失誠不敢以易視之則必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爲矣如是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速化于善以應其上政又民化正見不可不克艱也蓋政自君臣出而民則觀上而興者也得于觀感風動神速故下箇敏字

帝曰俞允若茲至爲天下君允若茲指克艱二句而言嘉言罔攸伏三句克艱所致也稽于衆以下則正克艱之事也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此三者最難也必也稽于衆舍已從人忘私順理如此乃可以盡來天下之言必也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愛民禮士之至如此乃可以惠及萬邦而盡

致天下之士豈他人可能哉故曰惟帝時克此段非泛語乃堯之實事舜之所親炙而自得之者也○天下有三脉言路賢路與民情是也此三脉一有不通世道便可憂人君之心一有不至則三者之脉便有所梗而不通最可畏也堯之心常與天下之善言爲一故嘉言畢達而無有伏于下者常與天下之賢者爲一故賢智畢進而無有遺于野者常與天下之休戚爲一故無告畢得以自通而無有蔽蓋屈抑而不知者○知人安民禹嘗言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與帝此意同野無遺賢知人也萬邦咸寧安民也禹陳克艱是論其理舜答以此是舉其事蓋人君所難在此三者而已未善舍之無所繫吝人有善從之不待勉強此也已未善舍之無所繫吝人有善從之不待勉強此聖人大公無我之心也人孰不樂告以善哉○舍已從人舜以稱堯孟子以稱舜且曰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又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于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舜之舍已孟子形容之可謂盡矣程子曰舍已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此程子體驗親切之言守已者

固而從人者輕葢有賢者而不能免者故非忘私順理樂善之至不能舍已從人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此成湯所以同德于堯舜也堯舜未易希聞義能徙過則勿憚改者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士葢有懷才抱德而困窮者其端有二一曰難進二曰難合也難進者士之節其去就固不苟也難合者士之道固不肯詘以殉人也苟無遇合之君則終焉而已安能無困窮也苟上無求士之誠則有階者進困窮者廢矣安得野之無遺賢也是以明君在上其求士也葢急于士之求君巖穴之幽山林之深有晦其迹而未爲人知者有樂其道而不求人知者吾則必知之舉則必先之困窮不廢有階而進者又可知矣此野之所以無遺賢也堯時豈有困窮之士哉而不廢困窮則真堯之心也只以舉舜觀之可見矣方未師錫之前固已予聞是側陋之賢堯之知未嘗不先也○人而謂之無告者孤遠愚弱有情不能以自通者也人君豈期於虐此等人哉然而四海之廣四民之衆萬情不齊而吾耳目所不及心思所不到有受其不便者焉非予虐之而誰也聖人不泄邇不忘遠雖以天下之大而視之無異于一身是以其于人之痾癢疾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搔之者無有不及斯其所以無虐也無告者得所則無不得其所矣此萬邦所以咸寧也○此三言者堯舜之心法也是以舜初即位即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無告不虐困窮不廢可知○朱子曰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會無一處不到○舜與益皆因后克艱厥后一句而言爲君艱難之道舜言人君所難在嘉言盡聞賢才畢進萬邦得所此由忘私順理愛民禮士之至昔嘗于堯見之朕

德罔克敢不知其艱乎益因贊堯德之大以勉乎舜謂其全體不息變化不測與天同德不可名言故天眷命全畀所覆后克如帝茲惟后矣不其艱乎帝當何以匹之哉○孔氏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眷顧奄同也言堯有此德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真氏曰廣運而與天同德故能受天之命益之勉舜全在廣運二字按真說甚得經旨蓋舜德固盛而益猶欲其于無外不息處加意也廣運自堯本身上說不涉治化上去中庸曰辟如天地之無

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即廣運之意純亦不已則廣運矣惟廣也兼備而不
可以一名所以時出之也惟運也周流而不可以一
居所以悉有之也聖神以其妙于無迹者言之武文
以其可見者言之聖神如造化不測武文如春生秋
殺○曰廣運則不可名言聖神文武自人之所見而
名之之辭故傳曰大而無外則變化不測變化不測
謂聖人之德無方體不可爲象耳非聖變爲神文變
爲武也眷命指付予之重說今堯往而付予之重又
在帝矣奄有二句不涉勢分說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孔氏曰迪道也順道吉
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愚
按此見天人非有二也欲知天人之不二者盍占之
吾心氣之間心安者氣善心不安者氣不善心之安
不安者理之所在也氣之善不善者吉凶之所在也
人之作爲皆氣也善祥凶惡皆氣機也形骸曰人通
天地一氣耳故一念之發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
際即通乎天地之氣矣吉凶之于善惡不曰如影響
而曰惟影響曰如則猶是比也善惡吉凶即是影響
之理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哀而擊之則悲怒與哀

在我而聲應之惟影響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至時乃功孔氏曰先吁後戒
欲使聽者精其言也虞度也戒于無形備慎深秉法
守度言有恒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無虞所忽
故特以爲戒一意任賢果于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
存于心日以廣矣○正義曰淫者過度之意逸謂縱
體樂謂適心○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此三
事爲下五事之本聖賢視之甚重而後人看之甚忽
以爲益陳戒之道姑然耳舜聰明睿智豈慮其有是
而以爲戒此由聖學不明未嘗實用其力而以言語

視之故忽其平常而不知道理正在于平常之内也
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無他只在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處故孟子稱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孔子以出事公卿
入事父兄喪事不敢勉不爲酒困尚曰何有于我
聖賢只是于人所不可有者真不爲而于其所當然
者實做而無違缺耳故謂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
于樂爲舜之所以爲舜可也身有身之法度家有家
之法度朝廷有朝廷之法度百官府有百官府之法
度君爲法度之主慮以無虞而有所失故戒以罔失
雖上智不能無人心如逸樂亦人情之所有但流則

爲惡耳人易流而聖有節理欲之界限分明也道心常爲主而人心聽命也陸象山誦此三句而曰至哉真聖人學也○五罔三勿皆儆戒之目首三罔是君身上當儆戒之事次二勿是用人上當儆戒之事次二勿是處事上當儆戒之事終二罔是民心上當儆戒之事○任賢去邪何故無虞時易忽人多以唐德宗之于李郭陸贄盧杞證之固是但彼以中材之君多難則不得已而任用賢者聽納忠言事平則依舊小人易親若益之戒舜則以聖人當極治之時不可忘戒懼任用禹稷則當常如黎民阻飢洪水爲害之時邪如四凶則不可以堯時舊人而過于包容當去之勿疑爾○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疑對熙言人先有妄志而後有妄謀書中熙字例訓廣無訓明者蔡氏光輝明白貼無所蔽惑非貼熙字也廣之對疑何也岐于理則疑合于理則廣理如周行坦坦平平何處不通人起妄念乃蔽而不見四邊疑謀之所以用也中實不安而自詭于可成始而疑中而決以之而生事取敗者多矣昔梁武帝欲納侯景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睡致紛紜悔之何及予謂此正所謂疑謀也武帝不勝貪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又惑于朱异之佞詞而行之遂致臺城之禍○千百姓之譽咈百姓之欲二句意實相對蓋戒其干譽則或至咈民戒其咈民則或至干譽要緊在道欲二字上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以欲從人非克已愛民之君不能也然當視乎理之所在苟不主乎理而主于從人則鮮有不至于違道干譽者矣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王者罔違道以干譽之氣象也咈百姓以從已之欲此欲字只可作願欲之欲非貨色遊畋之欲也夫君欲之而百姓皆不欲人情未順即是義理未安處若義理所安則洪範所謂汝從卿士從龜筮從而庶民逆不害于吉蓋從理即非咈百姓也蔡傳道義之正民心之公八字要玩味道義之正即民心之公順道義之正即合民心之公矣如此則雖順民而不得謂之干譽雖獨斷而不得謂之咈民如盤庚遷殷所咈者安土重遷之私情而所不咈者審于利害之公心也使盤庚重咈世家大族之心而不遷則爲違道以干譽矣○傳中謂八者亦有次第非推出言外之意蓋平鋪出來中間道理血脉自成次第凡聖賢之言類如此如論語道千乘之國五者相因亦此類也然此非謂只能守法度不縱逸樂

事之脩和因其已然而知所保防其未然而知所戒亦不出于益之意而廣之也○自后克艱厥后至萬世永賴時乃功七節是一時說話舜因禹言克艱遂指三者之艱而歸時克于堯益德合天而受命以歸勉于舜禹因言天之吉凶應如影響所以申益之說也益又因禹之意而發儆戒無虞一段蓋失法度也遊于逸也淫于樂也任賢而貳也去邪而疑也疑謀而用也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也咈百姓以從已之欲也無虞不知儆戒而怠荒焉從逆之凶可畏也夫逆之從與不從在一念之止與不止而已矣罔失法度也罔遊于逸也罔淫于樂也任賢勿貳也去邪勿疑也疑謀勿成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也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也無怠無荒無虞知儆戒如此四夷且來王矣惠迪之吉可見也益之言如此而禹又申明其實以爲君之德不徒戒謹恐懼修之于已獨善而已在善政以養其民飭敘九功又有以激勵勸相保其成功于不壞此君德見于行事之實也禹之言如此舜因美禹已然之功而實寓望其助于無窮之意蓋事之成壞常相因而吉凶常相倚伏故無虞之日正儆戒之時也爲君臣者惡可以不艱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以下正承政在養民而言養民之政有六府焉惟修則有以爲養民之本有三事是謂九功惟和則有以盡養民之事合六府與三事是謂九功惟修和而敘焉則民享九敘惟樂生而歌焉斯爲養民之成矣然怠心或生則成功易壞故又欲其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也俾勿壞然後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之責爲有終而克艱儆戒之心爲克盡也○禹之心蓋不自以爲已脩已和故陳其道之當然者始終本末具如此耳據下節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則修和是已然事然在舜歸其功則可在禹陳其功則不可也（時說惟歌以上爲敘即是無虞下詳保治之意未然事也即是儆戒似非語意）○六府不可一日不脩一日不脩則壞矣故水土已平而舜猶濬川禹猶盡力乎溝洫豈可謂一無事乎戒之用休以下又是勞民勸相之事非脩和皆是敘既往而禹之意只重在戒之以下也○此六府與洪範之五行皆以質言而此又以其相克之次言之所以必言其相克之次者五行以相克爲用也如隄防灌溉乃土水相制之用也烹飪藏洩乃水火相濟之用也水火不可同處而能使相合爲用而不相害火之用唯燔與烹易曰以

木異火烹飪也火之命藏於木古之人鑽木取火莊子曰木與木相摩則然是又木火相克之用也金與火相守則流洪範曰金曰從革聖人因其從革之性鎔之而流製以爲五兵田器諸物之用是火金相克之用也木曰曲直聖人因其曲直之性度以規矩方圓以成宮室器用非斧斤不克是金木相克之用也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一耨之伐廣尺深尺是木土相克之用也○按周禮遂人治野夫間有遂之類稻人掌稼下地以瀦蓄水之類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畝匠人爲溝洫水政也四時變國火季春秋

出納火以木鐸修火禁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罰凡皆所以修火政也卅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以時取之巡其禁令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桌氏爲量之類凡皆所以修金政也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所以修木政也大司空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載師掌任土之法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凡萬民之食食者

人四輔上也人三輔中也人二輔下也若食不能人二輔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皆所以修土穀之政也○生養之本水火爲急穀爲大故居其始終焉孔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言切也水火所以居六府之首也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言多也穀所以配五行而爲六也○六府庶事之所由出故禹平水土六府孔脩然後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即利用厚生之事也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即正德之事也然所以必另列而爲三事者六府天地自然之利聖人因而脩之而已

三事則聖人所以盡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者也觀鯀汩陳其五行而彝倫攸斁豈非六府不治而三事乖宜之明戒乎人非天不因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天者既遂然後有正德之事焉有正德之事焉有利用之事焉有厚生之事焉正德者教以人倫禁民爲非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也六府天也三事人也天人相須以成功化功化雖一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夫惟各自有分也則六之與三安得而不別知其相須以成也則六之與三安得而不合乎○孟子論王道首曰不違農時穀

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以此爲王道之始蓋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此亦修六府之意也繼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此制田里教樹畜以厚其生利其用立學校明禮義以正其德三事備矣五畝百畝庠序之法制之詳也老幼有等頒白不提挈所謂品節之詳也于天下匹夫匹婦無不各爲之所如已飢而衣之提耳而教之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唐虞九功之敘亦不過如此而已○民禀五氣以生資五材以養而具五常以爲性聖人爲之修六府以厚其生利其用明五常之教以正其德而復其性洪範九疇蓋出于此○德不正而生厚用利是備水火金木土穀之養以厚奉夷狄而繁殖禽獸也故正德爲三事之首○書中惟字有數義有惟獨之惟惟服食器用之類是也有思惟之惟惟其始之類是也有起語之惟惟天陰騭下民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之類是

也惟元祀十有二月朔惟十有三祀惟十有三年春惟字用之策書年月之首此類尤多又有是惟之惟濟河惟兗州之類是也又如厥土惟塗泥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貢惟金三品此等類于是惟之義稍近而又微不同此數項猶可以意會惟此經惟修惟和惟叙惟歌與上德惟善政五惟字不應有二義蔡傳解德惟善政云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此雖非以當字訓惟而以當字貼惟字之下則爲當然之義明矣竊謂此等惟字當另作一義凡事理當然古人例用惟字但修和有工夫惟歌是自然耳○戒之用休以下皆有事實如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耻諸嘉石役諸司空之類否則不見聖人作用人將謂戒董止是幾句空言如蘇氏謂九歌若厥之五教矣○蘇氏謂九歌若豳風之類○正義曰九敘皆可歌樂乃爲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興而頌聲作也文七年左傳晉郤缺言于趙宣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咏各述其功三事亦然○地平而天自成是一串意地平內有工夫天成無工夫

六府三事允治又本平成而言此舜以九功之敘歸功于禹之治水處也萬世永賴大其功非一世之功也正應其俾勿壞之意時乃功意言非汝弗克致此則相與保之俾其勿壞亦正有賴于汝也禹責難于君而帝求助于禹聖世君臣之心見矣○成壞相因治忽在心無以保之則壞矣禹不以平成自滿而先爲勿壞之憂保之之意深矣帝不以俾勿壞爲已能而歸美其永賴之績其欲相與保之之意不更見于言外哉○呂氏曰雖歷萬世之遠不能外天地以有生不能外府事以爲治是禹之功與天地相終始也

禹謨止此下記禪攝及征苗之事禹謨中有益而篇名大禹謨以禹爲主陶謨以皐陶爲主也皐謨中有禹而篇名皐陶謨以皐陶爲主也

帝曰格汝禹至不怠總朕師此命禹以攝位之事○舜居攝蓋堯在而舜不敢遽踐其位亦自是事理宜然不然便涉二天子之嫌此堯所以亦聽之而不復強也自是遂爲故事故舜命禹止曰總朕師而禹受命止率百官若帝之初而已舜倦勤初付禹以天下曰總朕師師已未釋位之辭也舜初即位命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載未敢遽身當天

下之辭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至惟帝念功當時禹地平天成之功萬世永賴而禹乃盛推皐陶之功以爲已所不及者蓋禹皐陶心一道同孟子嘗言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心法之傳精微之懿皐陶之得諸躬者禹之所獨契也然推其道德而不考諸功則無驗故言其邁種乎德栽培之深厚沛然如雨露之降民被其澤而懷之此其功衆之所共見也惟帝念功則見其不可易矣禹自以勤事之勞不若皐陶道化之厚至誠推先而不自知其德業之盛真聖人之心也邁種

必有事實據常人之見則皐陶一刑官耳縱使悉聰明盡忠愛人人當其罪亦盡刑官之一職耳邁種德于何處乎此殊不知張釋之無冤民且足以稱賢而況皐陶以聖人爲之乎其聰明所加皆至誠所動其忠愛所著皆道化所存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爲之者康誥言以德用罰不用罰而用德在皐陶可知矣○好生者帝之德也涵育之久洽于民而民無不化以帝之心爲心者皐陶之德也邁種之久降于民而民無不懷○念茲在茲四句義本難曉舊說皆迂晦惟蔡氏之解最爲明確蓋禹欲帝念皐陶之功因

言得人如皐陶之不可易以爲使念之固在此人舍之而復有可念之人焉名言固在此人允出而復有可言之人焉則未見斯人之不可易也今也念之則有皐陶而已舍之則有皐陶而已名言則有皐陶而已允出則有皐陶而已是反覆思之卒無有易于皐陶者也故又曰惟帝念功三念字一也皆自帝而言○德卽功功卽德德之化民卽功也○禹之功脫民于昏墊以全其生皐陶之功使民復其所受之中以全其所以生也○非舜禹不能表皐陶之功

禹讓皐陶不及稷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漾使宅百揆讓于稷卨暨皐陶史言稷卨皆

帝嚳子雖未可信要之稷卨堯之舊臣其任用在舜未徵庸之先于時必已不在矣三謨惟有禹益皐陶答問之言而無稷卨稷卨先亡可見也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至時乃功懋哉帝不聽禹之讓而稱皐陶之功以勸勉之蓋時禹皐陶同在帝前也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令者以爾爲士師之官能明于五刑使輕重適當以輔五常之教而期我以至于治刑而實期于無刑故民亦皆能協于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大抵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

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是其義刑義殺雖或至于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于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是則所謂弼教者也有違教而後有明刑刑之明欲其無違教而已教行而刑安用之纔曰弼教則知非常用之罷而要以無刑可明始爲盡職故曰刑期于無刑○林氏曰聖人制刑非期于刑殺人凡以輔吾教之不及而已耳教則入刑出刑則入教使民趨教而刑爲無用此聖人之本心也皐陶體此意而行之使天下知有

弊之教而不知有皐陶之刑蓋百官以無曠爲能惟士不然必使民皆不犯官若虛設始爲能其官也○象刑節惟說到欽哉惟刑之恤哉命作士惟說到惟明克允此稱皐陶之德故于明刑之中又見其弼教之實刑期無刑實皐陶之心非帝舜孰能知之非帝舜孰能言之○按法者人臣之所守故在皐陶則曰明刑在帝則曰好生然皐陶之刑主于弼教期于無刑則未嘗不歸于好生也○民協于中弼教者于是乎有德于民之中矣此所以爲邁種德也與帝德罔愆至不犯于有司訂傳極融徹蓋純朱子之

筆也義理文章之妙無以加矣誦之其快於心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帝德無所過皆中也簡寬以下忠厚仁恕無非所以爲中○臨下兩句相對易置一字不得居上臨下其體自當簡統御萬衆其道自當寬○朱子曰觀皐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眞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凉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

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罪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爲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于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而奸民之犯于有司者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又曰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陸氏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程子曰書

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蓋設辭以形容好生之德聖人固無殺不辜之事亦無不經之事此特言聖人之心與其殺之而陷于非辜寧不殺之而失于輕縱對殺不辜而言則其心如此而卒亦未嘗有所輕縱也漢人曰罪疑者予畏于民○八言皆人心之同天理之公也聖人便都輳合這箇天則○賞罰因其人之功罪耳聖人何心哉一賞一罰猶春生秋殺而春秋傳乃謂勸賞而畏刑又慮賞僭則或及淫人刑濫則或及善人而謂寧僭毋濫此蓋聞虞書之言而失其意者從重謂夫賞之疑者耳不疑則當重而重當輕而輕不當賞而不賞皆不可一毫僭差何從厚之可言哉今以刑濫或及善人而謂寧僭毋濫聖人無是也賞刑君之柄與天下共之大公之道何勸賞畏刑之有○帝則曰罔干正皐陶明刑之功皐陶則曰不犯有司帝德好生之效○帝之德至難名也而皐陶以罔愆蔽之今之言舉事無失者必以爲精明之極而帝乃首以寬簡得之不言其賞當功罰當罪不殺無辜不失有罪而言其賞之世延罰之弗及嗣刑

故宥過與夫刑賞之疑者寧屈法以申恩而總之曰好生之德然則帝之所得者仁而已虞書未嘗言及仁而好生一言已盡仁之妙矣○魏太常曰咎繇爲主而好生一言眞天心也古今刑官第一今不能知其詳矣大抵其學以天爲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至惟乃之休皐陶之刑所以弼教故此言其用刑之效能使民勸勉愧恥遷善遠罪孰之教化四達不悖如風鼓動莫不靡然弼教之功于是爲大矣據常言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四方風動德禮之效宜若非刑官所及而今以歸于皐陶者蓋契以身立教而皐陶以德用刑故其感化之功相濟之美有如此而不可以刑官之常效言也傳云申言重歎美者從欲以治即期予于治也四方風動即民協于中也惟乃之休是重歎美之而明刑弼教刑期無刑之意又在俾予之前俾予者正以此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至汝終陟元后降孟子作洚古字通用洚水者洪水也常人以爲氣數之適然聖人以爲人事之未盡故災自堯時而曰儆予以身任之也成允成功指治水言行如其言曰成允事就其緒曰成功唐虞之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舜之徵庸禹

之治水皆嘗若是故堯賢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
績舜賢禹曰成允成功其事一也禹思天下有溺者
由已溺之也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克勤于邦
也可知後之述者猶曰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其于
家也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克儉可知盖憂勤惕勵
之心其檢身約已自有常度而不至于侈肆非如墨
翟晏嬰之所謂也惡旨酒好善言有天下而不與亦
是心也舜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亦是心也
假借也滿假謂志滿而自假借也聖人之至誠常見
所不足何由滿假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何得而滿假

再言惟汝賢所以歷見其賢也自賢曰矜自功曰伐
聖賢所爲盡已而已何矜伐之有人纔立已即有物
我不矜不伐無我也何與爭之有懋與楙同盛也鼂
錯傳曰夏以長楙丕大績功也楙乃德者禹有是德
而我以爲盛大嘉乃丕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爲嘉
美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
也堯之曰在舜舜之曰在禹亦曰以其功德知之耳
非有他術也言之以見其不可辭是時方使居攝未
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天子稱元后以有國皆后而
天子都爲之長也

人心惟危至允執厥中中庸序曰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于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于形氣之私（真氏曰私猶言我之所獨耳今人言私親私恩之類非惡也如六經中遂及我私言私其猶此類以惡言可乎）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于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于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按十六字中庸序發明甚暢此後於推本相傳之意尤極反覆○堯舜傳心在十六字孔子傳堯舜之心在大學論語中庸而中庸又多其微言朱子謂子思子憂道學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失其傳不得已而筆之書可謂深見作者之心矣序既盡其大意而語録數條發明此經亦極明盡今併録于左學者宜深玩之○朱子曰堯舜以來未有議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學者只是學此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問如此則人心純爲不善矣乎曰非也但謂之人心則有口鼻耳目之欲易爲物誘所以謂之惟危聖人亦未嘗無人心其好惡皆與人同各當其則是所謂道心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道心合下先得但有此形氣道心便隔了一重所以釋氏常說父母未生前一着便厭棄人心欲併去之殊不知道心即在這裏○問向來專以人可以有道心而不可以有人心今方知其不然曰人心出于形氣如何去得然性命之理不明而專爲形氣所使則流于人欲矣如其達性命之理則雖人心之用而無非道心人心是此身有知覺有嗜欲者感于物而動此豈能無但爲物誘而至于陷溺則爲害爾故聖人以爲人心有知覺嗜欲無所主宰則流而忘返不可據以爲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爲人心主宰而人心據之爲準者也且以飲食言之凡饑渴而欲飲食者人心也欲必有義理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焉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如子路食于孔悝之類與夫嗟來之食此皆不可食者也又如父之慈其子子之孝其父人亦能之此道心之正也苟父一虐其子則子必狠然以悖其父此人心之所以危也惟舜則不然雖其父欲殺之而舜之孝未嘗替此道心也故當使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然此道心却雜出于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道心惟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問如何是惟微曰是道心略瞥見些子便失了底意思○問道心惟微曰義理精微難見且如利害最易見是粗底然鳥獸已有不知之者○舜以始初所得于堯之訓戒併平日所嘗用力于堯之訓戒而自得之者盡以授禹○愚按堯舜傳心子思子發其微旨于中庸首章舍中庸以說經未有不差者也喜怒哀樂情也人心也其未發則性也道心也發而皆中節情之正也道心也謹獨所以審其幾而判其一念于天理人欲之間正所謂惟精也精不容貳守之勿貳所謂惟一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一之至也一貫初終精在中間無念之前無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TAIWAN, P.O.C.

也則一而已矣無差之際無間也則一而已矣一者道心之守也涵養吾一省察其間吾一者爾○道心則中而已矣所謂天命之謂性也過與不及皆物欲所生非天之命皆失道也故聖人之學使人知人心之危其過不及之流無所不至常戒謹恐懼而慎其獨天理人欲之際常判然而吾心之所發常一于天理而不雜于人欲則人心不危而道心不微人心不危而道心也道心不微則益得以爲人心之主如是則動靜云爲豈不信能執其中而無所失乎中而曰執執而曰允執以見非精一之至而有

定力則擬議之間忽不自知其墮于過不及之歸矣○釋氏以空爲性以身爲幻故以理爲障以起念爲塵是無人心亦無道心近之論學者曰心一而已人心者人欲之私也當去之而純乎道心以朱子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之說爲非又曰道心者寂然不動無聲無臭故微此蓋老佛之緒餘未生前本來面目本無一物之遺意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以不察夫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曰降曰有豈可謂空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豈非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乎豈可謂商書之言亦非

乎釋氏不識帝降之衷甚至謂欲因愛生命因欲有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其不知天命而無忌憚如此而人猶有惑之者亦愚矣哉○羅文莊公謂程門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說朱子既辯其非至解人心道心又以知覺言心是猶有此意按知覺不專于已發不曰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乎又曰靜中須有物始得非知覺而何知覺者心之所以爲心而全體無不在是者也其與程門弟子之誤指豈可同哉又謂道心是未發人心是已發此尤不妥發而皆中節孰非道心道心非專

于未發也發而皆中節何危之有人心不可以寂感對道心而名也聖經淵微無所不盡子思子發明之昭如日月朱子得其旨曰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可見道心一言性命之理性情之德皆盡之矣喜怒哀樂吾儒謂之未發而佛老謂之本無執此以觀不同可見淫辭邪說亦可以不爲所惑矣吾故曰舍中庸以說經未有不差者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此帝好問執兩端而用其中之心法也古者帝王聽政使公卿大夫至于列士庶人之賤瞽史之微莫不得以自達有見者陳

其言有謀者獻其謀而天子執一中以裁酌焉言之考于古謀之咨于衆者必事理之當人心之公也合天下之見成天下之務聖人所以不難于舍已不吝于從人也若言不考于古則爲一人之私言謀不咨于衆則爲不可成之疑謀公聽並覽之中有裁擇臨制之本焉豈可得而誤聽誤用哉言不誤聽謀不誤用安往而不允執其中乎上文十六言者本也有其本乃可以資于外此十二言者聽覽之要也得其要益有以資于内故曰内外相資而治道備矣蓋惟能謹之于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于言之當否事之是非自有以判其幾微絶其蔽惑然聖人不以率自中而遂專決獨斷必盡衆人之同雖曰樂取人而無稽弗詢必嚴勿聽勿庸之戒此所以爲聖人之心也○後之人君得真儒講聖學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欲寡心清然後所謂精一執中者可得而語也親大臣勤政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嘉言罔攸伏鰥寡無蓋然後所謂無稽勿聽弗詢勿庸者可得而言也此事之序也法堯舜者不出此三條而已

可愛非君至朕言不再孔氏曰民以君爲命故可愛

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正義曰百姓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爲命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敬脩其可願此可愛之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自我先得之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而吾之所爲莫非可願矣可願非敬脩不得若不脩其可願而徒恃其可愛使有不善生于心害于政則可畏者至矣故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人之交嘉合則爲好釁爭則爲戎故以相對而言出好者口興戎者口言不可不慎也

禹曰枚卜功臣至帝曰毋惟汝諧王氏曰本幹曰枚枝曰條故數物曰枚數事曰條枚卜人人而卜之也○朱子曰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筮協從便是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亦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又曰其猶將也言雖未卜而吾志已是先定詢謀已是僉同鬼神亦必將依之龜筮亦必須協從之所以謂卜不習吉者蓋習重也這箇道理已是斷然見得如此必是吉了便自不用卜若卜則是重矣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神宗爲堯不必引證祭法其理自斷然不易三聖以天下相傳道德心法相繼祀以爲宗以天下之大義君師萬世之大統也舜既宗堯禹必宗舜祭法之言不足據○舜受堯禪受終于文祖禹受舜禪受命于神宗受天下于人必受命于其所從受者示君師萬世之大統以天下之大義相承而非一人之事也率百官即所謂總朕師也一如帝初攝故事○文祖神宗其祖有功宗有德之所自始與湯稱烈祖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即文祖神宗之意也謚法雖起于周然曰文曰神已釐其端矣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至七旬有苗格此上古征伐見于經之始一乃心力一語簡而深遠凡諸誓有節制有勑戒不能出此二語也夫以禹董師益爲佐合羣后濟濟之衆而心力不一猶不可以成功況其他乎○禹之徂征也不必直擣其穴也奉辭以臨之起其悔悟耳苗之逆命不必發兵拒守也不從辭命未知悔悟耳然非舜禹德有未至與志或自滿也而益云然者古者聖賢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大率如此益言凡三致意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瞽瞍之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而孝可若神明之幽而誠可感苗亦人耳豈有德之盛誠之至而不可動者當不煩兵而自服也夫以帝之事父豈有不至而不得于父則亦惟負罪引慝起敬起孝而已此一段分明說至誠無不感動帝初年亦只是此心以瞽瞍至尊而至難事者尚且感化但不可將瞽瞍與苗比說故又進一步說此至誠之效雖感于神明亦由此道而況有苗乎脫了瞽瞍便接上苗去○方六師之臨也苗知罪之在已而不自容聖德雖如天而不暇思也譬之援弓繳而向禽鳥之居彼之驚飛而遠去固其情也及因益贊而班師置

苗之罪聖心若曰是吾德之未至而已益思所闕史臣原其心而曰誕敷文德誕敷者如天之蕩蕩有時雷雨交作百物振拂及雨止雲罷而益見其清明聖人之至誠遇行有不得處自反誠切眞自見有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處故謂之誕敷心亦盡事亦盡也苗遂來格德動誠感謙益豈不信哉○孔氏曰誠和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訂傳云誠感物曰誠此朱子以注意未盡而訂定之辭朱子精矣不可漫讀過周書誠小民亦當從此訓○瞽瞍之瞍朱子曰瞍長老之稱朱子是注疏非○天爲至遠而德可動

是德之所感無遠弗届也○陰陽之理滿則不能復進故招損謙則足以有加故受益滿損謙益不但日月陰陽凡人事一一皆然皆天道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滿則不可以復進也江海處下衆流歸之○正義曰禹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初苗頑不即工禹欲帝念哉意在于德化也帝以刑未可廢方以頑者付之士師及威以象刑而猶不服乃始徂征而分北行焉夫禹戒念哉于先益贊班師于後而中間象刑之施徂征之命乃出帝之意帝豈欲以威服人者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實時宜也及其猶逆命也自他人視之則見其愈頑而遂其威討奚向不克而帝乃反躬罷武文德是敷于是見舜之德如天地之廣大如寒暑之歛舒物不能出其造化之中也師臨以威之苗已知懼悔機已動但未敢即來耳及班師敷德而彼自來人知其爲德化所感然不可謂師臨無助也有武之神動物之改而已而殺之事實未嘗試此所以爲唐虞征伐之師也夫帝欲威頑讒而禹不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然禹欲念苗頑而帝以刑不可廢帝命禹徂征而
益以爲滿乃招損不如謙之受益益欲還兵修德而
禹拜昌言帝敷文德從如轉圜此見聖世君臣相與
之至禹益眞所謂其弼直無面從而帝舜眞所謂舍
已從人者也皆盛德之至萬世之法也

此篇亦載事亦記言與二典相類益三聖相授受乃
隆古一大事此三篇蓋以備三聖之事也皐陶益稷
則專記言而已然皐陶謨連益稷篇首乃一時之言
而夔曰二節帝庸作歌一節不知何時之言史臣附
記于問答之終大抵典謨皆記唐虞之大事大訓其

分篇者以簡袠重大而分因各爲之名以識其端耳
血脉實相連文勢自相接初未嘗預分體製如後史
紀傳之爲也○二典本只一篇至陟方乃死記二帝
之事終矣禹謨乃別更端記禹之言與受禪之事自
禹謨之末接皐陶曰允迪厥德自皐陶曰予未有知
思日贊贊襄哉接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蓋記其
平時相問答之言三謨本一書而分爲三篇凡伏生
所合皆不妄後人但知典謨備三聖之事遂以後世
紀傳視之見堯典之首有曰若稽古之語遂截中半
爲舜典而加以二十八字又見禹謨之首亦有曰若

稽古之語因遂及于皐陶亦加以此四字語意不倫
粲如白黑蓋不難見也○禹謨一篇上接二典下統
二謨義理弘大傳心之要在焉孟子曰若禹皐陶則
見而知之所見而知者此而已後世以刑知皐陶以
謨知皐陶而不知皐陶之德與功稷契之流禹之亞
也亦于此篇見之六府三事洪範之原也在天惟五
行在人惟五事此六府三事之本也潤下者水也炎
上者火也曲直者木從革者金惟稼穡非土也故曰
土爰稼穡以其體異故也此六府土穀之所以並列
也五事即正德之實人君建極以先之三德以行之
五紀八政以先後之稽疑庶徵以考驗之五福六極
以勸懲之無非以爲此而已八政曰厚生則又以厚
生兼三事矣就八政而以三事分之則食貨厚生也
司空利用也司徒之教司寇之刑祀賓以爲禮師旅
以禁暴皆正德也皇極之敷言亦勸以九歌之遺意
與嚮用五福戒之用休也威用六極董之用威也九
功惟敘即九疇所敘也洪範之原于禹謨人無能知
之者知之無能言之者禹發其自得之學初陳于帝
後敘爲疇箕子傳之以授武王嗚呼至矣微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日記卷之四

金壇王樵著　門人平陽蔡立身校

皐陶謨

孔氏曰皐陶爲帝舜謀正義曰孔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帝舜故言爲帝舜謀

曰若稽古皐陶至禹拜昌言曰俞先儒以允迪二句爲贊皐陶之辭故謂禹曰俞上當有闕文今若去曰若稽古四字直自皐陶曰發端則文勢相接無闕文也此篇發端皐陶曰與益稷發端帝曰正同○林氏曰此篇首尾皆與禹言其實陳于舜前史記曰帝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朝禹皐陶相與語帝前是也迪啓迪之迪言臣欲允誠以啓迪君德則謨必貴明弼必貴諧不明則不能開陳不諧則秖以牴牾皐陶欲與禹以此事舜也孔氏曰迪蹈也蔡從孔訓然林說亦不可廢○按人君能信蹈其德則明足以燭理虛足以受善故臣之所謨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謨主開陳弼主匡諫明見察而諧不忤也唐太宗之聰明非允迪也從諫非誠心也故忠言有時而不見察直言有時而反取忤○皐陶將矢厥謨而以爲其本在君有迪德之君則有納忠之臣不患臣言之不盡而患無受之地也

○愼厥身修以下皐陶所以答其詳也言愼其身脩而思永則德爲信蹈如此則九族惇敘庶明勵翼此言雖約然天下之平不出此道而已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是以脩不可以不愼而思不可以不永如漢文帝清心恭儉亦庶幾知脩其身矣而學以寡過爲足民以休息爲期是不思永也無愼獨正心之功是愼脩之未至也身脩思永者無他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其功始于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內省不疚無惡于志而其極至于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博厚高明悠久足以配天地

而覆載成物古之君子慎厥身脩則知其分内如此思安得而不永哉○文帝庶幾無言行之失然不免爲淺近之謀也○無言行安從出哉慎獨則無言行之失究其極非聖人不能修思永則允迪厥德矣庶明勵翼則謨明弼諧矣此即中庸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之意迪德非道立而何謨明非不惑而何惇敘九族即中庸之親親也皐陶意以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脩身則有以齊其家故九族惇敘能脩身齊家則有以勸賢而樂爲吾輔故庶明勵翼謨弼之所以無不明弼之所以無不諧者此也此此言雖約然天下之平不出此道而已○惇敘九族齊家以身也庶明勵翼勸賢以身也皆承脩身說中庸以脩身尊賢親親爲九經之要實本之此遠指天下茲指修身○中庸曰知遠之近即邇可遠遠之意知遠之近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也邇可遠脩其身而天下平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至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陳氏經曰禹皐同列之際或都或俞或吁或咈或如何無非眞情實意之所發有合於心則都之俞之不合則吁之咈之善之在人猶在已也故聞言而拜不爲諂善

之在已猶在人也故自言而先曰都不爲矜○自脩身而言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皆德之所當迪也自脩身而推知人則百官得其職安民則萬民遂其生皆務之所當先也此兩在字之意○脩身則庶明勵翼然又當知人脩身則邇可遠在茲然又當安民蓋庶明勵翼者言其感而已必人君自有知人之德然後能官人而盡賢材之用也邇可遠在茲者言其化而已所以遂其興起之心而使無一夫之不獲者又在安民之有道也○君道在知人安民知人然後能安民又其序也○知人安民一篇之體要然脩身

又二者之本也○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者言二者盡雖帝堯亦難能之也○知人則鑒別之明能使大小庶官各當其職以天下材治天下事于治何有必如是而後可以言知人此知人之所以難也安民則恩惠之廣能使親賢樂利各得其所民懷之而不能忘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安民此安民之所以難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言二者兼盡則雖有姦邪小人不足畏矣凡姦邪之所以害治者以人主不知其爲姦邪也苟誠知之雖驩兜未放有苗未竄共工未流彼安能肆其惡哉故深歎其難而不敢易

也○知人安民各爲一事各非易事帝堯失之共鯀
孔子失之宰予是知人有遺憾也博施濟衆堯舜猶
病諸是安民有遺憾也是各就其一欲滿吾心且不
易況咸若時乎○蓋亦有知好賢而不能官人者矣
是亦知人之未至也用之違其材置之非其所謂之
不能官人可也○何憂三句正見帝之時猶有是三
者豈非猶病于知人之難而民之受其害乎可以見
仁智功用之大而不易言矣○眞氏曰孔壬二字舊
說以爲甚佞而王荊公則訓爲包藏禍心蓋以壬爲
妊娠之妊而胡氏非之以爲荊公爲此訓將以腹誹

罪人也近復有祖其說者愚謂不若從舊爲長按孔
傳于舜典難壬人只云壬佞也于此孔壬只云甚佞
似爲簡徑而蔡傳每處加以包藏之義得非亦先入
於荊公之說乎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至彰厥有常吉哉蘇氏曰人
之難知如此然豈可畏其難而不求其說乎蓋亦以
九德求之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論其德則曰
斯德也有某事如稱人孝須言嘗有某事某事以知
其孝如稱人廉須言嘗有某事某事以知其廉載采
采者歷言之也○眞氏曰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

以德求之而已有德則爲君子無德則爲小人此知人之要也人之行凡有九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行事如何蓋德者事之本事者德之施徒曰有德而不見之事則德爲虛言矣此又知人之要也自寬而栗以下其目凡有九人之有德者克全而無偏然後爲成德觀其德之成與否而人材之優劣判矣此又知人之要也先儒謂自寬至彊皆所禀之性自栗至義乃學問之力此說得之然有德者又貴乎有常而不變若勉於暫不能持之久亦不足以言德矣是又知人之要也愚按丹朱之啓明共鯀之材人皆知之堯惟以德求之而知人之所不及知故以嚚訟知丹朱以靜言庸違象恭知共工以方命圮族知鯀信乎以德求之爲知人之要也○寬而栗寬洪者易失于疎闊栗嚴密也○柔而立柔而不立愿而不恭鮮不爲鄉愿之同流合汚闇然媚於世矣○愿信厚也恭者矜莊之意莊以持已則愿而不自失矣○亂治也有治才而敬畏此最不易得如霍光在武帝左右小心敬謹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即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者二十餘年可謂近之然光於敬其事之道蓋未盡也○擾與柔愿類而不同擾是爲人馴順無所乖戾

之意馴順而不果毅則爲婉婀軟美矣○簡易而有廉隅者中有主而外有守非徒簡也○簡不煩也不煩苛細瑣者又易至于無廉隅○剛而塞冀鉄以陽處父剛而不實知其不免剛健而篤實斯爲美也○剛以性言彊以志言塞以心言義以事言彊而義勇而合宜也○九箇而字與命夔典樂童語意不同蓋彼言教胄子欲其如此有以彼濟此之意此則成德之自然也○彰厥有常彰謂見于行而有可指之實即所謂采采也有常不變乃爲君子成而不彰有無未可知也彰而不常誠僞未可必也

日宣三德至庶績其凝既論知人之事因言官人之道日宣日嚴所謂有常也言人于九德之中設如有其三而能日宣之則三德彰而有常矣可使爲大夫而夙夜浚明有家有家大夫之事也設如有其六而能日嚴祗敬之則六德彰而有常矣可使爲諸侯而亮采有邦采者諸侯之事也言明其事于國中也此槩言人之德有不同而受任各有所宜如此下因言用人之道在于翕受敷施翕受者隨其德之多寡合而受之而不求其備也敷施者隨其職之大小布而用之而各當其材也此所謂能官人也官人者使九

德之人咸以所長而施于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則百僚皆以德交相師法百工皆及時以趨事而庶績其凝矣此能官人之效也五辰即四時蓋春則寅卯爲木辰夏則巳午爲火辰餘放此○上文言亦行有九德此節亦言其人之有德乃僅舉三德六德爲言者三六蓋以多寡之中見其餘八九者多之至六德則于多之內舉其中一二者寡之至三德則于寡之內舉其中中間四五不言可以下文總之曰九德咸事言人君兼收並蓄則士自一德以上皆無不得以自見者矣有未備者又交相師師孰不爲全德之士哉俊乂只是九德中人分大小而言不可以九德爲德俊乂爲材也咸事即在官但上言咸事者見九德在人雖未能皆備而在國家則兼得其用而參有其全矣下言在官者大材小材皆歸罷使而無遺棄于下爾○羣賢在朝則同官之僚皆同志之友以身則同道相益以事則同心共濟此所以師師惟時趨事自不容已也與○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唐虞皆若人也此其所以師師也○夫六德之多固三德之所少三德之有或六德者之所無彼以其

多寡有無相師而交益焉踐履相觀精神相感心術相示有者無所棄于無而無者不以忌乎有多者不以病乎少而少者樂其資于多無不切于反觀而憂其所不至非聖世羣賢合聚何以有此嗚呼盛哉○宣明其三嚴敬其六皆以已成之德言曰宣曰嚴只見其有常爾非進其未至之意

無教逸欲有邦至天工人其代之上行下效謂之教言天子不可啓逸欲之門使有邦效之當兢兢業業無時而不戒謹恐懼蓋天子以一身而總萬務一日二日之至淺則有萬幾之多幾者事之微也治亂得失吉凶禍福之所由分而未形故非常人之所能豫見及其著也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不謂之萬事而謂之萬幾見其朕兆所伏繫于人主之一心常兢兢業業察于未然圖難于其易爲大于其細猶恐不及況可得而縱欲乎又言無曠庶官曠空也非無其人之爲曠非其人之爲曠也蓋天工人其代之爾而可曠乎一官曠一事闕矣天工說見舜典次節卽天工人代之目知人安民實非判然二事能知人則代天工有人而可以安民矣○君源也臣流也故言用人而先嚴諸君身蓋皐陶論知人安民一一根本修身

故于知人中及于兢兢業業安民中詳于寅恭懋勉論治道何嘗離得君身也○萬幾二字後人習用而莫知其理此唐虞君臣之微指也當就心上說不當就事上說○人君有四海之廣臨億兆之衆事之日關聽覽者雖有限而幾之隨事而生者實無窮則耳目之所不及心思之所不到識慮之所不先而爲吉凶禍福之所隱伏者寧無有萬其多乎曰萬幾者言其事之萌兆雖在天下而其主宰實在君心故不可不兢兢業業聖人恒先事戒愼故明常炳于幾先而無不及事之悔也

天敘有典至政事懋哉懋哉程子曰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張子曰生有先後所以爲天敘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旣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有自然之常倫故謂之天敘典敘于天本至厚也因物有遷而厚者薄矣勑而正之使益厚者君也是五者之間其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便各有自然之節文此乃天之所秩而非人之所強爲本有常也但人不能不失其常脩之以一道德同風俗使禮行

于上下而有常者君也故言勑我自我以見其責在上而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一德一心則教化行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五禮說者不同舜典五禮既以爲吉凶軍賓嘉則此處豈宜異解且曰五禮曰五服曰五刑必從古來有其目矣吉凶等五者之禮不出人倫中相接之節文也○衷即與禮惇其不惇庸其不庸即是和乃還其所固有而非強其所本無也○有教化不能無勸懲故典禮之後遂說命討君道只有此兩事而已○天命有德謂有德者天之所眷命人君代天以命有德則有五服

以章之五服五等者公侯伯子男而王朝之公卿大夫與侯國之卿大夫亦各有命數視以爲差等經言五服則爵位在其中矣凡此乃天之所以命有德所加非人是違天矣刑所以奉天討而非君之威也天之所討而五刑不用是違天也五刑雖用而不當其罪非天討也天之所討五刑用焉乃可謂之代天討○命德討罪二者乃君之政事不可不勉勉則當否則僭重言勉哉見不可不慎之至也○三代而下願治之君懋于政事者有之和衷者誰歟惇庸師道也命討君道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至敬哉有土上言君之教化政事皆主于奉天此言天之聰明明威皆主于民心蓋自古論君道則本于天論天則主于民後世聖學失傳古治不復者只由此理不明而已○莫聰明于天而非有視聽也民所共見而共聞者天之聰明也莫明畏于天而非有好惡也民所共予而共棄者天之明畏也張子曰天無心皆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于衆心所同卽是義理總之則便是天故曰天曰帝皆民之情然也按如此則果何有上下之間乎故有土者當敬之敬之無一日之敢怠惇典庸

禮寅恭形于教化之實而不敢拂乎民之性命德討罪懋勉見于政事之施而不敢違乎民之公不以民視民而以天視民則安民之道豈容有不盡者哉

皐陶曰朕言惠至思曰贊贊襄哉曰惠可底行乃皐陶爲謙辭以望帝之行謂其言不悖可見諸施行云爾禹俞之曰乃言底可績蓋行汝知人之言則師師其凝之績可致行汝安民之言則和衷政事之績可致績字對行字說皐陶謂可施行而已未敢計功也因禹許以可績故又曰予未敢知績也惟以底行之實思日贊成于帝而已

二典紀堯舜之事三謨紀禹皐之言序書者之微意也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欲求湯之所聞與禹皐陶之所見而知者舍是書何以哉○禹陳謨則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則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皐陶陳謨則曰脩身知人安民其論知人則九德咸事百僚師師論安民則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可以見古人之學矣可以見古人之用矣

益稷

序云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朱子曰此是三篇之序第一句說皐陶謨第二句說大禹謨第三句說益稷皐益之間語勢亦相連孔壁中析為三篇故其序如此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至皐陶曰俞師汝昌言亦字昌言字要玩味帝有味于皐陶之言謂知人安民其理大其旨遠切于身關于治乃昌言也汝亦昌言者因皐陶而又願有聞于禹此帝好善無窮之心也禹聞帝言歎美此心謂皐陶言已至我復何所言乎欲使帝重皐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此句包皐陶謨一篇

意因言予思日孜孜蓋艱難易忘成功難保孜孜者不忘所有事之謂也誠使君臣上下能日孜孜矣則無待于言可也此句包益稷一篇意皐陶問孜孜者何如而禹所答皆往事不言今日孜孜之事而皐陶已深契之蓋禹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凡皆孜孜之效也成功之難如此其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治于無窮者豈待辭之畢哉雖不陳謨而實陳謨之大者故皐陶以爲昌言而欲師法之也○張甬川曰夫憂勤惕勵之心常存而不懈乃聖之所以聖然與其托之言辭不若指其行事之親切而尤足以動人也故禹之昌言不過自陳其曰孜孜者而皐陶曰師汝昌言則深有以知禹之心矣○許氏曰四載蔡傳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楯山乘樏此從古注說陸德明曰輴丑倫反樏力追反疏曰史記河渠書泥行蹈橇音蕝山行即橋丘遥反徐廣注橋一作輂几玉反尸子云泥行乘蕝漢溝洫志泥行乘毳與橇同山則梮居足反如淳謂毳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韋昭謂梮木器也如今轝牀人轝以行又按夏本紀泥行乘橇山行乘檋然則輴與橇毳蕝爲一物板置泥上也樏與橋輂檋梮爲一物木牀人轝以行也○隨山者洪水滔天

之時以山爲道路相視高下因以爲治水之經紀也
刋木槎木以通道也益佐禹治水此刋木奏鮮食皆
益佐禹爲之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是
也血食曰鮮鮮食山澤所獲也此一節禹功之始也
濬者治而深之之謂一耦之伐廣尺深尺曰畝倍畝
曰遂畝注于遂遂注于溝溝注于洫洫倍皆如之洫注
于澮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注于川言畝澮而不及
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
注于海次濬畝澮之水使各通于川暨稷播當一讀
謂隨禹功所施之處便行播種非待水土盡平也穀
食曰艱言得之艱也兼奏鮮食以穀食尚艱也九川
治而後畝澮治而後百穀可播艱食可奏
此一節禹功之中也懋遷者懋勉其民徙有于無交
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懋遷有無正司空之事故
不煩暨稷此不蒙暨稷之文也米食曰粒乃粒所謂
五穀熟而民人育也萬邦指侯國不指民後言十二
師五長各迪有功即作乂也此一節禹功之終也鮮
食于水土未平民未粒食之時艱食于水平播種之
初粒食于水患悉平民得播植之後禹功凡有三節
中間一節又其大者朱子謂一篇禹貢只此二句三

言民食以民食爲急也曰乃粒見其難也○暨益暨稷是禹不自有其功而與益稷同之不矜不伐乃在於此○溝澮田間水道旱則藉其容水潦則欲其泄水而以川爲脉絡者也旱阻而川水不入潦淫而畎澮水不出皆田之患也川以海爲都者也不距于海則有侵畎澮之分犯陵陸之位者矣距海者距海距川者距川血脉流通如一身焉○禹自言濬畎澮孔子亦稱其盡力乎溝洫蓋此一事禹經營之力實多商人之助周人之徹因而本之所以爲萬世永賴也田功莫大于正經界備旱潦此等大綱領皆定于禹至于中公外私九一而助則法制品節因是而加詳云爾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此論當時之弊爾若禹之貢法則豈有不善哉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至天其申命用休林氏曰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洪水之時天下可謂多難矣君臣相與焦勞以拯天下之饑溺乃克有濟使安于無難則將忘其所可戒而危亂自此始故禹之陳謨蔽以一言曰愼乃在位○勤乃有事臣之孜孜也愼乃在位帝之孜孜也○夏氏曰安汝止而下皆謹在位之事○眞氏曰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

若其膠膠擾擾將爲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
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趙岐語北辰惟居其所故能爲
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爲庶事之樞紐
按眞氏之說似偏于靜止之義蔡傳得之○事理之
在人心有動有靜靜則未形也動則已形也惟動而
未形在于有無之間者是之謂幾近則公私邪正遠
則廢興存亡只于此着破便幹轉了便自物物有定
止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幾動不差然後有討安
穩處康是事理之至當人心穩愜處也○省其事之
安如曾子三省之省是當下便省非事過而後省也

○此三言禹之心學也○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
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
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朱子曰本
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
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
事吉凶之兆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
幽也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今
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安汝止也幾則此所謂惟
幾者也幾在誠神之間誠無不照者聖人之所以應

無不神也幾無不研者學者之所以動無不當也寂然不動安其止也感而遂通物各付物止之各于其所亦安其止也寂而感感而寂無在而不安其止焉○止以理言安以心言若何而能安曰無欲則靜虛動直○禹曰安汝止伊尹曰欽厥止詩曰於緝熙敬止易曰艮其止孔門曰知止聖學相承之微旨也○周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注云各止其所○程子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其弼直謂心有非幾則格其非事有未當則正

覆歎詠以見其義之重而禹即然之其亦深有感于帝之言矣○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而以善相輔古之人有師其臣者矣有友其臣者矣君臣之分實兼師友之義此臣之所以爲鄰也後世不知此義故有下其臣而以崇高富貴自尊踈其臣而與左右近習爲密者矣臣之不鄰此后之所以多辟也與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至汝聽此言臣所以爲鄰之義也鄰之爲言近而有助也易曰不富以其鄰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以居之鄰取親助之義也上文曰臣哉鄰哉疑其義亦如是矣而帝不但然也乃曰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作朕股肱耳目語親助之至孰有如股肱耳目之爲用於腹心者乎以是言鄭而知帝之所以待其臣者眞望以一體相須非姑曰畧堂陛之嚴取形迹之資而已○左右有民宣力四方以作股肱而言觀古人之象聞五聲八音以作耳目而言○左右有民扶持而相導之也宣力四方宣布勞來經營四方也人之左右有事者手運奔四方者足因取作股肱之義故如此立言王氏指屬契稷皐陶夷夔亦不過明其意爾時說徑以宣力屬養謬矣下明聽分屬禮樂雖舊說並然但章服特禮中之一事亦未可謂足盡禮

也日月星辰無不照臨天子之象也故天子十二章自日月以下山出雲雨生萬物龍行天而澤物皆君德也然所主有方所及有限公侯之象也故公九章自山以下周升龍于山則九章自龍以下其餘物象各有所取德有崇卑故數有多寡位稱其德德稱其服故因以爲侯伯子男卿大夫士降殺之等衣繪裳繡者繪輕清而上浮象天繡有質而下綴象地也彰施兼繪繡言采與色一也指物言之曰采指施于繪者非謂明其禮意也楊龜山曰衣服以章有德五服五章也汝明

五聲或非其稱不明孰甚焉古之正樂者先定律故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聲音之道與政通予將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治之得失而其本又在出納之五言汝當爲我聽而知其聲與政治之得失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當作一句○觀古人之象以制章服播五言于八音以察治忽二者想舜當時之所正有事者故詳言其意而付其明聽之責于禹也服章之象想上古有之而未備故舜采取其意定其繪于衣其繡于裳不然則何待詳言之邪五言蓋即九敘之歌太史之所采而韶樂之所以作也于時正將以播之樂而治忽于是察焉故因以命禹夫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樂者極治之所成太和之所生也而又何治忽之察邪此不知治忽無常成壞相倚一念之怠一事之不終而忽之端即由是兆矣非聖人孰能察之于微而謹之于始也哉

許氏曰宗彝宗廟之尊彝也有六彝虎雞各居其一虎取其義雞取其智會彝于衣則取其孝也又曰唐虞之禮不可攷今凡言禮者皆周禮爾皐謨五服與五刑對言主于諸侯卿大夫士而言之益

稷十二章則兼上下言之也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衣服皆以其命數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衣服皆視其命數鄭氏推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享先王衮冕享先公饗射鷩冕祀四望山川毳冕祭社稷五祀希冕羣小祀玄冕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自玄冕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說者謂周登三辰于旂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旂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邪豈有王者象三辰之明歷代皆飾于衣周人獨飾于旂有何意乎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鄭氏曰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衮以象天周制實然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章之理乎○今朝祭之服臣下無章常服有章而非古如欲復古舍虞書何法焉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作股肱耳目者臣也主股肱耳目之用者君也君之主宰有違則

臣當弼正之臣盡其直則君免于違一體之義固如是也若遠小嫌而難相違拂姑面從而退有後言則不直矣不直非臣之所以爲鄰也故戒之而曰當敬爾股肱耳目四鄰之職夫股肱耳目之爲心用豈有所勉而後誠耶○孫氏曰聖人不以無違自處而以有違求弼不居其聖也○林氏曰舜大聖人豈有違待于弼禹亦大聖人豈有面從後言而尤以爲儆戒所以爲聖○呂氏曰舜非有慊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未至而致人之後言禹之于君又豈有不盡之言哉聖人畏敬無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之切如此○按四鄰蔡傳無明解孔傳以爲前後左右之臣正義本之伏生以爲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以意言初無確據細玩上下文意首曰臣哉鄰哉即繼之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則四鄰正指股肱耳目而言矣此于經有據而人自不察左右前後非止一人惟作股肱耳目既于經有據又見四鄰之責在禹一身尤得舜所以深責之禹之意

庶頑讒說至否則威之上文既以弼直之義深責之禹此又欲禹推廣弼直之義董正諸臣謂諸有不忠不直爲頑與讒說不在此弼直之義者當有以處之

○侯以明之益射以觀德于是使賢不肖無所遁其實而生其恥心爾蔡氏謂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夫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帝先已洞燭之矣豈待射侯而始明其果否乎○撻記書識詳察傳欲並生哉者益盛世人皆爲善而爲惡者無以自容非誅殺即流竄能全其生者寡矣故用此以激勵而教之使知遷善改過庶幾得並生于天地之間也○言之出納有二有詩歌之言出納五言是也有敷奏之言龍之所典是也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舊說亦有指爲樂教者益以納言爲五言而颺之爲開發其善心侯明撻記之嚴而樂節雍容涵養于後無非教也蔡傳謂此龍之所典而命伯禹總之則不如此說矣朱子嘗言此須是當時有此制度今不能知又不當杜撰只得置之也○付其言于龍使不得行其讒以害政付其人于禹使有以革其讒而爲忠也

帝光天之下至日奏罔功禹不盡然帝之言而又廣帝之意益君道在于脩德進賢得其道則頑讒不足慮失其道則豈特頑讒爲可慮喫緊之意在此○以今日之治化爲已足而不加脩賢者之所以不來以在位之臣鄰爲可賴而不旁求頑讒之所以可慮誠

使帝德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無不被其澤則萬邦黎獻皆帝之臣惟帝是舉而用之耳既舉而來于是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試以功而考其實錫以車服而旌其庸夫衆賢盈于朝則相觀者慕誰敢不讓哉勸懲明于上則不及者恥誰敢不敬應哉○帝德遠著而賢者無不感慕興起惟帝所用則所以處乎頑讒者當自有道而不在乎威也○庶朱子云此試字之誤按左傳趙襄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正作試字○讓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悅慕之意新而矜高之志屈誠服人之善而推遜之也敬應者修德舉賢帝之心也課功覈實帝之待賢之典也有職者勤于職無職者勤于德以求不負乎上而答其陶成之意也誰敢字謂帝之待人如此則人之感化響應自不容已使有不然則是自棄于陶鎔也而誰敢哉

無若丹朱傲至方施象刑惟明欲帝戒丹朱者丹朱若賢則宜世堯之天下者也惟不克負荷而堯以天下與舜是舜今日之所居即丹朱之所失而不可不以爲戒丹朱之惡多矣而其長惡之源曰傲而已由傲而慢游是好傲虐是作聖狂分于一念若帝以今

日之治化爲已足而不加修無亦自滿而亢之萌乎予創若時以下亦思日孜孜之意看來創若時只管到治水下面疆理經理兩事重在各廸有功上乃爲苗頑不即工說起然經理又因于疆理非兩事也荒度土功即隨山刊木決九川濬畎澮諸事弼成五服二句禹貢甸服五節即其事也主之者帝而分畫之者禹故曰弼成至于二字要玩聖人制此服數豈爲觀美其分畫所及皆德教所施法制禁令之所行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四百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鄭玄謂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者非十二師者每州各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也孔氏以師爲人工之數者非或以十二師即十二牧亦非周官曰外有州牧侯伯師即侯伯也外薄四海謂五服之外蕃夷之地每方又各建五人以爲之長如漢西域都護之意各廸有功即篇首所謂作乂也苗頑不即工朱子以爲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不動金氏曰十二師五長各廸有功而獨苗頑不即工則苗之頑又有大于庶頑讒說者庶頑之讒轉移之機尚在我苗民之頑爲中國患而轉移之機有未易致力者故禹尤欲以苗爲念蓋意在于德化也帝以汝之功敘既已

如此而猶有梗化如苗者則是德教之所不能加而必俟于威之而始畏文告之所不能諭而有待于懲之而後服利用刑人斯其時也故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矣古之刑官蠻夷猾夏兼在所治故使皐陶繼禹以有事焉不知當時象刑之施何如觀曰惟明則是分別其人之逆順惡之大小情之輕重咸當其罪蓋不即工者非一人也皐陶治以法意其國猶執送一二罪人就逮以自解及欲治其首惡然後彼不服而命禹征之或言象刑非施之苗明刑于此而苗自服爾夫苗不即工皐陶不能問其罪乃殺吾人以恐脅之可謂拙于計矣

夔曰戛擊鳴球至鳳來儀此與上不相蒙非一時之言此章夔言作樂之效乃史官載之以結典謨之終蓋功成樂作帝者致治之盛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即此說以證此章及儀禮皆無不合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咏歌之聲所謂歌者在上也鏞大鍾特縣者以上皆在堂下以間者此衆樂與堂上之樂更代而間作所謂匏竹在下也古文簡質下之一字別管鼗等爲堂下之樂即知歌者在上矣觀曰以詠即知石絲輕清之音按歌調矣觀

曰以間則知堂上堂下更代而間作矣升歌之時降神之始故言祖考來格非但以祖考尊神故言于堂上也虞賓與羣后在廷本是堂下之人何爲不言于堂下而言之于此亦是升歌之後上下肅雝如或享之虞賓羣后對越相讓益亦記其實爾鳥獸之感須在人後踰踰可見元自在廷亦非以其微物故下之也至于鳳凰非常須是樂成之後正可偶一暫至初非聞樂即來故須繫于九成之下亦非以尊異靈瑞故別言之也○以詠言以人聲爲主也漢人獨上歌不以篪絃亂人聲欲在位徧聞之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嗚呼知此則知虞之以詠之時所以羣后德讓者矣○管如遂併兩管而吹之長尺有二寸今以爲簫非也○合止是每一奏之合止至今猶然若金聲玉振則是特鍾特磬全樂首尾用之中間不用中間奏者是編鍾編磬特鍾此所謂鏞也特磬此鳴球也○許氏曰樂有四節曰升歌曰笙入曰間歌曰合樂升歌者工升自西階歌其詩是也笙入者工以笙入于堂下奏其詩是也間歌者堂上歌某詩堂下笙某

詩一歌一笙相間而作也合樂者堂上堂下之樂並作也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通之爲十二而謂之九成者升歌笙入共爲三成也葢間歌合而言之爲三終分而言之爲六終與升歌笙入同也是六終乃爲三成合樂三終則六終具其中矣故謂之三成○又曰書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葢詠時擊磬拊琴瑟也此是說升歌三殷言下管鼗鼓笙鏞以間葢間時奏笙堂下而隨之管鼗鼓鏞也此是說間歌三成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是說合樂三成

合樂圖

堂上樂	堂下樂	升歌三終	笙入三終
磬書鳴球也	鞉	一歌	一笙
	鼓	二歌	二笙
		三歌	三笙
琴	管	間歌一歌一笙相間而作共三終	
		一歌	一笙
	鏞	二歌	二笙
瑟	笙	三歌	三笙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王氏炎曰

此又自爲一節舜禹之議論既載於前夔之作樂所以形容治功之成故以其言次之於後亦非一日之言史臣比而書之爾○孫氏曰前先言祖考虞賓羣后而後及鳥獸以貴賤爲序也此先言鳥獸而後及庶尹以難易爲序也

帝庸作歌至帝拜曰俞往欽哉此童所記與上文亦不相蒙孔氏謂帝用庶尹允諧之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者非是○天命所謂聰明明威也傳中治亂安危相爲倚伏正言其無常而不可不勑戒之意非指治亂爲天命也時以天言幾以人言無時而不戒勑者常謹未然之防所謂日監在茲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也無事而不戒勑者常防未萌之欲所謂察微知著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也○人之形視聽呼吸皆在元首作而行之則在股肱故君謂之元首臣謂之股肱喜哉對惰字看股肱不喜則元首不起輔佐不力雖賢主不能獨運以成功○新安陳氏曰歌之序意在於戒天命而謹時幾歌之所謂喜喜於乘時圖幾也所謂起起而乘時圖幾之效驗也君臣能如此庶可戒勑天命而永保之矣○王氏曰皐陶以爲人君不必下侵臣職以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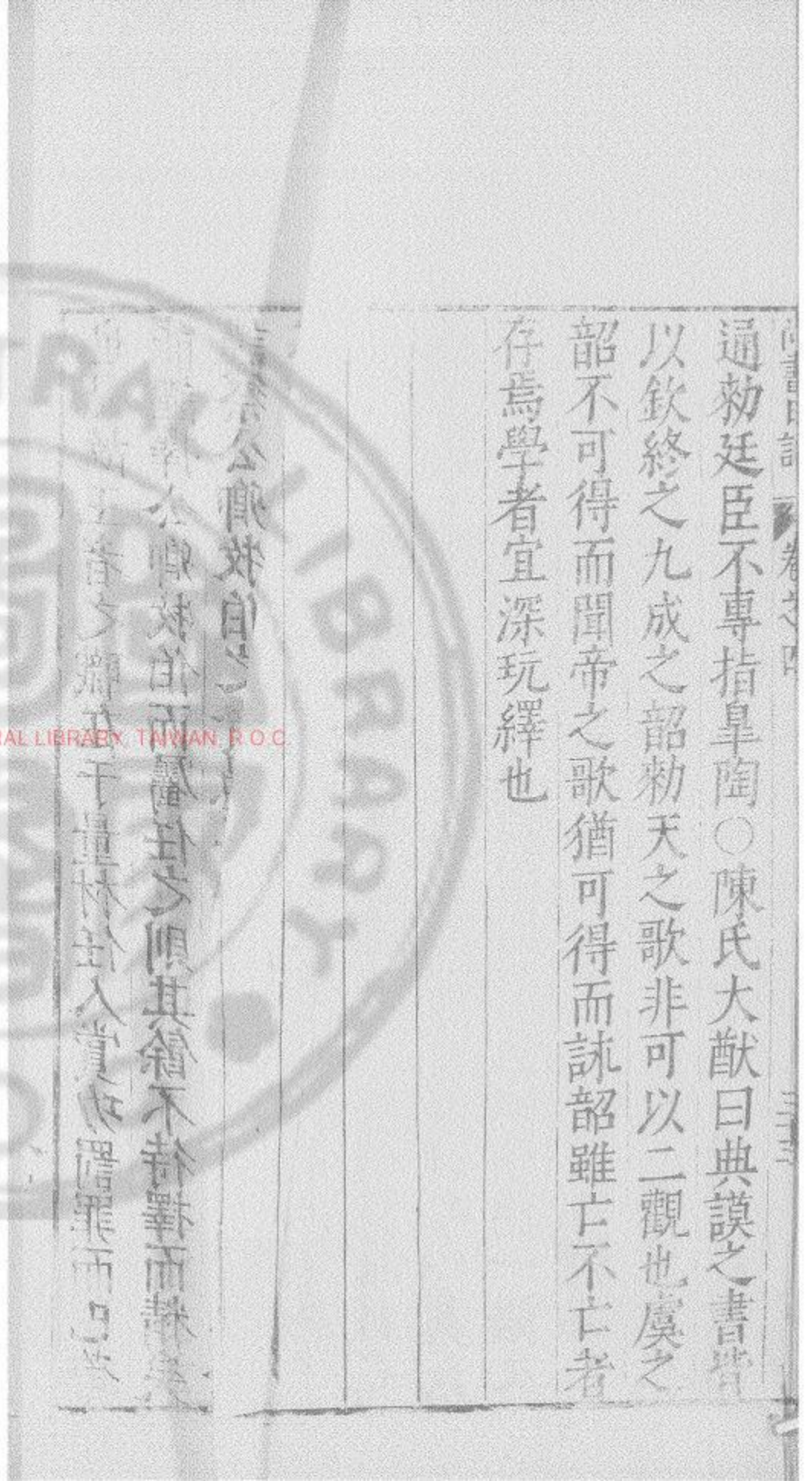
事功但委任而責成功爾率作興事者分職授任如咎命二十二人是也屢省乃成則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是也能如是則可謂之明君明則臣不敢欺而思盡其職庶事自各就緒矣苟爲不然而欲下侵衆職則元首叢挫而股肱懈怠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辦哉萬事之墮固其宜矣○興事卽所謂喜也皐陶謂此在人君率作之○樂于興事者易至于紛更信哉言乎○愼乃憲只率作中事○屢省屢字要見以時舉行之意○賡者依帝之歌而續之也載成也帝以爲在于股肱之喜皐陶以爲在元首之明是成其義也○范氏淳夫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與皐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于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是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皐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爲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爲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

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司馬氏曰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

也是故王者之職在于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按明良康哉之義范馬二公之論至矣蔡傳不載故備錄之○真氏曰帝之歌本爲勑天命而作君臣倡和乃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勑天命也後之人主宜深體焉○

俞者納皐陶所陳也管上率作至墮哉一邊意往欽哉者申已所望也管上勑天至熙哉一邊意往欽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日記卷之五

金壇王樵著　門人平陽蔡立身校

夏書

禹貢

書序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孔氏曰分其圻界刊其木深其流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金氏曰夏史敘禹平水土之功總以貢名誠其成也每州有賦有貢有篚而貢則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故以爲名禹貢敘水土之事在唐虞之際禹謨序功謨之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在有虞之時舊皆名夏書以夏史之所述也夫子定書升禹謨于虞書以著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于夏書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也○許氏曰禹貢專爲紀治水之成功而併及貢賦之數故九州紀水道土色田賦之等貢物貢道爲詳餘皆或見或不見古史言簡而意密則又有言外之意惟冀梁雍言山獨詳諸州不言者天下之勢西北高而多山故也徐雖言山乃蒙羽之小者又止言藝則不專主于導山冀青梁不言澤者冀梁多山而地峻青邊海而水易洩故二州無澤也雍雖多山而豬野在其西北之偏黃河之外地形稍下故有之也揚荆豫梁不言原隰者諸州有大澤者無原隰有原隰者無澤揚州彭蠡太湖其浸甚大荆州雲夢闊數百里豫之滎波菏澤孟豬皆巨浸則原隰之地固少矣兗徐雍二者皆有者兗止言宜桑之土耳而雍則豬野在河外原隰在河內相去甚遠惟徐之東原不同東原地甚卑常有水患雖曰原其實下濕謂居泲之東而稍高爾梁州二者皆無者爲多山而下不足豬水且無曠平之地也梁雍無篚者多山之地惟出獸皮而所織爲罽不假于篚也兗荆豫不言夷者凡地接于山海邊陲之地則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夷豫居天下之中荆雖居于南而禹貢之地不踰嶺兖雖在東北而其東南則接青徐西北皆冀境故三州無夷也兖徐揚獨言草木者三州在東方皆河淮江之下流被水特甚草木不生今水既洩而生草木故特書此以表地平也至于冀之不言境域及貢篚則傳已言之矣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敷分也敷土序所謂別九州也分州始于黃帝葢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則山川爲之限隔風氣爲之不通民生爲之異俗聖人因其自然而分之厥後唐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亦此意也計九州之來久矣而云禹別者杜佑所謂堯遭洪水而天下分絕使禹治之還爲九州是也隨山刊木者水之源必出于山水之勢必因于山山之脉絡即水之經紀也故禹之治水必隨山之勢以爲施工之序導岍四節即隨山之事也某山至于某山所謂山勢也某水所出某水所經某所當何如施工所謂相其便宜也隨山刊木是二事隨山以相度刊木以通道路而後水工可興也奠高山大川者奠定也禮定器于地通名爲奠高山如岱華荆衡之類大川如河淮泲黑

水之類定之以別州境而爲治水之紀綱如兗之泲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或界以山或界以川或表其二面或表其三面鄭樵謂州國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泲河之兗州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斯言得之矣

冀州正義曰冀州不言疆界以餘州所至可知兗州云泲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金氏曰冀爲帝都故爲九州之首不言所至春秋王者無外之意也○按冀有疆界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是也諸州貢道皆言達河則冀之疆界雖不言而隱然如披圖而見其爲天下所輻輳矣此古史之妙也

古今論建都者以形勢則言關中以土中則言洛陽以諸方水道所輳東南之都會財賦所出則言建康以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則言武昌皆各就一方而言其所長未有及天下之大形勢以六合爲一家以山河爲一體而

廓然無復疆界之見者此惟堯舜之冀州爲然黃河三面環繞華山從中而聳于右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去爲泰山聳于左爲龍淮南諸山是爲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此朱子之說也以論冀州形勢之善愚謂此非形勢之說也惟天地以爲量者能當之而向之所論者皆不足道矣

既載壺口經始治之謂之載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荊從荊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冀而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冀雍之交夾河而南皆山也壺口蓋受河之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憲約云以有南屈故稱北屈慈州春秋晉州之屈邑禹貢壺口山在焉）治之所以殺河勢也蓋河自積石北行出塞外阻陰山乃折而東行凡二千里又折而南流壺口當其南下之衝此禹冀州之功所以于是而經始也

朱子曰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極好細看令人說禹治水始

于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壅塞又下面水未有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某嘗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蓋河患惟兗爲甚兗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決潰常必在此故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禹之治水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此書多句爲文而尤嚴于一字之用其條理精密而義例可推固不待窮引曲證而後通學者當玩索而得之○林氏曰洪水泛濫其始必相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其首尾本末大槩相應下文所紀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敘九州但各記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工之曲折非謂先治一州之水既畢更治一州也

治梁及岐金氏曰梁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北呂不韋謂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水經注謂呂梁之山鉅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動天地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岐狐岐山也在今汾州介休縣勝

水所出統爲西山古河逕之險阨治二山以廣河道也舊說雍之梁岐者非九州凡山之言治者或水道之衝有疏闢之功也或表山以該水土也言藝者翦其蓊鬱與民種藝也傳所謂以啓山林也言旅者祭之以爲其州之鎭望記所謂取材出雲爲雨者也既脩太原至于岳陽因舊治之曰脩記曰禹能脩鯀之功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霍山也山南曰陽蔡氏謂汾水出于太原經于太岳此爲導汾水然禹經理水土濬畎澮畫井疆物土宜凡事蓋並手皆作不獨汾也岳陽堯之所都事以河爲急帝都爲重此其序也○楊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帝都所在故曰脩以見畿甸之中畎澮井疆無不治也主汾以見山川之護環帶左右無不平也○河北有鯀堤蓋鯀之治河也障之所以害愈甚而功不成若太原岳陽諸處則鯀非無可因之功故禹因而修之若夫載壺口治梁岐疏九河則皆禹之獨智而無所因所謂順而導之而不以障遏爲事者也及字至字亦當有別有所包謂之至曰及無所包矣○朱子曰凡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觀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

難易與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金氏曰覃懷地名太行爲河北脊其山脊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地始平廣田皆腴美俗謂小江南古覃懷也卽今懷州其地亦有懷水入河衡漳卽今漳河有兩原一出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者曰清漳一出潞州長子縣發鳩山者曰濁漳沈存中謂凡二水合流而有文者皆名漳正義曰衡卽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曰衡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初濁漳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河河徙後漳自入海

厥土惟白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壤桑土無塊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孔氏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正義曰賦者稅斂之名往者洪水爲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因九州差爲九等上上是第一也錯是間雜之義上上之下卽次上中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爲正稅俱什一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强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

少也是計人功多少總計以定差冀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錯上中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中下下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也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朱子曰常出者爲正間出者爲錯錯在上上之下則間出等二等也賦有九等此乃計九州歲入多寡相較以爲之等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皆用什一賦入既有常數而又有間出他等之時者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然則雖夏法亦未嘗不通也林氏曰三代取民既不出什一而有九等之差者九州地有廣狹民有多寡其賦入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爲準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乃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并與場圃園田漆

林之類而征之蓋兼土賦而言賦非盡出于田也故以賦屬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內無事于貢篚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恒水出恒山北谷合于滹而入易衛水出眞定府靈壽縣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從從其道也今滹沱河實出恒山諸谷衛水與之合流大陸爾雅在九藪之數今邢州鉅鹿猶有廣阿澤唐杜佑李吉甫謂今邢趙深三州皆大陸之地蓋古河本穿西山之麓以北流既出枯洚西山勢斷地勢平廣春上諸水鍾匯爲藪河泛溢又盤洄其間是爲大陸作者言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地遠可以緩治大陸地平而近河難以急治故成功在田賦之後

魏太常曰大地之脈咸祖昆侖而南北二絡最大北絡發于昆侖之陰折而東行其背爲北狄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東夷東夷氣散而弱甚爲不侵不叛之臣北狄廣漠萬里龍氣粗頑其性殺伐陰山橫亘千餘里固天所以限塞夷也控御北垂至爲要害南面爲中國其中結爲冀都其左結爲燕京冀都則恒山祖脈若從天降下爲平陽而大河三面環之以絕龍氣天文北極不動而衆星共

焉冀都正北南面以臨天下上應微垣此第一都會也堯舜禹由是興焉北絡極于幽燕而大河至此入海與鴨緑江會東夷爲其下沙此山水一大交會也其北崇岡千疊而其前平夷數千里泰山聳于南誠　國家萬年之基也但河徙而南氣不交固今其勢且北而以害于漕河則障之使南且　國家北都燕而遠漕江南之粟民力易罷地則有遺利矣以漕河故多逆水性大河淮沛皆拂經是于天時人事無乃有未盡乎○又曰淮小于江不啻倍蓰而吞大河豈待智者決其爲患河北有鯀隄而無禹隄後世師鯀而不師禹河患何時而平也海運期期毋講上策莫若脩虞集故事其次法唐宋轉般　國家設淮徐臨德通五倉遺意猶存在得其人以脩舉焉耳○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于是引漳水溉鄴而河內以富一漳水也史起能用之以富魏之河內于井法廢壞之後而況在神禹衡漳底績之時乎唐元和中韓重華開營田于代北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

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于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自有屯田以來未有得利如此者也彼時沿邊之地多爲藩鎮所專而興農之效猶若此況全盛之世舉全冀之膏壤而甸焉如所謂太原岳陽之脩覃懷之致功大陸之作者乎宋時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由此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實邊廩而限戎馬蓋宋失燕薊以內地爲邊故防塘濼以設險亦因以溉田而積穀今塘濼或不必盡如宋時而所謂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以興農而制虜者則歷世不刊之長策也因魏太常之論舉此三端以見幽冀農政可興地利可盡古治可復之效○元泰定中虞集爲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青齊舊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請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人之

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丘文莊公曰集此策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海運不至謀國者思集之言于是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亦已晚矣嘗聞爲海田者必築隄岸以攔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今由白河以至灤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溉不多請于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于沮洳盡處築爲長隄隨處各爲水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洩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于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利而官亦賴其用矣按此法不但沿海可行今京師西山稻田皆引泉以溉灌用江南種法樵昔爲行人使大同問所食稻云來自代州則知北方但地平廣有水泉可引處皆可種稻周官設稻人掌稼下地蓋爲此也北齊嵇曾開幽州督亢舊

陂歲收粟數十萬石此等處甚多○漢史稱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及考其事則皆勞來循行課耕桑爲民興利廣溉灌益墾田畝積有餘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所謂所居民富者也吏治有實效未有如漢者誠得　朝廷加意興舉豈無若人者出即北方地盡闢民盡富歲漕不復仰給東南可也又何虞集之事之足云島夷皮服金氏曰島夷海島之夷冀東北邊之國如遼瀋朝鮮之地不附庸于青而徑屬于冀者也其貢皮服爾雅所謂東北方之文皮者

夾右碣石入于河孔氏曰碣石海畔山漢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蘇氏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掖也朱子曰碣石山負海當河之衝自海道夾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達帝都也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冀實帝都亦曰入河者爲北境絕遠者言之以明海道亦可至也愚按後人指此爲海運之證殊非其實此貢道不過在冀本州又不過本州東北方之一道他州初無預焉何得指爲海運之證杜甫詩有雲帆轉遼海杭

稻來東吳之句此疑隋唐征遼之役間或有之未嘗
爲常運之道也以海運爲常起于胡元彼胡也秦越
吾民而虐用之無足怪者柰何中國而欲效之乎
沛河惟兗州孔氏曰東南據沛西北距河按據沛者
非止于沛且跨而過之距河者未至于河但以河爲
表識也餘州凡言據距者放此○林氏曰自兗而下
八州皆以高山大川定逐州之疆界序所謂別九州
篇首所謂奠高山大川也鄭樵謂禹貢以地名州爲
萬代地理家成憲按沛即沇水出王屋山既東爲沛
入海者也其從水從齊者自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

入泜非四瀆之水俗誤以沛爲濟
九河既道按爾雅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
四胡蘇五簡六潔七鉤盤八鬲津九朱子注孟子亦
引之又楚辭集註云禹治河至兗州分爲九道以殺
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
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蔡傳合簡潔爲一
而謂經流在外殊誤今南皮縣明有潔河未聞與簡
河爲一也○按九河在今滄瀛景德之間或者求于
此而不得則以爲淪入于海殊不知河昔北流故分
爲九河自周定王五年河道既改則九河漸湮乃必

然之理豈得經流既息而枝流仍在乎縱非海水淪沒其故迹亦豈可得而復求乎大率河底常高今于開封境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餘夏秋亦不過二丈餘水行地上初無長江之淵深故自古瀕河之地每有異常之水河必驟盈盈則決每決必瀰漫橫流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岸數年之後下流淤塞則中流河底又以漸而高而河又不容于不徙矣既徙之後則其丈餘深之故槽風填沙塞復爲平陸無足怪者此九河之故迹所以不可復尋也今慶雲縣尚有古黃河廣可三里許兩岸隄皆高丈餘居人歷歷能道之慶雲距滄州百四十里距天津三百餘里九河非海湮其理明甚○順其道謂禹新開之道也益河源只一派禹因其勢浩大又乘高而來至兗卑下之地爲害尤甚故開八條以洩其怒逶原一條而謂之九此兗州最大之水也蔡傳謂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此實妙理長江萬里吞納百川不聞潰決者以兩岸有山以爲之限也惟河自大伾以下行于平地河勢悍猛而平地土疏非隄防所能捍禦故百川惟一而河有九其到此而不得不分者乃理勢之必然而禹能因其勢順其理以盡其相導之

力此所以爲大智而功在萬世也○禹之治水于河用功尤多下則疏九河自上則治壺口龍門梁岐自上而下故史臣敘兗之成功其文異于他州者有二記桑土一也記賦貞十三載乃同二也皆以河患故也○凡水禹導之而後道則曰既道泛濫既去而水自得其故道則曰其道

雷夏既澤金氏曰今濮州雷澤縣西北雷夏陂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計古雷夏必大于今○按均一澤而或曰既澤或曰既瀦正義謂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今高地水盡而澤復爲澤雷夏既澤是也孫氏謂既澤向未爲澤今始爲澤既瀦向已爲澤今復舊也此亦不可不知但雷夏小故曰既澤彭蠡大故曰既瀦洞庭浩渺方八百里又非他比故特異其文曰孔殷震澤震動難定故曰底定大野大于雷夏等故亦曰既瀦又有水降土升澤不復爲澤者雲土夢作乂大陸既作是也

灉沮會同按爾雅釋水曰灉反入又曰水自河出爲灉沛爲濛反入者注曰即河決出復還入若河之有灉猶江之有沱○金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爲灉沛出爲濛沮有濛音二水河沛之別也然自河遷沛伏則

灉沮不可復尋矣說者以爲濮耀二水古入雷澤一說灉即汳水張明謂禹開陰溝以通河泗許慎謂汳受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于泗汳今作汴沮即今睢水經稱會同古當合入泲後世導之入淮入泗爾○二水勢均故曰會同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桑土宜桑之土既蠶得桑而宜蠶也蠶性惡濕于下地非宜兖地宜桑于水退始宜故獨于兖志之○孔氏曰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正義曰降丘宅土與既蠶連文知下丘居平土就桑蠶也按蠶桑之利既興則諸土皆平矣不必以降丘宅土爲就蠶桑也○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于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于山而東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于是下丘居土以其免于厄尤喜故記之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孔氏曰色黑而墳起按墳土膏脉起也後凡言墳者俱同○孔氏曰繇茂條長也正義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爲土下濕故也按九州土田連舉惟兖徐揚又入草木一條蓋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州居河沛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爲下濕于草木非宜
水既平則爲沃衍于草木尤宜故惟三州言草木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孔氏曰田第
六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治水十三年乃有
賦法與他州同正義曰作者役工作務謂治水也治
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堯典言
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堯命舜舉禹治水三
載功成堯乃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蔡氏
訓作爲耕治按厥賦貞孔氏謂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蔡
氏謂名第九等賦爲貞示君天下以薄賦爲正金氏
則謂貞字乃篆書下下字之誤宜更詳之作十有三
載乃同此句因田賦而言則作爲耕作之作乃合記
田賦之通例九州通例記水土平治後始及田賦並
無記田賦之後又言治水兗地雖最下亦不應治水
獨至十三年之久也注疏附合十三年之數尤鑿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孔氏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
文錦綵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正義曰篚是入貢之
時盛物于篚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
于篚者入于女工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
共衣服之用入于女工如鄭言矣厥絲中琴瑟之絃

亦是女工所爲也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

浮于沛濟達于河孔氏曰順流曰浮沛濟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漢志云濟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按濟字本作濕經典相承作濟而以濕爲燥濕之濕濟爲河之枝流沛入河而南出故浮沛浮濟皆可以達河史記禹釃二渠引河其一濟也西漢末河併行濟川其後河徙而濟亦不復存矣（濟天答反又他合反）

海岱惟青州孔氏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正義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即遼東也按遼東屬青州之說說見舜典冀州營州即遼東也

遼實接壤我　朝遼士入試者初附山東尋以不便改隸　京師可見　中國疆界固有非至海畔而止者如珠崖在大海中自爲一隅而屬于嶺南然雖越海而土俗相接又他無可附若遼東則固中國之東壤耳豈有不屬接壤之冀而遥屬隔海之青乎周時

營州併于幽州則堯時決非屬于青州矣蔡仲默于冀州傳中引程氏云冀之北境則遼東西右北平是矣于舜典傳中乃仍用孔氏之說至此易據爲至而不明其故是尚欠歸一也○金氏曰青州于中國爲正東故名從東方之色岱泰山也在今襲慶府奉符縣其山特起東方爲中國水口表鎮連延而生諸山北即原山濰水出其西淄水出其東東即蒙艾爲沂水諸源又東濰山濰水所出西南即泗水所出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嵎夷東隅出日之地略是立溝塗爲封植獨言嵎夷者舉遠以見近也其道者泛濫既去而水自得其故道獨言濰淄者此外無餘功也他州皆先水而後土此以嵎夷爲青州邊界之地無預于淄濰故先言之○漢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鄠原山東北至于乘博昌縣入海（今秦傳作[illegible]）○青雖近海不當衆流之衝故但記濰淄之治而已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林氏曰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土彌望皆斥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至厥篚檿絲鹽絺海物統言一州絲枲鉛松怪石皆岱畎所出也凡貢物蔡傳皆詳其所用周書曰惟服食器用見貢皆常用所須無異物也鹽斥地所出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上古鹽入于川澤之衡邦國之貢鹽人掌其用而已太公通魚鹽之利蓋亦爲民資以富國自管仲始貢物不以精麤爲叙而以多寡爲叙青州鹽居多故叙于先他州倣此絺細葛也青州有鹽鐵絲枲之利漢時齊有三服官又稱織作氷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

補

氷謂布帛之細其色鮮潔如氷也紈素也禹時貢絺其亦此類也夫海物有關于服食器用者其種非一不可以名舉故以雜錯總之今人所謂海錯者非怪奇耳目之玩則魚蛤疏甲之微非古人之意也然海錯今盛于嶺粵而海岱則微鹽利今盛于淮滄而海岱亦不逮蓋古人之用儉故利源不甚開絲枲鉛松怪石皆蒙岱畎之文正義曰泰山之谷有此五物美于他方所有故貢之也麻有子曰枲無子曰苴鉛黑錫松泰山之名材怪石取爲器用猶今徐之碭也碭文石也其山出焉因以名縣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以一州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出皆可貢也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出爲良也萊夷作牧作耕作牧畜牧也朱子曰萊夷及揚之島夷間于厥篚之間切意時貢土物以見來王之意與此說當入傳中今蔡傳但云作牧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爲生如此則是與雍州三苗丕叙一例可得間于貢篚之間乎爾雅云檿絲出東萊又曰檿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紉中琴瑟之絃按萊之檿絲至今有之繭生山桑不浴不飼土人取以爲繒帛尤堅韌難敝但欲以此即爲萊夷所貢則又未有明文疑檿絲出萊而青州貢之非貢自夷人故如此立文也

浮于汶達于泲漢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青州有濰淄二水不通河惟汶入泲可以達河濰去汶遠惟淄與汶俱出原山而貢道由汶者入泲故也○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自元人始○小清河一名濼水源出歷城之趵突泉由華不注山下東行會巨合水又東會淯漯孝婦諸水東北抵樂安高家港入海大清河即泲水故渠也自東阿之張秋東北抵利津富國鹽場入海往年舟楫浮于二河商鹽徧于齊魯諸郡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利鮮儷焉自永樂以來湮塞不通一值霖潦平地巨浸壞民田廬弗可勝計成化間牟都御史嘗疏之水循故道退出鄒平等縣膏腴可耕之田數萬頃青船入于沛沛船入于張秋人大稱便今復湮矣○國初漕運原不資于黃河有山東諸泉爲之命脈然今漕輓之道南自淮陰北抵海口道路三千餘里而山東泉水之通運河者不過汶泗諸流耳當黃河之未南徙也以汶泗諸流濟三千餘里而未嘗不足及河之決而入運河也不憂其泛濫則虞其淤塞雖有山東諸泉不復爲運河之利何也蓋黃河未來之時運道

命脈全在諸泉故當時建閘築堰以節宣之尺寸之水盡爲漕用黃河既來而運道不資于泉故泉政日弛泉流日微或爲豪强侵占或爲砂礫阻塞譬猶人身精神愛養則常盈耗散則隨竭無足怪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域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西不言沛者岱之陽沛東爲徐岱之北沛東爲青言沛不足以辨故略之也七州皆止二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同于青止言淮海則同于揚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金氏曰淮出今唐州桐柏山行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徐之水

以沂名者非一其出兗州泗水縣尼丘山過魯城南入泗者曾點浴沂之沂也今海州沭音術陽縣有沂河口者周禮沂沭之沂也出沂州新泰縣艾山西南至淮陽下邳入泗者此沂爲最大即禹貢之沂也淮沂又則其他川浸小者可知蒙山與龜山相聯其陽爲費縣其陰爲蒙陰縣羽山在祝其縣凡山言藝者亦因山以表地言是山之墟皆可種藝矣正義曰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于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始甚喜得其治故于此記之王炎謂淮沂又而後蒙羽可藝事之相因也其實淮沂固係一州之利害

而蒙羽之藝亦有工夫非謂淮沂又而蒙羽便享其無事之成功也大野東原亦然○孔氏曰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按周禮職方兗州其藪澤曰大野漢志大野在鉅野縣北而何承天云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沛則其地與其所鍾可知矣孫炎謂既澤者向未爲澤今始爲澤既豬者向已爲澤今復舊也或云鄆州中都西南有大野陂鄆州今東平州即古東原而中都則汶上縣也去古既遠陵谷變遷求古大野未知孰是顧今南旺湖實在汶上西南縈迴百五十餘里而漕河貫乎其中湖

界爲二西湖廣衍倍于東湖東湖北接馬踏伍莊坡湖以及安山南接蜀山馬塲坡湖以及昭陽諸湖連亘數百里而東原徐鄆諸邑又悉環列左右與古經志合是南旺湖即古大野無疑○徐無泲泲之分流入大野而東原在其東故謂以志泲○此四句見川浸山澤土皆治耳無相因意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土黏曰埴土性之美者也而又墳起最宜于生物故草木漸包漸進長也叢生曰包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爲稹漸包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蔡傳叢生而稹也稹或作積誤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田第二賦第五徐之土美故田在第二然而賦五等者生聚人工或未及也

厥貢惟土五色至厥篚玄纖縞孔氏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正義曰夏翟共爲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按夏翟共爲雉名因雉具五色而染者象之故染五色謂之染夏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夏翟是其總名其類有六

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淺深之度桐以
孤生向日者良陸佃謂桐宜下濕不生高岡詩傳曰
梧桐不生高岡太平而後生朝陽嶧陽葛嶧之陽在
鄒縣者曰鄒嶧山在下邳者曰葛嶧山泗出泗水縣
陪尾山其水四源並發循城北八里始合爲一至曲
阜縣經嶧陽城東五里與沂水合至臨淮入淮曰泗
濱則知在水旁曰浮則知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取
以爲磬貴其聲之清越也今靈壁石猶其類也金氏
曰淮出唐州其百餘里內尚淺而多潭有蠙珠潭今
其地凡十四潭而不復生珠矣魚今淮白魚玄黑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縞白繒（繒似陵反）黑經白緯曰織玄之用三爲衮以祭爲
端以齋爲冠以居所謂玄冠也衣有襦裳曰端所謂
玄端也記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又古者祥而縞禫
而纖禫（徒感反）除服祭名○馬融王肅孔安國皆以淮
夷爲二水名按淮夷與萊夷島夷正同又費誓淮夷
見于經者非一安得此獨爲水名乎鄭玄以爲淮水
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得之○蠙珠近取淮夷與海
錯義同大抵古人不貴遠物異物任土作貢土所
有惟服食器用故以金三品瑤琨怪石球琳琅玕蠙
珠橘柚之類雖唐虞時亦已有之末流之濫乃有如

合浦珠官荔枝驛騎此如作酒爲祭祀而後人至以沉湎喪邦故明王投珠抵璧而示弗貴周公之法羣飲者殺然周公何嘗以商紂而廢酒致美乎黻冕何嘗廢飾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泗入淮淮泗不與河通而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何也葢灉水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由泗而遡灉由灉而遡河此一道也泲入河而南出而泗則至大野而受泲之合者也由泗之上源以遡泲由泲而達河此又一道也河說文作菏云水出山陽湖陵南

淮海惟揚州北據淮東南據海杜佑曰自晉以下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于海並是禹貢揚州之地按禹貢物產貢篚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又按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隣接宜屬荊州豈有舍荊而屬揚斯不然矣此則近史之誤也今按若如近史之說則揚州東南所至之海南盡閩廣之交其疆域爲兼今數圻矣禹時五服止于五千則五嶺之南當在荒服之外杜佑之說爲是但此經篇末記其聲教所及云朔南暨朔朔方南交趾也則聖人制五服雖止于五千而威德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被巳方制萬里矣杜又云雍州西境流沙之西荆州南境五嶺之南所置郡縣竝非九州封域之内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孔氏曰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于此澤金氏曰彭蠡今鄱陽湖自洪官亭受江西嶺北江東諸水在江饒南康興國之間至池州湖口入江漢志所謂湖漢九水者是也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爲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如漢築河隄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泛濫其後民頗居作其間常被漂沒以此知大禹廢彭蠡之濱以居陽鳥其爲民防患之意蓋深○正義曰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與日進退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氷泮北徂是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金氏曰三江之說不一其可據者二一說謂古名漢爲北江江爲中江則彭蠡之水爲南江至揚雖已合爲一然以其三水合流謂之三江猶洞庭九水俱匯謂之九江也范蠡所謂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民無所移謂俱在大江之南爾今通州福山鎮猶名三江渡是也然三江既以彭蠡爲一則上文

既出彭蠡不應下文又出三江且經文二既字對舉皆本效之辭彭蠡既豬矣則陽鳥攸居三江既入矣則震澤底定則三江者乃震澤下流之三江也震澤太湖也周圍三萬六千頃西南湖州諸溪西北宣州諸溪並注之大約太湖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泄太湖之水而入于海三江不通太湖所以艱噎不快而東南水患之所以多也禹時三江深通入海無阻震澤西納乎諸水東吐乎三江克底于定非謂三江既入而震澤自定也北方之水河爲大故凡水名皆以河爲總稱南方之水江爲大故凡水名皆以江爲總稱然則三江之江不必疑爲大江之江也今按揚州之境嶺至郴虔北枝趨敷淺原水皆東流又自建嶺一枝轉而北趨介衢爲歙嶺亘宣而抵建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是俱匯爲彭蠡其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也彭蠡之水不豬則今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爲揚西偏之患震澤之水不泄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爲揚東偏之患揚蹙北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特舉二澤以見揚功之告成若其

南偏率是山險浙亦山谿計不勞施工故餘不書也

蘇子瞻曰三吳之水豬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馭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無水患　朱長文曰地傾東南而揚州居東南最卑處固宜多水患昔禹之治水也因其勢之可決者疏而爲三江因其勢之必聚者豬而爲太湖乃底于定　趙子瀟曰太湖者數州之水所豬而松江又太湖之所泄也以數州豬水而獨泄于一江宜其勢有不逮是以昔人于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揚子江又于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後因潮汐往來泥沙積淤舊置開江之卒亦廢此太湖所以瀦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浪元任都水曰太湖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浪太湖之水而入于海水有所歸復有所洩夫何患之有吳淞江前時深通今何爲而塞東坡有言若欲吳淞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徙于他處庶上源寬闊清水力盛泥沙自不能積大抵治水之法有三浚河港必深闊築圍岸必高厚置閘竇必多廣設遇水旱就三者而乘除之自然不能爲害

倘人力不盡而一切歸數于天寧有豐年邪○東坡又言浙西水旱乃人事不修之積○越絕書云太湖周圍三萬六千頃西南湖州諸溪西北宜州諸溪並注之蓋諸山峙于西地形高阜兼南北東江海之岸皆高水積其中形若盤盂非藉江河深利何以通泄○金藻曰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又曰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今東江已塞而松江復微是川源無滌也太湖泛濫隄防不修是澤無陂障也無陂所以靡定無滌所以靡入又曰三江流水也滌源流水之所以治也震澤止水也既陂止水之所以定也禹貢無此二句總結于後將謂三江既入震澤自定矣自漢以來治經者多惑此○歸有光曰吳地庳下水之所都爲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豬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溪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甫里經華亭入青龍江以入海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爲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松江

日隘議者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
濬浦港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所以沿
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遂至
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葢自宋揚州刺史王濬
以松江滬瀆壅噎不利從武康紆谿爲渠洽直達
于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
塞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
而失之愈遠也世之論徒區區于三十六浦間或
有及于松江亦不過濬蟠龍白鶴匯未見能曠然
修禹之迹者宜與單鍔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
修五堰開夾苧干瀆絕西來之水不入太湖殊不
知揚州數澤天所以豬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
之夫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就使太湖可涸于
民豈爲利哉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于松江松
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又
曰宥江之民積占菱蘆指以告佃爲名所納斗升
之稅所占即百頃之江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
隱沒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姦民豪右占江以
過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又曰單鍔毘陵
人故多論荆溪運河古迹地勢蓄泄之法獨不明

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揚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蓋澤不患其豬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于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周生綱領之論實爲卓越然其欲尋東江古道則于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洩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爲婁江東江今松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迹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當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干于行省及都水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說其後張氏據吳得其書開濬諸水數年間水潦不爲患故能以區區一隅之地抗天下而力不屈○古者震澤之水其西北上原則有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由[illegible]百瀆以震澤其西南則有苕霅諸水由湖州七十二港以入焉而所賴導之以入于海者松江婁江東江而已水來甚多而洩之者甚緩此東南所以多水患也自宋築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堰于宜興以西溧陽之上而宣歙諸水皆西北以入蕪湖固有以殺西北上原之勢其後商人以簰木往來之阻紿于官而壞其防昔人欲復五堰者此也五堰既廢由是荆溪多積水而百瀆湮塞無以遂其東下之勢昔人欲疏百瀆者此也慶曆以來築長橋于吳江岸以利舟行之牽輓而水道阻緩昔人欲易置千橋以分利之者此也此皆單鍔之遺意也自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一時財賦仰給東南鑒三吳水患因宋五堰之舊迹立爲銀渚東壩禁商簰往來此壩一成既可以挽東壩以西之水北會于南京以成朝宗之勢又使東壩以東之水返注于蕪湖不下震澤而三吳成陸海之饒是豈徒得五堰之遺意而已哉乃東南萬世之利也東壩既足以當五堰之利則上源既殺下流亦減荆溪百瀆疏之亦可不疏亦可長橋之在吳江去之則有妨于運道存之亦未見大有阻于太湖也其所急者惟在吳淞江之通利闊深耳若歸子之論得之矣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孔氏曰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已布生少長曰夭喬高也孫炎曰竹闊節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簜○他州記草木而已此州草木之上又首言篠簜既敷者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是揚州之竹箭尤美故別出之也南方地暖故草木皆少詩照反長丁丈反而木多上竦河朔地寒雖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夫徐言草木者揚土塗泥有不盡然者也青不言草木而貢有松有檿絲可知揚記夭喬貢有惟木而荊不言者貢有桃幹桔榛栝柏亦可知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賦下上錯地泉濕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金氏曰揚江湖之區下濕之地其土塗泥而其田反居第九古人尚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水潦旱乾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為最下厥賦第七又有時雜出于七等之上則人功亦稍修矣自唐以來江淮之田號為天下最漕餉皆仰給東南矣

羅文莊公曰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易行天下之田雖未能盡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不然養民之職無時而舉矣今自兩淮南北西抵滇洒大率土曠人稀地有遺利而江浙之民特為蕃庶往往無田可耕于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不少矣

○魏司馬懿伐吳使鄧艾于淮北廣田積穀○丘文莊公曰今天下水田惟揚州最賤陸田惟賴壽爲輕且地介　兩京間相距畧等今天下一家雖無魏人南征之役然用其法以行于今日亦可賴以少寬民力省歲漕請于淮南一帶湖蕩之間沮洳之地蘆葦之場盡數以爲屯田遣官循行其地度地勢高下測泥塗淺深召江南無田之民先度地勢因宜制便先開爲大河闊二三丈者以通于海又各開中河八九尺者以達于大河又隨處各開小河四五尺者以達于中河使水有所洩然後于其低窪不可耕作之處瀦深以爲湖蕩及于原近舊湖之處疏通其水使有所猪或爲隄以限水或爲堰以蓄水或爲斗門以放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無力者給以食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民之有力者計其庸田成之後依民田以出稅六七年間其所得恐不減于魏人也夫魏人以偏安之國有外敵之患猶能兼淮賴而盡田之矧今盡四海以爲疆此地又爲運道經行之路有魚鹽之利昔人所謂揚一之地且去大江僅百里許大江之南民多而田少居者佃富家之田爲之僕隸出者

逐什一之利輕去鄉閭倘　朝廷頒方尺之詔遣一介之使鼓舞而招徠之無不成者既成之後又于賴壽之間召民開墾陸田亦隨地勢以分田因民力而定稅其功又易于水田者考之唐史上元中于楚州今淮安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俱在此地遺蹟可考也厥貢惟金三品至厥包橘柚錫貢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石之美似玉者取之以爲禮器古有瑤爵篠以爲矢之笴音桿簜以爲樂管及符節之函周禮英簜注盛節器也磬傳云可爲符節誤齒象齒革犀兕之革可爲甲周有象輅以象飾諸末革輅鞔之以革也羽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故貢之也旄牦牛之尾可爲旌旂之飾木梗梓豫章之屬也卉服草服若葛越之屬是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賦云蕉葛升越弱于羅紈鄭玄謂島夷亦以其服爲貢也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記曰士不衣織小曰橘大曰柚包裹而致錫命乃貢言不常也○古荆揚有木貢有則貢之棟宇器用有所須則用之甚儉而易共也後代有營繕則工師求大木至于深山窮谷人跡不到

之處懸崖弔橋艱難萬倍比至溪澗必待夏秋洪水泛漲方抵大江嗚呼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則何辭以對是故禹卑宮室而作訓以峻宇彫墻爲戒豈非人君之所當守哉○卉服蔡氏兼以木綿爲言丘文莊公亦以爲唐虞時島夷時或以充貢而已中國未有其調也故嬪婦之治止于絲枲民未有其服官未有其職也宋元間種始傳入中國關陝閩廣首獲其利閩廣通商舶關陝接西域故也今按若果唐虞時外夷已充貢豈有歷代傳記畧無及之者元史食貨志亦不之載是當再考也貝錦名是鄭玄說有詩貝錦可據

蔡仲默因謂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以卉服來貢而吉貝之精者則入篚焉然吉貝之名但坊見于南史不可因布名吉貝而遂以織貝爲卉服之精者也今外夷卉服之精信有之使唐虞時即以入篚不徵近于尚異物之嫌乎且諸州篚實非必出于各夷也○畧曰包藉曰苴揚州橘柚錫貢荆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爲非常並在篚下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孔氏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正義曰文十年左傳云沿漢泝江沂江泝是逆沿是順故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順

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充言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言浮于汶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言沿于江海達于淮泗皆蒙上文也○林少穎曰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必由江以入海然後達于淮泗至吳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黃池然後江淮始通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蓋誤指所通之水以爲禹迹吳氏曰江北淮南地高于水雖曰溝通江淮止是江淮之間掘一橫溝兩端築隄今瓜儀淮安壩是壅水于中以行舟耳江淮二水實未始通流也○按上古海路不甚通揚州雖有沿海之文然所沿者由江至淮之海面而已上古海利亦不甚通鹽與海錯取諸青州今謂瘠海不產足矣閩廣兩浙之路莫之通也聖人先見之明防患之遠不貴遠物異物以生外釁郊圻封守申畫慎固民敦本業而安井疆亦豈有賈市招誘之事哉近世倭人之禍則海路海利日通而莫之爲禁之咎也漢書言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雖漢世已通中國然止樂浪海中一路則其他道路固猶未之通也自元人與之交兵彼始得我之情有窺我之漸　國初沿海備禦益亦甚嚴承平禁弛乃生前代未有之患當事者

繹禹貢之旨則得所以治之之要矣

荆及衡陽惟荆州孔氏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正義曰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陽也○有兩荆山此荆州之荆山非雍州荆岐既旅之荆○此荆山其南爲荆州其北爲豫州在南郡臨沮縣北

江漢朝宗于海孔氏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于朝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正義曰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于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遠疾又合爲一共赴于海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邵文莊公曰前乎此者江漢未合水勢未可知也後乎此者江漢既合水勢不必言也故朝宗一書于荆而江漢水勢于是乎定○鄭端簡公曰江漢朝宗于海書于荆州者二水發源于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荆據其上游之會故于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有所洩○按朝宗者未入海而其勢已奔趨于海以朝

宗二字狀出水勢之妙惟嘗親見之而讀此則便若大江動我前爾○江水至東陵而北會于漢漢水至大別而南入于江于荊州記江漢之合不言其合而言其朝宗于海一言而盡水勢殆傳水之神也二水在梁揚二州自是無可得而書既言朝宗于海則入海不俟言言則爲贅故知三江既入不指大江也

九江孔殷九江洞庭湖也孔甚殷正也言水道甚得其正也其源有九水故名九江其後會聚日廣方八百里而洞庭山遂在其中故因山得名而曰洞庭焉所謂荊湖南北路者自是而分羅君章湖中記曰湘水之出于陽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沒于其中也朱子嘗考定九江源委一曰瀟江出道州營道縣九疑山亦名營水過零陵下與湘江合二曰湘江出靜江府興安縣陽山東北名鏵觜東北至潭州入洞庭三曰蒸江出衡州衡陽縣西會衡山諸源而下合于湘以其水氣特盛故名爲蒸四曰資江出武岡軍至益陽西北入洞庭五曰沅江出沅州西蠻界中至辰州與酉江合六曰漸江出索縣東流與沅合七曰序江出辰州溆浦縣鄭梁山西流與沅合八曰辰江出辰州西南蠻界中東流與酉合九曰酉江出會溪城西山中至辰州東合沅辰北流至鼎州東入洞庭此九江也但郴江亦一州之水其源出嶺至郴州城下始勝州又五十里與東江合而始大北入湘江舊皆不在九江之數但不知與漸序

二水孰爲大小今不敢更有升降○導江云東至于澧過九江則是古者澧先入江而後九江入也澧當在九江數外○今按九江之爲洞庭理已無疑而九者之名訖難的指故朱子嘗以爲若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當爲幾千百江且經文言九江孔殷則正以見其吞吐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所可當也如朱子之言禹時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自有九水年代久遠不可以今水證古水闕之可也觀經文江漢朝宗于海即繼曰九江孔殷導江不曰播爲九江而曰過九江則大江自大江九水可見而孔氏謂江于此分爲九道者其非明矣又證以東至于澧過九江之文則九江當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而不在潯陽與今之江州尤明矣

沱潛既道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鄭玄曰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首不出江也葢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金氏曰今江陵府松滋縣南枝江縣北江分三十餘下流復合曰箊籬江公安縣有沱潛港此皆沱也潛出今江陵府潛江縣按潛水既難考仍如闕之說具梁州

雲土夢作乂金氏曰江北爲雲左氏所謂濟江入于雲中是也江南爲夢左氏所謂田于江南之夢是也皆在今江陵府之境但今德安府有雲夢縣而荆門之長林縣岳州之巴陵縣亦有雲夢司馬相如稱雲夢方八九百里其所連亘固廣矣正義曰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此澤跨江南北故每處名存焉○水降土升雲土夢耕按蔡傳地勢有高卑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三者相因此二語實足該之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孔氏曰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

厥貢羽毛齒革至九江納錫大龜荆貢略與揚同揚利金錫荆利丹銀齒革所産不無優劣故各以所善者爲先也曾氏曰揚言惟木多不勝名也荆木名之貢止此也杶栝柏皆木名栝柏所施者多杶材中弓弩之榦故舉其用言杶榦周官所謂荆之榦是也其木柏葉松身陸機云杶樗栲漆相似如一孔氏曰砥細于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蘇子瞻自儋耳北歸江上得古箭鏃製鉾而劒脊其廉可剸而其質則石以爲此即所謂楛矢石砮春秋隼集于陳廷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于孔子孔子不

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按女直即古肅慎之地今尚產楛矢石砮石砮出黑龍江口名水花石堅利入鐵子瞻之所見者古荆梁外徼固宜有之也丹朱砂也今辰錦所出光明砂并溪洞老鴉井所出尤佳箘簵美竹也一名聆風性至勁楛木堅小而直葉如荆而赤莖似蓍二物皆中矢笴而三邦所貢又爲名材三邦未詳其地考工記曰妢胡之笴唐志云零陵貢葛笴豈此類與箘簵是兩種竹包匭菁茅孔氏以包爲橘柚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蔡氏金氏以菁茅爲一物以包匭爲一事

或包之或匣之皆以菁茅而言菁茅一茅三脊管子謂出江漢之間召陵之師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即此也禮記縮酌用茅縮亦作莤說文禮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又釃酒謂之莤泲釃音枲下酒也朱子謂古人榨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也玄纁璣組三者冕服所須古人玄衣纁裳考工記曰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玄謂玄色在緅緇之間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不圓者組綬類辮絲爲之佩以貫玉帶以爲紐約者也孔氏曰尺二寸曰大

龜出九江水中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蔡氏曰非可常得故不爲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于上按曰納者下與上之辭曰錫者重神物也○金三品之貢蓋古者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則有補于飽也有時而用焉其取之有時其用之有節其貢也致之邦國而天子無私求與私藏也周之衰荆揚之貢金不入而周王求之于魯春秋譏之漢元帝時貢禹請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貢禹之言固先王之意也然泉貨所以交通百物布帛不可以尺寸分裂禹因後世之弊而遂欲廢先王之制幣則過矣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正義曰浮此四水乃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耳蔡氏曰江沱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南河也凡曰逾者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能達也按荆州曰浮于江沱潛漢梁州曰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則明有沱潛爲轉輸之道項平甫謂夾蜀山而行

凡谿谷之水至江而出者皆名爲沱至漢而出者皆名爲潛夫谿谷之流多在深山夐僻之處豈得爲轉輸之道乎又凡水之自大川而別出者如自河出爲灉沛出爲沮洛出爲波正與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一例何得以江漢反爲沱潛所出之路乎

荆河惟豫州豫于九州爲中土南跨漢而抵荆山北距南河荆豫皆以荆山爲界其南爲荆州其北爲豫州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漢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嶺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蔡傳從郭璞云伊水出上洛之熊耳非盧氏又云澗出今之澠池至新安入洛○豫之洛猶雍之渭而書法不同至灃漆沮雖皆入渭而水之大小不同故曰屬曰從曰同各別志之伊洛瀍澗四水相敵故統志其入河與江漢同文○北水以河爲宗豫水以洛爲宗

滎波既豬沛水自溫縣入河溢爲滎今鄭州滎澤是其處至西漢末沛不復南溢涸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爾雅曰水自洛出爲波職方曰其浸波溠是波亦澤名矣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孔氏謂滎之波水已豬皆非是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導菏澤被孟豬菏音柯又工可反豬左氏爾雅皆作諸孔氏曰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導水云又東至于菏是泲流至其地蔡氏云被及也及即餘波覆及之意澤言導又二澤言被惟此今按孟豬之藪可田則有水草而淺涸時多故導菏澤之溢時乎被孟豬不常入也或言導菏澤又導孟豬故言及非也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故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故言導也○正義曰地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又云菏澤在泲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

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金氏曰菏澤在今曹州泲陰縣孟豬在今應天府虞城縣自菏澤至孟豬凡百四十里二水舊相通今菏澤自分南北清河近時大河亦被孟豬併行睢水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壚土黑而疏也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凡糞種墳壤用麋渴澤用鹿土化之法謂化之使美若汜勝之術也糞種鄭注謂煑取汁今人不知其法按博物志麋聚草澤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暖民隨之種稻其收百倍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即今人糞田法也草人土化之法有用麋用鹿恐亦是之類也墳壤潤解也渭澤故水處也即此經所云墳壚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錯上中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孔氏曰纊細綿治玉石曰錯治磬錯正義曰纊是新綿纖是細故言細綿今按蔡氏云纊細綿也纖字無訓蓋仍爲玄纖之纖也如孔說則篚無他物惟貢細綿恐亦無此理孔于徐州之纖亦訓細說文紵絲屬據絺爲細葛則泉與紵疑亦成布而後貢也顏師古謂纖紵以爲布及練練熟素繒也

浮于洛達于河豫在河南涉河即冀矣洛自西來中分豫境其東半徑入河其西半則浮于洛而後至河

魏太常曰南絡發于昆侖之東委蛇南行其背爲西戎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南蠻葱嶺自起爲祖南起雪山其東爲江源地脈因界爲二江以南仍爲南絡其北別爲中絡與大河分爲兩界中絡岷山爲祖自蜀入隴結于初龍則爲長安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結于中龍則爲洛陽

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天地之中
也南絡傳大江放于海北絡傳大河放于海惟中
絡止于嵩高其前平衍千里而泰山特起東
方張左右翼爲障以天下大勢言之長安龍首穴
也洛陽龍心穴也茲其大龍之腹乎宋都大梁亦
在龍腹而國勢弱者汴坦無備其勢必宿重兵民
力坐而困矣余嘗至洛陽相其形勢熊耳祖龍發
自終南遠則太行爲後托近則嵩高爲左障然終
南自爲長安前朝太行亦爲平陽左障嵩高雖迴
障洛陽而大情自欲東出與萬里平原作祖然後

默識天道之公大地相爲勾連其融結非一處王
氣發久而歇又轉之他帝王有德也而興無德也
而亡是不一姓宇宙所以無窮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孔氏曰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
今蔡傳易置據距二字蓋以東境止于華陽而漢志
言黑水出犍爲水經言出張掖故知西境之跨黑水
也華山地絡之所交會其陽爲梁州其陰爲雍州其
陰則北河其陽則南河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荆州記江漢而及沱潛本支之
別也以發源此州復詳其源委岷山江源嶓冢漢源

岷山之下沃野千里與漢中俱號天府之國江漢之源既滌則岷嶓之墟皆可種藝矣岷山地志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徼外在今汶山縣而晁氏則謂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峯疊岫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繞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峰也今按岷山蟠據華夷江出其間誠有如晁氏之所言但禹導江必有所始導山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則固有定指矣湔音箋漢制縣有羌夷曰道汶山縣屬茂州有江瀆廟蓋禹導江始此云水經漾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至武都爲漢常璩華陽國記曰漢水有

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爲漾水禹貢導漾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逕葭萌入漢酈道元曰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沱潛孔氏曰沱江別名潛水名正義曰經無潛之本源故直云水名愚按潛水雖鄭康成猶無考而以爲未聞蓋潛則有之而求其首自漢出則甚難合也蔡傳據地志潛水所出有二一出巴郡宕渠縣入江一出漢中郡安陽縣鬻谷入漢然皆未有以考其果自漢出否也若沱則郫縣汶江皆有沱而入江又江源縣有鄗江出江又反入此皆沱也疏謂郫之沱安陽之潛尾入江漢爾

首不出江漢也鄭江眞沱蔡却未載宮渠之潛是從漢出詳見後梁州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源流之治見之江河淮漢惟一見而沱潛于二州再書既道何也其名雖同而源委各別也

蔡蒙旅平和夷底績金氏曰蔡山在今雅州嚴道縣南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東雲霧常蒙其嶺其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中出爲溷崖水沫水即大渡河也蜀守李冰嘗鑿離堆避沫水之害則禹當時于此處用功多也祭山曰旅旅平者祭告水土既平也旅獨于梁雍言之蓋九州終于梁雍見諸州之山皆旅告也旅獨于蔡蒙荊岐言之蓋紀梁之山終于蔡蒙紀雍之山始于荊岐見州內之山皆旅告也○和夷蔡氏謂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則以和夷爲二金氏謂和川即青衣水夷人所居今爲羈縻州則以和夷爲一凡言底績皆地名或地名因水未有水而言底績者故蔡氏不取晁氏和水夷水之說

厥土青黎按孔氏曰色青黑而沃壤蔡氏因之亦曰黎黑也然考之經文辨土有因色不一而不言色者矣未有言色而不言質者也亦未有兩言其色者也馬融王肅皆曰黎小疏也其說爲是正義亦引王肅之說則亦知以黎爲黑之未安矣金氏曰梁土色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實向聞吏牘謂成都土疏難以築城蓋此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孔氏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正義曰既言下中復言三錯舉下中第八爲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爲三也邵文莊公曰賦錯出者他州無與焉升降之說非是吳氏謂冀賦第一或時數少于豫則降爲第二而升豫爲上上豫賦第二或時數多于冀則升爲第一而降冀爲上中蔡氏曰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爲歲有豐凶或以爲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頻與按周官有不易之地謂歲種之地爲上田有一易之地謂休一歲乃復種也爲中田有再易之地謂休二歲乃復種也爲下田蔡氏之意謂田遇年分休不耕者多則賦從而少然豈偏冀揚豫梁四州田有一易再易而餘州皆可歲耕者邪蓋冀州地大物繁賦既上上而又間出上中以寬之豫爲中土原田既美人功亦修幾與冀埒故賦既上中而又間出上上以進之揚田下下然人稠而地力亦盡故賦高于田二等而間出又進一等此實東南繁阜之權輿矣梁田下上似優于揚然多山而少田人功亦劣故賦之等退在下中而又

以七九二等爲之上下間出此其調劑可謂密矣舉此四州爲法而餘州可見雍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人功修也雍州降之極人功少也其餘相較不多者從此可知也徐田上中而其賦中中青田上下而其賦中上兖田中下而其賦下下賦皆降于田而相較不等兖當河流之衝作十有三載乃同經已明著其義矣無錯者其等已定有錯者其等難定時進退以通節之也後代卒不能易禹之等惟雍州沃野千里秦漢以來稱天府之國而禹時洪水初平風氣未開觀公劉太王之初起陶復陶穴則

昔之雍州豈後之雍州哉人事未至聖人固不能預進之也然田曰上上則人事氣化亦已有所待矣

厥貢璆鐵銀鏤至織皮孔氏曰璆玉石爾雅曰璆琳玉也蔡氏以爲玉磬誤鏤剛鐵以剛可以刻鏤卓程以鐵冶富至擬封君梁利鐵可知漢志犍爲郡朱提縣有朱提山出銀每八兩爲一流直千五百八十是梁之銀美也砮貢于荆又貢于梁重武事也蔡氏曰鐵先于銀者鐵之利多于銀也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爲多獸之所走熊羆狐貍四獸之皮制之可以爲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爲罽也罽紀例反按罽西胡毳布織毛爲之若氈毼氍毹之類

字當作𦃃作罽非罽魚網也

西傾因桓是來至亂于河孔氏曰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越沔而北入渭絕流曰亂按西傾在今臨洮府西南一百五十里一名嵹臺山洮水出其北桓水出其南或云洮即桓水自西傾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水水經潛水出巴郡宕渠縣注曰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今受有大穴潛水入焉通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或以爲古之潛水鄭玄曰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禹自廣漢疏通即爲西漢水

○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潛水自潛遡流而屆于晉壽界有漾枝津之阻由陸而南歷罡穴水經注罡山名有大穴作岡北者誤而迤邐以接漢沔此經所謂逾于沔也沔渭不通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褒斜之間又絕水百餘里故歷漢川而至于褒水乃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溪乃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焉蔡氏謂當曰逾于渭褒斜二水名又有褒谷斜谷說者云棧道七百里北口曰斜南口曰褒同爲一谷兩谷高峻中間谷道褒水所流褒水出太白山經鳳縣南流入褒谷又南流入沔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所謂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水百餘里者以褒斜二水兩首相距言之非謂褒斜二谷也張湯謂以車轉從斜下渭則漢中穀可致是浮潛逾沔之道漢人嘗用之今蜀中通貢賦水則大江陸則棧道潛沔入渭之道無復講矣○西傾因桓是來爲西境絕遠者言之漢志又言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信若斯言則初發西傾不知南行幾何始得桓水何以因桓是來也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沔故云漢上曰沔黑水西河惟雍州孔氏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正義曰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

故言梁州之境先華陽而後黑水從梁境而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逾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偏檢孔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四面積高曰雍雍州得名以此又今鳳翔府西北三十里有雍山雍水所出弱水既西正義曰諸水言既道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鄭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

西下也○柳宗元愚溪對說弱水或寓言不足爲據
蔡傳引魏太武擊柔然西行至菟園水又循弱水至
溪邪山謂弱水在菟園水西溪邪山東爲得之
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孔氏曰屬連也水北
曰汭言治涇水入于渭漢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
西岍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蔡
氏以汭爲水名汭芮通出扶風汧縣弦蒲藪渭見導
水雍州之水渭爲大涇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而
南注以渭爲歸而汭東入焉是涇上屬于汭而下屬
于渭也夫渭汭不相及而一涇以屬之見水之遠近
連絡者其勢也涇渭之清濁不同源而渭受涇之
見水之大小相納者其理也經不以渭立文而曰涇
屬渭汭以涇水在中先會汭水後入渭水順其勢而
言故謂屬渭汭者涇而其實納涇汭者渭也○漆出
同官沮出宜君二水合于華原固爲一矣而其勢相
敵不足以相有也故並著其名而志其從于渭焉入
渭實在同州朝邑之東南不曰入而曰從者小從大
曰從衆歸之曰從涇漆沮皆在渭水之北涇水自北
來注于渭漆沮自東北來注于渭惟灃水在渭之南
自南來注于渭灃水出扶風鄠縣終南山東至咸陽

入渭澧大故曰同詩曰澧水東注維禹之績言澧水自東北流經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也

荆岐既旅至鳥鼠孔氏曰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終南惇物鳥鼠三山名言相望正義曰至于爲首尾之辭故言相望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按荆山蔡氏以爲即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而三原馬伯循則謂此原乃唐之獻陵非山也四夷郡縣圖記謂黃帝鑄鼎處在今三原嵯峨山蓋嵯峨即荆山也其山高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黃河俱在目前俯視秦川其平如掌其別嶺有西原中原東原乃縣所由名也山陽有鼎州即黃帝鑄鼎處岐東惟嵯峨爲大嵯峨之爲荆山明矣岐在今岐山縣詩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言太王始邑其下也山有兩岐故名焉又名天柱山終南乃關中南山西起隴鳳東踰商洛綿亘千里隨地異名總言之則曰南山爾地志一名太乙山秦記云又名地肺南山深處高而長大無異名者曰秦嶺乃地絡所由分秦嶺以南之水皆謂之江秦嶺以北之水皆謂之河惇物在武功縣東又名垂山鳥鼠說見導水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原隰泛言則爲廣平下隰之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對豬野則有所定指故蔡氏引詩度其隰原以爲說鄭氏曰其地在豳朱子詩傳亦曰豳在岐山之北原隰之野禹之底績公劉之徹田爲糧一也豬野即休屠音除澤在涼州姑臧魏太武伐涼謂姑臧城東西門外湧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其餘溝渠流入澤中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盛水土如此即指此也此禹所以底績也○施功自下而上成功自高而下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通典沙州昔舜流三苗于三危即其地也其後子孫爲羌戎代有其地謂之瓜州其地多生長瓜瓜長者狐入其中首尾不出左傳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是也秦及漢初爲月支匈奴之地武帝開其地後分酒泉置燉音屯煌郡即古瓜州也三危山在其東南山有三峰故名焉金氏曰聖人黜惡以遠爲罰經理則不以遠爲間故三危亦定厥宅三苗之在其地者亦丕就吾之功緒矣

厥土惟黃壤金氏曰黃土之正色而又細柔故厥田爲九州第一後世號關中爲沃野謂之天府蓋以此也然就其間較之亦惟涇渭灃漆之區最爲沃壤西北二邊逼于戎狄故禹于雍州自終南至鳥鼠則自東而西自原隰至豬野三危則自內而外賦出六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生聚蓋不同也至戰國秦漢富庶甲天下唐不如宋滋不如西有夏北有契丹雍冀悉非古矣雖關中亦仰東南之粟古今地利之不同豈無其由哉

歸有光曰陝固周秦漢隋唐之所都昔人稱其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而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雖三河天下之中王者之所更居然古今建都之形勝無踰關中者

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嘗幸汴幸洛將幸關陝時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之亂戎馬蹂踐所過皆空城千里無行跡而金陵　廟社已定遂爲

帝都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永樂北遷而萬世之業定矣昔鄭國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至唐杜佑以爲大曆初所儌因比于漢減三萬八千頃是時長安尚爲京師而佑言已如此誠如其計復此兩渠勸農置官嚴衛障塞積穀繕兵以收漠南之地漢唐之盛豈不庶幾哉宋慶曆初時天下全盛范文正公請城東京議者以爲迂後乃思其言先朝丘文莊公亦以幽燕迫近胡虜而漕河易噎欲重山後之守尋元海運之法誠以關中百二之險使膏壤千里百姓殷富而漢唐河渭之漕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在于以爲　國家之陪京此萬世之慮也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孔氏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通論見梁州田賦條下

厥貢惟球琳琅玕孔氏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侖墟之球琳琅玕焉山海經云昆侖山有琅玕樹亂征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西北崑山出玉在古蓋甚著丘文莊公曰漢時闢中之藍田幽州之玉田皆出玉其時西域未通也今中國所用之玉皆來自于闐有白玄綠三種皆出于河亦與古異抑土石之精其生有限而取之有盡古人比德于玉用爲器用雜佩之屬不一而足是玉在古多而爲用夥今世小民有不識玉者由是推之漢之金以斤計每以萬言唐漸少宋與今益少無乃千歲之後中國之金將與玉同邪不可不爲之限節也

按貢物除冀州外雍梁二州無篚餘六州皆有篚篚皆嬪貢衣服之用言錫者三揚橘柚荆大龜豫磬錯言包者二揚橘柚荆菁茅言織皮者二荆州梁州織皮製之爲裘織之爲屨與罽言皮服不同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孔氏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

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正義曰地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按蔡氏云雍之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西南境則會于渭汭東北當云西北蓋雍東距河若東北境則直浮西河不須浮于積石也積石在今臨洮府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兩山如削中流黃河西臨蕃界龍門在今西安府韓城縣東北八十里河水至此自山直下懸水百仞濺沫如雨濤聲如雷地皆震撼兩厓斷山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計浮于積石而來者至于龍門之上則止此一道也浮渭而來者則會于渭汭此又一道也蔡氏所以知其爲兩道者以龍門非可越而渭自鳥鼠而東中貫雍境取漕莫徑焉使內地之漕則當徑達西河更無用經涉龍門以此知其爲西北一道西南一道也河從積石北流北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漢人謂之北河其內今謂之河套即秦始皇所斥

奪匈奴河南地也在古已爲通舟轉輸之道蓋唐虞聲教暨于朔南冀之北垂遠出河外猶在荒服此其所以不可及也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内秦始皇逐出之秦楚劉項之際復爲匈奴所據漢武帝開朔方復取之唐築三受降城即其處宋時爲西夏所據河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以一隅之地能抗衡中國蓋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産健馬乃關中之屏蔽得之則强失之則弱歷代知其爲邊境之要害而不知其爲唐虞之故疆也蔡氏引李復之說疑積石至龍門三千里通舟無阻以後世之迹質之于經多所不合

然神禹導川通貢著其道路所經明若指掌觀此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後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曰導曰至非河通流至于龍門之驗邪曰浮曰至非舟通行至于龍門之驗邪李復所奏一則恐出吏民之托辭一則故道久廢岸谷變遷復之所指亦恐非禹迹之舊矣不特此爾北河之外陰山橫亘華夷大限當以此分虜得之則據以窺中國中國得之則據以窺虜乘高以望出沒踪跡皆見其外皆大磧南北數千里東西數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虜若不得陰山必踰大磧而居其北北即漠北也昔漢武帝驅虜

于陰山之外而漠南無王庭虜過之未嘗不哭漠南即陰山之南黃河之北虜所利以飽其力而內犯者也柰何北河之內復使得爲巢窟哉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孔氏曰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序美禹之功及戎狄也○金氏曰蘇氏謂此錯簡當在厥貢球琳琅玕之下然雍州西界黑水此諸國又在黑水之外故附于後以織皮冠之者此皆皮服之國貢織皮者也崐崘國名崐崘山旁小國也崐崘無定所而莊騷雜書皆云西王母所居爲是則在今肅州酒泉郡南山石室玉堂珠璣鏤飾尚在事具晉書張駿傳太守馬岌所言是必古崐崘國也析支國名有析支河唐與吐蕃舊界也漢武帝開朔方置渠搜縣爲漢極北界此可見唐虞時北河之內皆即敘之地矣三原馬伯循謂析支渠搜皆在今河套內寧夏東北河水遇山析爲二支處有析支城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鄒季友謂雍梁二州元無入篚之貢此三國叙在章末貢道之後與萊夷淮夷島夷之例不同

導岍及岐至至于敷淺原孔氏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百川經此衆山禹

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正義曰荆岐上已
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要從上
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總解此下導山水之意也
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爲治水故以導山
名之○呂氏曰山川之分見于九州者其經也山
川之聚見于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
則不知其脉絡此作書之妙也按地理有分界不可
無緯　本朝修一統志山川
散見各郡縣有經無緯故未盡○先儒有三條四列
之說三條者導岍岐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
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此鄭玄之說也大略皆
不離地脉之說蔡仲默不取據導字分之爲南北二
條而江河以爲之紀此說亦有所本唐天文志云天
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是也南條北條北條即所謂南戒
北戒江爲南河河爲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益天
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于二之中又分爲二焉北條
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之南境者南條有江漢之
北境者有江漢之南境者論橫勢則先北而南論縱
勢則皆自西而東義視王鄭始益精密矣○金氏曰

王肅之說也四列者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
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此鄭玄之說也大略皆
不離地脉之說蔡仲默不取據導字分之爲南北二
條而江河以爲之紀此說亦有所本唐天文志云天
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是也南條北條即所謂南戒
北戒江爲南河河爲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益天
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于二之中又分爲二焉北條
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之南境者南條有江漢之
北境者有江漢之南境者論橫勢則先北而南論縱
勢則皆自西而東義視王鄭始益精密矣○金氏曰

禹貢所書多是卽山以名其地天下山川相爲綱紀必自西徂東周覽形勢窮竟源委然後賦功故導山爲導水也○隨山以治水故以導言水之源未有不出于山水之勢未有不因于山○導岍一節導大河北境之山也岍岐荊三山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冀州山岍在隴州吳山縣一名吳嶽蓋虞周之世疑以此爲西嶽故又有嶽山之名汧水出其西而南入渭汭水出其北而東入涇禹導山始此乃東至于岐乃東至于荊而渭之入河灃漆沮汧之入渭皆在所經矣于是逾于龍門之西河則壺口正在河之東岸河

自塞外玦長城而入而壺口當其衝冀州之功于是伊始以殺河勢者也乃南至于雷首雷首在河中府河東縣雷水出焉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爰至于太岳汾水所經堯都在焉太原岳陽之修蓋于是而相度也又于是而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底柱在陝州陝縣三門鎮大河中流有石如柱析城在澤州陽城縣山峰四面如城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沸水出焉黃屋王者車蓋山形如之故名王屋舊謂山狀如屋非也從底柱至王屋禹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而沇水之導覃懷之績皆在所經矣又于是而太行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山至于碣石太行在懷州之北連亘數州爲河北脊以接恒嶽河北諸州皆旋其趾程子謂太行山千里片石衆山皆石上起峰爾恒山北嶽在雲中者爲是歷代以上曲陽縣之山爲北嶽非古之恒山也碣石一在平州南一在高麗界中史臣歷叙衆山而繼之以入于海者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得其道以歸于海矣正義曰言山旁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大河北境之水不特河沛如漳潞汾涑淇淶恒衛滹沲滱易之屬皆此諸山所出所經多不勝名故但以山言則水皆可知所隨者山所導者水也故終以入于海此三字正應首導字蔡傳元無河沛所經等語坊本有之俗子所加也諸處爲所私竄者亦多○鄭端簡公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冀西河上山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冀南河上山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冀東河上山壺口雷首底柱析城太行恒山千里而近其至于太岳王屋碣石千里而遥○逾于河正義謂山逾于河非是○孔氏曰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熊耳以下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互相備正義曰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云相首尾而東按此導大河南境之山也此不言導蒙導岍之文至嶓冢乃更言導者南條北條之別也西傾至太華皆雍州山熊耳至陪尾皆豫州山山川之脉皆起西北故每條皆自西起上節導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南西傾見梁州朱圉在天水冀縣俗呼白巖山鳥鼠見導水太華在華陰縣南十里即西嶽以西有少華山故此名太華禹循西傾而東至于太華其陰則北河與地絡之所會

也其陽則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河自下龍門其勢湍急及華之陰喬嶽綿亘其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而涇渭澧漆伊洛瀍澗諸水入焉熊耳在弘農盧氏縣東嵩高山在潁川嵩縣古文以爲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四山者志伊洛淮水之所以治也金氏曰陪尾徐山也泗水縣桃墟西北泗水所出舊說拘于地脉故謂即橫尾金氏又謂舊以嵩高爲外方者非是嵩高世所名中嶽安得與江夏內方相爲內外哉據唐志陸渾山一名方山蓋古外方云在伊

闕○導嶓冢一節此導江漢北境之山也孔氏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荆州内方大别二山名在荆州漢所經正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内方山地志無大别左氏云吳既與楚夾漢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然則二别近漢之名雖不知其處要與内方相接金氏曰大别山在今漢陽軍漢陽縣西有小别山漢水至此入江謂之沔口○岷山之陽一節此導江漢南境之山也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嶽在長沙湘南縣九江見荆州敷淺原蓋今之廬阜也過九江此言禹自衡山經洞庭以北向爾孔氏謂衡山之脉連延而過九江者非是禹之隨山因其有闕于水道者表之爾豈區區焉推其脉絡之所來止如葬師之言乎而山川自然之形勢則固各有條理凡經之所記非錯然而及之也朱子曰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夾江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而餘氣爲福建二廣又曰岷山之脉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于洞庭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瀟湘之源而北經袁筠之境以盡于

達華陰而與

廬阜 金氏曰岷山之陽東出一支爲衡山其南行而東者爲嶺包瀟湘之源而又一支北向以至敷淺原故禹自衡山過洞庭而至敷淺原也按金說當玩 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乎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按經文舉大綱爾其間曲折則朱子盡之然經文亦無所不包也廬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亘人民錯居故有敷淺原之名後世匡俗結廬居之遂名廬阜而其支隴林麓猶蒙其舊名江州潯陽縣蒲唐驛前有敷淺原西有傅陽山敷古文作傅傅陽者傅淺原之陽也其山正在廬阜西南然則敷淺原爲廬阜本名審矣漢志亦言此山在豫章其在德安者甚庳小且于江流無關係○唐一行言山河兩戒頗傷禹貢之意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獩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北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荊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illegible]而與地絡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東流與涇渭沛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山本同而末異故導山言其至其者其勢漸分水本異而末同故導水各言所自所會所入者其勢漸合○川有百所注者四入海者四而已瀆有四爲兩戒則江河而已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孔氏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金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至甘州張掖縣合黎山下居延澤即古合黎澤水溢則被流沙流沙通與謂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大抵西北之地多是沙磧史書所謂河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恒河沙是也沙則水滲而下又曰此以下導水蓋總敘水之源委派源而及流即大以統細也○程氏曰禹導弱水至合黎則其逆行者已順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必極之於西海近而無能爲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則已矣故於雍止曰既西而於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弱水不經中國則不繫民患而不可不導者聖人輔相天地無一而不當經理也○張掖今甘州酒泉今肅州刪丹縣今

山丹衛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流沙當又在其西漢志誤此雍州弱水既西條下錯簡○按此以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爲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爲大河在北故先言河其次則江漢皆發源自西經中國以入海故次漢次江漢先于江者漢在江北也沛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以其獨達于海也源短于江漢故次沛次淮渭與洛入河故後言之正義曰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爾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沇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繫于山不須言水積石非河上源記施工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于導河故加自爾又按導山導水只是一事導山以記禹行之次第所謂至于某至于某者禹所至也導水以記水行之次第所謂至于某入于某者水所至也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漢志黑水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不同金氏曰黑水出雍之西而南入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南海爲雍梁二州之西界葢出崐崘之南谷也自積石西傾岷山青衣岡脊以西諸水天竺以東諸水皆入之故黑水諸源亦非一林氏云衆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順其性而已矣正義曰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黑水得越河而南也

導河積石至同爲逆河入于海孔氏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東行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輳古今以爲津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皆禹所加功故叙之○正義曰河源不始于此記其施功處爾故言施工發于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二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釋水云河出崐崘墟色白李巡曰崐崘山名墟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

葱嶺一出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
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
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
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鄭漁仲言河水
自西域來其大原有三正原出崐崘山東北陬而東
行一原出天竺葱嶺一原出于闐南山北行與葱嶺
河合而東入于崐崘河或云張騫窮河源至葱嶺河
爾故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而沒
其正源也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命學士潘榮篤實
西窮河源得今西番朶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也四山之間有泉百泓匯而爲海登高望之若星
宿布列故名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
西三千餘里較之張騫所指殆爲近焉按以沈水發
源于屋而又出于温縣平地觀之河源未必果窮于
是○金氏曰爾雅河出崐崘而說崐崘者多誕妄今
不盡辯而說具總論積石在今積石軍其下蘭州皐
蘭山石門黃河所出西南涵浸轉而東北流洮水北
流入之又北而湟水會星海諸水入之其祁連山青
海之水出浩[illegible]山東流合于湟水
皆入焉皆崐崘北谷諸水也又北入北狄界中漸轉

而東至唐受降城折而南流爲冀西河大抵盤東山硤之間千數百里禹載壺口治梁岐皆爲冀河已見冀州故此不書又南至河中府龍門縣之西山開岸豁自高而下奔放傾瀉聲如萬雷是爲龍門南至華州華山之陰渭水入焉水勢撞擊地名潼關折而東流爲冀南河至陝州陝縣底柱壅河中流世傳禹鑿二門以通之又名三門山又東至今孟州孟津河流始緩南北通津謂之孟津東過今鞏縣洛水入焉名爲洛汭又東至澶音蟬州黎陽縣大伾山即今黎陽山也折而北流爲冀東河至今冀之信都洚水入焉今名枯洚河是也又北至大陸說見冀州又北播爲九河說見兗州逆河之得名以潮至而水逆流也○兗地最狹而承河之委爲禹最所施工處播爲九河回爲逆河入于海此三句內有多少工夫後世河患正坐分播合同不得其勢而入海之路狹也○按禹之治河龍門上下河行于山雖有疏鑿之功無復變遷之患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則厮之而爲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爲九自禹之後河順其道不復爲患者千餘年至周定王五年河始決蓋王政衰濬川溝洫不復盡力列國復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私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河不得其道所以多決自漢以來未有百年無事者歸之天數豈盡然哉

賈讓之言極盡利害本原古者立國居民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此即關並所謂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者也如此則無築隄防之勞費而河自不能爲害其次言隄防起自戰國拂水之性然去河各二十五里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但小民見目前之利不思後日之害因水去塡淤肥美耕作其間遂起室宅久而成聚落恃隄爲命是與水澤爭處所水至而湛溺固其宜也所說利害不但漢時至今猶然也○漢時河決頓丘遂漸南徙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河淮始通至于全河注淮則害莫甚于今日○宋神宗熙寧十年河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丘文莊公曰此黃河入淮之始然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于淮舊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東

至虞城下達濟寧州界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于淮焉○賈讓之上策欲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使北入海　本朝宋景濂亦欲分其半使之北流愈于全河入淮淮不能當此在當事者熟咨訪講求倘無別害行之以漸則其濟大矣○余闕曰多其委使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徙訖于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患特甚後河入千乘而德隸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者大抵偶合于禹迹故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有餘年至宋而河又南決又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鉅且悍惟一淮以爲之委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顧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議者以爲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遏之不使之北予則以爲河北而

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霍詹事云三代以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內全氣隨而鍾聚雍冀齊魯聖賢迭興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引河注衛冬春水平漕舟由江入淮泝流至于河陰順流至于衛河則一舉而得兩運道不惟徐沛水患可殺一半　京師形勢亦壯一倍也若以黃河南流徐沛受患永流于北德州滄州或亦受患此不可知然皆人謀之失非地道之尤也夫水之流行于地猶血之運行于人之身也血在人身調理得宜其潤吾之毛髮澤吾之體膚皆血之能也今黃河之水自西域至于徐沛安行而橫決猶血注于下積而爲痔也自孟津懷慶疏一支于海猶血運于肘腋也沿河州郡疏爲溝洫引納河水以溉灌潦以通洩猶血運于肌膚而全體愈光澤也○黃河之勢遷徙不常爲患已久前代河北行而鮮河患今日河盡南徙而河屢決蓋由地勢南高而北下北順而南逆也　國家運道徐沛以北悉資泉水通流徐呂二洪則借黃水接濟先年河徙鳳陽宿州一帶則二洪有淺涸之虞河決曹單張秋諸處則諸閘有泛

塞之患嘉靖二十八年河自小浮橋入洪不三四
年又自秦溝濁河大小溜溝入徐皆於運道無妨
但因河復北徙向之出小浮橋者幾至斷流本年
七月內黃水驟發泥沙涌積而大小溜溝等處俱
就淤塞以致全河之水盡衝出飛雲橋河身既窄
不能容受必至漫流橫決此實河患之所由起也
（此嘉隆間治河工部尚書朱衡疏中語）
淮揚水患其受病之本在於下流海口之壅而本中標病又在於上游河身之高然欲疏濬河身必先大開河口臣肅將明命開挑草灣擬將黃淮二水引入安東金城鎮五港口等處下海已經興工再當講求五港口以下工程及與鹽諸縣入海港汊次第修舉病本庶幾可祛至於河身之高臣嘗詳究其故蓋黃河原係濁流黃水一斗貯而澄之其沙數升當河道直瀉之時沙不停積水行甚駛遞者雲梯關海口漲沙長亘數里下流既闕上流始緩於是徐邳而下數百里之間年復一年泥沙停積河底日高一遇水發便至四溢爲患往時黃河每深十丈今深者二三丈或僅深丈許至七八尺四五尺者有之至如徐州河身高過徐城徐呂二洪昔稱湍險者今悉已

淤平（後議用混江龍疏瀹河身不錄右係總漕侍郎吳桂芳疏）其要歸於修隄束水使之歸槽（近日治河右都御史潘季馴疏中語）通前朱司空所論乃近歲治河之大略也按天地之有四瀆猶人身血脉之有大經絡瀆者獨入於海也今河淮併行河奪淮之道至於泛濫猶人身血紊經絡此豈可謂天地之常哉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後世失其道所以多變但昔之議治河也則治河而已而今之治河則欲以通漕也當事者惟知以通漕爲急遂不暇爲治河長久之計如霍文敏所言不知於事勢可行行之有無他不便皆不可不素講求也誠欲講求竊以爲河淮必各得其道而後河不害漕河漕必各計其便而後河可言治夫漕不可以一歲不通而河則不可以歲月而治今之隨決脩治隨塞疏濬不過爲通漕而已河實未嘗治也眞欲治河必復其故道而後可今無論禹之故道亦非永樂中之故道矣永樂中開會通河北達漳御南接淮泗閘河不資黃水黃水不入清河河未嘗爲害如今日之甚也爲今之計能使河東北入海復禹之道上也不得已猶當使河淮有分河漕兩利如永樂之舊次也夫禹之治河於其下

流播而爲九今以河之鉅且悍而一淮以爲之委又無可分而容之地誠可使之北而有道以分之有地以容之然後河可以永久無患而徐沛淮揚數百里間免于閭殫爲河退出可耕之地不知其幾其利又大矣

嶓冢導漾至東爲北江入于海江漢二水勢均力敵皆能自達于海者也故荆雖紀其合流仍各見其首尾孔氏曰泉始出山曰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蔡氏曰又東爲滄浪之水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爲者明非他水也三澨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是也大别見導山入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匯迴也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入海在今通州靜海縣按東匯澤爲彭蠡朱子以爲多句東爲北江入于海鄭漁仲以爲衍文此千古之卓見漢水入江江獨達于海此古今之迹所同亘天地不改者也若曰禹時江漢匯爲彭蠡之後又分爲北中兩江入于海則漢水即當列四瀆矣何以自古四瀆無漢水邪若曰漢嘗入江而不列于瀆則沔亦嘗入河而又南出以入海正與北江同何

以獨取沛而舍漢邪朱子有辯甚詳其要不過兩言曰彭蠡有源非江漢之所匯兩江不分北江中江只一大江孔氏謂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鄭玄曰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此易明者惟江分爲三之說世儒惑泥堅不能破則以經有北江中江之文爾嶓冢之江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豫章之江爲南江此以經文質之則合以水道考之則決不可通强說無益也地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此恐指吳淞江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陽羨縣東入海此指北江從會稽毘陵縣北東入海未詳所在古今水道變遷或上古入海之處江分二道不可知但爲北爲中孰爲漢之所分則難以意言爾正義曰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按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而記松江等小江按正義之言固亦有理但三江既宜首舉大江震澤下流之松江雖小而實爲東南洩水之要道仍當在三江之一然則中江大江也南江松江也惟北江爲不可考爾水經云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餘姚入海○郭璞云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岷山導江至東爲中江入于海金氏曰江至永康軍

導江縣諸源既盛遂分爲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南受青衣大渡馬湖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後東注于澧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入都通道計不施功故略之也至于東陵今岳州巴陵也東迤北會于匯當作會于漢蓋江勢迤北處正受漢口若至彭蠡川東流久矣澧水名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鄭玄以長沙有澧陵縣指爲陵名非是鄭玄以經文之例凡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爲山名澧爲陵名不知二處皆指水也甘州有合黎山亦有合黎水澧陵亦因水而得名不當舍水而指陵也正義曰迤者靡迤斜出之意東溢分流又都共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按此條東迤北會于匯若作東迤北會于漢入于海無東爲中江一句則經義甚明水道甚合○朱子曰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巴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于敷淺原也是導岍岐荆而逾于河以盡恒碣之例也○黃氏潤玉曰江水源發岷山

東出巫峽則分流爲沱凡出沔南者是也正流東至
澧乃荆之南境今沿江築圩而田獨華容縣章華臺
下仍通川水過九江即洞庭湖所受澧江黔江沅江
益陽江安鄉江湘江耒江瀏陽江平江九水漲則瀰
漫港汊所謂孔殷也至於東陵即岳陽城陵之境又
東一帶迤北皆與前沱水會爲匯澤故沔南之湖澤
寘廣今江水衝直城陵磯而臨江驛至岳陽湖口六
十里皆淤沙漲起南環湖北沿江塞隘九江之口其
章華臺之水亦淤窄矣漢水西源于嶓冢之漾漾水
東經漢中之境總名曰漢又東經武當山北名滄浪

過三澨乃沔北隨郢景陵諸水流瀦雲夢者至于大
別山趾入于中江而江東匯澤爲彭蠡彭蠡因小
孤山彭磯至左蠡而得名實彭澤也非謂鄱陽之湖
且川江勢大若江漲時迴流入洞庭寘迅予嘗乘驛
船必須人纜拽出湖口但到彭澤江漲已緩惟涌回
鄱水不得流爾凡江自澧以西名上江東陵以東名
中江彭蠡而下名北江五而敘江漢皆曰東者主岷嶓
居西而云非指曲折所向爲文也○范氏至能曰江
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蒼
州邛部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

湖江出自夷中以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
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等州會之至恭州而嘉陵江
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又自黔州合
南夷諸水會之至萬州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
夫然後總而入於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
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郡
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
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
也又自是而下江州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
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
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于海是以自峽而東
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地間
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
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以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
學者可以觀矣

導沇水至又北東入于海孔氏曰泉源爲沇流去爲
沸在溫西北平地沸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
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陶丘丘再成正
義曰地志云沸水在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
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縣平地者沸水近在河內孔

必驗而知之見今沛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沛水入河以下此皆自驗爲說也沛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沛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釋丘云再成爲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沛陰定陶城中有陶丘（旭縣蔡傳地下多一曲字垣曲是後世名今屬平陽府）○沇水發源王屋天壇之巔太乙池伏流九十里復見今沛源祠有東西兩源合流至溫縣始名爲沛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此處二孔說分明如畫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爲隊豈必謂無水過水哉釋名云沛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蔡氏謂其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盡之矣自陶丘之出不復伏而東至于菏東北會汶以入海此古沛水之道也至王莽末不復南溢而河南無沛瀆榮自受河爲濟儀渠然沛未嘗不伏流地中也今阿井煮膠其性鎮墜能清濁水歷下發地皆泉皆沛所過也又大小清河七十二泉皆沛水也或分流以濟漕或疏引以溉田沛之隱功及人甚溥有益于國甚大而人不知故表而出之○曾子固齊州二堂記言岱北與齊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柏崖之灣至渴馬之崖泊然

而止北至歷城之西五十里而有泉涌出是爲趵突之泉而不明言其爲沛水蔡傳引之則以爲王屋之派矣○李獻吉曰沛之性勁源于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東出爲百泉爲衛水一支爲沛源出山東爲七十二泉（孟州沛縣今屬懷慶府沛水再見處志云王屋山在其西百里）導淮自桐柏至東入于海孔氏曰桐柏山在南陽平東與泗沂二水合正義曰地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桐柏之別小山地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沛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爾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入海在今淮浦

導渭自鳥鼠同穴至于河正義曰釋文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鴿其鼠爲鼷李巡曰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陝西志鳥鼠同穴山一名青雀山在渭源縣西二十里渭水發源于下南谷山在西與此山相聯以鳥鼠同穴爲二山者誤○岳季方學士云禹貢鳥鼠同穴孔疏云云而蔡仲默不信予戊申時過莊浪親見之鳥形色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即匿穴穴口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但唇缺似兎蓬尾似鼬與鳥偕入

彼此狎昵有類雌雄者問之土人皆孔說也○山在隴西首陽縣至入河千一百八十里○東會于澧即澧水攸同也東會于涇即涇屬渭汭也東過漆沮即漆沮既從也澧涇大與渭敵故曰會漆沮小故曰過前分言于雍而自源徂流言之于此也

導洛自熊耳至又東北入于河有兩熊耳地志謂伊水出盧氏之熊耳山海經郭璞謂伊水出上洛之熊耳地志謂洛水出上洛冢領山據經則洛出熊耳上洛亦有熊耳與冢領同在一縣則洛出熊耳明矣今商州熊耳在其西四十里伊水出焉冢領在其南六十里洛水出焉○按蔡氏謂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爾然渭源縣之南谷山實鳥鼠相連之枝山相去不遠胎簪乃桐柏之旁小山而謂渭非出于鳥鼠特自鳥鼠導之淮出胎簪特自桐柏導之似俱未安竊詳經文之例凡云導某水自某山者皆水出其山之名也惟河不出積石故但言導河積石沈多伏流故經不顯其所出孔氏亦不質言其所出但以其在溫縣平地者言之蔡氏拘于先言山而後言水先言水而後言山之說則孔疏有一言足以斷之曰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

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

九州攸同至四海會同孔氏曰九州攸同所同事在下四方之宅已可居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而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會同于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按此總結水土無不平治也首句包下四隩既宅言土畢舉以見高結單懷底績降丘宅土等事也九山刊旅言山舉始末以包中間刊者治水之始旅者功成祭告結岷嶓既藝蔡蒙荆岐等事也九川滌源言水舉源以見流結既從既道既入等事也九

澤既陂言澤舉外以見中澤有陂障則不泛溢結既澤既豬底定孔殷等事也又言四海會同者言九州之外薄于四海百川以四海爲歸是無不會同也九州言水之治其文不同而此則總之曰九川滌源滌源二字理最深微聖人萬事無不從其本而治之也要之繫龍門疏九河有治其上流有治其下流是其功非一處而惟總之曰滌源則皆舉之矣正義曰川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又曰澤言既陂往前泛濫今時水定或作陂以障之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春曰朝夏曰宗時見曰會

殷見曰同江漢朝宗于海四海會同皆借義也

六府孔修至成賦中邦此總叙貢賦之典也水者五行之先土者萬物之本地平而天成此六府之所以孔修也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此土賦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田賦也鄭玄云以萬物生焉則言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庶土色性不同五方物生異宜交相質校以制天下之地征三壤上中下也三之中又三焉其賦有定則故曰成賦中邦任土作貢或及外夷什一之征止在中國

錫土姓金氏曰水土既平田制既定于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勳德輯其分族也封建之來因經洪水之患則限制多不明有水土之功則庸勞所宜賞此所以脩封建之制也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專而實出禹所經畫所謂弼成五服也　孔氏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正義曰周語稱帝嚳禹德賜姓曰姒胙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皆是因生賜姓之事按左氏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朱子謂因生以賜姓如舜居嬀汭及武王

即位封舜之後于陳賜姓爲嬀是也諸侯以字爲謚謚當作氏孫以王父之字爲氏如魯有子展其後爲展氏展喜展禽是也此姓與氏之分也後世以氏爲姓而姓氏遂無辨唐時姓異而所出同者尚有禁不得爲婚姻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孔氏曰台我也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蔡氏曰敬我德以先天下○一篇皆記禹經理之事而此二句突出又奇葢禹經理之要也無此以爲之本雖胼手胝足勞其身以爲天下能使人之丕應徯志而轉移氣化也哉九州殊貫萬國異疆而禹能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無他祇台德先而已他書記事功則事功爾無復此意矣

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正義曰更叙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役尤多故每于百里即爲一節侯服稍遠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甸服入穀侯服以外貢不入穀○孔氏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禾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總入之供飼國馬銍刈謂禾穗秸槁也所納精者
少麤者多正義曰言甸者主田故服名甸也直納粟
米爲少禾槁俱送爲多其于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
有精麤遠輕而近重爾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
有禾此總是也說文銍穫禾短鎌也禾穗用銍以刈
故以銍表禾穗也秸亦槁也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
槁粟別納非是徒納槁也○金氏曰有殼曰粟無殼
曰米總納繁重故惟百里之內納之若二百里則去
總而納銍四百里則簡銍而納粟五百里又寔則去
殼而納米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麤而輕者粗賦皆

什一力則以遠近輕重爾○又曰古人九數有粟米
均輸二法蓋本于此然獨三百里之民納槁而不粟
視他處爲甚輕而有服役之事爲服役獨在三百里
者蓋酌五百里之中爲轉輸粟米之賦也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不言賦納蓋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于都
爾夫三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米粟而爲轉輸力若勞
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
而萬世之所當行也○朱子曰里者道塗遠近之數
非方井之里也○蘇氏曰獨言甸服之賦者內詳王
畿之法而諸侯可推也○按詩曰赫赫梁山維禹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TAIWAN, R.O.C.

之禹之甸法達于天下而王畿獨以甸名服葢農國之本也史稱秦地五方厝雜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又云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夫秦地爲漢之京師而其俗如此故禹當時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穀也後世轉輸外郡而京師習于坐食元人爲歲漕不至始經營京東海田城門一不開貴人無所得食抱珠玉而死可爲明監也○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無之甸服有粟米之輸而餘四服無之說者以爲畿外八州皆以田賦市易所當供者以爲貢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葢諸侯食其稅于國則稅名爲祿納其賦于王則賦名爲貢○古者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不如是不足以待諸侯然而粟米之輸近取諸甸而已足而無仰于外葢漕輓外郡以給中都後世之失非先王之法也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丘文莊公曰秦致負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國都之漕自張良始○韓欲罷秦毋令東伐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爲渠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

渠就用注塡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諸侯夫秦事至不足道然務農積穀以强其根本則漢人所不能及故秦并天下用關中而有餘漢有天下乃仰漕關東而猶常不足○秦外事攻戰而誘三晉之人爲之力[illegible]于內夫三晉之人秦得而誘之秦盡其地力三晉不能用其人如之何不爲秦所并也○甸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侯國之服故名侯服而于其中又分爲三等百里則采也二百里則男也三百里則諸侯也采按孔氏曰供王事正義曰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于一故但言采今蔡氏以采爲卿大夫采地然周制家削邦縣俱在畿內夏制雖不可考要之采地恐不及畿外也男邦小國言男以兼子也諸侯大國言侯以兼公與伯也內小國則弱有所依外大國則足以爲屏翰○侯服外四面各五百里爲綏服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綏安之義內取王畿外取荒服各千里而綏服介于其中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所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以外二百里奮武衛所以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文以治內武以治外獨綏服言之以見由此而內其文教之揆由此而外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武衛之奮皆準之也又見內非無武而以文教爲主外非無文而以武衛爲主居羌胡于塞內自廢其防與快心狼望之北務逞其武者皆非王者奮武衛之意也○綏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要服要取要約之義其文法略于中國羈縻之而已一說如棠之有要所以綱統四裔也于其中分三百里爲夷二百里爲蔡夷易也無中國禮法蔡放也如殺管叔而蔡蔡叔之蔡○要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荒服此爲四遠蠻夷之地田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謂之荒服所以經略之者又簡于要服矣其中三百里謂之蠻因其俗也二百里謂之流則有罪者流徙于此如流共工于幽州是也蔡流皆放逐罪人之地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云○按周禮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各方五百里要服蠻服也此以上爲九州之內又有夷服鎮服蕃服在九州之外內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七千里與禹服不同考周地幅圓蓋不廣于禹立政言方行天下陟禹之迹則亦以禹迹爲極爾蓋禹時四方有不盡之地聽四夷居之故五服止于五千周則盡禹迹所至而疆畫之是以不同爾

東漸于海至成功聲教至于海濱則止何云漸于海
盖海島之夷與流沙以西之羌戎咸賓貢于中國是
以有虞之聲教東不止于海且漸入于海中西不止
于流沙又蒙被流沙之外矣漸深于被被遠于暨東
西皆有所止之地南北獨不言何也盖朔朔方南交
趾也以堯典宅朔方宅南交證之可見或言古時百
粤未盡開南不至交趾非也五服之境固南盡衡山
之陽聲教則訖于四海矣何云不至交趾邪○謂自
秦而上西北褒而東南蹙非也謂自秦而下東南展
而西北縮則是○上之與下謂之錫禹奉玄圭而云

錫者何也盖爲舜成百世之功不可以常辭書猶之
衆舉舜而曰師錫盖爲天下得人亦非常之事也
首曰禹敷土終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只起結二禹
字而中間數千言貫串相應文之妙也○金氏曰天
地常形固相爲句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脉絡若
以脉絡之可見者言之崑崙四垂而爲海天下諸山
皆起于崑崙而崑崙無定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
河諸源之所出卽崑崙爾崑崙之上綿亘糾繆句連
盤錯其南爲岷山而岷山最大其北爲積石諸峰其
東爲西傾朱圉鳥鼠諸峰其西北諸山尤爲綿亘紛

錯河之所以北弱水之所以西黑水之所以南皆是也惟江淮河漢行乎中國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爲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亹皆河源也入匈奴以東爲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而南趨爲北岳以至太行爲河北之脊壺口雷首太岳析城王屋皆其羣峰河之折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涿易漳滱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幽燕之北爲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爲西傾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朱圉鳥鼠諸隴則爲渭之源

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荊山諸峰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即西傾而下諸峰亘爲終南屹爲泰華東北爲殽陝東南爲熊耳外方伊洛之源又南爲桐柏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爲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則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峰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綿亘爾又東則爲荊山內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崐崘之東南言之是爲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則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脉爲桓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爲蒙蔡諸山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爲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爲衡山其再盤而北爲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貢盱信諸江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過趨新安峙天目盡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爲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爲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爲閩浙北爲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中原此所以爲異與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而爲川流之盛地道以句連爲固故山束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于疏闢之功此其大約也○

按易曰地勢坤凡金氏所言不出地勢二字其高下相因脉絡句連皆有自然之理堪輿家因而爲龍脉之說流而失眞則有繆悠荒誕而不足信者矣坤順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所謂順也一篇禹貢要亦不出地勢二字而禹之道則順之一言足以盡之金氏之論則于勢之一字頗有所發是以備載之○又按堯時洪水莫知所因今因金氏言水者山之液云云則洪水之由亦可推矣參同契曰法象莫大于天地兮玄溝數萬里河皷臨星紀兮人民皆驚駭晷景妄前却兮九年被凶咎天地間莫大者水百川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脉絡四海爲尾閭山澤爲竅戶聖賢爲之關鍵低昂則害氣奔走而江河注海也此雖養生家之寓言然亦可以爲當時之喻矣自禹功一施而既道者道其乂者乂底平者平山川有常位化育有常序謂之曰萬世永賴信乎其永賴之也後之山樵而地植水航而陸車宮居而廟享者誰之賜也與彼睹河洛而思禹者猶爲但知其一爾玄溝謂天漢河鼓星名星紀丑位九年謂洪水也

紀丑位九年謂洪水也

洪水也

尚書日記卷之五　畢

後學南昌彭燧覆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日記卷之六

金壇王樵著　門人平陽蔡立身校

甘誓

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陸氏曰啓禹子嗣禹爲天子扈音户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姒姓之國爲無道者按京兆鄠縣即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在今扈縣西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正義曰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禮太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蔡氏曰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禪承啓獨繼父以此不服亦意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正義曰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爲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爾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爲之名泰誓自悔而誓非爲戰誓故舉其國名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天子之兵有征無戰扈抗王師故書大戰○周禮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鄭氏曰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如鄭氏之說此公卽論道之三公則每鄉卿一人豈卽六卿而分領六鄉邪此二項叙官有其文而後無其職觀小司徒之職云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歲終則考屬官之治成而誅賞鄉大夫之職云受教法于司徒則鄉官自大夫而下屬于司徒而受其比法教法聽其誅賞此爲鄉吏之常職而所謂二鄉則公一人每鄉卿一人者乃公卿分領鄉事而非鄉官也別無六鄉之卿平居無事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屬於大司馬

也軍將皆命卿此周禮之文鄭氏曰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今以書攷之泰誓牧誓皆呼司徒司馬司空彼之三卿卽此之六卿平時軍將皆命卿況天子親征六卿必從可知鄭氏以軍帥選于六官六鄉之吏則固六官爲首鄉吏次之而此之六卿必非鄉官也況夏之官制與成周同異不可知故惟孔說爲當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正義曰卿爲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勑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爲總呼之辭

有扈氏威侮五行至今予其恭行天之罰鯀汨五行而殛禹敬修六府而萬世永賴蓋天子諸侯之職在于養民而已五行卽六府乃民之所養者也有扈威侮必有事實如隋時遼東之役伐山造船林麓皆盡文中子謂帝省其出則將何辭以對蓋五行指其在人間者非運行之五氣也怠棄三正或疑夏時頒朔不知子丑二建竝頒耶抑止頒寅正也若止頒寅正則何得云三正乎此說亦有理愚謂天開于子地

闢于丑人生于寅古人重此三時三代雖三正迭建而亦兼用焉故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豳風一之日二之日是一陽二陽之月亦得爲正春秋雖用周正而祭祀田獵則仍從夏時此兼用之明徵也古人每月皆有時政有扈不奉王朔則棄其時政而不修亦可知矣故謂之怠棄按文自可見也正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左爲車左右爲車右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側鳩反矢之善者）攝叔曰吾聞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之御惟主馬故特言之此謂兵車甲士三人所主如此爾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成二年左傳晉伐齊郤克傷于矢而未絕鼓音張侯爲御而血殷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御非其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正馬之正謂馳驅之法也燮奚拙于射王良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是御者之法與射者之巧各得其正相應如一人而後爲善也戰之司命尤在于御羊斟所謂今日之事我爲政故御非其馬之正獨于御而戒之○首左字當一斷呼左之人而告之也下右字御字亦然古者車戰之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主御馬步卒從之每二十五人爲一兩蓋甲士則每兩之長而步卒則各供其長而爲之助者也一鄉一軍則一萬二千五百人蓋五百兩也卿一人統之天子六軍則七萬五千人凡三千兩先王之師左右各攻其事而不以詭遇爲功非惟師出以正抑左攻于射右攻于刺甲者攻車步者攻列故能爲不敗之師此先王之軍法也

用命賞于祖至弓則弩戮汝祖遷廟之主社主也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可知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又載社主以行也用命謂有功不用命謂違律奔北賞刑異處者祖主陽陽主生故賞于祖社主陰陰主殺故戮于社此軍

前之賞罰若偏敘諸勳則反至太祖之廟而後行也或殺或刑凡顯其罪以令衆者皆曰戮上二語蓋古軍法予則云者猶今臨時區處也孔氏曰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按孥戮當從孔說古者罪人不孥雖曰行軍但嚴其令以肅衆然不行則人不信何肅衆之有

甘誓一篇僅八十字而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無不明備楊氏曰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御非其馬之正孥戮罔赦牧誓云不愆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節制之嚴如此故聖人著之經爲萬世法○甘之戰大矣天子親誓六師其所戒者三人而已左右與御是也蓋古者專用車戰步卒亦以供車非若後世騎步之不相爲用也故言兵者皆以乘計曰百乘曰千乘曰萬乘皆軍賦之名也凡車之命係于三人自一乘至于萬乘皆有是三人者故戒其左者則凡車左執射者同聽之戒其右者則凡車右執刃者同聽之戒其御者則凡車中執御者同聽之雖六師之衆以三言蔽之無所遺矣啓之誓師能要而盡如此夫子所以取之爲萬世法歟

五子之歌

眞氏曰太康者大禹之孫而禹之功與天地並甫及再世太康以盤遊之樂遽至失國天命之靡常而前人之功不可恃如此自是羿專夏政寒浞又殺羿而代之非少康君臣辛苦經營以復有夏之業則禹不祀矣太康逸豫以一朝而失之少康布德兆謀四十餘年而後克復失之之易而復之之難又如此後王可不戒諸○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冐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眞氏曰此魏絳所以規晉侯也晉侯好田故絳及之夫民之與獸爲生不同而安居之欲則同故民安于寢廟而獸安于茂草先王之世暨鳥獸魚鼈咸若者以其德之不擾也羿則反之不惟國事是恤而惟麀牡是思田獵雖云習武然亦豈可數哉夫羿因太康之逸豫而篡之已又以逸豫爲浞所篡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亾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至距于河太康啓子尸位謂徒居其位而不爲其事夏都河北洛在河南洛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表水之南也十日旬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與拒同羿因民不堪命拒太康于河北使不得反遂廢之○新安陳氏曰此史序五子作歌之由能敬必有德逸豫則怠勝敬所以至滅其德○金氏曰大康畋遊無度逾河之南又自河而逾洛水之外又留連十旬而弗反此羿所因以得志也○呂氏曰姦雄何代無之苟我無其隙彼何所因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秦不築長城營阿房勝廣何所因隋不伐遼東幸江都李密王世充何所因

厥弟五人至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蔡傳說怨字好其一曰皇祖有訓至本固邦寧孔氏曰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倘其徵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之標危貌○蔡傳此一段發得意透而辭亦警健說到民惟邦本處用一且字見得上是大槩說下是究竟說國之有民如崇墉之有基下之而不親是自剝其基也○易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程子曰艮重于坤山附于地也山高起于地而反附于地爲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其本固而能剝者也下剝則上危矣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唐郭從謹對明皇曰在庭之臣以言

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心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按明皇平日下其民至于闕門之外事皆不知一旦失位出奔田野父老乃得睹天子之面而出其欵直之言明皇于是憮然自失回思向之九重嚴邃乃所以釀成今日之事向之所親信狎昵者今皆不可恃而天子所與爲崇高富貴者乃此輩樸野鄙戇之民也故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民可近不可下豈不信哉

予視天下至泰何不敢予五子自稱也既述禹訓因深言君位不可恃以爲安而民之爲可畏愚夫愚婦言其至微一能勝予言其不可忽蓋兆民之情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一失其心則君民之分不足復恃且怨不在大亦不在多太康之失至于黎民咸貳則其失多而民怨非今日矣夫以一人之寡而三失之多豈能勝民怨之衆乎怨豈在明所謂不敢言而敢怒是也不至彰著則人主不知著而圖之常患無及故當不見是圖如民情欲逸吾役而勞之民雖未怨也度其緩急而張弛焉如民欲資饒吾不能無稅斂民雖未怨也量其有無而取舍焉陳子昂曰

天下有危幾百姓是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喻其危懼可畏之甚也

其二曰訓有之至未或不亾訓亦禹之訓也孔氏曰有一必亾況兼有乎眞氏曰禹之訓六言凡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亂亾之釁靡不由之凜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原于此意者大禹爲之使子孫誦而傳之乎太康以禽荒而亾皇祖之言于是乎驗矣○董氏曰聖人言善惡成敗如醫師之辨藥士師之勑法某物食之殺人某事犯之罪死不吾欺矣輕生者不顧而身試之卒蹈焉以身爲後人戒其太康之謂與○梁王觴諸侯于范臺嘗侯舉酒色味高臺深池曰兼此四者可無戒與予愛其言謂正可與此歌末二語爲的對

其三曰惟彼陶唐至乃底滅亾孔氏曰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亾正義曰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言之○要知堯舜禹相授一道意自堯而始一道相傳故以陶唐該舜禹自堯而下皆都冀州故以冀方該天下○道與紀綱亦有別詩曰勉勉我王綱紀

四方將亂之君道先亾紀綱次之則國從之矣堯舜之道只在儆戒太康失道只在逸豫心志既荒至于紀綱盡亂是以并冀方不能保而失天下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至覆宗絕祀明明我祖二句只一直意傳謂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是也非謂禹以盛德故得大業也典則泛就治天下之典章法度言之包鉅細而言鈞石則舉其一而言以見禹貽謀之遠也百度待信而立故舜同度量衡武王謹權量正以民信所繫亦即上之法制禁令之所關也此事上自官府下至民間一則爲信二則爲姦故雖以古之帝王亦莫不謹于此○自其經常可永守而言即謂之典自其中正有準而言則謂之則二者亦非分姑以財用譬之如出納有大法可常守而不易者典也就其中多寡各有定數者則也傳引周官六典八則亦姑以見典則之大意爾○關石和鈞關取通意若彼此不同而有折閱則非通矣和取平意若取予不兩平而有爭爭則非和矣關通和平亦互文禹慮後世法度廢弛有時不關不和故存此二者在王府使有所取正也荀子良賈不爲折閱不市注折閱謂損所賣物價也○禹之貽謀之遠至于鈞石而具有太

康荒墜之甚至于紀綱之盡亂
其五曰嗚呼曷歸至雖悔可追曷歸仇予皆指太康而引以自歸仁人之于兄弟榮辱一體親愛之至情也鬱陶思之深則欲見之切矣而又自言顏厚有忸怩顏厚色愧也忸怩心慚也此五子言其在于洛汭俟而望之之時其情如此也又言人君不慎其德以至此雖悔其可追乎言無及也從首漸怨至此爲深怨之中有傷有思有慕而歸于以理自反未嘗少有憤激之意蓋自虞庭之歌至此猶詩之有變風焉亦可謂變而不失其正者矣五子其賢矣哉孰謂禹啓之明德無傳哉○太康失國因於不敬慎爾故五子之歌始之曰柰何不敬終之曰弗慎厥德以是始終焉乃一篇之綱領也

胤征

夏都安邑在河之北太康立十九年爲羿所拒遂居河南之陽夏宋開封府之太康縣也又十年而崩弟仲康立觀肇位四海之語則諸侯猶宗之爲君也十四年崩子相立羿亦好田其臣寒浞弒之而篡其位及夏后相自河南遷河北帝丘在位二十八年方爲浞之子所滅夏遂中絕者四十年而少康復興

水經注窮石既俠善射篡相寒浞亦因逢蒙弒羿
即其居以生澆因其室而有羭用師滅斟灌及斟
尋氏（二國名）處澆于過處羭于戈有夏之遺臣曰靡
事羿羿灭逃于鬲氏收斟灌斟尋二國之餘燼殺
寒浞而立少康
惟仲康肇位四海至胤后承王命徂征仲康太康之
第五子之一也始即王位臨四海胤國之侯受王命
爲大司馬掌六師于是有羲和廢其所掌之職縱酒
迷亂于其私邑胤后承王命往征之羲氏和氏世掌
天地四時至夏合爲一官其人羞羿黨其時尚未能
正其誅然即其荒酒廢職亦當致討也○孔氏謂仲
康爲羿所立仲康既在五弟之數僕于洛汭不在舊
都不爲羿所立明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至厥后惟明明聖指古先帝王
謨訓其法語也徵驗保安也天戒日食之類常憲臣
人所守之常法也胤侯言聖有謨訓徵驗甚明可以
底定保安乎邦國下文即謨訓之語先王克謹天戒
言君能存畏天之心于上遇災而懼思所以消弭也
臣人克有常憲言其大臣能存畏天之心于下凡大
政所關紀綱所繫常法所在能秉持而無所失也百

官修輔言其羣工庶僚亦各修其職以輔其君不以位卑勢遠而忘自效也如是則其君内無失德外無失政而爲明明后矣執法自大臣始故言克有常憲其實大臣亦修輔百官亦有常憲也

每歲孟春至邦有常刑道人宣令之官名曰道人不知其義遒聚也聚人而令之故以爲名也鐸鈴屬木鐸金鈴金舌軍法用之官師蔡傳謂官

以職言師以道言愚謂只是諸有司之長爾相規相規正也百工執技以事人者以藝事諫見納諫路廣也先王制令上自官師下至百工無不得諫不諫是謂不恭不恭者邦有常刑本爲羲和昏逆天象設

此者平時坐視君之得失而不言猶且有罰況天成又得失之大者乎上自官師下至百工猶欲其諫不諫謂之不恭況羲和不惟不言又廢其職乎○蔡氏元度曰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諫曰匱財罷民魯莊丹楹刻桶匠慶諫曰無益于君而替前人之令德執藝事諫此類是也○蔡傳引孟子責難于君謂之恭以釋不恭之義要之其或不恭乃古人申戒之常語未必有孟子之意也○許氏曰官師相規至邦有常刑皆道人徇于路之言也此正先王之所謹臣人

之憲而修輔者疏云平等有闕猶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之賤猶令進諫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按此以相規爲官司自相規其說亦好但蔡傳引胥教誨以訓相規則主君言宜更詳之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至不及時者殺無赦孔氏曰顛覆謂反倒沈謂醉冥傲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庶人供救日之百役也官之所居曰次畔官離次遠棄厥司以酒荒于私邑也官之所掌曰司

○正義曰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或以爲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于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于房星以太遲太疾惟可見曆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以此知必非房星也○唐太衍曆日度議曰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和則陽不欻乎位以常其明陰亦舍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則日食可知○古者日有食之天子伐

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周禮救日月太僕贊王鼓鄭注云救日之時王或親鼓則此瞽奏鼓當是樂官進鼓于王王親鼓之太僕乃贊之當又有餘人助之穀梁傳謂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正義云所陳既多皆樂人伐之○日食惟正陽之月有伐鼓用幣之禮餘月則否此九月奏鼓恐夏禮異也正陽之月夏四月也○正義曰先時不及者謂爲曆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爲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爲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爲節氣半爲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强半也以月初爲朔月盡爲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爲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爲朔今曆乃以癸亥爲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爲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即不及也其氣望等皆如此○先時後時且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殺無赦况昏迷于天象乎觀瞽奏鼓嚚夫馳庶人走而羲和猶罔聞知是不但推算之失而已蔡氏以罔聞知爲後時非也

今予以爾有衆至欽承天子威命將行也奉王命行天誅以天子威命督其士衆使用命

火炎崑崗至咸與維新炎熾也崑出玉山名山脊曰崑崗孫炎曰長山之脊也奉天討者謂之天吏逸過也殲滅渠大魁帥也言苟爲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殺之其害有甚于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渠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汚習之人皆赦使自新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六哉王言遂爲萬世討罪之衡天吏二字始見此○羲和非止廢官而已有私邑有徒黨有脅從距命不臣之迹蓋非一日其與其黨蓋又不但崇飲私邑而已是時羿爲篡賊而羲和如此其爲助羿爲亂不言可知然亂侯聲罪致討略無及之者蓋是時仲康之力未足以翦羿姑據義和職守爲問則已足以正其罪而誅其不臣之心矣此處變先後之序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至其爾衆士懋戒哉威者嚴明之謂愛者恩意之謂是二者皆所當有但軍旅主威

臨軍之道威勝其愛則信其事之必濟愛勝其威則或流于姑息故信其無功誓師之末復嗟嘆而深警之欲將士之用命也○謂之曰威克厥愛愛克厥威卽見愛乃威中之愛威而非有二也但軍旅之道以愛勝威則不若以威勝愛爾葢以威勝愛不妨有愛以愛勝威則令或不行矣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五代時兵驕周世宗高平一戰旣敗忽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震復合戰而克之此豈非威克厥愛允濟之效與若子儀之寬以得衆李廣之舍止人人自便而士樂爲之效要之少于古人節制之道也○楊素馭衆嚴整每將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不能陷陣而還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亦如之將士股栗有必效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嗚呼韓信戮市人戰猶以計激而用之若楊素之所爲秦人之不爲也又豈威克厥愛之謂哉○蔡氏訓愛爲姑息非是朱子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此豈非愛之謂乎程子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有法所謂節制是也徒嚴則是無愛矣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克厥愛非無愛也姑息僨軍之道也豈但無功而已哉豈但不可使勝威哉

夏至再世卽中衰少康布德兆謀四十年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其功烈爲盛于周宣史逸其書惜哉○夏書當不止此杞不足徵夫子所以深慨于文獻之不足也吁其所感者深矣○魯語云杼能帥禹者也杼少康之子蓋亦賢君

後學南昌彭燧覆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日記卷之七

金壇王樵著　門人平陽蔡立身校

商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契始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商書舊凡四十篇二十三篇亡○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按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孔氏曰自商丘遷焉都雖數遷商名不改正義曰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

不改豈勢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爾又曰湯取弊封商以商爲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邰爲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爲號后稷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爲豳太王爲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爲號○亳說見湯誥

湯誓

湯子姓名履而號曰湯以湯爲謚者非周前無謚○正義曰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畧

王曰格爾衆庶至天命殛之孔氏曰湯稱王則比桀于一夫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正義曰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爲王則比桀于一夫既同于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湯于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緣也○金氏曰湯武興師之時是卽受命之日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爲君臣天命旣絕則爲獨夫者其在斯時乎夫天命已

屬師徒既興則桀紂卽獨夫矣豈待南巢牧野之後而天命始絕哉且湯武旣已興師而猶自稱曰諸侯以令于衆則是以諸侯而伐天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衆理固然矣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于嫌聖人而文之哉○按王者天下之所歸往也亦何常稱之有哉天下之所歸往者則爲王矣湯武所不得而辭者也王若曰猶可謂史臣之追書至武成有道曾孫周王祭明見諸祝辭而亦以爲史臣所追增恐無是理○天命殛之天豈諄諄然命之乎亦以民心卜之而已

今爾有衆汝曰至今朕必往仝氏曰弔伐之師義也而亳衆有不恤之怨何也曰自亳衆而觀則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暴亂也自夏衆而觀則如在水火不可無聖人之拯救也故在此之怨雖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在彼之怨則又曰徯我后奚爲後我觀成湯辯曉之辭首之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亳衆知已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不順天也繼之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蓋亳衆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民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至罔有攸赦賚謂爵賞食言已出而復吞之也孥戮說見甘誓

仲虺之誥

孔氏曰仲虺臣名趙臺卿謂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作誥皆解湯之辭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衆告湯亦是會同曰誥按孔因會而陳之者皆曰誥不特以告君亦因以曉衆庶也今人專以釋湯之慙爲言不復及下句則失仲虺作誥之意矣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孔氏曰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金氏曰南巢今無爲軍地桀奔于此因以處之故曰放焉放伐之事終不若禪讓之美而又湯始爲之故自以爲有可愧之德恐後世無君者指此爲實以藉口也

仲虺乃作誥曰至奉若天命仲虺作誥一以釋湯之慙一以曉其臣民衆庶聰明以聖德言不圖于形氣之私不爲物欲所蔽是爲天生聰明不可徒以生質言時乂者使爲民主使天下有所取正而息其爭亂

也重表率意有夏昏德二句見失其所以爲民主之意天爲民求主于是乃錫王勇智獨言勇智者勇足以有爲一毫私意牽制他不得智足以有謀一毫私意昏蔽他不得此重聖德上說正所謂天生聰明也表正萬邦纘禹舊服所謂時乂也重天意上說茲率厥典二句則言所以纘舊服答天意者宜如此也○何謂天者典常之所自出五典天敘也五禮天秩也五服以章有德天命也五刑以加有罪天討也何謂典常者禹之舊所服行堯授舜舜授禹不過此四事而已禹古君天下者亦只有此四事而已○茲字要

分曉蓋上言天意如此故此言王于茲惟率循其常道以奉順乎天命乃所以承天意不然則豈天所以錫王勇智之意哉蔡傳篇末總意提得甚分曉曰先言天立君之意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此句括盡此一節之意天立君之意指惟天生民有欲以下天之命湯指錫王勇智纘禹舊服不可辭指茲率厥典奉若天命○既承天意率厥典則一人橫行于天下自不得不討雖不指放伐而放伐在其中矣先儒徑指代桀言則不可○許氏曰人之所不能爲者湯能爲之是其勇人之所不能知者湯能知之是其智○表

正表標也立標于此人所取正也

書有大義不過一言曰天立君之意是也堯舜之所以禪讓湯武之所以放伐以此而已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又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立君之意與君之職槩可見矣堯舜知子不堪即以天下與舜禹自常人視之則以聖人舍其子而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也不知聖人之心所睹者天立君之意而已薦賢自代苟代者少不如已是已負天下也而堯得舜舜得禹故孟子特從而表之以爲二聖人者乃爲天下得人者也既贊其仁又贊其難信乎其難也論而至此則不以天下私其子又安足爲堯舜道哉禹之子可繼則又不必固于爲讓無非順天而已迨于桀紂民墜塗炭則湯武又不得不身任其責救民于水火之中故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亦惟有睹于天立君之意而已故孔子曰湯武革

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二事乃萬世之大義非堯
舜湯武不能爲非孔子孟子不能贊也○孔明出
師表忠肝義膽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但向上一
節似猶未及天立君之意是也此開天闢地以來
一箇大頭腦唐虞三代君臣只幹當得這一句孔
明所執之大義只到恢復漢室便了在漢家臣子
固此是大義在天下則非一家之罷使漢德已厭
人心已去天命已改雖孔明其如之何當時只合
自已爲天吏直截擔當了天下第一等事救民水
火之中以至仁伐不仁以至正討不正則無敵于
天下當是時漢室陵夷生靈塗炭豪傑並起昭烈
以漢室之胄舉湯武之師所謂名正言順而事必
成者凡竊據漢地者皆可聲罪致討劉表之荆州
劉焉之益州正可明白以義取之不必費許多委
曲又何藉于孫權結與爲援以荆州見借而復見
奪哉○漢高帝唐太宗都見不得此一着爲義帝
發喪討得這箇題目只是捉得着了項籍死欵使
項籍不殺義帝却將甚事來做題目自家若當得
箇天吏起勞頭只合救民于水火之中新城三老
董公所謂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者猶落第二義云

夏王有罪至用爽厥師孔氏曰言託天以行虐于民乃桀之大罪式用爽明也天用不善其所爲商用受天之命以昭明其衆所謂時乂也有夏昏德衆從而昏商有明德衆從而明天下之繫乎有主如此此下接簡賢附勢文意不倫恐有脫誤

簡賢附勢至言足聽聞孔氏曰簡畧也賢而無勢則畧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始我商家國于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商家大小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況也況我之德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也○按仲虺之言此非以其必不相容而湯之先發制人爲得計也亦曰湯之一身乃天人所倚賴使南巢之師不舉則必見翦除于桀將失天人之望爾○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指當時爲善不黨桀者言也餘且如此矧湯之善聲尤昭著而尤桀之所忌者乎昔司馬遷謂西伯陰行善後儒皆笑其陋然以事勢言之當時若形迹顯顯必不見容觀紂醢九侯脯鄂侯文王只一竊歎便致羑里之囚而況日有足聽聞之聲入于凶人所惡聞之耳乎但謂文王爲此而韜晦其迹則不可爾大小蔡傳專指商衆言似未是觀下文以

予對言予者我商也則小大乃當時小大庶邦爾
惟王不邇聲色至彰信兆民邇近殖生也聲色者誘
人之穽故曰不邇貨利者侵德之莠故曰不殖此仲
虺見聖人之的故言之愈近而其事實難其功愈切
湯惟如此故志氣清明而好惡取舍無不得其當懋
與予楙乃德之楙同人之楙于德者則楙之以官楙
于功者則楙之以賞言官賞一稱其人之功德而無
所私也德浮于官非所以待德官浮于德非所以慎
官賞浮于功非所以慎賞功浮于賞非所以重功見
得聖人處之便各得其當○禹惡旨酒湯不邇聲色

不殖貨利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在人事切近上○
世之學者高談玄虛其實于聲色利欲中能脫然者
幾人南軒臨終教人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
妙○漢武謂多欲不宜君國子民汲黯謂帝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胡五峯曰寡欲之
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葛氏曰君子小人之進退係于人君心術之邪正心
術一正則君子進否則小人進矣君心惑于聲色則
便辟之臣得志貪于貨利則聚歛之臣得志有功德
者官賞何由及之不邇不殖乃懋德懋功之根本也

○按人主一心政治之原此心一涉于聲色貨利則承意趨令之人見親而好惡取舍漸不得其正于是衆讒可以毀有德衆譽可以進無功欲官賞之施一稱其功德之實如權衡之不爽豈可得乎故九經之道遠色賤貨而後能貴德勸賢○其用人也視人之善如自己出樂而行之無一毫之勉強其有過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融脫灑落曾不俟乎終日○成湯聖人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惟其改過不吝所以無過也成湯之所以聖者在此○堯舜未至于有過而舍己從人湯則改過不吝○禹拜昌言

用人惟己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則所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也朱子謂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里感備故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此可以細玩三聖人氣象○仲虺曰改過不吝伊尹曰從諫弗咈惟改過不吝所以從諫弗咈也○以心德之體言則仁爲體寬爲用以愛之用言則寬以容人仁以愛人皆用也○皐陶稱舜御衆以寬又曰好生仲虺稱湯曰克寬克仁言仁雖始于此然好生一言已盡仁之妙矣○朱子曰居上不寬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

之謂也又曰今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又曰今人爲寬至于事無統紀緩急弓奪之權皆不在我下稍却是姦豪得志平民不蒙其惠反受其殃矣按寬仁君人之大德也然有行之不得其道反爲寬仁之累如朱子之言者知此則知成湯之所謂克寬克仁矣○此湯德足人聽聞之實乃指爲諸侯時言之或以彰信即聽聞非是蓋言其德之彰信正見其足人聽聞也

乃葛伯仇餉至民之載商厥惟舊哉仇餉事詳孟子盖孟子時湯征等篇尚未逸○呂氏曰後世師之所至小賴生焉湯師所加民皆欣欣弔民伐罪布其寬仁如旱極之時雨所至則蘇也○民之載商非一日鳴條之役以人心願望之極盖民猶以爲遲也

佑賢輔德至永保天命上數節言湯之弔伐出于天命人心之不容已此下則言君師之責既在于湯所以仰承天命下副人心者其道尤不易也人心離合之幾與前面人心相應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與前面天命相應以人心天命之無常此爲君之所以難也蓋以今日言則天與之人歸之誅其君而弔其民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何懌之有以自今以後言則

民無常懷在德而已德苟日新而不已萬邦惟懷況邇者乎志一或自滿九族且離矣況遠者乎人心離合之幾可畏如此日新之道在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以懋昭其大德而建中于民其要又在能自得師而好問若謂人莫已若而自用則所謂志自滿者也自滿必不能日新不能日新則德業自是隳矣九族乃離而亡也不難矣伸虺納規之要在日新二字慎厥終惟其始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矣天無常親在禮而已有禮者封植之必加如湯以七十里而受命昏暴者覆亡之立至如桀藉有祖之成業而喪亡時惟天道不可忽也不可恃也故言欽崇天道則永保天命矣○當時諸侯固有賢德忠良以不合于桀而見擯棄者亦有弱昧亂亡以阿附于桀而不見討者嗚條既放之後正命德討罪一新之初而人心激勸之侯也故欲其于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弱昧者兼之攻之亂亡者取之侮之弱昧亂亡乃彼之所以亡兼攻取侮惡惡雖不同而同于推其亡也賢德忠良乃我之所以存佑輔顯遂善善雖不同而同于固其存也如是則人心激勸莫不勉爲忠良賢德之歸邦國不其昌乎孔氏曰有亡道則推而亡之

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陸氏音義推土雷反○欲與萬國同其安存者天子之心也彼之與亂同事而自底滅亡者勢不得不誅其君而弔其民亡乃彼之自取故曰推彼之所以亡若安存之道則我與賢德忠良者所共也故曰固我之所以存○德無止法民無常懷憂勤惕勵日新一日德乃光輝而萬邦人心繫屬歸仰者亦常新而不厭少或自滿則怠荒之心乘之德將日虧而九族之離自此始矣故王當懋昭王之大德以建中道于天下中而謂之建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自大君身上做出來與人看而使之視以爲則也建中之道在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事有是非可否一斷以義則事得其宜心者視聽言動之主也一于禮而非禮不動則心得其正心得其正乃能制事之宜事得其宜則行無不慊于心所謂內外合德而中道始立也垂裕後昆指後王言言禮義之成法不特與當時做樣子而永與後王做樣子使亦有以建中于民也後伊尹告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乃祖攸行非即其制事制心之成法乎欲太甲以之爲據依若射之省括于度

機無妄發則湯之垂裕誠大矣○能自得師孔氏曰求賢聖而事之可謂得之然而能自得之意尤當深味也如宣帝為元帝得蕭望之可謂得師矣而望之所以為賢與其所以當尊事服從者元帝固憒然也則非可謂能自得師矣自字最重得師由我而由人乎哉○眞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故能委心聽順而受其益不然雖以父母之命臨之無益也○魏文侯之于卜子夏田子方固曰師之矣然子夏子方之所以為賢文侯知之否乎吾意其猶夫聽古樂爾則其所好者特禮賢下士之名而非其中心之所自得也

○不能而耻問于人居上而耻問于下問而不誠未少有得而止皆不可謂之好問好問則天下之善皆其善故裕自用則一己之聰明幾何故小○湯興王聖主也仲虺始而勉以日新戒以自滿終而尤以興喪不常終始之際申戒可以見聖賢儆畏之心古大臣弼直之道矣○蔡氏謂謹終之道惟于其始圖之窮謂圖始之意已該于上文日新自滿勉戒之中此條更端歎息意重有終細玩可見惟字當訓思○殖有禮覆昏暴時惟天道弗惟昏暴故亡湯惟有禮故興然人心之操舍無常而天道之禍福相倚一念之

不終則舍有禮而入昏暴亦無難者故當欽崇天道兢兢業業益務有禮之修常虞喪亡之至則天命可永保矣○孟子言堯舜之道若湯則聞而知之湯之道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說者以爲萊朱卽仲虺中之一字自堯授舜舜授禹後再見于此而其制心制事二語實有得于傳心之要上承精一之旨下啓四勿之傳實在于此○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以自警仲虺以申戒古聖賢之心法端可識矣○不自滿假舜以稱禹志自滿仲虺以戒湯功虧一簣太保以戒武王○按湯豈自滿者哉而時則當戒湯德積累非一日以至于有萬邦若以其時而言固盛極而易滿之時也聖人之心履盛而思戒功成而不居不自滿所以日新日新而不已所以其德常新○制心制事有禮有義學者學此而已隆師好問者求此而已○人之精爽負于血氣其形于五官者不能皆得其正故必待禮義以自治必得明師良友之啓迪然後有以明乎禮義之所在而制心制事自得其準則○問禮義莫是攝心之規矩否朱子曰只是箇禮如顏子非禮勿視之類是也

董氏鼎曰君臣人倫之大經也帝王綱紀天下先謹

乎此而後人得安焉世故無盡人欲無涯不忠之臣何代無之所以畏縮而不敢肆者猶以古無是事前無是人無以藉口爾苟一爲之則後有潛蓄不軌之心而囂然以逞者其不指以爲辭乎故湯以自慚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然湯豈至是而後知哉蓋謂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則容有蹙而心不寧已久矣天人交迫不得已而爲民除害及事已定而天下不吾釋聖人之心于是有愈不自安者焉不有仲虺之誥其孰從而明夫順天應人之義于君臣之分不相厲而相維也哉○朱子嘗言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愚按天子于易極贊湯武之革命爲順乎天而應乎人仲虺之意而于平日則又稱泰伯文王爲至德而謂武未盡善此又成湯之心也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孔氏曰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正義曰湯之伐桀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于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按亳湯

之都說者不同鄭玄以爲河南偃師縣漢書音義臣瓚以爲沛陰亳縣杜預以爲梁國蒙縣北有亳城皇甫謐以爲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葛卽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是諸說不同疏家亦不能斷今以經攷之湯之亳卽盤庚所謂適于山用降我凶德者也此惟偃師爲是穀熟非依山之邑蓋因相土嘗居商丘商丘穀熟俱在梁國故後人以穀熟爲亳因商丘也以寧陵爲葛因穀熟也凡地名相沿多有不足據者或指一亭一城一鄉以爲證或指有古人之墓亳城豈必湯都葛鄉豈必葛國湯家伊尹家安知非箕山之上許由家之類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孔氏曰天子自稱予一人古今同義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至克綏厥猷惟后孔氏訓衷爲善朱子謂以衷爲善未親切衷只是中今人言折衷者蓋以是爲準則而取正也天生人物箇箇有一副當恰好的道理降與爾此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詩有物有則則

字却似衷字止于仁君之則也止于敬臣之則也視曰明目之則也聽曰聰耳之則也又曰這幾箇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喚得都一般畢竟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眞氏曰聖賢之言衷曰降衷命曰降命才曰降才深味降之一言眞若天之與人交相付受明命赫然不離心目之間也可不敬與○若有恒性諸家俱屬下文惟蔡傳讀屬上句謂順其降衷之自然皆有不易之常性也卽民之秉彝之義民有恒性則循其性之常皆道也凡見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者莫不各有常道但稟受之初不無清濁純襍之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于是有不安其常道者使安其道非君不能安其道者如父安于慈子安于孝之類何以非君不能有政刑以治之有教化以導之而後昏蒙可開強悍可回人人始各安于其道而不失其恒性是天下待君以輔天之所不及也見君道之繫于天下其重如此○惟皇惟后二惟字相對看降衷恒性天所能也綏猷必待乎君師而非天所能及歸重在君道上或謂天立君之意則失之矣衷性猷只是一物但有原于天具于心發于事之別故異其名若有字無工夫以理言之也○克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厥猷爲一篇之綱領夏王滅德作威以下即綏猷之反與衆請命輯寧邦家即任綏猷之責獲戾上下若不克勝守典承休勑諸侯以同盡其職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即自任以不克綏猷之咎也

夏王滅德作威至以彰厥罪言桀自爲不道民不見德惟戮是聞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能堪忍言虐之甚也民並稱冤于天地惟天道福善禍淫乃降災異于夏以明其罪周語曰伊洛竭而夏亡降災之事恐此類也天之降災有仁愛人君冀其改悟者桀惡貫盈無復改悟之望天降災以明其罪示誅絶而已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至以與爾有衆請命天命明威承上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而言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請罪請夏桀當問之罪于天也請命請有衆更生之命于天也伐罪救民湯不敢專而一聽于天也○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預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成湯聿求與之戮力以與萬姓請命也戮當作勠古通用又力周反說文并力也

上天孚佑下民至毖民乂殖孚佑孚字因上請罪請命二請字而言請者聽于天而不敢必之辭上天信

果佑愛下民故夏桀竄亡而黜伏則請罪者得矣夫夏王有罪而既伏其辜萬姓無辜而卒蒙其佑上天福善禍淫之命果無僭差害民者去而憔悴之民皆有生意賁若草木馬兆民信乎其殖矣殖生長也殖曰允殖昔未可知而今喜其得之之辭也應請命而言○賁若草木朱子舊說似非文意當從蔡傳以此句屬下句爲意昔也民困于虐政如草木之憔悴今憔悴者蘇枯稿者復如草木之敷榮也賁文貌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至若將隕于深淵夏德昏亂爾邦家渙散而不輯搖動而不寧今罪人既黜天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深惟付予之重必能上順天理下悉民情無一事之繆無一物之戾然後足以當之而恐非寡昧之所及也未知已得罪于天地與否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此湯自嚴畏以期諸侯同心奉職之意

凡我造邦至以承天休皆舊邦也而曰造邦明商命維新與之更始也誥告無他惟以匪彝慆淫爲戒者蓋從非度而就逸樂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罔念其職之所在是大桀小桀也故欲諸侯以爲痛切之戒各守爾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韋顧昆吾之屬惟廢其

典常以與夏桀同底滅亡而不得承天之休爾諸侯則既見之矣○天子有天子之典所謂率典纘禹舊服者是也諸侯有諸侯之典凡守法度勤政事安養斯民夾輔王室之類皆是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爾萬方爾有善所當舉也朕弗敢蔽罪當朕躬是負天下弗敢自赦是皆簡在上帝之心簡閱也說文閱具數于門中也謂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如大閱簡車徒亦歷選數之之意簡在帝心謂有善有罪皆閱在于帝心也蔡氏曰民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于責己實君所爲君有罪非

薄于責人實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林氏曰所謂罪在朕躬非必己身有可指之罪然後爲罪也蓋天降衷于民而以克綏厥猷付之一人必使天下之人無不得其性各安于其道而後無負于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爲君者教之不至養之無素而處之或失其宜也非民之罪乃君之罪也天以一人臨四海而天下人之罪皆一人之責必使天下之人皆無罪然後爲能盡君之職而無負論至此則獲戾于上下亦豈難哉此湯之所以懼也○朕弗敢蔽論語作帝臣不蔽說者曰言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

在帝心惟帝所命據論語則爲初伐桀而請命告詞據此經則既克夏而告諸侯之詞則其意亦不同矣

○東漢書陳蕃傳曰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外紀曰禹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按二書所載必古來所傳可以深見聖人之心足與湯誥相發非可漫觀者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與爾維新則既咸有其始矣未可保其終也尚克于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爾時是也指上文所言也天子諸侯各有其職而實盡之爲難故勉以時忱而期以有終也忱如王忱不艱之忱欲其篤信而果踐之也時忱而曰尚克有終而曰乃亦皆難之而庶幾其必能之意

羅文莊公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湯始舜之四言未嘗及性而性固在其中矣至湯始明言之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孔子言之加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子思述之則曰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祖之則曰性善凡古聖賢言性不過如此自告子而下初無灼然之見及宋程張朱子者出始別白而言之孰爲天命之性孰爲氣質之性其說于是乎大備然一性而兩名雖曰二之則不是而一之又不能也愚嘗寤寐求之竊以性命之玅無出理一分殊四字蓋人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爲性命之玅也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有取于吾言矣

伊訓

訓教誡也于朝曰君臣焉于燕曰賓主焉于學曰師友焉以武王年德之高而召公諫旅獒亦例曰訓古人命名之意可爲萬世法也若曰臣之于君不可以訓言則是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也伊訓訓書之始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伊訓也以事爲篇故異其稱爾說命後二篇亦訓也蒙首篇而皆曰命爾高宗肜日旅獒因事之訓洪範無逸大體陳論之訓立政宜爲訓而入誥體者有羣臣百官在也周官乃成王訓官呂刑乃穆王訓刑皆上訓下之辭

又周官近誥體呂刑以命呂侯則類于命以普告司政典獄則類于誥而皆爲訓此二篇訓之變例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至以訓于王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陳天命以告）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二篇亡）孔氏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正義曰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繆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踈也顧氏亦云止可依

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按經文往往述湯事一則曰今王嗣有令緒皆明爲太甲繼湯後之辭若中間夾外丙仲壬則其文必不如此蔡仲默過于不信書序故不用其說且朱子于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下雖引趙岐說仍引程子之說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此說出于程子而質之于經又合其當從無疑也皇王大紀論外丙仲壬之立謂以素理知其非者一以

人情知其非者二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以曆數知其非者四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太甲元年繼湯是先大儒皆以此爲定說矣○太甲湯嫡孫觀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否立孫此可見矣兄終弟及必有所不得已此時無不得已之故也○孔氏謂湯崩踰月太甲卽位莫殯而告是以爲崩年改元其義大謬嗣子踰年卽位而改元古今之達禮也公羊言之詳矣（詳見舜典）元祀十有二月者湯崩之踰年太甲卽位改元之祀也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卽位改元也○乙丑日也不言朔者非朔日也祠祭也先王湯之祖廟契以下也烈祖湯也太甲以湯崩之踰年十二月卽位改元伊尹攝祭于廟奉太甲祇見厥祖皆以卽位告也○按蔡氏云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朔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于紀月之數皆以寅爲歲首也誠爲至論又引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等事以爲周秦漢皆不改月數之證亦爲詳確但質之春秋則周實改月數　本朝有作周正辯者引證尤詳予以爲此不煩多辯兩言而決爾子月爲一歲之始猶子時爲一日之始安在

建子之不可以爲春乎改時亦改月周則實然矣凡春秋所書者皆紀其實胡康侯謂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不知史以傳信夏時豈可以冠周月也○金氏曰建丑雖曰地統然月建順于天而右行日月不及天而左會惟建丑之月月建在丑日月會于丑故天文以丑爲星紀葢自是爲始以歷十二次也所以商正用之○伊尹孔疏據孫武子及呂覽云名摯或自有兩名或更名爾三代而上未聞以字傳者且其對太甲自稱曰尹躬則非字明矣○正義謂知祠非宗廟者湯之父祖不追爲王按詩玄王桓撥朱子曰玄王

契也王者追尊之號安有湯有天下而忘其祖不追王不立廟之理乎○祠與奠異祠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喪于殯殮祭皆名爲奠虞祔卒哭始名爲祭是祠不可以爲奠也孔氏以祠爲奠殯而告故吳氏非之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喪主不離于殯側何待于祗見○太甲即位豈有告湯而不告餘廟之理本文上言祠于先王下言祗見厥祖二句之間先王厥祖異文則先王是湯之先廟厥祖是湯可知且于先王曰祠而于厥祖曰祗見則祠是祭祗見非祭也祠先王曰伊尹而見厥祖曰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嗣王是廟中之祭攝于伊尹殯前之告非伊尹所攝也且孔氏踰月即位奠殯而告之說既非則又安知是時湯尚在殯而未葬乎縱曰在殯即位重事也伊尹奉嗣王祗見以告其又何可疑乎是時侯甸羣后咸在位次朝之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亦各在其列伊尹于是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蓋上對烈祖下對羣臣說者謂乘王心之虛而入之是也○天子七月而葬桐宮湯之墓所計踰年即位之時湯必已葬矣太甲宅憂伊尹攝祭故祠于先王又奉太甲以祗見厥祖皆以即位告獨祗見厥祖者將有以訓之也○蔡氏云先王湯也又云徧祀商之先王蓋以外丙仲壬爲先王而不知湯以上見商之先王尚當有先祠丙壬後見烈祖無乃非序乎若以先王中有湯則下祗見爲複矣既以所居仲壬之喪則仲壬亦未在應祠之內○觀烈祖之稱湯時非在殯也改元之日伊尹率百官奉太甲以祗見喪三年之內事亦如事生故曰祗見烏在不可以言見哉○攝而告廟喪三年不祭也攝而臨羣臣喪三年不言也告廟是以即位改元之事告○祠告是改元之常禮因祗見而訓王是伊尹特舉之深意○

既攝而告廟又奉太甲祇見厥祖是太甲亦至廟中不知其禮當何如君臣當何服○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朔有改三代三正迭建以新民之視聽是也月數有改有不改有改于上不改于下從民間之便有二者並行如周七八月爲夏五六月孟子之言與周制合而金縢云秋大熟未穫則又仍爲今時之秋葢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詩中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等皆此類也乃若春秋則史官之書必用時王之正朔而曆法要爲不可亂時必與月合時月必與所書之事合或者乃必欲旁引曲證以爲周不改月踈矣○蔡氏必以太甲爲居仲壬之喪則王徂桐宮居憂爲居誰之憂乎依湯之墓居壬之憂伊尹無乃迂于事乎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至朕哉自亳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故以夏事告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方字正是對下爲意非日新不已之說也○天災如水旱疾疫三辰變異之類山川鬼神不寧如山崩川竭地震及鬼神不爲民降福之類言不但無天災山川鬼神

亦莫不安其位不但此等又次及鳥獸魚鼈咸若其性遂其生皆天眷夏之先后而然也○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則神人畢安可知暨鳥獸魚鼈咸若則民物咸阜可知要玩亦莫不字暨字咸乎○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成湯之德下文詳之正欲太甲率而循之也○造作也始也造攻言兵非外作天下共起而亡秦由其造攻于咸陽也夫桀之都禹之都也或爲朝覲訟獄之所歸或爲干戈之所指因其所造而已矣湯之亳太王之邠文王之岐其初微矣闇然自修豈有意于興王之業哉

而卒爲政于天下者修德無小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桀之未亡也王室如燬時無有能赫然一奮其武爲萬姓請命者惟我商王布昭聖武武曰聖武見其出于德義之勇故能一怒而安天下鈇鉞豈必用哉義師所臨人自屈服此易所謂神武而不殺也（謂存武之神而不假武之物）代虐以寬必有其事如武王反商政漢高帝除秦苛政之類故所至民大悅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是謂信之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是謂懷之此與仲虺語合聖武勇智也代虐以寬克寬克仁也兆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允懷彰信兆民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至終于四海卽位者嗣德之始親長者愛敬之始孝弟之道達諸天下而謂之立者盡吾愛敬之心于親長我知我道所當爲而已形其愛敬之則于他人則以理之同者不言而喻心之同者不令而從也是以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愛敬之本旣立愛敬之化自行傳中形字却從本文立字生來及字措字無工夫自然之化也家邦四海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是我之愛敬及其親長也○兩立字與建中建字義同謂爲之于此而可爲民表也及字要體認得眞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微不同老吾老而推己及人使老者衣帛食肉之類是及人之老幼吾幼而推己及人使黎民不饑不寒之類是及人之幼此處及字只是感化孝經云愛敬盡于事親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正此章之指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至茲惟艱哉此下詳烈祖之成德蓋德盛業廣如先王亦不過是在倫理實行上加功三綱五常之肇修卽立愛立敬之實事吾王之所當法也下因歷述其誠于樂善與夫處上下人已之

間皆盡已蹈道之實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而至于有萬邦豈一朝夕之積哉其亦難矣今王坐享基業之大無先王積累之勤求所以繼之者宜何如而後可庶幾乎○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有禮義以相維謂之人紀棄廢之湯始修復之也○從諫而曰弗咈逆于耳實契于心非勉從于外也○先民孔疏以爲古人蔡氏曰前輩舊德也蔡義優徵子曰咈其耆長舊有位人可以證此○時若于先民則善之所在不待有諫而從矣官刑以遠耆德爲戒其湯之家法與○居上克明孔

氏曰言理恕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以理恕物照察下情是能明也愚謂克明者人之忠邪事之是非務之先後緩急心正理明自然旁燭姦不能欺佞不能惑易曰智臨大君之宜皐陶曰元首明哉其義一也○程子曰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强悍可回也雖柔弱可振也古之人事庸君閽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已誠上達而已愚謂湯之事桀如此呂氏謂天命未絶人心未去湯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欲知湯之克忠者其亦以是觀之○人倫中獨舉居

上爲下二端者處有夏昏德之時當小大戰戰之日湯之居上爲下皆難乎其自遂者也而湯居上則克明而盡臨下之道爲下則克忠而盡事上之心○與人不求備不專是使人必罷之大凡人有善則與之不求其備見其取善廣而待人恕也若檢身則不可以此自假故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未能皆我職分之所當爲一日未能則一日有闕此湯所以檢身若不及也此二句分明相對以見意檢身之功兼內外微顯說如不及不止言其心其工夫亦如此○孟子曰湯武反之也湯反之之功甚容觀仲虺伊尹稱之處句句是事實○既歷數湯之實德而繼之曰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感發之意溢于言表○知先王德之所以積則資稟未若先王者當何如其積累而後可以嗣厥德乎知先王業之所以成其享有成業者當何如其持守而後可以不墜厥緒乎○善積之難而敗之易天下得之之難而失之易朱子嘗言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又曰人之學問逐日恁地恐懼修省只得恰好才一日放倒便都壞了又曰湯大段是一箇修　飭底人○

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所謂朕哉自亳也今王嗣
德亦罔不在初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又言湯慮後之遠如此敷
布也布求猶旁求也哲人明于理欲之判治亂之幾
者敷求使畢在朝廷俾輔于爾後嗣孝弟之良心則
有以導而成之逸欲之非心則有以防而正之○此
篇曰敷求哲人太甲篇曰旁求俊彥孟子亦稱湯立
賢無方而周公稱商實蓋商家一代得賢之多實有
所自賢聖之君六七作亦賢才衆多夾輔之力也○
古之聖王不止爲一世之計莫不有所以貽其子孫

何以貽之曰德曰典章曰賢才也以義制事以禮制
心垂裕後昆貽之以德也有典有則貽之以法也敷
求哲人貽之以人也後之君不然自謂有所貽其所
貽者曰富貴曰安逸而已夫有其德與人以貽之使
其子孫不能聽而守猶且敗亡而兄貽之者非乎漢
高屬王陵平勃于身後故劉氏危而復安晉武平吳
之後以天下樂而已識者有以知其不遠
制官刑儆于有位至具訓于蒙士正義曰此皆湯所
制治官之刑以儆有位之言也三風十愆謂巫風
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也與亂風四

爲十愆也舞及遊畋得有時爲之而不可常故三事特言恒也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以歌舞爲巫風貨色人所貪欲宜以義自節而不可殉心殉貨色常爲遊畋是謂淫風言過而無度也侮聖人之言逆忠直之諫疎遠耆德比昵頑童愛憎乖錯政必荒亂故謂亂風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有一于身者皆喪國忘家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當匡正君也○哲人輔之導諛阿意之人從而敗之欲嗣德難矣故又制官刑儆于有位使有位者惟恐蹈喪亡之轍爲臣者不敢犯不匡之刑則逸欲之源無自而啓○薛氏曰枚舉卿士邦君百不指斥天子使之環視夫人盡然則爲人主宜柰何告戒之微辭也○朱子曰臣下不匡之刑蓋施于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誅其羣臣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是也○正義曰犯禁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其刑墨孔氏以爲即五刑之墨蔡氏又引劉原父之說按左傳昏墨賊殺本謂有此昏墨賊三者之罪則皆當殺貪以敗官爲墨此與墨刑之墨自爲二義劉氏之意似謂不諫者固位不言與

貪墨同故坐其罪而其說不明且昏墨賊殺未必先王之刑亦未可引以證此朱子引漢誅呂邑羣臣等事亦以見臣下不匡之有刑爾非以墨爲殺也○其訓于蒙士謂此官刑既頒布在官又使蒙士習之使它日入官知所以正諫聖人拳拳欲人無犯故爲教周至如此○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夫以欲而難自克之心加之以縱而莫齟齬之勢三風十愆安知不盡爲之伊尹蓋見其微故言之切夫人情受虛而護實喜將然而未然折其萌也易太甲雖一時未能聽而卒致思庸由入之先也此伊尹所以善于納誨與○成湯垂戒三風十愆與大禹二十四言之訓同一肯而其設臣下不匡之刑尤爲至慮異時太甲狎于弗順果左右導之與訓之豫又至于再三而王未克變尹乃營宮于桐不使狎于弗順焉此豈尹創爲之夫固成湯付屬尹之意也夫固成湯制官刑之意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至墜厥宗祗厥身諸家多作敬其身敬字重蔡氏作以風愆之訓敬之于身則意在上而敬字輕矣作敬身意味尤長敬其身則知邪動辱也從欲危也而訓言常念矣故繼之曰念哉敬之于

身者言卿士邦君有一于身家邦必喪王可有一于身乎謨以垂訓之意言以其爲天下國家之計甚大故曰洋洋嘉言以所儆之辭言以其明白痛切易知易行故曰孔彰○德不德字依注疏當一斷德卽作善也罔小言勿以善小而不爲也萬邦之慶蓋積于小而可不勉乎不德卽作不善也罔大言不在大也厥宗之墜由之而可不戒乎○看來兩罔字作勿字看則上罔字可通而下罔字難通若罔字作無字看則上下俱可通德罔小卽修德無小也不德罔大卽不在大也○孔氏曰修德無小苟爲不德無大言惡有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正義曰惡有類者初爲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于大惡晉語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茂由至矣始與不善進善亦茂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按惡有類之說雖非經文正意而其言可玩○漢昭烈將終勑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暗合經意

太甲上

太甲三篇雖皆記伊尹之訓而于太甲悔過之始終備焉特名太甲以悔過之人爲主示萬世人主處仁

遷義之法也○篇中言作書者二前古告語皆口陳疑作書始此○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此一節也王罔念聞伊尹又言此二節也王未克變營宮于桐此三節也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此四節也伊尹以冕服迎歸于亳作書以告此五節也以後則王與伊尹相答之言三篇本只一書以四節以前分爲上篇內具事之節次中下二篇則專記言爾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孔氏曰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古人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衡平也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按阿衡蓋伊尹之號非官名也若作官名則伊訓已云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是伊尹爲冢宰矣安得復有阿衡之官乎說命曰昔先正保衡可證其爲號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至丕承基緒孔氏曰顧謂常目在之也諟是也朱子曰明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朱子解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此解明命承前而云）又曰古注云顧謂常目在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以此精明之德承事上下神祇又罔不祗肅以承二字雖本上而言然事神又自是事神之敬不可只作一事看也程子論敬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此實至理而聖人之心學也湯顧天之命天監湯之德用集大命付以天下而尹又身能左右其君居此民衆使不失所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緒豈可忘祖而不念忽尹而不從哉

○宅師承撫綏言謂之宅者除虐布寬之後處之各得其所也丕承基緒謂臨已定之萬方統已宅之民衆也當深惟所自則祖德當繼尹言當從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至忝厥祖夏都在亳西孔氏曰周忠信也按周則事皆實心行皆實踐不始勤而終怠不外修而內荒不心昵佞人而貌敬正士不朝爲而暮廢操持一而有常此其所以有終也有終謂令聞無隕而令緒無墜也相與君一體相亦惟終與國咸休也○安危在君自古危亡之世未嘗無忠信

之臣而君不聽用則不得不至于俱亡君不君而臣可恃君不終而臣能終無是理也○無終而累于相不辭而忝于祖伊尹此言甚痛

王惟庸罔念聞庸字句絶古注皆然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至無越厥命以自覆昧爽向晨也孟子謂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凡人之心有喪則有復故平旦清明之氣仁義之良心猶烟然其不泯而況聖人之氣無時不清明而天理無時不昭著者乎然而猶必曰洗濯澡雪大明其德者此聖人敬戒之心即顧諟明命之功也坐以待旦而行之行之爲何事蓋丕顯在心旦而應事則行之于事矣太甲之不明所謂桐亡之多伊尹特指昧爽之心法欲其于此而得夫復善之機也○陳氏雅言曰聖人之心惟恐修于已有未至而施于事者有未及故既昧爽丕顯待旦而行猶未已也以吾之德能修于吾身而不能使吾之子孫常修其德吾之政能行于吾身而不能使吾之子孫常行是政故旁求俊彦使吾之子孫欲有爲焉則有開而發之者有順而導之者庶幾德無不修政無不行矣其慮後之遠又如此○無越厥命以自覆命字蔡傳無解命蓋

先王付授之命付以基業付以賢臣必言所以嗣德聽賢之意以教命太甲此蓋太甲所自知也故尹于此言王無念聞于尹則亦無念聞于先王之命乎先王之命不可違越越則自取覆亡爾○伊尹前言湯之修人紀而繼之以敷求哲人俾輔爾後嗣此言湯之昧爽丕顯而繼之以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反覆言之不出此二端者蓋太甲知乃祖貽我以天下貽我以安逸而不知乃祖之心不如是也乃祖之所以貽其子孫者一是德二是賢才能法其德而聽用其人其基業乃可得而保爾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既動以先王又直指其受病之源而藥之人主生于深宮長于婦寺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故驕侈之病千人一同太甲以中人之資雖以湯之家法保傅之得人而不免焉忽于儉德而不知慎故欲敗度縱敗禮而不能自還爾然不知意廣欲多止目前之快而儉于動儉于用凡事知所收斂而不敢肆者身之利而天下之福也德雖多莫先于儉身心家國之長計以儉而得以不儉而失故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易云儉德辟難儉德不可榮以祿儉德是收斂其德與此處說儉德不同此處儉德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是節儉之德也世儒說經卑者欲推而高之只如此處說儉即有狹小節儉之意故不肯專以一事爲言殊不知儉德亦非小矣孟子曰賢君必恭儉史稱文景致治亦只盡于恭儉二言何則其爲人也儉必寡欲心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侈必多欲心有存焉者寡矣聖人之言通乎上下言近而指遠此類是也○永圖就在儉德中小注陳雅言之說非本意若虞機張至萬世有辭諸家多訓虞爲度朱子謂作虞人說爲是機弩牙括矢之尾末岐而銜弦處度者高下之準也正義曰射者弩已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于法度相當然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爲政亦如是也○射者必有度吾心之止烈祖之行吾之度也程子曰夫子曰于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愚謂得其所則安敬則得之失其所則悖不敬則失之故曰欽厥止○惟聖人然後能安汝止君子則當敬其止蓋人不敬則心無主心無主則靜易昏動易擾烏知止之所在惟常肅恭收斂使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則常有以主乎靜中之

動而靜有定止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則常有以主乎動中之靜而動有定止止以理言止在于心而止其止者心也聖人敬止所謂安汝止也君子敬而後止所謂欽厥止也○靜中之動者其理已具未動而有能動者在也動中之靜者止之各于其所動亦靜也而所以主乎靜中之動主乎動中之靜者則敬而已矣故曰欽厥止○欽厥止所以立本然以義制事莫過于烈祖烈祖之所行莫非禮義之成法得其所止之標準也王惟率而不違則事事有依據之實如此則近可以慰悅君心遠可以有譽于後世矣

王未克變至無俾世迷王于伊尹之言不能無動但未克變其舊習伊尹以爲此非口舌所能回須有以處之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後能變故當時爲未能也太甲終爲令王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爲之不固○張氏曰伊尹所陳力亦盡矣太甲心雖省悟然心不勝欲所以欲變而未能伊尹乘其欲變未能之機使不近弗順之人以葦其習心居之桐宮密邇先王以興其善心此聖人造化之妙也○伊尹之言初不止此伊訓之後肆命徂后二篇已亡其餘忠規切諫固應多矣反覆之而不

聽乃有桐宮之營○伊尹指太甲所爲乃不義習與性成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生之謂性人爲之謂習太甲于不義之事始乎習成乎性不可使狎于不惠之人蓋暱不順之人爲不義之事以類牽引此習之所以成也桐湯之墓所也營宮祕近于先王欲其朝夕哀思以興起其善心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書中言性自成湯始再見于伊尹而與習對言此論性者所當講也性之爲字從心從生有會意有假借天命之謂性此會意也人之生受于天而生之理具于心是之曰性其動則爲情此性之所以得名也習與性成少成若天性論語性相近習相遠孟子堯舜性之此等性字並假借也但取生字爲義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爲曰習爾習慣如自然湯武反之亦習之力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先儒不明于會意假借二義故多費分疏夫子性相近之言蓋不專爲言性而發謂性本相近由習乃相遠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習于善而智益智習于惡而愚益愚習于善而惡者可變而爲善習于惡而善者亦流而爲惡蓋習之所關乃如此可不慎乎夫子之言正與伊尹之言相發孟子道性善成湯之論性

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夫子謂相近伊尹之意也知兩性字不同可以論性矣○魏太常曰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是論性之所以得名處則荀楊韓子惡混三品之說皆不謬于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却反爲一偏之說矣孟子見得分明故道得直截而程子又明之曰性即理也則諸說不攻自破矣○孟子集注予不狎于不順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朱子以伊尹不忍習見太甲不義之事故放諸桐蔡仲默不用其說作不使太甲狎于近習其意固佳但于本文予弗狎文勢未順須添字而後可通○序曰大甲既立不明

伊尹放諸桐孔氏曰不知朝政故曰放公孫丑曰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愚觀成湯之自言則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之言則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又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湯之所以任屬乎尹與尹之所以自任者可見矣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論貴戚之卿尚然況伊尹乎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孔氏曰往入桐宮居憂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正義曰居憂謂服治喪禮也○按不知朝政三年不言也徂桐宮居憂也放者後人之言爾非史氏明著其文人鮮不以伊尹爲幽而奪

之政矣桐宮居憂猶今之廬墓爾史氏記其實曰居憂伊尹言其設教之意曰密邇先王其訓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至歸于亳

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至實萬世無疆之休

謂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者民無君復有明君者出君失民廟社一絕不可復續○民非君不能相正以生故上有明君天下無亂生民之至願也君非民無以君四方故人心不可失一失不可復放

君民相保有治無亂此老臣上爲其君下爲其民之至情也○林氏曰太甲克終允德伊尹力也而歸之天者君子能致人于悔過遷善之地不能必其人有悔過遷善之心尹嘗五就桀矣事雖不可見即其感悟太甲者觀之于桀必盡其忠誠矣而桀終不改則太甲悔過庸非天乎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至圖惟厥終朱子曰古者天子尊師重傅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疏言稽首稽留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眞氏曰欲者嗜好也縱者放肆也奉身當有法度嗜好無節則

敗度檢身當有禮縱肆自任則敗禮二字乃太甲前日受病之源故至此首以自責○朱子曰伊尹之言極痛切文字亦只有許多只是重遂感發得太甲如此○按重謂其至誠懇惻處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太甲以不明自咎故伊尹語以明君之事惟在修厥身允德協于下而已蓋昔日太甲不明人心幾去今日悔過圖終新志甚美而天下之仰望亦方新苟非慎厥身修實德昭著何以厭天下臣民之望繫遐邇愛戴之心乎曰惟明后者惟明后智足以決向往而能自達于高明勇足以致成功而不苟安于九近謂之元良謂之上智為其能如此而已非懷二三之志而暫明之天理終不勝其錮蔽之人欲者所能也其言協下猶中庸論誠身而以順親信友獲上為徵也修身之事亦不出于禮與度而已嚴恭寅畏天命自度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此身日就月將于天理之中而不自知其德之成矣

先王子惠困窮至后來無罰既期以允德協下因舉先王之實事以為法先王之德無所不允自其誠于愛民言之心皆視為赤子政尤先于困窮惠曰子惠

其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懽心至于並其有邦厥鄰之民乃以湯爲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益鄰國民不見德惟罰是聞冀王之來除其邪虐王德之協下可徵矣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既舉湯事因勉太甲以法之曰懋乃德視乃烈祖者人志必有所準的然後勉勉而可期其至舜以堯爲的故能重華顏子以孔子爲的故能庶乎視乃烈祖欲太甲以湯爲的也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烈祖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大甲勉勉不已之心一以烈祖之心爲心烈祖之事爲法庶乎身修而德允者可至不可有一時之豫怠益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豫怠不必逸欲只優游怠弛少不自強即與烈祖不相似矣○湯之懋德又子惠以前事即檢身若不及之功也由此敷之而爲子惠之仁由此達之而爲後后之望

奉先思孝至朕承王之休無斁金氏曰改前日之顛覆則奉先思孝一爲祖德之循戒前日之罔念則接下思恭一爲賢德之順○朱子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

爲姦人所欺爲聰○愚按非明不能見遠故視遠思明非聰不能聽德故聽德思聰蔡傳以惟亦思也則其說當如此○所聽者德曰聰然聽德不聰則有領畧不盡處似含兩意○惟固有時訓思然經文上二句曰思下二句曰惟則似宜二義朱子以此惟爲惟明后之惟最爲得之前能視遠謂之明一段正是此說但蔡傳不如此○由家以及朝廷孝恭爲首由朝廷以及天下聰明爲大○朕承王之休無斁謂承王圖終之美意當知無不言臣言之君行之惟言之恐後也何厭斁耶或云太甲德成尹責始塞是承王之美于無窮也說蚤了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至天位艱哉此太甲悔過思庸之後伊尹猶恐其待守之未篤申之誥告以爲惟天無親克敬者親民無常懷所懷者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之所親者敬何也蓋天之主宰曰帝人之主宰曰心敬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人之念慮感移未嘗不與大化流通日監在茲天無往而不在小人無忌憚是弗以上帝爲有靈也故畏天之至者當防未萌之欲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克敬如是

則天親之矣民之所懷者仁何也蓋天下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惟元后一之故君民者天下之大父子也雖以勢而相扶實以恩而相固故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克仁如是則民懷之矣鬼神之所享者誠何也蓋鬼神之德不越乎實理之聚散祭祀之理不越乎實心之始終有其誠則有其神不誠無物故交于神明之道祭則七日戒三日齋若見所祭者平居則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克誠如是則鬼神享之矣天位艱哉者人君上事天下治民幽事鬼神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而後謂之天子謂之神人之主三者皆無常而其責皆在于我豈不艱哉居其位者其可易而爲之哉天無情故直言無親民有情故言無常懷呂氏曰所謂無常者其機在彼而不在我也道則在我能盡其在我則無常者爲有常矣○眞氏曰敬仁誠並言始于此三者堯舜禹湯之正傳也德惟治至惟明明后敬仁誠各以所主而言合而言之一德而已堯舜禹湯得之則治太康夏桀失之則亂與治同道如敬天法祖尊賢愛民自堯舜三王以至千百世之下有賢君者出其道必同道同者爲善

不同同歸于治故罔不興與亂同事如桀紂幽厲雖各有以召亂而聲色盤遊作威聚斂任用小人拒遠忠諫等事無以大相遠也與亂同事不必昏主亦有英王而所爲與亂同事者如以忿興兵好大喜功之類皆亡之道也不亡者幸爾與治同道雖事未必同而不害其道之同道非事之所能盡如宋襄公以不禽二毛擬文王其人非也則事亦非矣傳謂魯隱公者謂之輕千乘之國則可謂之蹈道則未也其道非也則其事亦非矣太甲敗度之時幾乎與桀同事矣一旦悔過思庸所由者卽湯之道在力行不變爾故伊尹以終始慎厥與深期之○唐玄宗初政庶幾貞觀而晚節身自召亂卽太宗之身亦幾不克終隋煬帝征遼唐亦征遼秦始皇求神僊築長城營阿房漢武帝亦求神僊伐匈奴營建章前後一轍皆所謂與亂同事者也漢文景恭儉愛民與民休息雖未嘗擬迹三王而道固有與之同者矣豈非與治同道固不興之明驗乎○人心操舍無常克終最難始而與治與固由之終而與亂亡亦隨之興亡一反覆手要須慎之又慎終始不差其所與則不特初心之明而爲明后矣此因明后且悠久常保此初心之明而爲明明后矣此因

尚賴匡救圖惟厥終之語而深明圖終之道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至尚監茲哉敬仁誠二言者堯
舜以來相傳之心法合之一德又約言之一敬而已
故此專以敬言之先王爲明明之的亦惟時懋敬其
德而已惟時云者謂敬德之外無復他道也詩曰湯
假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言湯之生也
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格于
天遲遲久也言其純亦不已也此所謂懋敬厥德克
配上帝也眞氏曰成湯之敬德至與天合太甲其可
不與之同道邪能與湯合則亦與天合矣愚按懋敬
厥德克配上帝此所謂惟天無親克敬惟親也程子
曰敬則誠又曰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于仁是敬可
以該仁誠而克配上帝則民懷神享在其中矣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言進德修業有序
當循序漸進也上欲太甲于敬字做工夫乃學先王
之要法此下五者又欲其矯乎情之偏蓋因太甲平
日有是偏歷告之使克去非五者是敬德條件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居上者易視民事爲
輕而不知在民則其難也上重之而思其難則利病
知而興作時廢舉當危者安其位者也居安思危則

不至于危

愼終于始孔氏曰于始慮終于終思始正義曰欲愼其終于始卽須愼之故傳云于始慮終傳以將終戒惰故又云于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愼也按二孔兼終始兩意甚是蔡傳今日始若是而他日固改之曲盡恒情之病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卽政臨民又事之一初此意亦佳

有言逆于汝心至必求諸非道眞氏曰聽言之道當求義理之當不當順意見之偏苟合乎理雖逆吾意不可不從苟咈乎理雖順吾意不可不察按逆心之言亦未必皆是但忠言多逆遜志之言亦未必皆非然諛言多甘惟一以道接之逆者難入而求諸道遜者易入而求諸非道道則從非道則捨而言之順逆不與焉則不墮乎己情之偏矣前日欲縱之時尹之言固嘗逆心而臣下之言固有遜志者矣故復以爲戒聽德惟聰最難聽德惟聰言之此又申之忠言不以逆耳而拒甘言不以遜志而從則聽德惟聰矣

嗚呼弗慮胡獲至萬邦以貞伊尹所陳已盡此則欲太甲謹思而力行之爾自敬仁誠至矯乎情之偏王須自入思慮始得苟漫焉聽之未嘗致思而詳繹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亦安知予微意之所在乎故曰弗慮胡獲既入慮始知其句句有益然卽須句句身體而力行之若似做不做豈能有成故曰弗爲胡成太甲果能盡思爲之力則德成于身而所存者皆先王懋敬之純心所行者皆先王懋敬之純行矣一人元良則萬邦之所承聽而效法者一人而已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至邦其永孚于休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豈太甲舊嘗有是失與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則伊尹今日所以明去就之義也以辯言亂舊政以側言改厥度以利口亂厥官古人之致戒者屢矣如

漢武帝用吾丘壽王枚乘之徒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折難公卿所謂以辯言亂政者又如王安石于神宗前論事上下古今貫穿經史人莫能難眞辯言也神宗信用之以改祖宗之法度厖豐之興創哲徽之紹述擾擾數世至靖康之禍亂而後已然後知罔以辯言亂舊政則邦其永孚于休豈不驗哉太甲允德而伊尹告歸成王自服而周公還政自古功成而身不退以至于君臣俱失豈邦家之美哉霍光是已

咸有一德

孔氏曰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正義曰太

甲既歸于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又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戒于德敘其作戒之由以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于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爲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之主鑒不周物志鄙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爲一也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爲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必須圓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爲戒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正義曰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爲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序云沃丁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

曰嗚呼天難謀至九有以亡

眞氏曰太甲一處仁遷義伊尹之責塞矣猶慮其德之未一故以斯言儆之曰

天難諶者謂今日而善則福之明日而淫則禍之難必信也曰命靡常者有德則歸于我無德則去而之人無定在也吉與祥爲類德之吉則祥應之凶與災爲類德之凶則災從之天雖難信然常厥德者必保厥位乃所以爲可信也命雖靡常然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乃所以爲有常也

夏王弗克庸德至爰革夏正庸常也言夏桀不常其德至于慢神虐民不堪爲神人之主天改其命九有以亡而湯有之○金氏曰一者有常不變之謂湯以聖稱伊尹而尹于此乃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尹德所到可知且湯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此先已後湯蓋其眞實工夫所自得之妙直以告太甲不避其辭之直也孟子言伊尹不有天下相湯以王于天下尹湯同德而受天命聖賢于此以德言不以位言也伊尹聖之任氣象又可見矣○有命一德蓋互言之其實一德即有命之人啓迪即眷求之意啓迪眷求必有其事如多方所謂大動以威開厥顧天者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當天心于是受天明命而有天下也湯以一德而受命則人君常厥德保厥位豈不信哉○天子主百神之祀統九有之衆上下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互言之○孔氏曰享當去聲也爰于也正義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爲當也

非天私我有商至惟民歸于一德夫命則人歸在內故以天民並言天非私商而與之惟天心之所佑在于一德故商之一德則足以享天心而受命也商非求民而有之惟民心之所歸在于一德故商之一德則足以得民心而宅師也

德惟一動罔不吉至惟天降災祥在德一者純乎天理無往而不吉人欲無往而不凶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降災祥在德故也降于天者爲災祥受于人者爲吉凶○惟天之降災降祥一在乎德故其在人一德則吉不一德則凶斷斷不差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此告太甲以繼湯之一德也太甲卽位已久此自復位既新受命其德亦當俱新易以日新爲盛德故德不可以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明而終暗始敬而終肆以一出一入之心爲或作或輟之事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如一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

新是乃日新之義也
任官惟賢才至惟和惟一金氏曰篇首言尹湯咸有一德上文既勉太甲以君之一德故此又論臣之當有一德也按篇題蔡氏云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夫君德既純一而又任用得人此所謂咸有一德也咸有一德此篇之綱領也大抵君臣同體德業相資成湯伊尹不可及已守成之主在已者既當終始有常日新其德而庶官左右必賢才必其人任君子必專防小人必密者正以于此失之則以爲一德之累于此得之則足以爲一德之助也

小人蠱惑其君則不間斷于已亦必間斷于人矣官庶官也左右輔相也其人謂其道德足以爲師爲保也非賢才之稱可盡臣爲上爲德此臣字兼庶官大臣言朱子曰四爲字並去聲爲上者輔其德而不阿其意之所欲爲民者利于民而不狥已之所安愚謂爲上則爲君德之成就而非爲奔走承順乎君也爲下則爲民生之奠安而非爲富貴寵祿乎臣也言臣職所繫其重如此難者難于任用恐非才之易進也愼者愼于聽察慮誠僞之難識也即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論定而後官之之意和者可否相濟謂既得其

人則君臣當同德一心如晏子所謂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其可以去其否之類一者始終如一立政所謂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者也○聽察在先任用在後先言其難者蓋難是用人之主意慎正所以慎其難也○一者不雜不息之義君心用人之本也有祿則不能防小人而小人于是乎祿進矣有息則不能任君子而君子有時乎見疎矣用人之不一即德之不一也

德無常師至協于克一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德兼衆善執一而師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于一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受是今日之受非也協于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合于一乃爲至善蔡氏曰協合也克一者能一之謂也按以善爲主善則師之故無常師善亦無常主惟協于吾心之能一乃爲至善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之權度至一也而物不能欺以輕重長短輕重長短因物而形各得其分雖萬殊而其理未嘗不一也故協于克一一者善之原萬善皆從一中出此心能一則無不協于一則無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受是今日之受非也協于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合于一乃爲至善蔡氏曰協合也克一者能一之謂也按以善爲主善則師之故無常師善亦無常主惟協于吾心之能一乃爲至善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之權度至一也而物不能欺以輕重長短輕重長短因物而形各得其分雖萬殊而其理未嘗不一也故協于克一一者善之原萬善皆從一中出此心能一則無

徃非善矣此心若祿于私欲何以能一聖人之心常一所以動無非善所謂一以貫之常人未免有二故當強恕○一本者理只是一箇萬殊者做出却有千般萬樣之不同一本如尺度權衡之有定如官較勘定權量只有一箇若民間私造有大小便二三而爲惡矣萬殊如稱量天下物箇箇不同都從此一定底權量中出無有差貳所以說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惟萬殊故不可執一而求惟求之不執于一故協于克一克一者一本也上文言用人之一亦一德中此又言一德之要全善爲師不專庶官上師古人無非師也○蔡氏云天以一德付之于人散爲萬善人君必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此數句說得極融貫○理之散見者謂之善而德其總攝一則其本原來處也窮理者須窮其不一者而至于一力行者須體其不一者而至于一○理在吾心因行而名謂之德隨事而顯謂之善易地皆然謂之一者吾心之天則也理隨事顯而本則一也克一者得吾心之天則也事事有箇權衡尺度雖萬殊而未始不同歸也是曰協于克一四句一串下無相對之意○如廉是德當辭當受處是善前日受今日不受

皆是也是一○橫渠云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朱子謂這見他說得極好處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蔡傳似未悟徹此宗旨也○一有對二三而言者有對萬而言者此篇之一皆對二三而言然不二三之一即對萬之一也○予此說間以語人多不契獨浙西袁儀卿者有合焉其言曰純粹之一即有常之一純亦不已是也有常之一即并包之一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若謂有純粹無襍之一有始終無間之一有該括萬善之一則破碎經文自然不雅

萬姓咸曰大哉王言至永底烝民之生咸曰者見感通無間也又曰者見因言而又得其心也王心之一徵諸萬姓之言王之一德于是不可揜矣○王之心未一何以訓萬姓之從違王之心既一則發于其言人人得以見其心知其一于公不貳于私也一于義不貳于利也一于道德憂勤不貳于聲色遊畋也一于君子不貳于小人也則萬姓之趨向亦自不容于不一矣○克綏永底皆承一德說來先王之祿即所謂受天明命者今王以一德保厥位則克安此祿而無靡常之憂矣烝民之生即所謂以有九有之師者今王以一德而作民主則永底其生而無罔克胥

匡之憂矣○傳中感應效驗辭實相因有此一德則有此感應乃自然之理見其德之眞能一也重一德上說有此感應則有此效驗效驗方就外面言之

嗚呼七世之廟至可以觀政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德之修否不能掩于後世之公也萬夫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吾能總攝而整齊之如出于一人非政教之善有以深服其心何以能如此故可以觀政之修否不能掩于天下之公也王者遠畏後世近省當時則所以修其德政者不容已矣

按宗廟以享祖考而致其報本之意德有厚薄故制有隆殺自天子至官師其制不同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禰却于禰廟併祭祖適士二廟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自下而上至于七廟蓋不可復加而宗不在數中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親盡則遷周至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共王時武王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AWAGIR.COM

祧以其有功當宗故皆別立一廟而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皆百世不遷漢世無七廟之制每帝輙立一廟不序昭穆景帝尊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宣帝又尊武帝爲世宗皆世世不毀光武中興于洛陽立高廟于南陽舂陵立四親廟明帝遵儉自抑遺詔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主于世祖之廟由是同堂異室之制迄今莫之能改○又按商有天下自湯創業而以契爲太祖周有天下自文王武王創業而以稷爲太祖緣稷契皆有功德始封爲諸侯建邦啓土湯武雖有天下而實承其統不得不以爲太祖後世若漢高帝唐太宗宋太祖則皆起自匹夫初無所因宜爲一代之太祖其所追尊之祖考在其身則爲近親而功德之所本也宜極推崇之典在後世子孫論之則親己遠其廟當以次祧而功德又非一代創業之所自實不得以商周稷契爲比唐宋既以躬自創業者爲太祖又以太祖所追尊之第一室爲始祖既爲太祖又有始祖是廟有二祖也二祖皆不可祧太祖常厭于始祖而合食之時不得正其太祖之位歷代議者每不滿于此朱子主王安石

之說謂始祖不可祧其大端有五謂篤生聖人始祖不可謂無功德一也謂推太祖之心亦欲尊崇其親二也謂始祖之廟不毀然後始祖之次當祧者可藏主于始祖之夾室若祧始祖則自始祖以下當藏主于太祖之夾室以祖考而藏主于子孫之夾室于義爲不順三也若爲始祖別立廟則有原廟之嫌四也謂太祖功德配天所伸之祭至多惟廟享爲始祖屈所屈之祭至少五也其義精矣抑有疑焉太祖之廟而以始祖爲第一室其名實爲不相合矣推太祖功德之所自固不可謂始祖無所預推太祖尊親之心固不可謂始祖以下盡可祧但始祖既不得比稷契稱太祖而以子孫之故強居太祖之位其義終不安禮以義起不知何如而後可此必俟有議禮制度之聖人然後能定不然則姑守朱子之說可也

后非民罔使至民主罔與成厥功君之取善當無間匹夫匹婦雖若所知之狹然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益衆多之智慮雖聖人有不能加焉苟自廣狹人而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于上則理有遺知事有遺照民主將誰與成厥功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君苟有自廣狹人之心則豈能主善爲師乎推主善爲師之量則必使匹夫匹婦無不獲自盡而始無一善之遺堯舜詢于芻蕘無益明四目達四聰益爲此也然帝王豈能人人而延見之日日而咨訪之只是吾之聰明不蔽樂善無倦則凡政事所接無非延納之地民情所達皆吾感觸之機爾聖人以己不能盡匹夫匹婦之善爲懼而後以匹夫匹婦不被己之澤爲恥譬之天能包羅萬物而後萬物咸被其澤也後之沾沾自喜足已而自用者竟何爲哉

後學南昌彭燧覆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日記卷之八

金壇王樵著　門人平陽蔡立身校

盤庚上

孔氏曰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今書篇目逸之誥二字○正義曰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吳氏曰此書說者多言某篇爲告臣某篇爲告民某篇爲兼告臣民以予言之臣民並集之時固不當呼臣與言而使民不與聞又呼民與言而使臣

不與聞特以遷都之利反覆開諭事之繫乎臣者主臣言之事之繫乎民者主民言之耳按吳氏此說甚是王氏以上篇爲告羣臣中篇爲告庶民下篇爲告百官族姓蓋因上篇有敷民由在位之語中篇有話民之弗率有衆咸造之語下篇有歷告爾百姓于朕志邦伯師長百執事之語百姓蔡氏謂爲畿內民庶而百官族姓亦在其中也故大略如此分之其實上篇首三節亦本告民次乃提臣而專告之雖曰告臣亦本對民而告之使同聽之也故蔡氏曰衆者臣民咸在也又曰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爲羣臣而發以

敷民由在位故也中篇告民而茲尋有亂政同位一節非對民而告臣乎下篇首曰綏爰有衆蓋亦臣民無不在而末乃丁寧于治民之臣耳王氏專以爲告百官族姓殊失之而蔡氏訓百姓含糊兩義亦屬未妥也○沃丁太甲子太戊沃丁弟之子仲丁太戊子去亳遷于囂仲丁弟河亶甲居相河亶甲子祖乙居耿史記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子祖辛祖辛子開甲開甲弟祖丁開甲子南庚祖丁子陽甲陽甲弟盤庚凡七世都耿矣○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契始封商八遷而都亳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此興王本

根之地不可輕去者也子孫無遠慮徃徃輕徙曰囂曰相曰耿皆際河之境土豐物饒人所共趨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害雖數圮于水安土而憚遷盤庚賢君也爲民避患決遷殷之計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其後武乙復遷河北國漸衰敝至紂竟以奢淫而亡是以知盤庚之遠慮豈不賢哉○誥體亦不同湯誥盤庚大誥遷酒誥多士多方康王之誥九篇乃誥之正體仲虺之誥首尾皆陳于湯之辭因以曉其臣民衆庶故亦曰誥立政主告成王任用賢材之道因羣臣百官咸在則訓而兼誥者也西伯戡黎

祖伊告紂亦曰誥微子謀于箕子比干亦曰誥康誥梓材俱武王誥命康叔之辭召誥洛誥周召二公經營洛邑進告成王之辭君奭周公留召公之辭凡此或臣告君或君告臣或臣自相誥皆入誥體則誥之變例也

盤庚遷于殷至出矢言乳氏曰殷亳之別名正義曰鄭玄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知于此號爲殷也雖兼號爲殷而商名不改或稱殷又有兼稱殷商商頌云商邑翼翼撻彼殷武是單稱之也又

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是兼稱之也亳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亳說見湯誥○籲呼也矢誓也金氏曰遷于殷則宗廟朝市皆已攻造但民未肯往有其居耳衆感民之以遷爲憂者

曰我王來至其如台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豈虞有今日之事置于盡殺之地民適不幸罹于水災邑居圮壞蕩析而閭黨不能相聯離居而救援不能相及爰稽之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

先王有服至先王之烈服事也先王有事未嘗敢徇

已之意亦未嘗苟徇衆之願必恪謹乎天命天命所在則欽承而不違謂卜此地也先王猶不敢常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以今日理勢正當承于古而遷則天命可永先王之烈可繼若不承于古則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能致治守成從先王之大烈乎斷絕也烈功也五邦馬云謂商丘亳囂相耿也正義曰計湯既遷都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孔氏謂亳囂相耿并盤庚之遷爲五蔡氏曰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攷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正義曰自奕至

于成湯八遷并數湯爲八盤庚爲五遷又并數湯爲五邦是自湯至祖乙已不在內也正義前謂相土至
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按班固後五是自仲丁至盤庚湯不再數也盤庚言于今
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是盤庚五邦乃數自湯身居亳之前必更有地并此爲五而相
邦乃數自湯身居亳之前必更有地并此爲五而相土之商丘固不在內
土之商丘固不在內
若顛木之有至底綏四方顛什也由木生條也肆生
曰蘗蔡氏曰顛木譬殷也事有勞且難而
不可憚者今日是也今若遷則以危爲安其若顛木
之有由蘗乎天將永我國家之命于殷紹復先王之
大業而致安四方矣永我命于茲新邑與罔知天之
斷命相應紹復先王之大業應克從先王之烈謂與
道致治如商之盛王也商道中衰盤庚有志于振起
適丁耿圮之患此事不圖先業將不守矧曰克從之
可冀乎京師者天下之本國都不安豈能圖四方之
安故以致安四方爲言
盤庚敷于民至悉至于庭上文諭民之辭明矣然民
之不欲遷豈其中心利害之實哉皆在位者倡遊言
以惑之其說詳見第五節其間有能審于利害而欲

遷者則又爲在位者所排擊阻難不得自達故盤庚教民必由在位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不過以常舊服正法度正法度云何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已葢先王以民心爲已心以民之利害爲國之利害其五遷之舉想皆順小人之攸箴而爲之也民無惑志而有言必達于上臣無匿指而有願必同于民此先王之舊服也亦國家之法度也在位者欲阻廢法度則不得不托于民情之不願欲托于民情之不願則不得不動之以浮言而使其言之同于我隱伏其攸箴而使其中情實語不得聞于上其沮遷之計亦

狡矣盤庚明極事情故亦不作爲一切之法以整齊之其要惟在于無敢伏小人之攸箴則遷與不遷就是民情之公願利害必有眞歸國是必有眞在羣臣之計自破國家之法自行矣○先王舊服皆因民欲遷而遷也今民不欲遷疑若非先王之舊服矣當時在位者必以此動盤庚而盤庚則知不欲遷者特爾輩總于貨寶之私心一時小民惑于浮言之左見而非衆心之所同然也衆心之所同然口之所同辭今日非異于先王之時特爾輩伏之耳王命衆悉至于庭衆者臣民咸在也

王若曰格汝衆至無傲從康耿衆利濱河之地沃饒自豐而憚遷徙之勞以爲百年之業奈何舍之而去不惕于一人不肯聽一人之作猷此其從康傲上之本情也是心不黜雖百賚無益故盤庚特指而言之此一書之要領也

古我先王至乃所訟此援舊人之從先王以責今之不然所謂以常舊服正法度也舊人世勞王室凡事所賴以共成者也圖任共政是先王委任舊人之重承播告不匿厥指罔有逸言是舊人不負先王之委任也不匿厥指者樂聞箴言王之指意也舊人奉承于內使小人之箴言無不得達于上則一人之美意無不下通于民矣舊人體王之心如此故王用大敬之非上意下情而變幻事理以撓衆聽者謂之逸言舊人宣化于外則原君上爲民之情以開諭乎衆而不參以一已之私言據民間利害之實以導率乎民而不惑以從康之左見舊人先民以信如此故民用丕變今汝亦我之舊人我之圖任共政亦無異于先王奈何在內則伏小人之箴與不匿厥指者異矣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與罔有逸言者異矣正義曰聒聒多言亂人之意按言不出于中正爲險無深

慮遠見爲膚謂惟忠信足以起人之信今汝上匿下
譖所以起信者率以險膚難乎人之信矣夫有所訟
者事理確然誠有所當爭也寧弗知乃所訟果弗得
已乎
非寧自荒茲德至拙謀作乃逸先王有作舊人則從
今我有作汝臣則訟豈我寡謀輕動自荒茲德耶非
也惟汝舍德不惕寧一人耳寧視汝情明若觀火猶
不忍刑以繩汝欲寬容以濟事汝苟執迷不改是我
亦拙謀成汝之過矣舍德不宣布德意也逸過也
若網在綱至乃亦有秋君令不違臣共不貳古之道
也不若網在綱乎乃有條而不紊紊臣有誅意在言
表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事之常也不若農服田力穡
乎乃亦有秋惰農無秋意在言表
汝克黜乃心至汝有積德當時在位之臣其婚姻僚
友皆富室巨家也擅膏腴之地毓居止觀遊之樂在
位之臣與之黨比而憚遷心之所爲實在此而猶爲
之辭曰不遷實于民計便又乘小民一時安土之情
而詘之曰我實爲爾計也以此施虛德于民抑不思
大水時至都邑淪沒爾之婚姻僚友其將焉往是爾
之爲之者反以害之與百姓同歸于虛德爾故勸以

克黜乃心公爲斯民長遠利害計以施實德于民都邑既定百姓安居爾之婚姻僚友豈不同其福如此處事汝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今日非德也曰積德者先王時汝祖父率民以遷今汝又率民遷是世有德及人也

乃不畏戎毒至非予有咎戎大昏強吉好奉承恫痛相視也憸民馬融云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逸口過言也靖安咎過也吉汝知服田有秋則今不畏水災大害于遠近憚勞不遷如惰農不強力爲勞苦之事寧有黍稷之可望乎汝知綱網不紊則今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朕身也蓋君爲臣綱臣爲民綱理之所在上下相順乃同其福而無禍汝既首憚遷以先惡于民則恫不獨在于民乃亦奉其恫矣及身而悔亦何及乎相時小人猶有審利害之實出箴戒之言以相顧省者則有位者當何如乎小民箴言欲發而爾之逸口能排擊阻難之雖則可畏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豈不尤可畏乎使民情眞有所不便以告于朕而圖之可也何爲相動以浮言恐之以禍患陷之于罪惡不與顧箴言者異乎一時人情爲汝所惑雖若燎原之火有不可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邇之勢其猶可撲滅以制爾短長之命者而繩汝自作之愆其亦何難至是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我有咎也○民也胥顧于箴言臣也胥動以浮言箴言實陰貪其利爲譆譆胥動之計一時情狀在數語間其人之聞之者亦可愧矣○傲上之情挾其口之衆也比以燎原之火意可知已其猶可撲滅盤庚將刑以齊之乎非也明四目達四聰箴言不可伏浮言不得施盤庚蓋有制之道矣曰短長之命特舉刑殺以恐之未必施也○以傲上從康之害反覆申戒○一

說胥顧于箴言箴言者凡人相箴規之言也言雖儉利小小見事之人猶知顧念于人之箴規蓋以不善則致人之言不善之聲傳于人常易至于過惟過言之可畏所以箴言之當顧也夫逸口雖可畏特是非毀譽之在人口者耳未遽有誅賞之及身也猶且可畏況予制乃短長之命是非所在誅賞所加汝可以不畏乎○孔氏曰羣臣不欲徙是先惡于民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徒奉持所痛悔之無及言儉利小民尚相顧于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從是不若小民

遲任有言至求舊惟新遲任馬云古老成人鄭云古之賢史孔氏曰言人貴舊器貴新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引此結前圖任及起下不敢動用非罰非德之意王荆公行新法棄舊人而用新進喜事者以舊人軋已也今盤庚不以異議爲忤亦孜孜惟舊人是求此所以爲賢與

古我先王至動用非德我國家惟圖任舊人共政以人舊則習也使其有罪不容以舊人而赦使其無罪不容不念其舊而加以非罰也使其有善不容以舊人而掩使其無善不容私其舊而加以非德也德恩賞也恩非所當恩是謂非德胥及逸勤泛言而遷國在其中有事共其勞事成共其逸見舊臣于先王一德一心處也汝能如此則先王先臣之所嘉非予所敢加以非德也汝不能如此則先王先臣之所棄非予所敢加以非罰也○逸勤共于乃祖乃父則共事亦期于後王後臣豈有無罪而加以非罰乎乃祖乃父安國家定社稷之勞簡于先王彰其善于後世使汝有勞固當世選之豈至予之身忍獨不選而掩爾之善乎惟汝之未效勞惟汝之不強爲善耳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以胥及逸勤之故惟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之至公也凡後人之有功有罪先王與爾祖父之神明寔監臨之作福作災惟神所降予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言賞罰之不私欲世臣之效命至篇末皆此意○孔氏曰選數也言我世世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古者天子録功臣配食于廟大享烝嘗也正義曰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爲大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約祠爲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爲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約祠爲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按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是也

予告汝于難至一人之作猷射志予中的圖事期于有成予告汝于遷都之難予謀既審若射之有志非嘗試而漫爲之言不可不聽也人之不能從善有二蔽焉老成者謂其言老幼弱者謂小子何知而不知理之所在老成者不可侮而少者不可少也各長于其居者耿圮河水其居不可長也舍目前沃饒之利爲永建乃家之謀是謂長于厥居夫君出謀者也臣出力者也其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之作謀可矣無有遠邇至一人有侯罰用罪違命也伐猶誅也伐

厥死謂重者至于死而不赦也用德從命也邦之善則惟汝衆從命之功邦之不善則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篇終示賞罰之斷以深戒勑之

凡爾衆其惟至弗可悔當時所告惟造在王庭者其餘不聞者尚多故篇末使之轉相致告自今以往各敬爾之所有事齊乃位謂不離所守以聽命度乃口謂非言勿言言罰猶未罰也罰及汝身則不可悔矣

呂氏曰三篇須於包容處看其德量於委曲訓誥處看其恩意於規畫纖悉處看其措置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至浮于天時王庭金氏以爲行次之庭蔡氏謂起而將遷則未在途也○古我前后汲言不指商王天時亦未指水災觀殷降大虐先王不懷方是說商事也○孟子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經曰保后胥慼是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經曰惟喜康共是也鮮以不浮于天時此一語更可味古之人天時有災鮮不以人事勝之後世則未如之何而歸咎于天○上下同憂天時可勝何事不濟

殷降大虐至比于罰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視民利當遷而已此爾民所聞宜亦以此而

念我凡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爲汝有罪而以遷汝爲罰也○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汝何不以所聞于古后者而思念我今日之事乎

予若籲懷茲新邑至丕從厥志民不樂遷而謂之丕從厥志者蘇氏發得好○王者未嘗以人從欲而亦不違道徇人惟審于安危利害之實而爲之趨利避害舍危就安則不從其口之所不樂者實以大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至自怒曷瘝計遷已久成遷在今今予將試以汝遷汝乃不憂我心之攸困困謂萬衆動移皆在君心之念也既不知體君心之勞又不直以所疑告于上祇自取窮苦何由自解今已欲其資賄盡室首途之時若次且不前如乘舟弗濟必敗所載夫從上之忱貴于屬而忌于疑今汝已從我決遷此心不屬終難共濟奚止臭厥載有胥及溺而已利害若此而不之稽雖自怒庸損于苦乎胥相窮也吳氏曰爾民不得安居此我心之憂乃皆大不宣布其心欽敬思念以誠心動我爾惟苟安坐待水患之至是自取窮苦譬之乘舟者若遲滯不濟必臭敗所載之物從上之心間斷不屬則不能復濟惟相與以及

沉溺而已利害若此汝不考察但有怨怒何能瘳乎言無益也按不其或稽稽者所謂卽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至汝何生在上孔氏曰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是大勸憂之道正義曰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衆今不徙則憂來衆是自勸以憂之道也○憂溺而憚遷是勸憂也豈人情哉不謀長而思其災故耳所謂火未及然自謂之安也若謀長則知災在旦夕今日之勢可謂有今日無後日汝何生在上乎

今予命汝一至迁乃心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浮言之誤人不淺而人每不悟也今予命汝一是非無兩在利害無兩從心有定主則不迷于正直之途身有定歸則不陷于邪僻之地不然身心非所自有顛倒迷惑趨于禍患如起穢以自臭豈他人能敗之哉

予迓續乃命于天至懷爾然汝知人言之不可從則知我心之所當體我之心何心也爲汝何生在上則遷都以迎續乃命于天者我之心也我豈汝威哉用奉畜汝衆而已此其一也爾先人從我先后屢遷厥

邦既甚勞矣豈不謂自今貽後人以安而不知又不免于遷焉予惟深念乎此所以經營新都爲一勞永逸之計以有家之利丕克羞養爾者懷念汝之深故也愛之能勿勞乎勞之所以安之也此又其一也

失于政陳于茲至曷虐朕民此言君不體民則高后罪之孫炎曰陳居之久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至汝罔能迪此言民不體君則先后亦罪之生生謂勉于生理先后泛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謂也比同心也爽失也汝罔能道言無辭也

古我先后至不救乃死此言民不體君非但先后罪之其祖父亦罪之戕害也有害人之心而不欲徙者是反祖父之行故其祖父亦斷棄之不救其死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至丕乃崇降弗祥亂治也言我有治政之臣同位于其祖父而不同心者高后與其祖父亦罪之○按上篇責臣之辭但言其浮言誤衆傲遠上命怠惰自安而已不言其所以然之故也至此始曰具乃貝玉則羣臣實利瀕河之地沃饒自豐故不能遷不肯遷浮言以害遷皆生於務富貝玉之一念而已具乃貝玉猶云總于貨寶貝水蟲古人取其

甲以爲貨如今之用錢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設中于乃心孔氏曰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正義曰言其難也此易讀爲難易之易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皆不變易言必行之與孔異永敬我所大憂者以君之心爲心無相絕遠蓋君臣一體當分君之所謀而共謀之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于設正緣羣臣殉于私情之偏則此理不見故勉以舍其偏見設中于心○按前曰一此曰中民心皆有一民心皆有中聖賢理會利害處即義理故隨事而有不偏之準不二之則

盤庚訓民圖遷而有及於此良有以也至於後世但知有利害不然則其心先主於利害而以禮義行之耳安知所謂一與中乎

乃有不吉不迪至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孔氏曰不善不道謂凶人剪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于此新邑○今按殄滅之無遺育謂凡爲凶者必盡滅之無使有漏惡遺種類于新邑耳種即謂上所指之凶人漏而不誅復使爲稂莠于新邑故謂之無遺種左傳芟夷蘊崇之引此爲證本亦只言除惡必盡之意而其言之過將使以辭

害意者啟濫殺之禍故朱子非之此則不可不知也邵文莊公曰此道路之令也顛越不恭鬬也暫遇姦宄盜也劓刑也殄滅之殺也遷徙道途之際羣小易乘機爲姦之時也故嚴其令

往哉生生至永建乃家前云汝萬民罔不生生故此云往哉生生以勉之○汝不謀長則何生在上若暨予猷同心則生生之道于往新邑得之矣○今予將試以汝遷凡兩言之見其不輕之意

中篇君民相體是一篇之大旨

盤庚下

盤庚既遷至綏爰有衆居者官府民廛井邑之居位者君卿大夫士民上下之位既奠其居乃各正其分守呼集慰勞而安之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曰盤庚之言也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百爲經始君臣上下正當同力一心以立邦家無窮之基當時傲上從康習于戲怠未遷則以爲憚既遷則以爲足故以無戲怠戒之建大命勉之命雖在天立之在我始而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予迓續乃命于天是命之短長在于遷之計決與不決今而曰無戲怠懋建大命是命[illegible]繫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遷之後勉與不勉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至協比讒言予一人敷心腹腎腸言無一不布露臣民雖既遷盤庚又慮其強從上令非出本心怨怒未忘故明白洞達以釋其疑朕志下文所言是也意前日浮言之徒必有倡爲事定後罪責之說者故以此言釋衆疑而絕讒謗也始曰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終曰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此一篇之綱領夫爲民者朕之志也自古我先王至用宏茲賁言遷都之意在于恭承民命自邦伯師長至篇終言今日責望羣臣之意在于敢恭生生一惟爲民而已矣爾衆惟不明于此志故未遷而二三既遷而疑懼謂予有罪爾之心今予盡布露以告汝則當勉所當勉而可以釋所不必疑懼矣

古我先王至嘉績于朕邦言我先王成湯將多于前人之功故始居亳湯以亳而興王業王業之興是多于前人之功必推本于亳故特言之見居亳之善也言居亳之善所以見今遷之宜不曰適于亳而曰適于山者亳地依山也降下也凶德水患也亳地依山土厚水深可以永無水患也嘉績于朕邦嘉績對凶德而言消斯民沉溺重腿之疾絕後世驕奢淫侈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風足以厚民生行王化績孰嘉焉按書序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者孔氏以爲契父帝嚳嚳居亳今蔡氏以爲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者誤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至震動萬民以遷蕩析離居謂四散避水間井蕩析民衆離居不復能保聚也

肆上帝將復我至用永地于新邑此與古我先王一節正相應先王將多于前人之功故適于亳以嘉績于朕邦盤庚將復我高祖之德故承天命以永地于新邑盤庚紹復而歸諸天者天不欲泯成湯之德非

予小子智慮所能及也篤敬蓋當時老成之臣與盤庚同心者也輕心不可與圖事薄德不可以成功盤庚所與恭承民命者乃獨有在于篤敬之人知人諳練具于此見盤庚所以不可及也與

肆予冲人至用宏茲賁孔氏曰冲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于衆至用其善宏賁皆大也君臣同謀不敢違卜用大此大業爾○大事必謀于衆向爾衆不欲遷而我不從非廢爾衆謀也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爾我之情如此爾何疑于我乎大事必卜向者卜稽以爲當遷而爾衆不欲亦非敢違卜也

本亦爲我思慮欲我仍舊貫而宏大此大業爾爾之情如此我何疑于蔡氏曰盤庚于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忠厚之意藹然言表盤庚其賢矣哉○正義曰衆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爲大之義按賁扶云反蔡氏訓從孔氏則音亦當然今人多讀作賁封之賁不知賁飾之賁不訓大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孔氏曰邦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正義曰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按古稱邦伯皆指諸侯之長如

洛誥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之不指諸侯矣亦可見看來孔傳說是其所謂州牧亦止是當州之牧非遍指九州之牧也盤庚爲新遷之民生理未復故欲凡有民事之寄者皆有所隱痛于心何嘗及畿外之諸侯哉○自此至篇終專告有位者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言予其勉擇羣臣之材品相導其念敬我衆也下正言簡相之事

朕不肩好貨至生生自庸肩任也敢猶羣敢之敢鞠養若順也否不順也無毋同總聚也民功曰庸言朕

不任好貨之人惟勇于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鞠人有養者謀人自營者各保其居此念敬我衆者也我則叙而用之欽而禮之所任若此所不任若彼朕志不難知也既進告爾矣爾臣惟能如我所勉斯可謂之能順朕志而昔之不欲遷不足謂之不順朕志也惟違我所戒斯謂之不順朕志縱使昔能從遷亦不足謂之能順朕志也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敬我之所否而無總貨寶申不肩好貨之戒敬我之所若而生生自庸申敢恭生生之訓生生自庸以民之生生爲功而自勉也○鞠人謀人若訓鞠爲養則好貨者自鞠自謀者也敢恭生生者鞠人謀人之保居而不爲已利者也鞠人謀人之能使人各保其居此眞勇于敬民者也此句蔡氏無明解既以爲未詳不如闕之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式敬也敬布爲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持之久也民德民功在此心之無倦而已此心何心也卽隱哉之心天地父母斯民之心也有此心則隨在受其福此心不誠則易分一分則自鞠自謀之念生而鞠人謀人之意薄矣

下篇于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而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末曰我既羞告于朕志是

一篇之關鍵

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鈇鉞忠厚之至殷之所以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寻不可以不論

說命上

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孔氏曰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宗故號高宗○按命官有辭自唐虞有之少僅一言多或數言而止出于當時面命最簡而盡有書自說命始其事既非常其言則大訓微言在焉不但命官而已夫子録之實與三謨伊訓相表裏非他篇比也周禮内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自此以後多出史臣代言其多蓋亦不勝録矣○訓誥誓命與謨中皆已具命九官命也禹征苗誓師誓也三謨訓也君臣之間相告亦誥也王宅憂至罔攸稟令金氏曰亮陰當作梁闇天子居喪之次也古者諸侯大夫士遭喪居倚廬倚者謂于

中門之外東牆之下倚木爲廬大夫士不障諸侯加圍障然則天子則又加梁楣故謂之梁闇與按闇謂廬也古無庵字疑闇卽今之庵字也○覺此理在衆人實爲則于天下天理不差曰則庶事之權衡尺度人所取正曰則以其心之明哲而可否乎天下之事卽所謂作則卽所謂王言作命自示法于此而言則曰作則自稟承于彼而言則曰承式詩曰帝度其心左傳成鱄說詩謂心能制義曰度朱子謂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愚謂此卽明哲作則之事○天子指高宗也惟君萬邦百官承式應明哲作則而言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見不可不言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至代予言正于四方廣韻曰正君也長也應惟君萬邦說恐德弗類言德非明哲思道應知之說予未有知方恭默以思故不敢輕發于言

○高宗天資高明然自以講貫未竟恐未合乎聖聖相傳之的所以不敢輕于出命恭默思道此高宗始初求道工夫道卽堯舜以來之所以相傳者也高宗恭默思道之心誠與天通故夢帝賚予良弼蓋天之

生賢不偶而願治之君亦不世出惟高宗之心有以合上天生賢之心故上天之心有以應高宗望治之心也○眞氏曰恭默思道一語最宜深玩非獨人主宅憂之際當然學者平居求道亦所當然惟深味之乃有見爾○程子曰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于夢此理之常問高宗往求說邪說來入夢邪曰譬如懸鏡于此有物必照亦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先知之不善亦先知之

乃審厥象至之野惟肖追其夢中之所見故曰象托諸繪事則有是人矣故曰形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則眞有是人矣高宗與傅說之相遇者天也其與天相感者誠也不可以爲傅說亦志于用世而有以感高宗之夢也○金氏曰高宗之夢蓋有日矣徧視羣臣默加求訪而未得故因羣臣之請而言之乃審厥象以物色訪之也虞虢之間地名傅巖澗水壞道嘗役胥靡刑人築之說貧代其築形與所夢者類按代胥靡築之說自孔注以來必有所受孟子亦曰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蔡仲默不知何據以築爲卜築之築殆非也巖以傅爲名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出殷本紀

及馬鄭之說二孔又以巖旁先有姓傅之民未詳
爰立作相至以輔台德于是禮命立以爲相使在左
右林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古者
置相非特統百官均四海而已蓋將使之左右爲師
保以輔成其君之德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
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得說言未
及政事而置諸左右命以納誨蓋以此也按咸有一
德曰左右惟其人可證左右之爲師保也○爰立作
相者廷論所同也王置諸其左右者高宗之特舉也
君心者天下之本而相特其助齊桓公任管仲唐明
皇任姚崇宋璟皆可謂專矣管仲死姚宋去則終于
亂無他不以身心爲急也管仲姚宋亦昧所本難以
語此○爰立作相將倚以天下之重也乃置諸其左
右專以納誨輔德望之此高宗之特舉史氏之特書
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
國定矣故君以論相爲職而相以正君爲職高宗知
任相之本傅說知輔相職業故書以爲後世法也○
納誨而不朝夕亦難以奏功後世輔相大率與人主
不親而居之者亦未嘗知以正君爲輔相之職業也
故程子曰一日之間親賢士大夫之時多則可見當

時接見之少矣曰左右則無間曰朝夕則無時君德安得而不成乎師保不左右而近習左右道義不朝夕而諂諛朝夕此後世所以鮮令主也

若金用汝作礪至霖雨君德賴納誨以修猶金賴礪以利焉君德賴納誨以進猶川賴舟楫以濟焉君德賴納誨以成猶旱賴霖雨以蘇焉○金無礪不成罷金之須礪固切然猶未切身也比之濟巨川無舟楫則利害所關又切矣濟川之賴舟楫固切然猶可待也比之歲大旱之望霖雨則民命所關又切矣葢舟楫可待霖雨之在旱極不可待也所謂一節深一節者如此○此喻望其納誨之切下示以納誨之道

啟乃心沃朕心正義曰當開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上心字應上誨字下心字應上德字義理之在人心若彼未有受之之地則雖啓于此而無益若彼既有受之之地而此不開盡亦無以成溉灌之益高宗欲傳說開竭其中之所有使我心若膏澤之潤相入之深則相資者厚而予德可成耳

若藥弗瞑眩至足用傷上二句喻臣之言不苦口下二句喻我之行無所見事亦相因言不苦口則行無所見矣與啟心沃心相應○方言書名楊雄所作藥

毒乃得病除瞑眩瞀之意病欲除先有惡候也
惟暨乃僚至以康兆民又見古輔相之職業非以其一身之聰明強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者固必有待于衆僚之同心焉故高宗欲傅說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使其循先王之軌蹈成湯之道以安天下之民也先王如太甲太戊之屬皆廸高后以安民者紹先烈自近者始故言率先王廸高后也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君德成則輔德有終民心安則同心匡辟有終

說復于王曰至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孔氏曰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命而諫之誰敢不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從諫則人欲日消天理日著傅說以是一言可以聖也后克聖指從諫也主聖臣直導人使諫在德不在言也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孔氏曰在冢宰之任
乃進于王曰至惟以亂民天之化育萬物亦豈自用凡日月星辰雨露風霆皆所以爲天之用而代天之行者也王者處至尊之位豈能以一人之聰明徧及

庶物故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而承以大夫師長皆所以奉順天道也○奉若天道非謂象天設官也卑高以陳貴賤以位即天道也建邦設都分地而居之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分職而任之者不惟逸豫惟以亂民爾以尊臨卑而事有統以下奉上而事有分爲治世計也非奉一人也○后王君公皆有君道故曰樹大夫師長皆臣道故曰承后王君公皆有大夫師長以承之大夫以下官各有長故曰師長

惟天聰明至惟民從乂金氏曰君臣上下雖皆有治民之責而其源則在君君者臣民之標表也聰明者天理之公也聽是非察善惡用舍賞罰一惟是理之公而私意不與焉此人主所以憲天之聰明也下文所敘皆憲天聰明之事○按惟天聰明諸家或以禍福言此特聰明之一事耳虞書言天聰明又言天明威明威即禍福對聰明而言天之聰明蓋無所不在也張子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往通）昊天曰旦（亦明也）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朱子曰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張子言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于耳目心思天聰明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于民心而已焉按聰明以民非此章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

所及而其上語可玩○又曰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天之不測謂神神之有常謂天誠故信謂其實然之理有必然而不爽無私故威天無情也只是一箇公故自是不可得而玩忽有常而不測所以爲聰明○臣民之于君上雖有使事之分而其所敬順服從者理而已矣使君之號令政事少不出于天理之公而參以人欲之私則令有阻于朝廷之上言有違于千里之外者矣夫惟法天之聰明一出于公則朝無不信道工無不信度大夫順乎君公君公順乎后王雖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吾能使之各循其理而無不從乂惟口起羞至乃罔不休朱子曰口非欲起羞而出謀不當不當則反足以起戎衣裳在笥易以與人不可不謹干戈討有罪然須省察自家眞箇是否恐或因怒而妄加施之不審而無辜者被禍蓋衣裳之于在我而必審其人之賢否干戈施之于人而必省在己之是非也又曰四句皆是審愚按朱子謂四句皆是審者蓋傅說慮高宗明或至于太察動或失之太果故戒以言之輕出衣裳之輕于甲胄干戈之輕動皆欲其謹審

也能戒此四者乃全聰明之德故曰允茲克明明者施之當也明則其惟不言言則足以作命而百官承式衣裳惟無予予則所以奉天命而有德者以勸甲胄干戈惟無動動則所以奉天討而有罪者以懲何休如之故曰乃罔不休○金氏曰衣裳所以命有德于在笥之時則審之輕加于人雖褫之亦已褻矣甲鎧胄冑銳銳也經傳無鎧與冑銳銳字秦漢以來始有此名古之甲胄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銳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舜曰惟口出好興戎傳說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夫甲胄起戎而口亦能興戎起羞言其小興戎言其大言之生患尤烈也言可不慎乎故以之居四戒之首

惟治亂在庶官至惟其賢孔氏曰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不加私昵惟能是官非賢不爵正義曰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按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蓋古者官人之法如此論謂

品其才行論不定不官任官如今考察稱職之謂官不任不爵○官不及私昵如漢武帝欲倭寵姬李氏而使李廣利爲將是也官言罔及私昵爵言罔及惡德益互見之吳氏謂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材爵亦不可及恐經文無此意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孔氏曰非善非時不可動蔡氏曰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王氏曰事固有善而非時所宜者善如裘葛之良時如寒暑之時不當其可非聰明也按善如土圭善爲師之善時字就在善字上帶出益善而不合乎時宜則猶未善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有其善者有自足之心也故已不加勉而喪其善矜其能者有自用之心也故人不效力而喪其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如除戎器簡車徒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寇戎不能爲之患如治溝涂廣儲畜時斂散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爲之患有備無患大小事皆然通上下皆然但天子則所係尤大也然此爲先事者言爾若事已臨而素無備者可諉曰無及而遂已乎

無啟寵納侮無耻過作非正義曰無開小人以寵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其人納侮之道耻有過誤而文之望人不覺其非
彌甚按寵不可啟啟寵乃納侮之道謂之寵已非下
交之正宜非所以得侮而反納侮也恣不以正小人
斯侮之矣小人之狎大人亦大人有以來之也寵侮
相因故以啟納爲文耻過本不安于有過然耻而改
之可也不務改而務文則反以作非矣人君只守此
二語其益無窮無耻過作非學者當時時用以省察
孔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不必見于外只心術之
間纔有護過之意此根不去其病日以潜長令人只
因一誤生出許多回互揜覆豈特過無改日正恐欺

心日長弊將百出而不可救藥

性厥攸居政事惟醇居止也處也義理具于吾心事
事物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言君之道無他惟厥攸
居則政事醇而不雜也攸居者安于義理之所止也
吾心之義理乃政事之本原漢文帝唐太宗三代後
之賢君然其政皆不醇由未有得于攸居也政由此
出而可強乎哉大抵後世分居政爲二徒知修飾于
政治而已然其醇疵之見于天下者何可揜也

黷于祭祀至事神則難黷謂非時煩謂越禮以後篇
數祭豐昵看可見數祭黷也豐昵煩也

王曰肯哉說乃言惟服至惟說不言有厥咎高宗以言與行對說傅說以知與行對說高宗以求言爲心傅說以力行爲急蓋自進言者而言言非難也言之而不行則爲徒言此則其難在君耳自納言者而言不知則不能行然知而不行則知亦非難也不言而躬行行其所知是爲難耳然行之所以難亦以不誠故耳知之真信之篤則自弗能已天下之事未有怵而難者也先王之德皆力行所到王之力行如先王矣說于是而不言則有其咎夫行而不言其咎在臣則言而不行其責在君矣○

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爲知之非艱也艱在能行而已行亦非艱也艱以不怵而已王而怵焉則亦何艱之有周子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王怵不艱之謂也南軒曰知者凡聖之分也豈可云易哉說爲高宗言爾高宗已知者也使爲他人言則先致知矣知之而不能行則與我爲二忠言嘉謀雖日接于耳皆他人之物非已有也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至暨厥終罔顯厥

盤殷賢臣高宗爲王子之時學于甘盤學未大成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盤遯于荒野自河而亳不知所終既得傅說遂命之以續甘盤之業孔氏以遯于荒野以下爲高宗居民間之事高宗居民間其父小乙不過欲使知民之艱苦而已何至使之廢學乎非去而不返又何遯之云而入宅于河自河徂亳之不常其居乎

爾惟訓于朕志至予惟克邁乃訓訓志者行事未著而訓已先焉若作酒醴以下見予之賴爾非僅曰彼此相資而已也亦非曰其成就我者在一端而已也酒非麴蘖不成爾成我之德則酒醴之麴蘖也羹非鹽梅不和爾調劑我氣質之偏則和羹之鹽梅也此處要見得屬望益深比喻益切處既言賴之之切遂言爾之麴蘖乎我鹽梅乎我者當以柔濟剛可濟否交修乎我使予德性有成而後已勿以予爲不足與語而棄之予能力行汝之教也交者非一之義蔡傳麴多則太苦等語正發一交字冏命交修乃羣臣交相弼正其君之意此交修專就傅說言故取更互相濟之意

說曰王人求多聞至匪說攸聞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立事謂以所聞應世而成務也學必施于事然後爲有用之學不然則所聞雖多果

何爲哉然多聞資之人而所知有限學古反之已而其理無窮理苟能明自足以應世葢理明則見之行事者舉而措之耳故勸以學于古訓乃有獲古訓古先聖王之訓也大凡事之在天下者古之人皆有成法而不可不師事不師古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古訓如典謨之類其載修身治天下之道備矣所謂必由是而學焉乃庶乎不差者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之學也堯舜性之無待于學然曰精曰一安可謂聖人無聖人之學邪性之而不廢學此聖人之所以聖而

吾人之所當學者也禹皐陶之所見而知之湯之所聞而知之者此學而已傅說欲高宗學于此乃有獲如佛老亦高明之士而未嘗學于古訓故其差毫釐其繆千里○求多聞亦學之一事而非可專恃乎此也高宗建事之志甚銳求多聞之心甚切傅說以爲不如反而求之古訓以盡其所以爲學焉乃可以有得夫高宗舊學于甘盤即位之初恭默思道則非不知所從事者特未盡其所以爲學耳故此以學古啟之下文以遜志時敏箴之○事不師古如漢文景之恭儉亦足以致治然不能長治久安如欲長治久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不法唐虞三代終苟道積于厥躬此下歷敎高宗以
惟學遜志務時敏至道積于厥躬此下歷敎高宗以
如是而學及其得之之次第也惟學學字正接上學
字說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敏勉也時敏無時而不敏
也高明者多不能遜志及工夫銳進則不能有常故
欲其遜志務時敏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于學如有
所不及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而來矣義理非遜
不能入非敏則間斷生疎所修何以能來來之一字
最可玩味葢傳說嘗如是而學而有得焉以其所親
驗者告高宗也○允懷于茲茲指爲學之工夫厥修
乃來是工夫已驗篤信而深念謂工夫益進進不已
工夫進爲之序都包在學字內了遜志務時敏是欲
其用此工夫循序有常遜志是不銳進時敏是不懈
緩此五字乃其工夫之節度非以此爲工夫也○自
堯舜以來學之條目已備故傅說不言特告高宗以
如此做工夫耳自學術不明則于所謂有獲乃來不
知爲何事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時敏即習
也乃來即悅也
遜志務時敏誠以是法讀古人之書何憂今人之
不爲古人也○學不能遜志雖日讀古人之書不

過證成已見而已何由得古人之蘊奧造古人之閫域○言學非始于傅說言爲學之方則始于傅說也如所謂遜志務時敏非爲學之方乎孔門言之始詳其後諸儒述之益詳而要不出傅說之二語也至于學則仲虺告成湯以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而其要在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在能自得師而好問此蓋湯之所得于堯舜者非學而何言學孰備于是故知言學非始于傅說也

惟斆學半至德修罔覺斆字句心當加讀與上惟學字同斆半于學事有終始而非二也○自其來其積而言謂之道自其得于已而言謂之德學雖有得于已然此特學之始而已夫人之學有全功焉自其推以及人謂之斆斆實學之半而不可以不終者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或問在帝王何事謂之教曰即治人是也曰何以是終典于學曰體天理于出政之間○自人已之分殊而言脩身以上者學之事也齊家以下者教之事也學固居斆之先而未學固無可以爲教自大學之全功而言則自學者學之始也教人者學之終也斆實居學之半而凡教皆所以爲學學誠

無終始之可間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則厥德脩罔覺何也蓋家國天下之酬酢無非身心之實理自其體之以性分也而政事非粗迹自其體之以職分也而天下皆分內則其所以施于天下國家者孰不歸于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德之所修殆化其迹而不自知矣蓋以事分之則有學有教以理言之則利用所以崇德而初無二也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古者師道在君敎正王者事也古者學與事爲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事爲二故講學者以政事爲粗迹任事者以講學爲空言○隆古師道在上而治與教一中世師道在下而治與教分末世聖學失傳師道亦廢上下之所相從事者皆敎學之彌文而已○學記敎學相長引說命敎學半亦發說耳若半須自得則傳說進言而自謂之敎是也以弟子命其君矣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蔡傳云德雖造于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此法字乃法度之法或言爲學之準的非也爲學爲治自後世始分在古人敎既居學之半則爲治敦非學中事謂成憲不關于君德固不可但監于成憲與上文學古自是相對而言如周官中

言學古入官即言典常作之師如夫子遠宗堯舜之道而法則近守文武與此處文意正同法因時之宜夫子之于文武則猶高宗之于成湯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言高宗能脩其德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乂布列于衆職也非謂待君德至此而後進賢蓋進賢者大臣之責然君身者用人之本必在王者有其本則腹心手足相通爲一體黜陟臧否不至有異同說于是用克敬承始得有以自效耳旁招俊乂言使賢智皆登于朝列于庶位言使百職皆稱其任○程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者無他術也朝廷至于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愚謂求之有道傅說之所以旁招也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即列于庶位之意也朱子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者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求之于無事之時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達欲進者

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眞愚謂朱子論古大臣以下乃傅說旁招之心也咨詢訪問以下乃傅說旁招之事也○成憲始終當監而大臣之進賢亦夙夜如不及蔡氏于上節云德雖造于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于此節云高宗之德苟至于無愆讀者不可以辭而滯其意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咸仰朕德謂望其有非常之治以說舉傅巖之野有以風之風猶風動之風汝不輔君作聖何以答人心之望乎孔氏謂風爲敎而蔡氏因之似不如只作風動說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弁揖霖雨所濟者一時耳良臣之于君德有終身成就之功焉麴蘗鹽梅相須者一事耳良臣之于君德有全體成就之功焉故以股肱惟人爲喻要看他節次引喻不同處此二句且泛論而望說之意在言外下舉伊尹堯舜其君正良臣惟聖之實事而欲傅說繼之

昔先正保衡至專美有商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衡猶阿衡作起也作我先王言伊尹以其君堯也乃曰者舉伊尹之言見伊尹之能酬其言也初伊尹應湯之聘而起嘗言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

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故此言弗克使其君爲堯舜則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言恥之甚也思天下之民一夫不獲其所則曰是我之罪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能輔我烈祖格于皇天則眞所謂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矣良臣惟聖豈不信哉爾尚明以輔我無使阿衡一人擅美于商家也

惟后非賢不乂至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君非賢臣不與共治故自成湯以來未有得其臣者也臣非賢君不與共食故自伊尹以來未有得其君者也君臣相遇其難如此今我與說可謂千載一時矣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者欲其能如伊尹之致君也永綏民者欲其如伊尹之澤民也致君澤民亦兩平耳不得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則民自然被堯舜之澤是即爲堯舜之民也高宗之言至此其自期者誠不偶而望說者誠不輕也使說于是而猶曰不敢當焉則上有負于賢君其乂之心下有愧于賢臣共食之義矣故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休命上文所命也對者身當之也揚者明揚之也以示必能踐此言之意

高宗肜日

孔氏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陳氏曰祭之

明日以禮享尸行事之有司助祭之賓客皆與焉然謂之又祭而不謂之享者尸猶有鬼神之道也○鄒氏曰此篇首稱高宗史臣不應逆書廟號史記謂祖乙諫於高宗時作書於祖庚時葢亦因篇首高宗二字而曲爲之說耳此必祖庚肜祭高宗之廟而祖巳諫之故有豐昵之戒肜祭高宗而曰高宗肜日者謂於高宗之廟肜祭之日也

高宗肜日至典祀無豐于昵雊鳴也祖巳賢臣格正也典主也高宗肜祭之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此爲神告以宗廟之失審矣祖巳謂當先格王心之非後正其事葢高宗不專脩人事數祭以媚神此其心之惑也而祭又豐于親廟違典祀之禮此其事之失也先格其心之非而後其事之失可得而論也乃訓于王曰天之監人惟主義如何耳人之所行有義有不義故天之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人人自以非義中絕其命也所以言此者人主之所欲者壽而巳禱祠之意常在此故言永年在義不在禱祠此格心之第一義也又言人有不順德不服罪者服罪謂改過天未即誅絕以孽祥爲符信以正其德人于斯時恐懼修省側身修行以消變異猶恐其後其可曰孽祥其如

TAIWAN PROVINCI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我何而莫之省乎本爲雊雉進戒故此言孽祥之來乃上天所以譴告正指雊雉之異不可不思其故也乃正其所失之事而言之曰嗚呼王之職主于敬民而已不侮鰥寡懷保小民視之如傷保之如子此王職也此天心也舍此而徼福于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嗣典祀其可獨豐于昵廟乎此王事之當改者也昵近也尸子曰不避遠昵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昵女乙反又乃禮反

孔光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變異之來起事有不正也○成帝時御史大夫王音亦因雉異進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主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高堂隆曰太戊有桑穀生朝武丁有雊雉升鼎皆因災恐懼側身修行故號曰中宗高宗興也勃焉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至今王其如台祖伊孔氏曰祖已後賢臣言天已畢訖殷之命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逆知來物皆無知殷有吉者言必凶也紂自絕于天天亦棄之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民不相保骨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相棄不虞天性也民窮盜起法度不能禁不廸率典也大命有天命之人也摯至也言受天命者胡不至至有天吏來問其罪也上言天棄殷此言民棄殷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至不無戮于爾邦我生不有命在天泰誓所云謂已有天命也召誥云皇天既改厥元子大邦殷之命天意已改而受昏不知乃猶爲此言故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命于天乎凡事積而成者皆曰功言殷亡可待指汝之事殆不能免戮于爾邦○鄒氏曰此篇祖伊之言危迫之甚必在周師既渡河之後若文王時必無殷之即喪戮于爾邦之語

微子

孔氏曰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正義曰微子名啟紂之同母庶兄按同母庶兄者先儒謂生微子時母尚爲妾及爲后乃生紂故微子爲庶豈有一母而以前後分貴賤爲嫡庶不近人情微子帝乙長子紂庶兄必異母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至用亂敗厥德于下孔氏曰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正義曰按家語比干是紂之諸父箕子無文宋世家但云箕子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親戚鄭玄王肅以箕子亦紂之諸父殷其不能或亂正四方矣或者不定之辭其事欲當然底致遂成也以酒行凶曰酗目紂曰我者猶五子之歌指太康爲予後凡言我者皆紂曰予曰吾則自謂○正義曰成湯致行其道遂其功業陳列於上世今紂惟沉酗于酒敗亂其祖之德于下上謂前世下謂後世也

殷罔不小大至殷遂喪越至于今紂以一人貪戾故其下效以成風小大好草竊奸宄民之無良一至于此且上至卿士亦師師非度互相倣效以自恣于法度之外有罪罔常獲者以紂爲逋逃主如楚申無宇之閽逃入王宮執法者不能得是也方興言方興而未艾也今殷其淪喪若涉水無津涯難以濟矣幾年有殷遂喪于今乎

曰父師少師至若之何其曰微子更端之辭我紂也狂生于心發出于外不可救止吾家老成之人皆遯于荒野今爾不指告予以濟危之策將若之何哉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正義曰咨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省文也鄭玄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但紂偶不殺之耳孔氏曰天生紂爲亂是天毒下災四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乃罔畏畏至多瘠罔詔酣昏故無畏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諸惡皆無畏所致先民時若所以爲湯咈其耇長所以爲紂耇長見咈而播棄故皆遜于荒此答耄遜于荒之語因來而取曰攘往盜曰竊神祇天曰神地曰祇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用字屬上爲句蔡氏讀屬下非也大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相容將食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此答草竊姦宄之語漢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紂夷居弗事上帝神祇故民敢攘竊而無罪是民間不止草竊而已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無復他事惟有急征橫斂若讐耳上以讐施下以讐應下既敵讐其上而上又召之不怠猶云祇保越怨不易也是時暴君汙吏上下相和罪合爲一無復肯以民之多瘠爲上告者此答相爲敵讐之語上之失民恒自聚斂始鉅橋之粟鹿臺之財知上之豐而不知民之瘠至于民相敵讐則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至我乃顛隮孔氏曰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爲臣僕我教王子出合于道子若不出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問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于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典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全以苟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致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于溝瀆而爲匹夫匹婦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即死庶幾猶得以周旋其間彌逢其失而冀其萬有一之開悟焉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則二子所遇之不同耳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于箕子爲微子之計其意豈不以吾三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其義一同皆當與社稷相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于

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者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子若起諫于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于紂而遽死可惜也子爲元子但當遯逃而出乃合于道萬一全宗祀可也我與比干則死生以之畢吾事紂之分而已朱子曰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見囚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蔡氏曰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于先王使無愧于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又曰按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于外爾論微子之去者當詳于是按蔡氏之論當矣然左氏面縛銜璧之說亦傳之譌也不知周師未至微子先已出廸胡得有面縛銜璧之事乎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縛銜璧武庚事也非微子也微子適周不知的在何時以經攷之武王克商即反商政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豈于微子而獨遺之邪若初克商時即得微子武王必有以處之必見于經矣以經之不載知微子之遯而未獲也以微子未獲故初封武庚以奉湯祀及武庚以叛誅而後微子受封于宋其命辭曰脩其禮物作賓王家周人之禮微子如此寧有抱祭器自歸之理乎史記言克商時微子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者亦繆也

尚書日記卷之八　畢

後學南昌彭燧要[illegibl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日記卷之九

金壇王樵著　門人平陽蔡立身校

周書

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岐山一名箭括嶺山南有周原周舊國也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季歷至孫文王昌三分天下有其二曾孫武王癸勝商誅紂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三十二篇其時列國皆有書大學引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春秋傳鄭子產曰鄭書有之曰安國家定社稷必大焉先此與今周書費誓秦誓固皆列國之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林氏謂竊意周太史所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纔至呂刑而止自時厥後歷幽厲之亂簡編不接其間如宣王中興會諸侯復境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伯用張仲仲山甫其時大誥命多矣必失亡于東遷之後也孔子既取周太史所藏斷自堯典至于呂刑而于列國復得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三篇因取而附益其後焉

秦誓上

孔氏曰大會以示衆（）正義曰湯誓指湯爲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秦誓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此會由之大故稱秦誓上篇末次河朔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爲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太常孔臧者安國之從兄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僞泰誓二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曰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

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畧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蔡氏曰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僞泰誓出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于世故漢人所引皆用僞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

董仲舒對策引之疑出此時又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　太史公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僞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有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馬融得疑其僞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僞泰誓始廢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陸氏曰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因序文妄改○蔡氏曰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于僞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

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者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與西伯卽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伐商而得天下其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于書序之誤也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卽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旣爲十三

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論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于書序之誤也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爲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于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爲觀兵之時于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爲觀兵之時于一月戊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言十一年觀兵是乃謬中之謬程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武王觀兵是臣脅君也一字之誤使武王千餘年蒙脅君之惡是可以不辯哉○按春孔氏以爲周之孟春建子之月蔡氏以爲建寅之月今以金縢秋大熟未穫及洛誥十二月烝祭歲觀之恐蔡說是月數之說

詳見太甲○後武成篇書一月程子謂商歷已絶周歷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也不書商歷見紂自絶于天矣此說甚精當補入傳中○大會于孟津以中篇考恐是丁巳日○正義曰此三篇俱爲誓師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盟向是也于孟地置津謂之孟津

王曰嗟我友邦家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金氏曰王曰者多謂史官追稱武王正名討伐則稱王舉兵亦爲合義不必拘追稱之說也詳見湯誓○孔氏曰友邦親之家君尊之也御治也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按友邦從征之諸侯御事庶士則本國三卿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是也觀御事上有我字可見

惟天地萬物父母至元后作民父母孔氏曰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爲貴人誠聰明則爲大君而爲衆民父母○邵文莊公曰天地父母自然之道元后父母天地作之也天地何心哉理之自然而已曰作則有可繼之道焉○陳氏經曰聰明亦靈也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爲靈之靈者耳○按易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自天父地母以有男女夫婦父子而君臣終焉君臣之義亦歸於父母何也蓋天下各父其父各子其子非君臣孰能一之君臣者天下之大父子也故曰元后作民父母○朱子曰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着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天乃錫王勇智皆此意也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呂氏曰此雖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攝百王之標準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至大勲未集孔氏曰

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刑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土高曰臺有木曰槨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厲民財力爲奢麗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剖剔視之言暴虐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受紂名也蔡氏意似以紂爲受號然孔氏曰受紂也音相亂馬氏云受讀曰紂鄭氏云紂帝乙之子帝乙愛而欲立之號曰受德時人轉稱爲紂則受紂皆名也音轉耳○罪人以族孔氏曰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正義曰秦

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按經曰罰弗及嗣傳曰罪人不孥皆爲子耳子且弗及況父母兄弟妻乎至此曰罪人以族始不止于妻子見受濫刑之甚也孥且不可而況於族乎孔氏以父母兄弟妻子解族字此卽所謂三族也故正義又引秦三族以證之考之史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如如淳之說父母兄弟妻子之外又有旁及者秦法爲又酷于紂矣實不然也刑法志曰漢除秦苛法兆民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文帝詔除收孥相坐律曰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脤甚弟取景帝誅鼂錯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據父母妻子同產之文則三族止如張晏之說耳如淳說非也嗚呼紂變古不孥之法武王舉兵首以爲討而垂戒萬世秦踵紂法而加甚焉誹謗妖言又紂所無漢誅秦者也而不知革文帝雖嘗除之而新垣平爲逆復行三族之誅自此遂爲常法沿流及于後世豈不痛哉幸有武王之訓昭如也○文帝除肉刑而不果

于除收孥相坐之律是不忍其小而忍其大也○正義曰必有忠良被焚孕婦被剖剔者不知其爲誰按皇甫謐謂紂剖比干妻視其胎殆傳會也○朱子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絶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絶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視天與人而已

肆予小子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至罔懲其侮肆

故也悛改也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于商惟受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黍稷曰潔在器曰盛盡于凶盜爲所攘竊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人我有天命無懲創其罪侮之意○朱子曰伊川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于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無觀兵之事說見首條

天佑下民作之師至于曷敢有越厥志孔氏曰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治之爲立師以教之當能助天寵安天下○正義曰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師謂君與民爲師非別置師也○朱子曰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與你做與不做却在你所以爲之立君師既撫養之又教導之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盡底事纔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益助上帝之所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

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材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得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之道則絶無矣○按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意謂今紂無道使四方不安不可不討夫有罪當討無罪當赦天實監之予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于天而已○上文數紂之罪即先以天地生聖人作民父母此下言已之事則首以天佑下民作之君師父母君師四字是此篇之要領也夫民生于三君也師也父母也而君實有師道焉有父母之道焉君而不能父母乎民師乎民非君也非天立君之意也紂無父母斯

民之道不可不討已任君師寵綏之責不敢不討三千一心德義與力在我有必克之勢天之所從者民予之所順者天爾邦君將士之所當贊者不可失之時一篇之旨不過如此

同力度德至惟一心又言伐商之必克度量也凡勝負之理力鈞則度德德優者勝德鈞則度義義直者勝此二語意古者兵志之辭度德者其君孰賢其國孰治法令孰行度義者兵孰有名仗義孰正執言孰直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是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義乎若武王之德則仰之若父毋者也

武王之義則望之若時雨者也三千一心所謂仁不可爲衆也○十萬曰億（蔡氏十作百誤）一心則三千可當億萬所謂和無寡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貫盈孔氏曰惡貫已滿正義曰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其惡貫已滿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是我與紂同罪矣○按宣六年左傳晉侯欲伐赤狄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可以證此二孔說是蔡氏云貫通盈滿也訓貫字非

予小子夙夜祗懼至底天之罰祭社曰宜冢土大社

也底致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卽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次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天本命文考肅將天威武王卒其伐功故受命文王之廟而後告于皇天后土○按不徒曰格于文考而曰受命于文考疑卜於文考之廟以請其可否故謂之受命觀朕夢協朕卜之言則知必嘗卜矣○天子祭天地諸侯不得與也此云類于上帝則是出師之時卽以天子之禮行矣而儒者猶謂稱王爲追書是嫌聖人之事而文之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于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矜憫也林氏曰天之立君豈以爲民故武王於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首言元后作民父母次言作之君師以見民之當任君師之責也孟子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其知武王之心哉末言民之欲天必從之以見民欲亡紂而伐之必克也去一紂則惡本除故永清四海孔氏曰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按時哉不可失後世襲用其言而不識其義將流於利害之私夫聖人之所謂時者義理之所當然而已上順天理下合人心故曰天人合應所以欲其不失者畏違

乎理也不知其他也違理是違天也知予畏上帝之心則知時哉不可失之心矣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正義曰次是止舍之名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是戊午濟河而誓誓訖而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林氏曰漢律歷志曰周師初發以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至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日三十里凡三十一日渡河三日三誓師上篇不言日以中篇攷當是丁巳日在河南將渡孟津時誓而後渡河也中篇是戊午日既渡而次河北所誓下篇戊午明日趨商都誓而後行也三令五申謹之至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蔡氏曰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征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至穢德彰聞吉人一心在善終日爲之猶若不足凶人一心在惡亦終日爲之猶若不足善惡各無怠時所以吉凶不可相易使善

有時而怠則將入于惡矣使惡有時而怠則將改而入于善矣○小人好忿天性之常紂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人脅假在上之權以殺人者有之○朋私黨也權威勢也立朋以相仇脅權以相滅聖言雖簡而於後世之情狀無不包也○臣下化之化其淫酗故庶羣自酒腥聞于上化其肆虐故朋家作仇脅權相滅

惟天惠民至戎商必克浮過也去國爲喪元良徵子也諫輔比干也孔氏曰言我夢與卜俱合于美善是以兵討紂必克之占○正義曰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卜筮紂得吉又得吉夢故云龔于休祥記稱卜筮不相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爲兵克之占○按言湯誓禁此篇之肯縱羞弔伐之公勝克之決一觀之昔而可知○受罪浮于桀已事光於湯正血脉照應處

受有億兆夷人至不如仁人孔氏曰平人凡人也○正義曰言智慮等耳服虔杜預以夷人爲夷狄之人則受率其旅若林曾無華人乎○治亂曰亂亂臣十人論語引之而孔子論之有婦人焉先儒鄭玄等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十人爲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其一文母劉原父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決之天意君莫大于奉天而受之罪浮于桀決之人事國莫大于有人而受之衆不可以當德親不可以敵賢

天視自我民視至今朕必往惟天惠民三節以天意人事知紂之必克此節以人心天命斷已之必往必克必往相關○天矜于民以天之心言天視天聽以天之用言天矜猶云天至仁也天視天聽猶云天至聰明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見天無心而以民之心爲心自我民視聽見天無爲而以民之神爲用天之從人予之從天不可後也故時哉不可失百姓之過我皇天將罪我不可疑也故今朕必往○過如漢書所謂責過然以論語考之恐只如萬方有罪之意

我武惟揚至于湯有光揚發也侵采入也取彼凶殘取字重看孟子曰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徐洪客言直指江都取獨夫即此意朱子曰言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用以張大比于湯之伐桀又有光焉正義曰湯惟放逐我能擒取是比于湯又益有光明又曰取得紂則功多于

湯○或曰如此則武王之伐紂志于殺乎曰武王不云乎商罪貫盈天命誅之雖成湯之于桀也亦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曰殛曰誅正其天討湯武豈敢私哉顧桀聞湯師之來不拒而奔遠竄南服駭喙一邑復何能爲故湯兵不窮其所至因而放焉義之盡仁之至也若紂則否聞武王之來方率其如林之旅迎戰于牧野其心不但已也勝則謂已有天命而益逞其凶不勝猶將挾其徒黨適所與國爲害未已故武王誓師猶有勝負之懼有除惡務本之言特曰取彼凶殘蓋有欲遂其失前禽之義而不可得者此湯武處桀處紂之不同也曰然則史記言斬以黃鉞縣其頭大白之旗先儒何以復非之曰紂既焚死復戮之則太甚矣非聖人之心也○金氏曰于湯有光謂弔民伐罪止商之亂亦湯之心乃所以爲湯之光也武王伐其子孫而謂于湯有光前後聖人公天下爲心于此可見按謂止商之亂亦湯之心最爲得之昭烈謂武侯曰嗣子如不可輔君其自取其勤勞一世蓋不爲一已計豈爲子孫計哉可以知湯之心矣

敵謂寧持我非彼敵之心○董氏鼎曰勗哉數語固不以至仁伐不仁而萌倖勝輕敵之心亦不以羣臣同心同德而忘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重民命臨事而懼也如此○按大明之詩衆心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則勉之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此篇武王恐衆心以戕商之必克而有所忽也則勉之曰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林氏曰考之孟子疑此二篇必有所增損潤色其字大抵皆同其意旨則有不同者益康誥伏生所傳泰誓孔壁續出孔氏爲隸古定其間必有不能曉而以意增損者今

康誥泰誓與孟子不同者以此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孔氏曰是其戊午明日衆士百夫長以上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至恭行天罰君子稱將士也越王句踐伐吳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是士卒亦可稱君子也天有顯道指其昭然之體厥類惟彰言其鶩然之用有物有則鶩然而不可紊是之曰類此理呈露流行于日用之間如日星之示人豈有難知者哉紂亦非不知但狎侮之耳五常

即道之顯而類之彰者也紂狎侮弗信荒怠弗敬所以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無復知有天理之可畏○斮斫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記曰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痡病也四海言所及遠姦回回邪也囚奴正士箕子也○正義曰不脩謂不掃治也言不脩則不祀可知○祝斷也斷絕其命下是喪亡之誅祝之訓斷乃斷絕之斷音與短同非斷決之斷音與煆同也蔡傳云斷然降是喪亡則是訓爲斷決之斷爲煆音矣○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此肆虐之事非奇技淫巧之事傳引此以例之耳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至不廸有顯戮眞氏曰撫則后虐則讐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讐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獨夫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言人心皆去其勢位不復能繫屬于天下直一夫耳洪惟作威言虐甚見其不君也讐謂之世者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父母讐不一身而已也○樹德務滋言培其本又擁護之令其蕃殖也除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AN, R.O.C.

務本言當絕其本根除惡不除本如惡草遺種少焉復生矣言紂爲惡本當殄殲之○迪蹈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金氏曰紂之惡固毒痡四海然自其忌惡文王則所以施於周人者獨虐此篇專誓周師故曰殄殲乃讎其怨深曰登乃辟其分尊曰有顯戮其辭嚴與上中二誓不同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至惟予小子無良上三節詳商受之惡爲天人之所去見亡商之有由此節述文王之德爲天人之所歸見造周之有本若日月之照臨就德之發用上說光字廣而淺顯字狹而深皆于及人上見之四方非文考所統之地謂之光者德之旁及所謂厥邦時敘也西土乃文考所與之地謂之顯者德之深入所謂西土怙冒也○文王之德宜受多方而大勳未集今日之事所以承文考之德克則藉文考之詒不克則予小子無良之咎○前篇末舉湯此篇末舉文考蓋以萬古大義則武王于湯任再起之責者也以一家世德則武王于文王任成終之責者也遠則欲無愧于湯近則欲無忝于文考武王所以臨事而懼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而紂以狎侮荒怠而失之文王之德所以光于四方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于西土者無他亦曰敬而已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敬德之實也治成于國中而化行于南國由西土而四方敬德之效也紂惟狎侮傲荒怠故爲君則作威殺戮放黜師保囚奴正士而君臣之義絕爲人嗣子則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弗迪而孝友之恩亡以刑家則惟婦言是用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而夫婦之道毀益一念之敬肆既殊而聖狂理亂遂相懸絕可不戒哉

牧誓

時甲子昧爽至逖矣西土之人甲子二月四日也昧爽甲旦也朝即昧爽時也武成言癸亥陳去聲于商郊蓋癸亥夜陳甲子朝至而誓焉鉞以黃金飾斧殺戮用右手左杖者示不用特以爲儀耳旄旄牛尾軍中指麾用之白取見遠也曰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至于其誓孔氏曰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正義曰孔以于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也其時六卿具否不可知此御事指三卿不通于亞旅以下○金氏曰亞次旅衆也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王門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也百夫長一卒之正也庸濮在江漢之南左傳所謂庸與百濮伐楚者也羌西羌蜀髳微皆巴蜀之國盧亦在江漢之間左傳所謂盧戎也彭今彭州或云今上庸蔡氏曰八國近周素所服役○戈柲六尺有六寸戟長丈有六尺矛長二丈三者長短異而形制同干楯所以扞敵言比則並列而密布也○正義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于地故言立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至以姦宄于商邑索盡也言牝雞無晨鳴之道喻婦人知外事婦妲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王父母弟注疏以王父爲祖之昆弟今按文勢蓋謂王父弟與母弟耳王父弟即從兄弟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棄先君之遺胤而不接之以道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逋逃之人是崇長是信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使

之爲暴爲姦于都邑之中也崇尊之也長居人之上也信任而使令之是皆左右便辟用事者又甚則使之有位而居大夫卿士之任○孫氏曰泰誓言紂之惡終於悅婦人牧誓言紂之惡始於用婦言豈非紂之終始出於此乎○按經文惟婦言是用下連用兩昏棄字顯是紂之病根蔡傳體貼甚醒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至其于爾躬有戮步進趨也齊整也戰法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坐作進退之法也伐擊刺也少則四五多則六七而齊此攻殺擊刺之法也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羆如能黃白文欲將士如四獸之猛于商郊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此篇與甘誓備見古人用兵之節制陳法戰法數言而盡其曲折明如畫圖真聖經之筆也大司馬之法伍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之者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也深玩不愆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數語分明動中有靜故曰戰如守行如戰手法足法瞬息相顧此所以爲節制之妙也如

是之兵雖猝然衝之豈可得而亂哉六步七步不知此車法邪步法邪蓋古者步卒夾車而行動止相爲用車不妄馳步不妄動步法卽車法也至春秋時古法已亂如所謂輿曳柴而馳與視其轍亂望其旂靡之類則古法之亂不在毀車崇卒之後矣古之節制能爲不敗之師則豈有大崩之戰至七國時史家每書其戰斬首幾萬則又春秋時所無也○王氏曰功多厚賞前誓已言此不再言而獨言有戮者軍事以嚴終亦威克厥愛之意

武成 附月日譜見文公大全集

一月 以孔注推當是辛卯朔 壬辰旁死魄 孔注云二日○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 三日○戊午師渡孟津 二十八日

二月 若前月小盡卽是辛酉朔大盡卽是庚申朔 癸亥陳于商郊 庚申朔卽是四日辛酉朔○甲子咸劉商殺紂 或五日或四日漢志云旣死覇越五日甲子卽是六日或七日日辰不相應

閏月 李校書說是歲閏二月蓋以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若不置閏卽下文四月無丁未庚戌矣其說是也○若前兩月俱大一小則庚寅朔一大一小則丁亥朔一大三小則戊子朔二大一小則庚寅朔

三月 若前二月俱小則丁亥朔二大一小則庚申朔俱大則戊午朔一大二小則己未朔大計必無辛酉也

四月 若前四月俱小則丁亥朔一大三小則戊子朔二大一小則庚寅朔 王

來自商一日〇既生魄諸侯受命于周十六日或壬寅或癸卯或甲辰或乙巳經文在庚戌後漢志在丁未前恐經誤〇丁未祀于周廟或十九日或二十日或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〇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

孔氏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于克商按前四篇自未渡河至陳于牧野記其誓辭此篇則自往伐至天下大定記其前後事辭也取篇中武成字以名篇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正義曰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爲始生魄是一日爲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爲癸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〇明日曰翌日葦行曰步凡云朝步皆葦行也後世稱葦車曰步葦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周鎬京武王所都也于往也〇孔氏曰此本說始伐紂時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

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孔氏曰致商之罪告天地山川之神后土社也（蔡傳謂句龍爲后土社以句龍配非句龍卽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大正以兵征之也暴殄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爲無道遘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紂爲甿主○微子言民竊讓神祇之犧牲牷而泰誓言夷居弗事上帝神祇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微子言凡有辜罪乃罔恒獲而武成言爲天下逋逃主可互相明○杜預曰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按杜解此三字佳宜入傳

○孔氏曰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畧路也言誅紂救承天意以絕亂路按蔡解畧爲謀○正義曰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爾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爲民除害以紂無道對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餘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甫田詩曰曾孫不怒左哀二年蒯聵臨戰禱神亦稱曾孫今蔡傳謂有道指其父祖而言並存之○聲名文物曰華說文夏中國之人

也又大也四時之夏亦取大義

既戊午師逾孟津至大麥于四海而萬姓悅服頊氏
曰自周至洛九百里凡三十日而後至人力不勞兵
勢不急紂特其兵力與大河之固安坐而未出也既
戊午渡河三誓師明日復誓遂行自孟津至朝歌四
百餘里凡五日而至○孔氏曰待天休命謂夜雨止
畢陳正義曰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
是雨止畢陳也蔡氏元度曰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
明蓋謂雨止清明也按孔傳有所本而蔡元度證以
詩語尤明但訂傳不用曰休命勝商之命也今並存

補

之○商人離心離德父矣特劫于紂威耳先驅蓋前
之平民陳後乃紂嘗至是易向反攻血流漂杵後者
爲前徒所殺也周師弗迓克奔則固未嘗血刃也杵
孔氏曰舂杵或作鹵楯也戎衣甲冑之屬一者不再
之辭○反商政謂盡除其苛虐紊亂之事舊者商先
王之舊服封益其土也商容商賢人過其閭而式之
鉅橋鹿臺紂私積處散發以賑貧民大賚于四海謂
施恩惠非一事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示天下弗服孔氏曰始
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正義曰生明死魄俱是

SINICA ACADEMIA.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月初互言之○朱子曰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
日月初生明時也凡言既生魄即謂月十六日月始
闕時也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蔡氏曰豐文
王舊都在鄠靈臺澧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樂記
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
牛放之桃林之野今自陝州靈寶縣西至潼關皆桃林塞而弗復服草
甲銊許刃反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兵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今還
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孔氏曰魄生明
死十五日之後○正義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

十六日為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其一在十
五日耳此言既生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此
時天下始一四方諸侯及百官皆來朝受命
按此文漢志在丁未前則經之錯簡明甚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
戌柴望大告武成孔氏曰先祖後郊自近始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至于小子其承
厥志此以下武王告諸侯之辭也諸侯百工初受周
命武王誕誥告之如湯誥之意然其文亦不全矣尊
祖故稱先王后稷教民稼穡有功生人始封于邰故

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能脩后稷之業百姓懷之事見豳風七月及大雅篤公劉之詩古公亶父追稱太王避狄去邠居岐邠人從之者如歸市事見緜之詩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王業之成實基于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于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陳氏曰大邦以力自強遇文王而力無所施故以文王爲可畏而有以畏其力小邦以德望人遇文王而獲適所願故以文王爲可懷而有以懷其德文王初無心於德力之辨也○所謂天命者亦卜之人心而已或曰紂十三祀賜西伯弓矢鈇鉞使專征伐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元稱王爲受命陋之甚也文王得專征伐之柄九年而薨故曰大統未集既曰未集安有改元稱王之事安天下者文王之志武王承之孟子曰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

恭天成命至用附我大邑周成命只武王當日紂惡既稔天命已絶便是不帶文王說孟子曰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

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昭我周王盖執
簡者之致辭辭曰明我周王之救民于水火也孔氏
曰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
按此篇多錯簡幸日之甲乙可考語脉可尋惟其
闕文則不可知矣此節之後語意未終盖武王新
受命與諸侯正始當有交相儆戒之辭畧如湯誥
之意不應止自序其功而已也
列爵惟五至垂拱而天下治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
也分土惟三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之言武王之制也漢

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說與孟子同乃
若周禮王制之不同則程子所謂傳會難盡信者也
爵土傳世以待功德官職任事以待賢能五教說見
虞書民無教雖有粟可得而食諸食者民之天而喪
祭皆民德所關聖人重之夫列爵分土建官位事所
以爲民而其所重者在此可以知先王之政矣惇信
明義崇德報功皆王者所以勵世之道與任賢使能
五教三事之意相維而不可失者垂拱而天下治言
武王所脩皆是所任得人恭已于上而天下自治矣
○封建之來久矣其上世皆有功德于民子孫世其

土地聖人因而爲之制列爵有等分土有限而不可踰而又使之建官必以賢位事必以能所謂建邦設都樹以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者也其維持之意深矣自王綱解紐諸侯兼并土地踰制而大夫世官于是爭亂相尋至于戰國而其禍極矣此非封建之弊乃王制不行之咎也○建官惟賢位事惟能上自王朝外則州牧侯伯下至侯國之卿大夫士皆官也非賢能不任則安有敗事位事就在建官中使能治賦者治賦能治財者治財能治禮樂者治禮樂有此官則有此事未有無事之官賢者之中因能而任故曰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惟能非謂官事不相通而賢能爲二途也○民功曰庸五教脩而三事舉可謂庸矣意者三代課吏之條目與○喪慎終報本古人以爲重事世之衰也乃有忽畧于喪祭而背死忘生者多故曾子歎之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則以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爲王道之始而以喪爲上者自知所重感化之本也孟子之言爲上者重民之所重處置之道也○信者人之所難守而易渝故曰惇義者人之所難明而易昧故曰明惇之自上使天下之不薄明之自上使天下之不昧信立于天下則無相欺相背義昧

于天下則無苟得苟免故無不勵之俗○官賞所以勸善也崇德報功則無不勸之善○呂氏曰武王至此夫何爲哉無爲而天下自治以見武王能還唐虞風俗于千載之下武成與堯舜氣象不同矣終篇一語堯舜無爲之治乃恍然若存焉

此篇事多而辭少體獨異于諸篇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問洪範諸事朱子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

大槩備于此矣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如周官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按人心惟危四語聖學傳心之妙而未及政事之詳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數語善政養民之要而未及心源事目之備洪範一篇性命政事大綱細目兼該全備信乎唐虞以來授受之微言也以丹書四言武王齋戒而受之則其受此于箕子也可知嗚呼後之人其可以易而讀之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十三祀卽克殷之年曰祀者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我罔爲臣僕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

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于我不可使自我而無傳以武王而不傳則無可傳者矣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孔氏曰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道我不知其常道倫理所以次敘問何由○正義曰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之也相助也協合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言行是非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各有常理合道則安違則危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道九疇施之于民皆是天助之事也○許氏曰王問天陰定下民而輔合其居止民之彝倫自然有敘其所以然如何蓋極本窮源之問也意武王惟知箕子之有道未必豫知箕子有洪範之傳也○按陰騭者生人生物皆天地之動機一動一靜皆不外乎氣機當五性感動之時而仁義中正之理隱然有不可移易者存焉若天有以定之也有定之中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止之所得其

所則安失其所則悖卽董子所謂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于物也此等與生俱生不可判離故曰保合人事之當然卽天理之自然故謂天之輔相而保合之也夫陰騭相協是常倫有自然之敘自羲農以來所以民彝物則各得其正秩然得其敘于天下者必有其道而非我所知願子爲我陳之焉○程子曰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止之各于其所聖人所以敘彝倫也洪範九疇聖人使天下順治之道也非能爲物作則惟止之各于其所順乎陰騭相協之妙而已陰騭相協彝倫天敘也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也自五行至五福六極天人相因天下事大綱出不得此九者世間只順了個陰騭相協之妙便常倫常敘自古聖人只理會得此而已矣○訪問箕子以天道彝倫之敘卽天道也○天之于民也無物不體故道之在人也無往非天○敬用農用之類凡君之所有事者一天而已

○常說以九疇與彝倫爲一物非也九疇乃人君治天下之大法所以敘彝倫者也彝倫乃生民所具之常理乃九疇之所敘者也故蔡傳云彝倫之敘卽九疇之所敘者也下文箕子之答若何而彝倫攸斁若何而彝倫攸敘正相喚應武王以不知起問而箕子以洪範九疇之得失爲斁敘之由則其意旨可見矣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至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孔氏曰陻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畀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放鯀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興子堯舜之道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水者五行之先五行者萬事之本鯀逆水性而五行汨陳五行汨陳而九疇不畀蓋此理旣昧如萬事何攸斁者自鯀言之非自時言之○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水旣治五行敘是治水失道爲亂五行也九類漢書謂之九章九類是天之常道旣不得故常道所以敗也以鯀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

之聖當于天心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知天錫禹者卽是洛書也禹旣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或當然也

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朱子曰初一次二此讀也全讀是以一二爲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爲洛書本文皆爲句讀不明也○又曰五氣運行而人稟之以成形于是有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者人所有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又曰洛書者大禹治水之時神龜負文而列于背禹則之而爲疇也洛書本無文字但有奇耦之數自一至九其數如此禹敘而次第之以其一居初而爲五行以其二居次而爲五事三之爲八政四之爲五紀五之爲皇極六之爲三德七之爲稽疑八之爲庶徵皆然九居末而爲五福六極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卽禹法則之事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爲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

則皇極爲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
由該○按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一點在下者
卽五中之一點也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荄在下故九
疇皇極居中而五行居一皇極統八疇發用在中之
義也五行諸事之本根荄在下之義也前四疇皇極
之所以建故配水火木金之生數後四疇皇極之所
以行故配水火木金之成數九疇之所取于洛書者
不過如此謂九疇無預于洛書固不可謂五事必取
象于二八政必取象于四以至六七八九謂皆有其義欲遂爲之說則膠矣○朱子曰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順五行
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而齊其政皇極之
所以立也皇極建則乂之以三德而威福玉食出于
上否則移于下矣皇極建則明之以稽疑而龜筮臣
民從之而吉否則逆之而凶矣皇極建則肅乂哲謀
聖而卿士師尹舉其職庶民遂其生五氣順而四時
和否則人事不脩天道易常矣皇極建則斂五福以
錫民爲富壽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否則斂六極以厲
民矣序其目于皇極之先者皆皇極之本也序其目
于皇極之後者皆皇極之驗也○愚按敬用協建乂

明念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序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敬者一心之主宰敬則五事皆得不敬則五事皆失敬之用非在外也得其恭從明聰睿之則而已八政者所以厚民也爲之食以養生貨以利用爲之祭報爲之居處爲之教導爲之交好所以厚之也至于斬伐劓刵陳于原野肆之市朝亦無非所以厚之也期于胥匡以生而已矣○舜命九官即八政之事堯命羲和即三紀之事四時定歲功成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五紀之係乎政事也大矣五紀不列于八政而別爲一疇者以其爲政之綱也天時人事之所因堯先天時故命羲和在九官之先此先人事故八政在五紀之先○八政與三德通五紀與庶徵通八政乂之經而三德者因時之權也五紀曆法庶徵災祥五紀主常庶徵主變生數主常故八政五紀在前成數主變故三德庶徵在後○治曆明時隨時占候期于協而已矣○皇極自漢以來不得其訓至朱子而其訓始明其義大明詳本疇○有所疑而不明故稽而明之事之明者無待于稽事之疑者聖人亦不能不取決于神○人之于天其精氣相感捷于影響況人主爲天地之心一念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善喜見于天而和氣應之一念之惡謫見于天而沴氣應之故欲觀巳之善惡當觀天之所以爲應者以驗之驗之爲言如孝子之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爲憂喜此人主事天之誠也○問五福六極朱子曰民之五福人君當嚮之民之六極人君當畏之○正義曰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所惡皆畏懼之顧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處末○孔氏曰此以上禹所第敘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一五行至稼穡作甘一五行以下一二等字漢石經無之○朱子曰一五行者次第之辭與前章異後放此○正義曰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卽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于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又萬物之本有生于無著生于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大劉與顧氏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水純陰故潤下趨陰火純陽故炎上趨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稼穡共爲治田之事分爲種斂二名土上所爲故爲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卽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爲二由其體異故也○王氏曰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自天一至于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成而耕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成物也○又曰水言潤則火燥土潟木敷金斂皆可知也火言炎則水冽土蒸木溫金淸皆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皆可知也推類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皆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爲械器皆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灼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燥能潤能敷能斂

此之謂化所謂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革生以爲熟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而命之曰從革者何可以圜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非火革之則不能自化也是故命之曰從革也金陰精之純也是其所以不能自化也○朱子曰金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隻盆便是從更別要作一件家事便是革依舊只是這物事所以云體不變又曰不是從人之革是一從一革與曲直稼穡等皆成雙字○曾氏曰潤下者水也炎上者火也木金

亦然惟稼穡非土也故言其于是稼穡而已○蔡氏曰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臭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于民用也○按正義曰水性本甘又浸其地變而爲鹵鹵味乃鹹此說未是東坡天慶觀乳泉賦曰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其穉也夫物老死于坤而萌芽于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出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反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

于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涕爲洟爲血爲溲爲淚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騖然後肇形于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眞液下湧于舌底而上流于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僊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泲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槁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東坡之賦理到文雄可以知潤下作鹹之理矣○五行有聲色臭味子產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以氣降生成質以味爲主故先言之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杜預云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又月令鹹之臭朽苦之臭焦酸之臭羶辛之臭腥甘之臭香聲色臭外見而味在中故以味爲主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皆自然而然非人使之也因水潤下作鹹故鬻海爲鹽鹽成于人作鹹非人也○五行一節不言理而理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在其中潤下炎上等卽五行之理也在天爲五氣在地爲五材在人爲蒐魄五臟四肢百骸之身舉一身而言爲五事有物必有則爲五常其實一五行之理而已矣順五行之理以五事則敬以五紀則協以皇極則建以三德則又明于稽疑則有吉而無凶驗于庶徵則得雨暘燠寒風之時嚮于五福則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福故五行九疇之本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禹貢一篇不過水曰潤下之一語而箕子以爲彝倫之攸敘者此也禹治水而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非彝倫攸敘之實乎

二五事至睿作聖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氣也故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爲貌言視聽思之質有物必有則故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皆其德之本然而恭之作肅從之作乂明之作哲聰之作謀睿之作聖亦其用之自然也恭莊敬也言順曰從視遠曰明言以道接曰聰通乎微曰睿肅威儀也乂條理也哲照了也謀足以出謀也聖無不通也聽聰則別彼是非從其是爲謀必當故聽聰則善謀也中庸曰聰明睿智又曰聰明聖智睿聖俱以思之一德言與肅乂哲謀爲朋皆言其自然之用未言其造詣

所至也○曾氏曰自外而言之則貌外于言自內而言之則聽內于視自貌言視聽而言之則思所以爲主于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此其序也五者思所以爲主于內而用四事于外者也至于四者則皆自爲用而不相因○敬用五事者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思無邪是也○朱子曰洪範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爲之按曾子告孟敬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所謂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爲之也

○鄭玄曰木神曰仁金神曰義火神曰禮水神曰智土神曰信五行之理爲人之五性洪範不言而別言五事何也周子曰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事無違于德則五事卽五常矣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蘇氏曰人之生也形色具而聲氣繼之形氣具而視聽繼之視聽具而思生焉此五事之所以爲先後也畜爲五藏發爲五事以應五行故脾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自黃帝以來知醫者言之詳矣舍此則無以治病無以察脉而決人之死生漢儒之說以言爲金以聽爲水則可至其以貌爲木以視爲火以思爲土則不可按五事之序人肖貌天地故貌居其首人之能言異于萬物故言居其次自少而壯聰明日開智慮日長故視聽又次之而思終焉蘇氏蔡氏皆以發用先後爲言但嬰兒之能言有在視聽之後者矣以聲音爲言殆又不可既生而聲音發如之何其爲從作乂邪至于配屬五行其說尤長漢儒必欲以五事之序合五行之序

固有所難通而蘇氏又欲以洪範之說合醫經之說亦有所難合何也蓋不知相配之與相屬不同也洪範以相配言者也人之一身精氣之合也精爲水氣爲火精之凝爲貌故曰貌澤水也氣之出爲言故曰言揚火也視者神之發而其明在外故曰視散木也聽者魄之藏而其聰在內故曰聽收金也土屬脾脾主意土無定位意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故曰思通土也此洪範五事配五行之序也醫經以相屬言者也木藏曰肝而發竅于目故肝病見于目水藏曰腎而發竅于耳故腎衰而重聽金藏曰肺而發竅于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口故肺病見于聲耳目口道家謂之三要以其爲精氣神之門戶也而其爲要之要者又有二焉心爲火藏用事于中百體之君也而其官則思思得其正則心火不炎上火不用事則土居中宮而木火金水皆稟其功故丹道以土爲媒妁而謂脾主意者此也脾爲土藏運化萬物能毋養餘藏故醫家又名脾爲黃婆于五事當屬貌觀佛家言四大以毛髮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于地地卽土也則類當屬土矣而洪範不然者洪範與醫經不同也此醫經五臟屬五行之序也相配相屬各自爲序今作一圖自見

蘇氏原定

貌	言	視	聽	思
脾	肺	肝	腎	心
土	金	木	水	火

洪範相配

貌	言	視	聽	思
水	火	木	金	土

素問相屬

肝	心	脾	肺	腎
木	火	土	金	水

右今所定也各有攸當不可強合而爲一然洪範先天之五事也其配五行則水火木金土此五行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也素問後天之五事也其屬五行則木火土金水此五行以氣而語其行之序也如此看不必牽合而自合也

三八政一曰食至八曰師正義曰八政于民以緩急爲次食貨祀賓師指事爲名三卿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王氏曰自食貨至于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徒司空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按漢書張晏注曰農食之本食爲八政首故以農爲名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敬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農也○八政曰厚生以厚生兼三事也○八政唐虞則屬之九官成周則謂之六典而在禹則謂之六府三事者也治內之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養之居之教之而後麗于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禮不失諸侯遠人懷之而後張皇六師以征不庭則武不爲黷○項氏曰司徒教之也司寇刑其不服教者也內治至此畢矣服則賓之不服則師之皆外治也

四五紀一曰歲至五曰曆數正義曰五紀者五事爲天時之經紀也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爲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爲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會于宿度從子至丑爲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曰曆數算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爲一歲之曆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自正時隨月變非曆所推故不言時也○又曰日月行于星辰乃爲天之曆數○五紀之次歲統月月統日日月行于星辰曆數總四者故歲爲始曆爲終也○月令孟春昏參中日尾中之類皆所以紀氣節也以彼迭見之星紀此月之節氣也○王氏曰歲月日星辰者經也曆數者推步歲月日星辰之數以爲曆者也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緯也○五紀曰協其要在合天而已紀與政對政以治人紀以合天治曆明時亦政之一而不列于政尊天也

五皇極至錫汝保極朱子曰皇極只是前面五行五

事八政五紀是已却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脩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爲主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無不睿便是建極三德只是就這道理上權衡或放高或捺下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卜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于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于天則爲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爲六極在天亦爲咎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即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哉如此九疇方貫通爲一○皇極辯曰自孔氏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予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當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于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于此而并失于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予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推之則人君以耿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天面內而環觀者莫不于是而取則焉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于天考其禍福于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毫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于一終于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于五行究于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問標準之義如何曰此是聖人正身以作民之準則問何以能斂

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脩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即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而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凶夭便是五福○又曰斂福錫民聖人亦豈別有福以錫之只取則于此各正其身順理而行則爲福也○又曰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按斂時五福以理言又言福不但斂之已也必有以敷錫于民焉蓋能使民皆從化則福亦隨之若有以錫之矣

又言福不但與其民也民亦答君之錫焉葢教化既行風俗既定父慈子孝之俗千百年如一日是君之極還賴民以保之若亦有以錫乎君矣亦謂之錫者重其辭與錫福爲對也○以堯舜之時而有共驩苗民君雖建極錫福于上而彼則自棄焉吾且如彼何哉此錫汝保極所以爲君民相與之盛也○有錫則有受民之爲善即所以受君之錫也有受則有答民保君極即所以答君之錫也○項氏曰此六句皇極一章之綱領下分爲兩大段以演說此節之事○按念之受之是彝是訓等皆說敷錫之事會極歸極是訓是行皆說保極之事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人謂學士大夫別於民者也作極猶作則作式之作謂君與之爲準望使不差耳陳雅言鼓舞作興之說謬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至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下言錫福與民之道也朱子曰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一做道理區處之始得按此以庶民言有猷有爲有守是一項人不協于極不罹于咎是一項人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是一項人三項人所謂氣稟有清濁純駁觀感有淺深遲

速不可一律齊者也念之受之錫之福則隨材造就所謂逐一做道理區處者也有猷如子貢有爲如子路有守如原憲此等人可與進取故當念之念謂加意使有成就也不協于極未合于善也不罹于咎不陷于惡也此中人之資可導而上焉者此等人進之則亦足用爲善故當受之謂不拒而與其進也康安和之意不可以僞爲者色也自夫養深而見于外則有而康而色其人焉由中而發者言也自夫篤好而發于中則有于攸好德之言焉有人如此汝則錫之福則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此福字以下文考之是指爵祿而言敷錫者福之全體以理言也錫之福者福之一端以事言也當知斂福錫福作福這幾個福字都只一般益五福六極天之威福也爵賞刑罰君之威福也五福本天其一理也天有壽夭而君能生殺短長之天有貧富貴賤而君能予奪廢置之達于上下此相協厥居在天而彝倫之攸敘所以其道在君也知此則知三德之剛柔福極之感嚮皇極之敷錫只爲一事而天之朱始不爲人之未始不爲天矣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庶民有善則不可遺而煢獨又

庶民之至微者無虐謂有當念當受者亦念之受之爲上章結也臣有不善則不可不懲而宥明又有位之尊顯者人君或重于恩禮而難罪責之無畏謂有淫朋比德之類則罰必行有材智施爲之長又使進其行不寬假以壞其材爲下章結也細玩皇極一疇人君于天下人材如慈父嚴師其心無所不盡也人之有能有爲使盡其行至其作汝用咎此以有位言有能有爲必使盡其行者盡進也行實行也材智施爲得于天資涵養踐履成于學力人之常情實行易于不足有以進之則皆爲全材官使皆賢材而邦國昌○天下未嘗無材而鮮全材患在人君無以養而進之爾有以進之皆可用也人材衆多而邦國昌由于人君成就之有術人材少非天生材之少也成就之不至也（使盡其行非一端而已傳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是厥正人既富方穀亦所以進其行也正人正官之人富謂祿之穀善也祿足以卹其家而後可以責其善弗能使好于而家北門之詩所謂室人交徧謫我也則是人斯其辜矣謂將陷于罪戾雖斯人之辜亦吾待士之未至也夫爵祿以待賢者而于其所加又無往而非勸善勵行之微意則在位

者孰不惟皇之極哉若實行不羞于其非好德之人而福亦加焉則爲汝用咎而已甚言以戒其輕予也因上言既富方穀恐因而有過寬之弊富或及于非德則無望于方穀適爲汝用咎惡之人爾○攸好德此兩章凡再言之誠以人君敷錫之微機不過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人而無攸好德之心則雖欲錫之福而彼不受也故念之受之或動而啓之于先曰錫之福曰羞其行曰既富方穀或掖而成之于後歸于成其攸好德而已攸好德者人之良心天之相協厥居皇之建其有極皆本于此故人君作成一世之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材在于開其攸好德之心攸好德之福錫而五福皆錫也此箕子引而不發之要旨也○許魯齋曰傳記中人材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材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材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illegible]是德性用事便自能圓成不偏按皐陶言九德正所謂德性用事圓成不偏者也故不言猷爲與能而專言德以德足以包之也皐陶是論成德洪範論作成人材故每言有猷有能有爲欲有以進之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至歸其有極此章蓋詩之體使人諷詠而自得之者也無者戒之也偏陂好惡心之

偏也偏黨反側事之偏也偏不中也陂不平也黨不公也反側皆不正反如物之有正反側如位之有正側正反猶云面背面者爲常背則反常故訓反爲倍常也偏之與側偏不中側不正也中如中間對四旁正如四正對四隅中則必正正不必中也黨如君子不黨之黨作好作惡好惡不能順應而加之意也夫有偏陂好惡之心則有偏黨反側之事而王之義與道路即其蕩蕩平平正直者也特反覆言之以戒其私而勉以是理之公爾是理之公即所謂有極也極建于君然皆人心之所自有也會合也極雖人心之所自有而私欲間之則不能合而來無偏陂作好惡之私而一於王義王道王路是不爲私心所間隔則合而來矣歸至也人有雖無私心而事未必盡當理者未爲至也無偏黨反側之爲而一於蕩蕩平平正直是事事由乎天理之公則來而至矣二句雖平而意不平會如四方輻輳向京師指此爲底止之地歸是已至了○陂音秘古文作頗唐玄宗以此句韻獨不協因周易泰卦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遂下詔改無頗爲無陂今按頗陂二字皆從皮古字多通用但須改音不必改字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者箕子更端以贊上文之事言皇極之敷言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自九疇錫而陰隲相協之妙呈于有象自敷言作而陰隲相協之妙顯于有言是皇之所敷者帝之理而所代者帝之言非帝之訓而何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至以爲天下王在君也是彝是訓在民也當是訓是行近天子之光者此理之同初無上下之間則踐行之至自然心德之孚矣曰者爲民之言也天子作民父母言其教之有父母之恩以爲天下王言其教之得天下王之義蓋主師道而言其恩義兼盡如此也言庶民而不言有位者庶民如此有位可知矣○泰誓主君道而言作民父母作之師言君爲民之父母民之師也洪範主師道而言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言建皇極者恩則父母而義則信哉其天下王也○讀皇極一疇師道曲盡○君固天下王矣稱之而又稱者言父母不足以盡之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此天下王之義也

六三德至民用僭忒皇極立本三德因時蓋聖人撫世酬物之權也正直待人聖人本心剛柔治人非聖

人之得已故其序如此平康世平而安寧也以正待正以直待直無所事乎矯拂故但言正直大舜苗格之後成周刑措之時也克治友順燮和也剛柔皆有所事故曰克蓋因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而異施焉彊弗順剛克者以剛而克剛如周公之毖殷是也和順柔克者以柔而克柔如君陳之和中是也沈潛者柔而克以剛如求也退故進之是也高明者剛而克以柔如由也兼人故退之是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因聖人用乂之道因時制宜如此所以能納天下民俗于皇極也○習俗之不齊則政刑所治也故或以剛克剛或以柔克柔此二者剛柔之因俗而異施者也氣稟之不齊則當有教以變化之而不可專任乎政刑故或以柔而克剛或以剛而克柔此二者剛柔之因人而相濟者也○威福玉食為人主之三柄剛柔正直為人主之三德若建極則威福玉食一于上而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大權之所在即三德之所在也君不建極則威非德威福非德賞玉食非德奉三德既亡三柄亦豈能保其常有于我哉利勢之所在人思得而竊之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有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者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者此臣之所以有作福作威也本言權不可下移必并玉食言之者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玉食者王禮也上下之分也下之與上異名而同愛故服布素者愛士之簪組服士之簪組者愛公卿之劒佩服公卿之劒佩者愛王者之冕旒王者居人可愛之地惟有德以下其心有禮以定其志故人相安于分義而莫敢踰越不然誰無出分之慕哉故爲人上者不可不謹其始必端本必建極以不二之權行兼三之德則天下受其造就之福矣○項氏曰以政言之彊者御之以剛弱者撫之以柔此于五行屬太剛太柔也以教言之高者抑之使柔卑者振之使剛此于五行屬少剛少柔也正直則中德也雖曰三德而五在其中禮家以一爲三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其理皆出于此蓋一本不動而二自爲四四自爲八故謂之九八卦九疇其義一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孔氏曰建立其人命以其職○蘇氏曰孔氏謂擇知卜筮人而立之夫知卜筮人天下不爲少矣豈區區以擇此爲事謂擇賢也○蔡季通曰擇建立卜筮人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專曰擇者擇其人曰建立者專其官也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孔氏曰龜兆形有似雨者蒙陰闇驛氣落驛不連屬克兆相交錯○正義曰灼龜爲兆其墨坼形狀有五種說文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蒙雰也落驛希疎之意雨霽旣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爲落驛氣不連屬則蒙爲氣連蒙闇也兆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益兆爲二坼其兆相交也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曲細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項氏曰雨水霽火蒙土驛木克金蔡傳謂蒙木克土而驛金按落驛希疎之意氣不連屬之貌與絡繹字不同絡繹則是連屬不絕也

曰貞曰悔孔氏曰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正義曰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爲內上體爲外下體爲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爲貞貞正也按因而重之故一貞八悔○程子曰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于畫上便出義朱子曰自伏羲而上只有卦畫未有文字可傳到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項氏曰竊意夏商占法止用貞悔至文王之易以變爻爲占六爻皆不變者乃占貞悔則不止用二矣○揲著占法凡卦六爻

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胡氏曰并占上下兩體爲全備○以後注皆胡氏語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占按左傳占法又不只就一爻占合本之二卦體并互體論觀陳宣公筮公子完之生可見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爲主按陳摶爲宋太祖占亦旁及諸爻與卦體三爻變則占本之卦辭及卦體以卦體平分故也仍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主在本卦按啓蒙但云占本之彖辭然引晉侯屯豫之占則并占卦體可見四爻變則占之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愚謂仍先觀本卦二不變爻然後重之卦二不變爻而以下爻爲主方備五爻變則占之卦一不變爻愚謂仍先觀本卦一不變爻然後以之卦一不變爻爲主尤爲詳備六爻盡變則新成舊毀惟以之卦內外兩體占

乾坤占二用餘占之卦彖辭右皆周易占法不知箕子所謂貞悔者何如爾○項氏曰人但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不知其何說也王介甫謂靜爲貞動爲悔亦臆之而已此占家之事惟京氏易謂發爲貞靜爲悔則合于筮法蓋占家以內卦爲用事謂問者之來意也外卦爲直事謂禍福之決也來意方發專一之至故謂之貞外卦既成禍福始定故有悔焉蓋卦有元亨利貞故取貞字爲主爻有吉凶悔吝故取悔字爲決也

凡七至二人之言凡七總上文也卜五占用二明五兆之爲卜用貞悔之爲占用也衍忒言皆主于推人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事之過差也曰稽疑則似乎有疑皆可問也曰衍忒則事主于不過差非正之疑不在所答可知矣時人即上所擇立之人也此只是重提上句以起下意非是再立卜筮也三人占謂卜必三人筮必三人非總是三人也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大誥朕卜并吉士喪禮卜葬占者三人古者卜筮必用三人以相參考時或不能與神明會故詳以求之三人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也○孔氏曰卜筮各三人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至用作凶正義曰將舉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必盡己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之鄭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爲首耳其大夫士亦在焉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又曰以[illegible]造而問焉是有大疑而詢衆謀及之也○朱子曰[illegible]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于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踰于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爲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爲主人雖不盡從不害爲吉若龜筮而逆則凶咎必矣○理本大同但人有私見則人謀已不能同況可望于鬼神之同乎今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同是以謂之大同○高氏曰舜之禪禹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龜筮協從是大同也故曆數在躬啓能敬承成王宅洛周召營相四方和會卜惟洛食此大同也故卜世卜年卒過其曆○金氏曰皆從則龜筮在卿士庶民之上重神也龜筮無心之物故其吉凶與天地神明同體○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如盤庚遷殷君謀已協卜而臣民懷居何妨于吉○金氏曰三從二逆者皆吉然或汝或卿士或庶民各以其一在龜筮之上其要亦以人謀爲主○呂氏曰五者之中三從二逆從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三從之中必龜筮之從乃可蓋龜筮無心既已皆從卿士庶民或別有私心未可知也○正義曰不言四從一逆吉可知不待言也○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如周公東征上則王疑下則民曰艱大惟在朝元老民獻十夫與公同心而卜陳又合故亦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正義曰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爲一令與君卿等也又曰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上敵于聖人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按正義以人與龜筮平言故曰三從二逆蔡氏以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發謀之人配龜筮言故曰人一從而龜筮不違○汝則從龜從筮逆一條朱子曰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以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內事則可外事則凶○金氏曰內外猶記言內事外事謂祭祀之事外謂征伐之事二從三逆吉凶如此○正義曰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爲二從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龜筮共違于人曾氏曰龜從筮逆可以作內而已龜筮共違皆不可以有作也○金氏曰人謀能料其事之可否爾若氣數推移之變有出于意料之外者此則非人謀所能逆知惟龜筮知之爾故龜筮共違雖人謀皆從而未可爲也然箕子以龜先筮又言龜從筮逆而龜筮從龜尤古人所重故禮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皆此意也○正義曰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龍長者于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既不吉更令筮之神靈之所不答筮之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乃有爲言爾按正義以長短之說乃有爲之言得卜人之意然

卜人亦必有所傳恐古有其語龜筮雖皆無心但龜兆一灼便成而著假扐揲是二者之中龜尤自然故謂龜長○正義曰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爲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爲卜筮○蔡氏曰義之所當爲而不爲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爲而爲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疑而占謂之侮非義而占謂之欺按此稽疑之大旨

八庶徵至一極無凶孔氏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煖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驗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庶豐也一者極備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正義曰五者行于天地之間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又曰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有常無故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衆草百物蕃滋庶豐也一者極備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謂去而不來也即下云恒雨恒風之謂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恒雨則無暘恒寒則無燠如此則草

不茂穀不成也○又曰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漸熱冬當漸寒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不言一曰二曰者爲其來無先後也○王氏曰時字是總言下分兩股來備各以其敘之謂時極備極無之謂不時曰休徵至曰蒙恒風若朱子曰自五行以下得其道則有衆休之徵失其道則有衆咎之徵得失在于身休咎應于天匹夫尚然況人主乎○正義曰休徵皆言若者言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金氏

曰時若卽所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也恒若卽極備之凶也一極無可知○庶徵專以五事言者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五事之得失而八政之屬凡事皆在其中矣皇極之建不建其要在是而敬之一言又五事之樞而建其有極之本也人之五事與天之雨暘燠寒風俱出于五行故相爲感應庶徵一疇古人燊理陰陽之實事也漢人流爲災異之學失其本也察事物之幾先以應乎外也貴乎速故豫爲哲之反收羣言之是非以審乎內也欲其詳故急爲謀之反水火木金成于土貌言視聽本于思○正

義曰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蘇氏曰驗之肅乂哲謀聖一出于五事事之貌言視聽思一出于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無越于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又曰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福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覡十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為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孫卿以漢為土德而黃龍當見黃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黃龍而必謂漢為土德耶○朱子曰人主之行事固相為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一事即有此應統而言之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于暘乂自致暘無與于雨也分而言之則德各有象肅者雨之類乂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所當也咎徵亦然按肅靜屬陰故為雨類乂屬陽故為暘類哲謀相對哲外照屬陽故為暘類謀內明屬陰故為寒類此

等象類不過大意不可深求○雨暘之爲水火自明木東方少陽之氣屬燠亦當惟寒風之屬金土蔡氏引孤突金寒之語固是一證然金寒與玦決語意一類果足以證此乎不如以陰陽大意相對則燠爲木而寒屬金亦自無可疑爾思爲四事之主風行四氣之間土王四時之季此自相符或引莊子風生土囊之口爲風土之證參也○稽疑庶徵古者天人之際流通如此問焉而以言受命如響稽疑如此至誠以格天應天以實亦響斯答庶徵如此漢儒于天人之際其言之庶幾者董仲舒然未足以語此也

曰王省惟歲至惟日上言休咎之理此下言念用之意省卽念也○朱子曰言王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當省者一月之事以下皆然又曰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孔氏曰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衆正官之長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曾氏曰休咎之徵各象其事任其責者王也與王共其任者卿士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徵也王計一歲之徵而省之卿士計

一月之徵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徵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所處之分然也

歲月日時無易至家用不寧言王與卿士師尹所省者得而五者之時無易其常則百穀用成而民可富也乂用明而政教行也俊民用章而攸好德者多也家用平康而壽考康寧者衆也是人君致休徵于天而五福之在民如此所謂敷錫厥庶民也若王與卿士師尹失其職而五者之時蠢大其常則百穀用不成民饑而貧矣乂用昏不明政紊而亂矣俊民用微人不好善矣家用不寧夭札者多矣是人君致咎徵于天而大極之在民如此可不畏哉乂者凡政治之務如經財用治兵戎之屬是也年穀順成乂得脩明如徭賦易供訟獄減少之類俊民賢人也其章與微卜時之治亂百穀者民生之本故每先言之百穀不成之憂人皆知之俊民之章與微人知以為重而以為憂者寡矣俊民用微所謂賢人隱也家用平康則治不寧則亂安危在民也後世之說不然財足兵強稽古禮文潤色太平以為事其所謂治亂者惟計目前而何暇周及于天下之家平康與否也積日成月散月于日而月不見積月成歲散歲于月而歲不見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成功統歸于上故無易先言歲月廢墜多起于微故既易先言日月

庶民惟星至則以風雨孔氏曰星民象○前漢五行志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　王卿士師尹以職言庶民之可言者情也如星有好風好雨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而卿士師尹固有常職如日月之行冬夏有常度月之從星風雨有常候愆則爲災政之得失繫乎民之休戚亦如是也○王與卿士師尹則能自省而民則不能自省者也民不能自省則王與卿士師尹當省民之安不安而知己之所以致之者也○二十八宿環繞日月行道之側日月行經歷之月經于箕則多風歷于畢則多雨故謂箕好風畢好雨其實星非有好但氣類相感月非有從但行度所次耳行度所次順時當候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應○舊言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月行隨日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故去中道移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爲旱移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爲水五事得而三德之用宜則無行緩行急之過所以日月之行不偏于遲疾而風雨無不時也○蔡氏以卿士師尹各有常職如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月之行有常度此最得經意但月之從星順時當候則爲風雨之時不順則爲不時此庶徵一疇之宗旨而蔡氏未之及○月之從星從即經歷之意古人凡用從字皆然非順從之從也○箕子但言星有好風好雨而無箕畢之說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緯書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此雖出緯書然孔注在緯書之前已有其語則古有所傳也○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經文舉冬夏以見春秋耳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曰中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爲溫爲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爲涼爲寒故日在牽牛爲冬至而陽生日在婁爲春分而陽中日在東井爲夏至而陰生日在角爲秋分而陰中此日月之行即寒暑之往來也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絡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青白赤黑之道各二出黃道之東西南北以爲名而春秋夏冬以爲候此月行之有冬有夏然也○三德用則天下皆囿于皇極矣休徵應則天下皆享有五福矣所謂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其作用實在八疇須合而觀之

九五福至六曰弱壽孔氏曰百二十年短未六十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未三十富與貧對康寧與疾憂對不康故疾不寧故
憂攸好德孔氏曰所好者德福之道此與惡弱對人
稟剛柔之性而遇其善者爲難剛善柔善則爲好德
不善則爲惡弱王介甫曰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
人之柔也考終命孔氏曰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
不橫夭此與凶對橫夭謂死非其道壽與考終命爲
二事考成也終盡也命者所得于天也堯舜百年孔
子七十顏子三十二均爲盡其所得于天也○朱子
曰休咎徵于天則禍福加于人福極通天下人民而
言蓋人君不以一身爲福極而以天下爲福極民皆

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夭桀紂之極也五福以人
所尤好者爲先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爲先○曾氏曰
民能保極則不爲外物戕其生理故壽食貨足故富
無疾憂故康寧于汝極故攸好德無不得其死者故
考終命人君之道失則反是此人君所以考己之得
失于民者也或曰福極之言如此而不及貴賤何也
曰九疇者皆人君之道也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己之
得失于民福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嚮極之在于
民則人君之所當畏福言攸好德則致民于善可知
也極言惡弱則致民于不善可知也視此以嚮畏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君之事也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也已見之皇極矣○王氏曰福極不言貴賤何也五福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使慕而欲其至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于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已則上下莫安其命矣詩曰寔命不猶蓋王者之世欲賤者之安其賤如此或曰貴未必爲福賤未必爲極若曰不言貴欲人之安于賤則獨不欲使人安于貧乎按富可以通乎上下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富庶人之福也士

大夫而上由是而推若貴則天所設以理天職而治天民天下不能皆貴也安得列而爲福邪此五福之所以有富而無貴也○富貴壽考出于天攸好德由于人乃並列而爲五福何也此五福之主也有此而後其四者可謂之福民之蚩蚩知德者實鮮矣則好德非福而何自求多福人也而亦天也○歸有光曰福極天之所命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節之教之不傷之所不能及者故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潛移默奪于冥冥之中者此所以爲位育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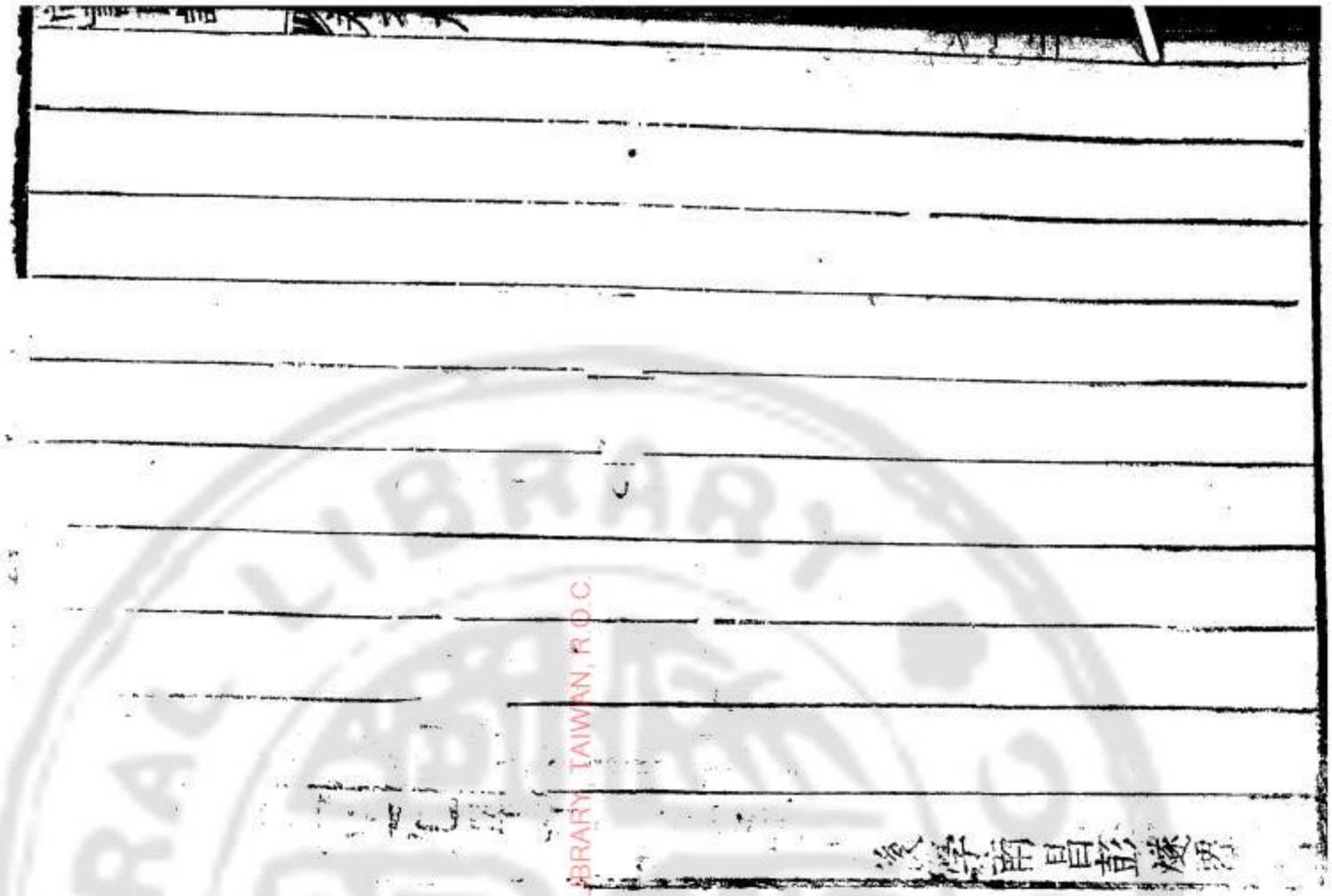
項氏曰五行天之綱也五事人之綱也八政人之紀也五紀天之紀也四者皆道之體治之所由出也三德決于人也稽疑決于天也庶徵驗于天也福極驗于人也四者皆道之用治之所以成也就兩節言之又以前四者爲綱後四者爲紀也合而言之皇極爲綱八者又皆爲紀蓋皇不立極則八者孰舉之哉

蔡氏曰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敘疇卦者陰陽之象也

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奇偶之分象數之始也是故以數爲象則奇零而難用注云[illegible]以象行數則多偶而難通注云經世玄是也書是也陰陽五行[illegible]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用殊非深于[illegible]化者孰能識之○又曰象以偶爲用者也有應則吉數以奇爲用者也有對則凶上下相應之位也陰陽相求之理也中五特立而當時者獨盛也是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木盛而金衰水寒而火因理有相須而物不兩大也數者動而之乎靜者也象者靜而之乎動者也動者用之所以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靜者體之所以立清濁未判用實先焉天地已位體斯立焉用既爲體體復爲用體用相仍此天地萬物所以生化而無窮也○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乎自一而九自九而一雖歷萬變而五常中焉○又曰天下之數九而究矣十者一之變也百者十之變也千者百之變也萬者千之變也十百千萬皆一也○又曰五行在天則爲五氣雨暘燠寒風也在地則爲五質水火木金土也天之五氣雨暘質也地之五質水火氣也天交于地而雨暘爲質地交于天而水火爲氣二變而三不變者二得陰陽之正而三得陰陽之雜也故二能變而三不能變也○又曰數者彝倫之敘也無敘則彝倫斁矣其如禮樂何哉○右蔡仲默洪範皇極篇中語也多至理之言其所演之數亦有用欲爲發明而未暇也因讀洪範附其一二于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日記卷之十

金壇王樵著　門人平陽蔡立身校

旅獒

正義曰西方之戎有國名旅○孔氏曰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爲異○朱子曰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此書諄諄告之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爲非所宜言不尊君矣

惟克商至用訓于王孔氏曰九八言非一○呂氏曰創業之君有一毫之失後世便有丘山之害此于王業已成則爲謹終于示後嗣則爲謹始○張氏曰孟

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夫君心之非何自先見而格之乎及讀旅獒然後知古之大人其事君也猶子之事父母也同氣而異息同心而異體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于其喜怒哀樂寒煖燥濕之節莫不先設而預調之故其親不至于有不康大臣之于君心亦猶是也予於旅獒得大臣格心之義故表而出之

曰嗚呼明王慎德至惟服食器用真氏曰明王敬謹其德豈欲四夷之我賓哉而賓貢乃不求自至然其所獻惟服食器用而已無他玩好也○正義曰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至惟德其物真氏曰王乃以其物錫異姓之諸侯以示德之所致俾無廢其所職若寶玉則分于同姓之國以布親親之恩于是人不以物視物而以德視物受其賜者不敢慢易而各思勉其德焉○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同姓則伯叔之國也○金氏曰德之致即謹德所感貢方物者也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寶玉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然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鞏闕之甲是分伯叔非無方物也以寶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重爾所以示親親分異姓未必無寶玉也以方物爲重所以示服遠互文以見義也罷物之微上以德致亦以德示而下以德視之若棄之爲物上下皆非所以爲德矣○林氏曰肅愼氏之矢夏后氏之璜諸侯之子孫世守而不失貴其德也不然是亦璜與矢而已何足貴哉

德盛不卹侮至罔以盡其力此下歷以謹德之事戒王也○真氏曰有德者必敬敬則不卹侮召公先言謹德至此又以卹侮爲戒蓋不敬乃敗德之原故也

○張甫川曰人以私交于我吾從而應之是與相比昵也非卹侮乎古之帝王志以道寧言以道接無一毫自私狥物之心焉是故不卹侮亦不以卹侮于人此所謂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者非德盛其孰能之

○金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德至于盛必無卹侮之失卹侮君子是不以禮使臣也君子必遠引而不得其輸忠矣卹侮小人是不以義使民也小人必難保而不得其效力矣○新安陳氏曰君子人心所同歸卹侮之則惡人之所好失人心矣安能得人盡心小人以力事人卹侮之雖刑驅勢迫勉強用力爾安能得盡其力必如文王感民子來方爲盡其力須玩味

人與其字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真氏曰物之誘人因視聽而入目悅色耳悅聲苟非心有所主未有不反爲耳目所役者故必使耳目聽命于心而後可也心得其職則百度正○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曰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杜預云百事之節也此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謂志不可役物百事之節惟其正如興居有節或以遊畋聲色燕飲而失興居之正皆爲耳目所役也如號令政事有節或求取不合于禮納受不以其正而褻王言瀆政體亦爲耳目所役也

玩人喪德至言以道接真氏曰玩人喪德卽所謂狎侮也玩物喪志卽所謂役耳目也○王氏龜齡曰玩人則以驕戾敬故喪德玩物則以慾勝剛故喪志○蘇氏曰玩物則志以物移故喪志志喪則中亂故志以道寧○真氏曰凡人于物所不可無若躭玩不舍則喪志矣謝上蔡舉史文成誦程子猶以此箴之惟以道義養心則志不爲物所移故曰志以道寧○金氏曰心苟玩物則役于耳目之慾而易以失吾心之所守故喪志志以道寧則明乎義理之正而足以辨天下之是非故言以道接○按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此示以內外之交養尤謹德之要也志不妄發當安于道言不妄受當接以道道卽所謂百度之貞是也志有定則有以審人言之是非此存中所以應外也言有擇則不爲側言改厥度此制外所以養中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至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正義曰無益多矣非徒遊觀而已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漢景帝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者也夫布帛以爲溫而貴纂組之華械器以爲用而尚雕鏤之巧誠不以用亦秪以異不過以悅人之觀美而已人主之好尚如是則有益之事爲所妨廢何以成安養之功漢文帝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至哉斯言可以真見異物遠物之不足貴矣彼爲大宛善馬而勞師萬里以求之者誠何心哉貴之者亦以其異匪以其用也用非所貴貴非所用則侈用傷財下日趨于淫巧而饑寒之所由生也民何以足哉○晉惠公與秦人戰乘小駟而敗見獲于秦小駟鄭出也是非其土性不習于用也○周穆王代犬戎得白狼白鹿以歸荒服因以不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夫犬馬非其土性與珍禽奇獸之屬其爲物至微而人主或好之者以其壤異來自殊方而貴之也此心一啓不惟內非所以謹德而亦使人得而窺之反以携遠人嚮化之心矣故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上文因玩物而推明玩人之失至此又因寶物之戒而歸重于寶賢之意所寶惟賢正與上五不字相形而遠人邇人亦相對以見意夫邇人不安則雖單于稽顙于庭越裳重九譯而至何補于事哉此一段凡三節無益與異物猶泛言之至犬馬奇獸則指言之至所寶惟賢緊一惟字見此外人主無當留其心者寶非其寶邇人且不安則切言之矣○程子曰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珍禽奇獸寶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無不可致益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至功虧一簣孔氏曰言當夙與夜寐常勤于德輕小緻大故君子慎微八尺曰仞踰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愼終如始○正義曰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按呂氏謂此卽謹德

工夫者蓋人心惟常勤故德無微而不謹若謂功德已盛而夙夜之間或暫有止息焉則有乘其間而入之者矣爲山九仞之喻正以平日積累而一事不謹即能爲大德之累惟乾乾日昃慎終如始乃爲得之又云一暫止息則前功盡棄蓋必無所不謹猶事爲小當知細行不矜終累大德矣最得經旨勿以受奏之之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以見一暫止息則前功盡棄矣又曰聖人雖作之不已常若欠乎一簣聖人之心無窮也○眞氏曰武王大聖人也西旅貢獒初未之受召公恐其恃大德而忽細行以獻獒之受爲無損故豫戒之如此蓋積行而成德猶累土而成山一行失則全體皆失亦猶一簣虧而全功俱虧也彼以聖人而猶致其謹今人未有寸善則曰吾知顧其大不暇卹其細可乎哉○按首告以慎德後戒以喪德累德聖賢千一事之幾即兢兢如此

允迪茲皇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允迪茲指夙夜罔或不勤而言也如此則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不然有投其間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唐太宗玄宗德宗憲宗初年末路觀之可見

金滕

正義曰成王得周公策命之書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然則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

既克商二年至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敬共相聽于卜筮故名穆卜穆卜者僉卜之名周公不欲穆卜故自以爲功而密禱于天也○二公之卜須動朝廷之禮如王與大夫盡弁之類周公因二公之言而有悟于心以爲必須卜則無煩二公此乃我之事耳益公以王之懿親氣息連于祖考爲天下爲兄迫切丐貺于在天之靈自信其誠之有感必通所謂以旦代某之身非周公誰宜任之非周公誰敢言之此周公所以自任爲已之事也○臨川吳氏曰古禮凡於遠祖之無廟者及宗子去其宗廟而在他國者及支子雖在本國而於禮不得入廟者或有禱告必須墠地爲壇以棲祖考之神周公文子爲臣故不敢告于廟而爲壇以告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植古置字置璧于三王之坐以禮神秉珪周公自執桓珪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至我乃屏璧與珪此告神之辭也元孫某正義曰本告神云元孫發泰誓牧誓

皆不諱發此獨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謂成王開匱得書讀至此字口改爲某史官因之按此諱名爲某之始遘厲虐疾呂氏曰常人疾多自致聖人無致疾之道偶與天之厲氣相值故云丕子元子也武王爲天元子三王有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疚請以旦代之旦能仁順祖考多材藝可俟使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藝不能事鬼神是元孫之死不若旦之死而元孫任大責重乃受命于上帝之庭布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祗畏是其生則所繫于天下者尚有無窮之事未可以死故歎息言三王當無墜天之降寶命庶我先王之宗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天下初定民心易搖武王而死則事未可知是寶命之墜不墜繫武王之身存不存也武王一身下則子孫黎民所賴以安定上則先王廟祀所賴以依歸三王若不任其保護之責而使天降之寶命一失則不惟下地之子孫不定而先王亦失其所依歸矣感動三王最在此數語三王純孝也縱曰無意于爾子孫其能無意于先王乎○元孫不若旦非周公自誇而貶武王蓋欲代其死不得不然言武王不救則天命墜宗社

亡非過爲危言理勢實然也後來王崩在定商八年後三監之變尚如此況克商二年乎○先王三王之祖考后稷之禱不知命乎程子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曰金縢之書本無可疑而說者多疑之蓋謂死無可代之理殊不知此特後世之人自不能行而行之者又不出于誠是以不能動天爾桑林之禱六事自世所以疑者以已之多僞而疑聖人之不情也○項氏曰金縢之書本無可疑而說者多疑之蓋謂死無可代之理殊不知此特後世之人自不能行而行之者又不出于誠是以不能動天爾桑林之禱六事自豈問命邪○蘇氏曰周公之禱非獨弟爲兄臣爲君也乃爲天下爲先王建邦啓土稱先王可見○或曰金縢之禱不知命乎程子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世所以疑者以已之多僞而疑聖人之不情也○項

責是湯以身代百姓也雲漢之詩寧俾我遯是宣王以身代百姓也而上天皆爲之變動自古匹夫以一念之誠上動天意者何可勝數況武王之與天所眷佑周公之聖天所賦與因天感天其有不動者乎○孔氏曰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蔡氏曰俟命俟武王之安也

乃卜 句 三龜一習吉至翼日乃瘳孔氏曰習因也三龜一相因而吉○正義曰雖三龜並卜兎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又曰觀兎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于匱啓匱以籥見其占書乃并是吉未見

占書已知是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粗觀可識故知吉也○籥鑰通即今鎖也○公視兆曰兆體如此王其無害因卜兆而知三王之許我故言新受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是圖即定爾子孫于下地是也周公爲周室謀者在此武王無害公自謂得永終之茲歸惟侯三王之能念我一人使之安而已一人武王也○問周公既禱三王而藏其文于金縢之匱中豈逆知成王之信流言將以語之乎程子曰以近世觀焉祝冊既用則或焚之或埋之豈周公之時未有焚埋之禮也而欲敬其事故若此乎○古者有大事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冊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是則金縢之匱周家藏卜書之常器而終事納冊亦周家占人之常職非周公始爲之也前乎此周公卜而啓籥見書後乎此成王欲卜而啓金縢皆此匱也○問周公代武王武王以有瘳有此理否尹子曰盡周公之誠意而已然有瘳乃感應也○林氏曰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公不死者天也非人之所爲也○朱子曰既克商二年至王翼日乃瘳此敘周公請命之事

武王既喪至不利于孺子朱子曰此以下記周公成

王時事○經世紀年武王己巳歲即位至十三年辛
己克商壬午有疾而瘳又三年乙酉冬十一月崩年
九十三成王方十三歲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四金
氏曰按文王世子篇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
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夫年
之短長命也父豈能與其子且如其言則文王十五
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
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當依竹書紀年按記之言誠
如金氏所辯但中庸云武王末受命無逸云文王受
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而武王其長子則武王受命
之年亦非蚤矣竹書之言亦未足信也○武王克商
立紂子武庚奉湯祀而使管蔡霍叔監其國三監在
其國陰造不利之言使播之于周故曰流言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至王亦未敢誚公金氏
曰古文尚書辟字作辟解古文凡君辟刑辟之辟皆作
侵唯此作辟此必孔壁書本是避字也辟諧聲从辵
从井皆避之義○越絕書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
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邊○鄭康成曰周公
遭流言之難避之而居東都注凡三出又曰成王得金縢
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

東伐之○孔氏曰辟法也董銖問此辟字與蔡仲之命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爲避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終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間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朱子曰辟字當從古注說又與蔡沈帖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得董叔重書亦辯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于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遽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于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項氏曰孔氏謂辟者行法也居東則東征也信然則周公誅謗以滅口豈所以自明于天下哉鄭氏謂辟讀爲避居東則避之也予嘗反復本文則鄭說爲是蓋周室初基中外未定流言乘間而作成王疑于上國人疑于下周公苟不避之禍亂忽發家國傾危將無以見先王于地下矣周公之與二公蓋一體也故密與二公謀之使二公居中鎮撫國事而身自東出避之因以寧輯東夏但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而亂無從生矣故周公居東二年外變不起而內論亦明向者倡爲流言謀作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WAN R.O.C.

禍亂之人遂得主名內外之人始知其爲管叔之罪也衆論既明于下則漸可開曉成王之惑周公于是自作鴟鴞之詩極道家國之艱難心迹勞悴以冀王之察己也王雖未能洞然遂信周公之忠然亦未敢決然遂以周公爲非者盖由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論皆己明白無有一言以助成王之疑者故成王之心雖欲非之亦無所據而發也○金氏曰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二公而後行者以成王尚幼朝廷之事不可以無所屬也所以周公居外而朝廷不亂以有二公在焉爾朱子後與蔡沈書當爲定論○按伐柯九罭

狼跋三詩皆周公居東之詩也狼跋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言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重自得如此葢周公居東待罪而不失其常度故詩言如此使居東爲東征則又何狼跋之云碩膚之孫乎○金氏曰鴟鴞之詩其情危其辭急葢有以憂武庚之必叛王室之必搖也夫昔也武庚以周公權任間三叔朱子曰武庚當時意必日夕說誘三叔以爲周公弟也而居中專政管叔兄也而在外監殷故管叔遂生不肖之心而今也奄君又以周公見疑嗾武庚書大傳曰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周公見疑矣請舉事則蹢躅之變勢所必至故周公汲汲爲王言之爲鳥言以自喻或以喻

先王也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謂其己誘管蔡毋毀我室謂勿更搖動我周家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傷管蔡也二章言先王創業之備固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微管蔡之內叛武庚之外連則固未易侮也三章言先王之勤勞也四章言王室之孤危外患之必至其辭不得不急也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管蔡武庚卒叛盖其參謀造禍非一日矣管蔡之惑滋甚至是而復畏罪則挾武庚以叛武庚之謀既深至是而復乘機則挾管蔡以叛也○按鴟鴞四章盖極道武庚之情武庚之情既明則成王之疑自釋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緒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此武庚之情而此詩所謂毀我室與侮予者皆謂此也武庚雖包藏此心而王室未有釁則亦安從而發哉不幸而三監者入其機械之中爲所扇惑詩之所謂既取我子者指此也三監爲武庚所取欲動搖周室而不間周公則不可動于是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此其謀欲使周室先自生釁而後起而圖之也而成王果不能無疑周公于是而不退去以待王心之察不惟非大臣自處之義其不反實姦人之口乎于是告二公以當去之義而避位以去之周公自處之義則項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

所謂既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者最爲得之乃若國事之重則有二公在焉固不嫌于無所托而輕委之以去也既去而周公亦不汲汲于自明及居東二年而罪人之主名王自得之蓋姦人雖能爲幻于一時而徐之未有不情見計露者也周公于是究其本謀之所自而直以武庚之情陳之于王王可悟矣然而武庚之叛未形也故未能決然遂以公爲是而亦未敢誚公爲非周公陳武庚之情而一已之心迹不足復言乃若武庚之志欲紀亡殷之緒復其舊物而覆我周室其禍不在周公之身而已也王雖或已知

周公之無他而或未足以及此故周公曰予羽謯謯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言憂在王室而已之鳴不得不急也武庚若起王室安危有未可知者此感喻王之深也○鴟鴞詩今在東山之前是貽詩在前而東征在後又其明證也雖朱子之解亦未得詩意蓋緣尚仍孔氏說未及追改亦以爲武庚管蔡旣誅之後之詩也使武庚管蔡旣誅之後成王尚未知周公之意則王心之蔽深矣豈區區之詩所能回豈自述其勤勞所能感動哉周公之東征也邦君御事有艱大之疑周公尚且諄諄化誘使

其心了然無疑而後誕以爾東征況于流言之初討罪大事不出王意而遽可動乎以大誥攷之東征出于王命也明甚東征出于王命則在迎歸之後豈不又明甚哉此與微子抱祭器歸周等事皆闕聖賢大節而傳記異辭不無害教故悉辯之

秋大熟未穫至歲則大熟蔡氏曰秋大熟繫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朱子曰東征三年非二年也○蔡氏曰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縢之書將下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孔氏

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史及百執事即前日卜武王之人也二公及王問之皆謂信有是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公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言者非是○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孔氏曰本欲敬上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按成王于是大發悟雖因得書而其機又在鴟鴞之詩史氏記貽詩于先蓋見此也○蔡氏曰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于伏生而此篇伏生所傳當以親爲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

作親也國外曰郊王出郊者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親迎者也夫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前云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後云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若不能自起故命邦人盡起而築之起而築之以禾言而木在其中

按金縢一篇周公之事首尾明著凡居攝踐阼及誅管蔡之謠傳皆可以不辯而明以旦代某之身一爲周家大業一亦爲成王之幼也至誠感天王翼日疾瘳又四年而崩成王之幼至是纔年十三爾武庚三監猶且有變使武王遂喪于克商二年之後則意外之變何如哉故周公與太公召公同心一德保傅成王輔翼王室以身任天下之重而不知其他而豈知管蔡之不平于旁武庚之伺釁于下雖然以順討逆在王室自有大義存焉在周公則身被流言有引避而已引避不待周公而能然不可謂周公無事乎此也周公之處此上爲王室之慮下明臣子之節其道皆前定而

其意深矣或以成王終不悟爲疑蓋未足以知聖人之事也假如天無風雷之變成王未迎周公之前武庚若叛周室大臣必奉王命以誅之矣不待周公也天理人事不間毫髮周公之事人事已無不盡王心已必回矣而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又適相參合孰非周公至誠之效哉在周公之所可自盡者不過如此至于致辟之事則大法在王室大義在天下非周公之事也凡過爲周公疑又欲爲周公避而惜其不幸者皆未足以知聖人之事者也

大誥

成王既迎周公歸三監武庚遂叛成王命周公討之大誥天下○呂氏曰叛者三監武庚爾何必大誥多方蓋天下初定人情未安三監煽亂恐牽引不止于此故大誥諭之人心有定則變無由生也○眞氏曰聖賢舉事必先諭告多方者所以昭大公而一衆志非但防亂而已也○金氏曰三監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于情武庚之叛意在于復商三監之叛意在于得周也至于奄之叛意不過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魯是以相挺而起以秦漢之勢言之殆所謂山東大抵

皆反者也故邦君御事以事勢之艱大欲違卜自守大誥一篇不及其他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冲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不在言矣抑篇中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于三監則畧而不詳何也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親親恩也誅之天下之大義也象之欲殺舜止于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間周公欲以亂國故成王不得不誅之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爲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故黜殷天下之公義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而已矣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至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王若曰者成王之言作書者述其大意凡成王之命而周公傳之則稱周公曰王若曰其止稱王若曰者或史臣之辭或當時誥命如後世制詔之類也猷發語辭孔氏以爲順大道以誥天下則後篇猷殷王元子爲告何道邪弔恤也猶詩弗弔昊天之例歷歷數也服五服也言我不爲天所恤降害于我周家武王遂

喪而不少延也大思我幼沖之人嗣承大業使憒于事理弗能造哲以導民于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況言其能至知天命乎格知天命謂承天眷而延歷服於無窮也造哲迪民康謂眼前事理之當盡者暗指討叛而言成王意謂討叛安民目前事理明甚于此尚昧而不能決則何以仰承天眷而嗣守基業于無窮乎此數言大意已盡下復反覆以諭之○古人所謂哲者明于事理之所當然而已矣率寧人有指疆土即造哲迪民康者也至于奭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則不止爲造哲迪民康而格知天命之至者矣

知天命于人事之中爲哲之至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已語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至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已語終而未終之辭今秦人語猶然言予惟小子未更于事當此禍變若涉淵水而兢畏之深也雖畏之深寧可以難自阻而不求其攸濟之道邪亦惟敷布國家之典章法度增益開大前人所受之命以不忘武王之大功可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明法度恢前功于是乎在予豈敢閉于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二敷字與下一閉字相對看貫也前人受命也所當敷故欲敷之以不忘前人之功天之威用所不可閉也

故不敢閉之而必申天討之義典章法度國家之神氣精彩所存故謂之寶若不能施于所當施法紀不明無以示四方非所以敷寶也前人受命所謂皇天眷命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者也今武庚敢挾其喪亡之餘伺我王室之釁妄謂天命可圖則非所以敷前人受命也夫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今幾何時若無敷揚振起氣象是委之地下故敷寶敷前人受命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益典章修明基業開大則四海永清之烈萬年一日也或曰寶大也敷寶猶言用宏茲寶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至越茲蠢稱武王爲寧王又曰寧武蓋當時語也大寶龜所謂國之守龜也介紹所以傳人之意龜爲天之介紹以傳天之意故曰紹天明天明者吉凶之理昭然者也命命龜也大艱大難也西土對東方諸國而言此蓋武王初崩之時泛卜時事之吉凶而有此兆言將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能靜天時有變人事艱虞之會故曰大艱東方有亂西土奔命故曰不靜鄭玄謂西人亦有騷動者妄也夫武庚未叛西土方晏然而龜之預告已如此所謂見乎著龜者也及此果蠢然而動將言卜伐武

庚之吉故先言此以見卜之有驗而不可違也○上言事理當盡之意此下始以天命決人事反覆言之以勉羣心之斷而不疑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緒至反鄙我周邦腆厚誕大敘緒疵瑕也言武庚以殷餘小腆之國大敢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因知我國有三叔瑕隙故敢言我將復殷祚而反鄙邑我周邦也三監雖愚豈不知武庚得復周邦反鄙之不爲己利乎蓋一時爲所誘惑特未悟爾元吉與建成圖世民去世民則取建成易爾此武庚之謀也吳楚七國舉兵而伺漢以鼂錯爲辭漢爲之誅錯而兵不罷詰之者曰此其意不在錯也反者語塞成王討武庚亦猶是也

今蠢今翼日至朕卜并吉今蠢今翼日舉武庚蠢動之明日見大義所在賢者即見之明而應之速不待于時日之多也民之賢者十夫見其衆也來翼佐我以往撫定寧武之圖功寧武圖功即寧考圖功也後云救寧王大命語意同此言人事先應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爲美并吉即所謂三龜一習吉也蔡傳讀救寧爲句武圖功訓武爲繼似牽強○欒武子以三卿爲主不與楚戰君子之于天下也

已不必常是則從衆衆不必常是則從賢賢者人心公議之主也邦君御事之曰艱大者所謂衆不必常是者也從善以十獻爲主可謂衆矣蓋邦君御事猶有利害之惑而十獻同心則公理所在超乎利害之外者質諸億萬人而皆合可知矣雖不卜亦可決況卜三龜而弁吉乎

肆予告我友邦君至王害不違卜按始而三叔流言武庚誘之也既而連兵以叛武庚脅之也當時三叔必爲戎首其舉兵之辭雖不可知意亦必有所托邦君御事但知三叔流言之釁而不知武庚首禍之情故以王室邦君室爲言

肆予冲人永思艱至寧考圖功造爲卿我也流括謂秦語平音故呼我爲卿惻怛憂勞也言爾以艱大沮我肆予冲人亦豈不思其艱大哉其如四國允蠢害及鰥寡之可哀何造哲迪民康乃憫人窮者之所汲汲而可以艱大止邪我之所爲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于我之身而役之以圖大也奚可畏其大而不爲也天實以其甚艱者投于我之身而役之以圖艱也奚可畏其艱而不爲也我固不遑自恤以義言之爾邦君御事誠當寬我之憂勉

我之事而乃反以艱大沮我無乃非人臣之義乎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至弼我丕丕基以卜爲
卜則占數之一術而已殊不知卜者所以紹天之明
則卜之所在帝命之所在也今也卜伐武庚而吉是
帝既命伐之矣其敢廢乎故卽先王小民莫不用卜
以見已不可廢卜之意天明卽卜也從之則吉逆之
則凶是可畏也壯我討叛之謀堅我克敵之志輔成
我丕丕基業者惟茲卜也其可違哉上釋艱大此釋
遠卜○天明說見上文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至攸受休畢閟閉也極

卒與畢皆終也圖事圖功自其所經營者謂之事自
其所成者謂之功攸受休天休也寧人十亂之屬當
時謂武王爲寧王因謂其臣爲寧人也此章以下重
釋艱大之語舊人卽所謂考翼者逮事武王克商者
也又專呼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
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武王創造
之初亦以艱難勤勞而成之則今日天之否閟勤勞
我者乃我成功之所也予敢不極卒寧王之圖事乎
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棐忱輔人之
誠信也言龜從雖可以卽事而人謀未協故猶煩化

誘之辭冀其僉同之應而民獻十夫以爲可伐則天
棐忱之辭考之我民而可見矣言天雖無言而民言
之公即天意也寧曷其不于前寧人之圖功是終乎
天亦維用此事變以勤勞我民如人之有疾必速攻
治之非可養患于身也寧曷其不于前寧人所受之
休是畢乎此章三言天三言寧蓋謂天意如此我安
敢不如此既言寧王又言寧人者蓋謂寧人之功我
尚思終之寧人之休我尚思畢之況爾舊人乎曰事
曰功曰休蓋互言之大抵寧王寧人以除亂安民爲
事而成功于時受休于天者今適不幸有武庚之亂
不能討定則前事有不卒前功有不終前休有不畢
矣不訖事之咎誰則執之我固不敢辭爾舊人與寧
人昔日同功一體者亦何以自解乎○書中言棐忱
者非一不可異解（蔡傳云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
王曰若昔朕其逝至卯敉寧王大命蘇氏曰如我本
意則昔日已往矣所以至今者以言艱而日思之也
以築室喻又以農喻父雖敬其事而子不繼其父其
肯曰我有後不棄基乎我其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
撫安寧王之大命乎○以底法與藩喻武王之開創
以堂播喻今日之平亂以構穫喻守成長遠之事今

日正如堂之纔定基稼之未降種儘有事在尚且怠惰則何望其他責在我身則欲于我身畢之故曰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此承上章卒事終功畢休之意又取喻而深切言之假如有田菑而不播播而不穫有室底法而不堂堂而不搆謂之事卒與不卒功終與不終休畢與不畢乎

若兄考至弗救兄考武王周公之兄成王之考也有友伐厥子者管蔡王之懿親武庚武王所封本非仇敵猶之友而來伐其子也民指當時之異論者而托之民也民養盖當時語養畜養也蘇氏訓爲厮養則非所以目其臣也意邦君御事以王宮邦君室爲言者頗以管蔡爲難爾而成王言譬之有友來伐其子則爲所畜養者亦惟急救之爲是而不可猶豫坐視相勸以弗救也勸字還是民養自相勸以弗救如隋人作母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即此勸字傳中作勸其攻伐而不救似非語意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至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哉勉其舒肆而不畏縮也爽明也桀紂昏亂湯武克之而天下清故曰爽厥師曰爽邦由哲者由得哲人之輔也十人即亂臣十人也十臣蹈履至到故心與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通能知其禍福之幾于先及周德日隆天休滋至亦惟十人與武王同心同德有以悟其式教用休之意于不言之表十人有知天之德如此以此賛襄武王克商受命用爽厥師所謂爽邦也爾于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于征役況今武王死天降禍于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于其室比武王弔伐之時事勢之危迫何如東征以奉天命其所賴于臣人之輔者又何如爾乃以爲不可征以今視昔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視十人廸知帝命之心何如耶視爾昔時不敢易法之心何如耶○廸知上帝命者心與天通自然合理者也知天命不易者未能真知而不敢不信者也在武王時商罪貫盈不可不討天命如此眷佑有周夢卜協吉天之棐忱又如此在今日武庚作亂不可不討天命亦如此民獻予翼朕卜幷吉天之棐忱亦又如此是今昔之事理一也然在昔有十人之輔而爾舊人亦不敢易武王之法今考翼不可征則不惟易我之法而言害不違卜則亦不知天命之不可易矣順上從征君之法不可易奉天行罰天之命尤不可易也以昔時奉法之心爲今日順天之義則與廸知者雖有間而與爽邦者實同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WAN.CO

矣不亦美乎○天命至微天之棐忱亦無形聲可驗惟十人蹈知之呂氏曰哲人能盡天地之心○誕鄰胥伐于厥室言其爲害迫近比武王伐紂救民猶爲亂在彼國本國固無事也○兩易字蔡傳訓爲違越而下無音則只如字讀陸以豉反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至惟休于前寧人我長念曰天之除惡也止其身豈若農夫之去草必芟夷蘊崇之無復易種而後已哉惟人自作孽則有自滅之道如農夫去草不盡使復延蔓則有朕畝不終之責矣使武庚不叛則天之所欲亡者紂而已惡惡止其身罰弗及其嗣人理也實天心也此武王所以封武庚也夫何武庚也不畏天安分爲商家世祀之謀而誕紀其緒爲一旦滅祀之舉乃知天之喪殷也若穡夫然不盡除之不已也則我亦安敢不終朕畝邪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于前寧人不使有除惡不盡之累爾意以武王誅紂而復封武庚譬之去草不盡致復滋蔓爲害其美不全故今欲終畝以全其美也

予曷其極卜至卜陳惟若茲指與耆同左傳引詩耆定厥功陸音旨耆定猶指定也上既歷解其艱大之

疑此章又釋其違卜之意謂大事以人謀爲本我亦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乎惟佐武王以開疆土此寧人之功有待于後人之繼者也此功不循不但無以休于前寧人而先王之疆土爲他人所竊據則又不但朕畏不終之責而已若率循其功則討叛伐罪王威自當丕揚于海表除殘去暴疆土豈容竊據于他人指定先王疆土此實事理之顯然而可見者也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并吉乎肆朕大以爾東征言必往矣天命不僭言必克矣卜之所陳明告如此矣

蔡傳總結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而反復始終卜之一說云云最得一篇大意○周家四大事皆定于卜伐商也都洛也東征也武王之疾瘳也皆聖人誠信合天之效非尋常區區卜數之間也洪範極言其理曰是之謂大同身其庶疆子孫其逢吉吁卜之爲道豈小也哉非知天者不足以用之

微子之命

孔氏曰稱其本爵以名篇○林氏曰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寘之而不臣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至永世無窮孔氏曰微子帝乙元子惟考古典有崇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按崇德謂尊崇先聖之德而不泯其祀也象賢謂立其後以主其祀使世其德而存其儀刑不使與之俱亡也象也者爲之象也桀紂以無道而亡夏商之國可滅而禹湯之德不可滅故有象賢之義焉禮者典禮物者文物如路車爲善而色尚白之類修其禮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使後世有所考也賓以客禮遇之傳所謂宋于周爲客是也凡此皆古制而周室稽之以處微子皆聖人公天下之心也○或曰崇德象賢

前日失之于武庚今日得之于微子愚謂非失之于武庚也武王之時武庚之惡未形則當封者武庚也蓋紂以嫡子立爲天子武庚紂子實爲大宗微子不過支子而武庚在則爲殷後奉湯祀者武庚也亦安得逆探其後日之事而不之封哉望之以象賢期之以咸休今日待微子之心亦昔日待武庚之心也武庚之欲自絕也乃聖人所未如之何者也然自後世論之懲于管蔡之事鮮不疑忌同姓懲于武庚之事尤少有能善處前代之後者周家則不然管蔡敗而並建親賢以蕃屏周者爲益盛武庚敗而建微子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公其待遇爲益加鳴呼此周德所以爲至與
鳴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至德垂後裔齊莊敬也
聖通明也廣言其大淵言其深此四字以敬爲本功
加于時以除暴安民而言德垂後裔如聲修人紀猶
足以開克孝之心傳祗肅神祇猶足以垂肅恭之家
法此言崇德之意也
爾惟踐修厥猷至尹茲東夏履其後曰踐能敦行之
曰修徵子踐修成湯之道在帝乙時已以賢稱恪慎
克孝事親以敬也肅恭神人事神治人皆以敬也亨
嘉乃德曰是敦篤而不忘其家法者也豈但亨之嘉
之乃上帝之所顧歆下民之所敬順是可以統承于
湯而作賓王家矣故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焉此
言象賢之意也○篤言德之厚不忘言其心之眷眷
處不忘即所以爲厚也○上帝時歆二句因其德而
美其能如此未然事也亦見其宜爲祭主君臨大國
之意時歆只是帝休之意非謂徵子享上帝也○曰
孝曰恭曰篤可以想見徵子之爲人史稱紂資辯捷
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紂惟恃此而狎侮五常荒怠
弗敬所以敗湯之德而覆其宗也
欽哉往敷乃訓至俾我有周無斁眞氏曰往敷乃訓

欲其以修于已者布其教于國人也○金氏曰此以下勉戒之服謂上公九旒九章之服命謂上公九命凡車旗獻享之節也宋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于先王之廟然宋公之服命則不可不謹也微子之賢不待戒然周室傷武庚之亂爲後世慮亦所以全宋也故勉戒之加詳焉世世享德萬邦作式所謂諸侯宋魯于是觀禮烝禮守先代爵爲上公亦諸侯之倡也無斁不厭也○弘乃以下協韻○烈祖成湯也弘字應德垂後裔踐修厥猷衍于不替即所以弘之也有民指東夏之衆律者有以爲之範也世世享德

言微子爲受封之祖而創業垂統以貽後人也因武庚絶世而深期之萬邦指諸侯言烝爵爲上公禮守先代萬邦諸侯將視以爲法也○毗一人對蕃王室世享德對弘烈祖式萬邦對律有民有周無斁應永綏厥位而意又進或以爲通承上七句者非○林氏謂觀成王戒微子之言必無賜周公天子禮樂之事良是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往汝之國休美其政乃總括一篇大意舊即以敷訓慎服命說者陋也

微子之事詳見商書微子篇惟受封之事說者多謂

武王克殷封武庚于殷墟封微子于宋樂記言武王下車投殷後于宋是也及武庚以叛誅成王復卽宋國建微子爲上公以奉湯祀此篇蓋申命之書非初封之書也愚謂此亦不信經而信傳記之過也微子之篇載三仁相諮答之言明矣詔王子出迪我罔爲臣僕此箕子與微子自靖之義而欲人自獻于先王者也使武王克殷微子卽造于軍門而受封于宋何以爲微子且是時也宗國淪亡之痛方深而何其抱祭器自歸之亟邪知無自歸之事則亦無與武庚並封之事矣湯祀不可無奉武王已立武庚矣樂記所言初下車投殷後者武庚也曰于宋者誤也原微子初出迪之意苟不見殺而身存則宗祀有寄豈謂必有後日之爵封邪其罔爲臣僕與箕子實一心爾終武王之世微子無爵蓋武王亦成其志而不輕屈之也因此知箕子亦無封于朝鮮之事箕子已言罔爲臣僕受封朝鮮卽臣矣觀洪範稱商祀稱王訪于箕子中間曰汝曰乃皆尊以師禮而不臣之明驗箕子既不屈武王亦當成其高蹈或嘗居于朝鮮而非受封也○朝鮮在周當爲荒服之外恐非周之疆土箕子居之東夷化之惟以爲受封則不可朝鮮旣非周

土箕子既不可臣武王何取虛名而封之哉封之亦
不受也（）漢書地理志云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不
言受封惟史記云武王伐紂封箕子于朝鮮史遷多
誤當以漢書爲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日記卷之十一

金壇王樵著　門人平陽蔡立身校

康誥

朱子曰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是武王書無疑只緣誤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康誥之前故叙其書于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問如此則封康叔在武庚未叛之前矣曰想是同時商畿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金氏曰按逸周書武王之封諸弟蓋以次受封也先管叔蔡叔使監殷其後殷畿内諸侯有不服者分師俘之以衛封康叔以霍封叔處孟子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叔監殷以殷畔爲周公之過有康叔之賢而不使非周公之過乎曰凡封于殷墟者皆監殷者也其後獨管蔡霍三人叛故止曰三監爾其實康叔亦監殷也○或問序及孔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朱子曰此五峰胡氏之說也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者皆爲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序之不足信于此可見○林氏曰康乃叔未受封時食采之地或曰康謚也○鄭氏曰康叔初封衛至子孫而并邶鄘地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孔氏曰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按罰謂之慎言輕重適當不妄加耳左氏云務去之之謂而蔡氏引之何也觀下文初言謹罰次言以德行罰終則言不用罰而用德可以見務去之意矣葢辟以止辟刑期無刑此自古聖人明刑之本意也後世鮮復知之矣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後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

不敢侮鰥寡至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不敢侮鰥寡者聖人之心視民如傷鰥寡孤獨四者謂之窮民尤

人君所當留意若用心有不到處則是侮忽之矣聖人之心敬及鰥寡則無遠不到無微不察矣德之盛仁之至也○呂氏曰凡君道之所當爲隨所寓而契于理當用者用當敬者敬當威者威各歸其分此天心也○不敢侮鰥寡仁民也庸庸使能也祗祗尊賢也明德之事威威懲惡也慎罰之事慎罰之事盡于一言曰威其所當威則人無不畏而刑可省也○君之德莫先于愛民莫大于知人故舉文王之明德而以是二者盡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于理而已無與焉非純乎至公無我者不能也明德慎罰非截然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蓋慎罰亦德也故傳云德著于民○左氏得經意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用肇造我區夏以下正是此意常謂此等處最可見古人說經辭約理明最不易及如虞書無違教無廢事無凶人及此處務崇之務去之文王所以造周皆以一言而盡其意又如大學釋淇澳之詩每句只用兩字曰道學也自修也恂栗也威儀也至孔子說詩只用本文添一兩字曰繪事後素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人便省悟○區夏指本邦言一二邦指鄰邦言西土指一方言厥邦厥民言天下之萬邦萬民也顯民

對聞于上帝看肇造對大命文王三句看一二邦對厥邦厥民以修對時敘看造修怙冒時敘皆以典于德化遷善遠罪而言○克明德則奕天享德之心克慎罰則奕天好生之心故天休美丈王而于是大命之也○克殷而化及萬邦本武王事武王不自居而歸之文王蓋討殷之罪受有殷命實始于文王武王特終其事而已乃寡兄勗正言已德不及文王而勉終其事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引起下祗適之意王曰嗚呼封汝念哉至不廢在王命此下欲康叔明德也今民二字貫至末近述遠稽皆法其明德以治民也凡所謂民皆指衛一國之民也商民見文王之子來臨爲侯必以能敬述文王之事望之康叔聞父兄道德之言熟矣一旦出而爲侯既離父兄之側恐舊聞不相承續而異聞或有害正故當尊紹其聞衣被先王之德言而體之于身也祗述紹聞不出于家庭又欲其廣求之商先哲王蓋汝今所往商之故地也居商之地治商之民而無其德將何以保乂其民乎商賢聖之君六七作皆有耆成人爲之輔其宅心訓民皆有成法汝當大爲之規達爲之法亦以宅汝之心而知所以訓民也敷求遠惟猶在于近代又欲

其上求于古若唐虞夏后其前言往行有可聞而益
吾之知有可由而資吾之行者汝尤當別求聞由以
康保其民可也夫義理無窮所以近述諸今遠稽諸
古者正以此理皆吾心之所固有而天者理之所從
出不博不足以聚之而弘于天也博學以聚之集義
以生之真積力久衆理該通則此心之天理之所從
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不如是不足以言得于心
也既得于心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而德之在身始
見其從容而有餘裕矣不如是不足以言有諸身也
明德至此始爲不廢在王之命若德未至此則所謂

祇遹敷求遠惟別求者猶爲虛言而將以望于保乂
康保宅心知訓難矣豈王之命汝之意耶○惟尊所
聞而不忘即是紹其聞衣者體之于身也下文聞
斷也衣德言德言即所聞衣者體之于身也下文聞
由二字聞即紹聞由即衣德言也○保乂康保中俱
有宅心知訓意蓋三者互見耳○弘于天之說蔡氏
實本程子易傳之意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程子曰天爲至大而在山之
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蓄人之蘊蓄
由學問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迹以觀

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愚謂大畜卽所謂弘于天也天者理之所從出而吾心之體無不該考迹而知古人之致用察言而得古人之用心積之多至于一旦豁然貫通焉斯可以言弘于天矣○金氏曰弘于天荀子引此作弘覆于天義理無窮康叔本之家學參之國俗之舊且又遠求之古先哲則所以保乂其民者可謂弘于天矣德之在我者該貫渾全動有餘用是謂能不廢

王命按此亦一說

王曰嗚呼小子封惟厥至懋不懋惟厥乃身諸家以爲封爾侯國非富貴之也俗頑責重乃委勞苦于乃身也此于敬哉意似順然不如蔡傳就保民上說爲親切也君民之勢纔以貴高自待視其休戚便不甚切于身必真知百姓爲己之百姓一一與他喫疼始得曰惟厥而承之曰敬哉敬卽此心常醒而無不覺忽則昏而一膜之外與己不相關矣皇天之威不測而有常者理何也誠則輔之也人情雖大略可見易于知天然不知至難保者小民也有情有欲易怒咨如赤子焉未易體也所以知其疾苦而體其情欲者惟在上之心盡不盡何如爾往盡乃心無自安而

好逸豫乃其所以乂民也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此事豈自安而好逸豫者所能辦哉我聞曰怨不在事之大亦不在事之小惟在順理不順理勉行不勉行耳苟不順理不勉行雖小足以致怨況其大者乎凡事莫不積小而成于大故無小而不當戒此所以當盡其心也盡心則得恫瘝敬哉之道而小民之難保者不見其難保治民之道在是矣若一事不順一時不勉便是一處心失照管豈盡心之道哉

已汝惟小子至天命作新民已汝惟小子汝知汝事之所專重者哉惟以德化民而不恃刑罰以爲治此上之德意也當廣此德意以和保殷民于以助我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蓋我承文考誕受之命則有安定之責我受文考時敘之民則有作新之責皆于殷民既化卜之夫以事之在汝者而有助于我以責之在我者而有賴于汝此寄托之重而期望之深也○蔡傳云此言明德之終按明德自新也新民明明德于天下也德至明于天下始盡故曰明德之終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至時乃不可殺此下欲康叔謹罰也作新民在德然人情趨向未易齊罰亦不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廢故言謹罰之道以敬明法意爲先式爾適爾猶今法之所謂故誤也人有小罪以下此設爲甲乙二人皆犯死罪而議其輕重也謂如甲有所犯罪雖小于乙而其情非出過誤乃惟怙終自作不法用意如此雖罪小乃不可不殺又如乙有所犯罪雖大于甲而其情本非怙終乃惟過誤或爲人所誤偶爾如此既服罪輸情乃不可殺過誤之中過自已生爲眚罪自外至爲災此章即虞書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之意但虞書所謂肆赦與宥乃降等之義非直免之也所謂刑乃薆其罪而制其輕重非盡

殺之也此章一則曰乃不可不殺一則曰乃不可殺則是以罪至于殺者言之以例其餘爾非謂罪不至死而但有怙終之情者皆可殺也此條乃用法之權衡五刑之屬三千之斷例不知此而能敬明者未之有也故首言之○敬明乃罰一句是綱領下舉罰有兩端以見例有敘大明服以下則言敬明之事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至惟民其康乂有敘言五刑之條輕重各有倫敘也明猶惟明克允之明服猶五刑有服之服謂得其情而施之當則民自勑正而勉于和也傳曰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下以取

舍兩端言明服之意蓋民之未肯畢棄咎以上之徒法以繩之耳視民之不善如疾之在已則攻治鍼砭無非所以爲德也以此心待民民自知惡之不可爲而畢舍其咎矣民之已陷于惡者既以去疾之心去之民之未陷于惡者當以保赤子之心保之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陷穽在前蹈之而不知豈赤子之罪哉心誠求之得其不言之欲止其未形之邪與之作主全在保者以此心待民民自慕于善而無不安治矣○玩三個惟民其字分明三段○據孟子引若保赤子以爲小民無知而犯法猶赤子無知而入井則分取舍兩邊爲是蔡傳云以保子之心保善保善二字須要活看蓋對去惡而言則凡情有可恕而恕之者皆爲保善耳○如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如是而刑有妄加者乎有得情而喜者乎此處形容謹罰之心曲盡真聖人之言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至無或劓刖人又曰二字蔡傳以爲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朱子謂當在非汝封三字之上皆謂又曰二字在腰也以愚意當在首與下條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一例○大小皆天討非汝

封之權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外事孔頴達以爲外土諸侯以獄事上于州牧之官蓋康叔時爲方伯也林氏以爲康叔以外侯入爲大司冦則內事者司冦之事也外事者衛事也二說皆佳而蔡仲默不從采陳氏之說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蓋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于康叔者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已成而達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有司之事非康叔所能盡親則陳列其準的使有司永知所守而其所師者亦殷罰之有倫者而已蓋衛居商墟周承商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殷法殷民服已久非輕重失倫則不必更也準限既定康叔所親者要囚服念丕蔽之外其餘皆付之有司矣○正義曰臬爲準限之義故爲法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爲囚求生道而不可得乃可斷蔽斷也孔氏曰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于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歐陽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俱無憾也○正義曰言要明取要辭于囚以

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今按要囚說見多方當以彼說爲定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至惟曰未有遜事條定之初因事而爲之法用法之際取法以比是事故此承上文言汝之聽獄既陳是法與事必法與事相當而斷以殷之常法矣然泥古而不通不可也當于其中用其義刑者刑義殺者殺義者時之宜也其取舍固權之已矣然趨時而狥已又不可也當勿用以就汝封之意蓋苟不當罪是移情就已也然則所謂義者歸于當其罪而已然使自以爲當而矜喜之心或生則怠忽之心將乘之矣刑殺所由以不中也故使盡順于義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可焉○丘文莊公曰刑殺關乎民命一人負冤天地爲之感動陰陽爲之失和烏可以輕忽哉武王欲康叔之心常常不足已遜而猶曰未遜已盡而猶曰未盡而常如未盡則不敢輕視民命而苟具獄辭刑殺無不中者矣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平日之處心又用刑之本也慈祥惻怛之人用刑則能虎心察情而以義處法當于人心合于天意呂刑所謂惟良折獄也苟無是心則雖悉其聰明得其情

實以言乎不失有罪則可耳以言乎若有疾能使民畢棄咎則難矣人謂康叔深于法不知武王取之正以其心之良爾正義曰言汝心最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悉知也○下文言用罰之事元惡大憝一也不率大憂二也皆因商俗而用懲惡之重典故于此先發其良心欲其以此心爲用罰之本也

凡民自得罪至罔弗憝此武王舉一端以爲例也豈不見凡民自犯罪作孽非人陷之也爲寇攘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貨顛越謂不死而傷于取也如晝爾于茅之于瞀不畏死言其心強狠姝不畏死也罔弗憝言如此之人衆所共惡也刑法加焉非虐以次汝封也刑加乎自犯之罪也凡所用法皆然則奚分理矣所刑非人所共惡是移法就已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至刑茲無赦寇攘姦宄固爲大惡而大可惡矣然民所以至此者先由不孝不弟始有子嘗言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由是言之倫理不明而父子兄弟之間先悖理傷道之事多固作亂之所由出也爲人上者若視爲泛常而不甚惡則何以正化源而止亂萌乎故子而有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父而有不能字

厥子乃疾厥子弟而有弗念天顯而弗克恭厥兄兄而有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者皆文王之刑所不赦也使是四者而不于我政人得罪焉則民將視爲當然而天與我民彝必至于大泯亂蓋父子兄弟之間更有人所不忍言者矣○本文矧字意要認得出蓋殺人于貨之盜固罪死不赦而事關倫理者尤所當加之意蓋此教化本原所在也如今律告言呪罵祖父母父母舅姑別籍異財奉養有缺居喪嫁娶聞喪不舉哀及毆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俱入十惡常赦不原若論罪則其中豈無輕于殺人于貨者惟其事關倫理故強盜不入十惡而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入十惡以此觀之則知經文矧字之意矣○閭井小人稍知黑白者不肯爲穿窬之事至于父子兄弟之常則往往爲之自以爲無傷也風俗由是而壞爭亂由是而起乃知文王之作罰所慮者遠矣然亦預教養之後懲其情終者耳若教養之不素而徒以以不失有罪爲明是法乃所以猶民而盡之也○聖人之治以彝倫爲急務所謂明德者明此而已所謂慎罰者弼此而已○吕氏曰前言殷罰曰彝此言文王之罰曰作者殷法常行者耳經紂之惡人倫廢壞

文王憂之于維持綱常之法必有創立者周禮大司徒有不孝不弟之刑豈其所作耶故常事用殷罰人倫之際則用文王之罰此撥亂之道也○按孟子嘗引殺越人于貨慝不畏死以爲不待教而誅者也此爲不待教而誅則由文王作罰者爲教之而不改者可知矣觀舜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屬之皐陶是元惡大憝直命皐陶刑之而已至于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則屬之契不以其不親不遜而遽忿疾之也而敎之敎之而又在寬焉則文王之罰其所以先後乎此者可知矣先儒不了此旨故此章說多不同今錄蘇氏之說及朱子眞西山評之之語于後○蘇氏曰商紂之後三監之世商人父子兄弟以相殘虐爲俗周公之意蓋曰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有以使之子弟固有罪矣父兄獨無過乎故曰凡民有自棄于姦宄者此固爲元惡大憝矣刑政之所治也至于父子兄弟相與爲逆亂則治之當有道不可與寇攘同法我將誨其子曰汝不服父事豈不大傷父心又誨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之深也又誨其弟曰長幼天命也其可不順又誨其兄曰此汝弟也獨不念父母鞠養劬勞之哀乎人非木石禽犢稍假以日月

須其善心油然而生未有不爲君子也我獨弔閔此人不幸而得罪于三監之世不得罪于正人之手天與我民五常之性而吏不知訓以大泯亂乃迫而蹙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則民將避罪不暇而父子兄弟益相忿戾至于賊殺而後已雖大憂擊痛傷之民不率也○張氏曰東坡之論真有補于教化者昔魯有父子訟者孔子置之獄狂三月俟其悔而釋之其意正與此合蓋父子兄弟之訟不與凡民同當有教化以感動之使自悔悟知其出于天性可也若一以法斷之則用一法吏足矣不必吾儒也

○朱子曰蘇氏之說懲王氏之弊一槩以寬爲說非先王刑人正法之意○眞氏曰朱子之言當矣然蘇說亦不可廢○正義曰父子尊卑異等故孝各上不通于下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不率大憂至速由茲義率殺不率大憂一句或以屬上或以屬下不勝異說以文勢攷之屬下爲優蓋此節去此一句則矧字無所承也不率指不孝不友也觀寇攘姦宄目之爲元惡不孝不友目之爲不率不率者不率教也則不待教而誅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之意經已有明文矣特人忽之耳庶子官名掌正

公族教訓公卿子弟者也外指衛而言下外正同正官之人若周禮三百六十職之長小臣有符節若爲官行文書而有符節如今之印章非行道之符節也乃別播敷造民大譽者商人安于薄俗不知倫紀之重習以爲常爲之官長師帥者若以脩明教化爲迁不敷先王之正教而別播敷以誑炫愚俗狥其苟且自恣之心以邀其大譽豈非不體上心不用上令而病其君乎是乃長惡于下我之所深惡也汝其速由茲義以率殺可焉茲義者文王未有其法武王制其義以爲當殺也蓋上者下之導人知風俗之壞于下而不知其由于上引惡之誅所以不得不重也

亦惟君惟長至乃非德用乂君長指康叔也能猶左傳云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之能臣者民之表故責民之不孝不友其本在臣君者臣之表故責臣之不忠其本又在君君身正則能厥家人所謂身脩而家齊也能厥小臣外正所謂惟臣欽若也何假于威虐而以非德用乂哉惟君而不克君長而不克長于是無若之何于厥家人矣無若之何于小臣外正矣乃惟威惟虐大放王命而欲以非德用乂不可得也小臣即小臣諸節外正即庶子訓人惟厥正人也○

爲君若此則豈無由文王由茲義以議其罰者乎
汝亦罔不克敬典至則予一人以懌法由前古而至
我周講畫至精至備皆天討不易之定理國之常典
也汝亦罔不能敬守之由是而求裕民之道裕云者
典以弼教本欲民知所趨避而從容于德化之中非
以操切之也惟文王之敬忌者敬忌之心裕民之道
也文王視民如傷不務咎罔攸兼于庶獄罔敢知于
茲惟恐誤之敬忌之至也乃裕民曰我惟有及于文
王則予一人以懌矣惟有及謂如文王之敬忌也敬
如文王忌如文王故無既失之悔而兆民所以咸賴

敬典者知以此心爲法惟恐不及庶乎可以言裕民
矣○此示慎罰之標準文王克明德語其實曰敬止
克慎罰語其要曰敬忌後之欲明德慎罰者師文王
而已矣○明德以作新民終之慎罰以敬忌終之者
明德自內而驗之外慎罰自外而本之心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至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此下
欲其以德用罰也呂氏曰我明而思之見得治民必
開導之以吉康林氏曰堯舜之民仁壽桀紂之民鄙
夭非其自爾也上之人迪之者以其道與非其道故
也真氏曰然則欲導民于吉康其何以哉惟于殷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哲王之德用于康乂民者作而求之而已蓋殷先哲王之所爲無非導民吉康之道也導之以仁義而民趨于仁義導之以孝弟而民趨于孝弟此所謂吉康也政者所以正民也不能導民俾知所適尚何政之有蓋古之所謂政者合教化而言後之所謂政者離教化而言也按真氏以康乂民屬殷先哲王以作爲起與蔡傳小殊而辭義尤明快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至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張氏曰我不可不監觀文王明德慎罰之意而告汝上文所告皆是也德之說罰之行并以告康叔矣○鄒氏

曰按蔡傳但釋今惟民不靜以下蓋上四句元自作一章自有傳文後逸其傳文故遂以經文合于下章耳下章傳首有又言二字可見今補之曰言我不可不監視文王之明德慎罰故告汝以德之說使汝用德于行罰之際則哀矜而不濫所謂以德行罰也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靜云云○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故告汝以德之說于罰之行之時蓋欲以德用罰而非以罰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其心導之雖屢猶未攸同民之不靜未同天將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我不當怨也惟民之罪不在大與多苟爲有罪在予

一人況曰舊染之惡其尚顯聞于天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至不汝瑕殄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作怨非謀非彝皆以德刑相形言任刑而不任德是爲作怨是爲非謀是爲非彝不可不戒惟斷以誠意大法古人之敏德者卽祇遹文考敷求殷先哲王之屬是也古人之德由敏而成法古之道繞怠緩悠游便不濟事必以聖人爲必可及古治爲必可復果以行之確以守之而後可以言有其誠矣古之敏德者心固安于所止德固稽于中正謀固出于遠大而我心則未必安德則未必中謀則未必遠也故用以康乃之心謂安于義理而不動于非幾也省汝之德謂知其不足勉其所不及也遠汝之謀謂以至極自期而不以近小自限也一心于德而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非謀非彝蓋有謂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如封德彝之惑太宗者則必不能安已心矣必不遑省已德矣爲謀則不遠矣惟斷以誠意大法古人之敏德者使此心惟安于義理而無得以遷搖之者常有以自省已德而知其所未至其謀則遠大而無復有非謀之雜此道也裕以民寧之道也刑罰非裕也敬與之中

有裕民之道故曰乃由裕民道德本裕也純用德化而民自安故曰裕民以寧歐陽氏論教化謂以不倦之意待遲久之功裕以民寧之謂也○按明德慎罰初以二事分言其實慎罰亦德也故終言以德用罰然曰用罰則罰猶未能無也刑期于無刑必至于不用而後爲極致故終言不用罰而用德此一篇之大意也蔡傳引左傳務崇務去之說最得要領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至乃以殷民世享終以天命殷民結之○始言由文考之德得天得民肆汝小子封得以在茲東土有天命殷民之寄中再以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期之故此復以天命殷民結之殄享世享對言上以天命言而欲其明乃服命高乃聽康乂其民以保有天命而不至于殄享下以殷民言而欲其勿替敬典聽我所告以保有殷民而世享之也○明服命與微子同是特揷說高乃聽指篇中所言勿毋忽之民康乂則天命有常矣敬典與罔不克敬典同錯綜申說聽朕告汝則又總舉篇中所言○陳大猷解服命謂所服受之誥命非也蔡傳明曰侯國服命○陳新安解不替敬典爲五典亦非也此不過摘上文語而申之若指五典則蔡傳當曰常道不曰常

法矣但敬典實兼明德慎罰而言德罰非判然兩事須有文王之敬忌以守其典始謂之敬典而慎罰皆德也故言敬典則德刑咸舉之矣

酒誥

孔氏曰康叔監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大命紂酒之命也商受荒于酒臣下化之自文王在西土時已誥庶邦誥教其下矣及武王封康叔于衛衛受之故都也舊俗未變故武王特作誥以戒之而付之康叔妹古沫字沫水名因水名地在朝歌以北鄘詩所謂沫之東矣沫之鄉矣者○武王之誥上自有位下至民庶欲其無皆于酒而已初非太嚴而遠于人情又何難行而勤于告命如此蓋習俗既成難以遽革觀地名朝歌而墨子迴車墨子豈但惡其名哉蓋有感于紂之事也乃穆考文王至亦罔非酒惟辜穆考只當依世次之義觀載見及訪落之詩皆謂武王爲昭考朱傳亦引書穆考爲證可見也肇國西土爲方伯時也庶邦庶士少正御事皆西土之人或以上爲一方下爲本邦非是此處蔡傳欠明悉當依孔疏云庶邦即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總呼爲士則卿大夫俱在內可知

少正官之副貳御事治事者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文王朝夕戒勑之曰惟祭祀乃用此酒天之降命所以使我民置此酒者以祭祀無酒則無以薦其馨香非以資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飲而不知節天于是而降威凡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無非是酒棄做出這般勾當越小大邦用喪亦無非是酒棄做出這般罪過可不戒哉夫人以飲酒得禍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心之外順之則爲降命逆之則爲降威凡食色皆降命也有節焉無節而滅天安得不降威乎釋氏本惡天之降威者乃欲并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則非達道矣○觀小大邦用喪之語是戒其國君則上庶邦中當含有國君在內

文王誥教小子至德將無醉小子卿大夫士之少者也或云卿大夫之子弟然觀下曰有正有事則是有職位之人非子弟也文王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專誥教之以爲爾各有官守有職業不可常於酒越庶國之小子飲皆惟祀而後可雖祀而飲亦必以德將之無至于醉也觀此露庶國字則上小子是本國可知本國之臣但告其小子者老成人不待以酒爲戒也祀茲酒者祭祀始用酒也用酒以祼

獻非爲人之飲也飲惟祀者人得飲酒惟祭祀之時
也飲以歆神之賜非以爲酣嘗也若飲不惟祀則爲
彝酒而非天降命之意矣然酒不但飲之有時即以
時而飲亦當以德將之而不使至于醉將持也德將
者心志有所操存而不爲物所勝也若無德以將之
小或亂其血氣大或至于亂志喪德矣○大凡志常
帥氣則不爲物所勝不但飲酒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一既告其有位者又告
其民以爲我民訓導其子孫惟土物是愛土物稼穡
也惟此是愛則非僻之念無自而生情民始于不愛

土物遂有他慕厥心之所以不臧也子孫當以聽祖
考之常訓訓之常則入于耳者熟聽之聽則志于心
也恪當時飲酒者其始必曰無關於大故殊不知以
爲小而不戒必至縱而不已至于喪德喪邦豈小失
乎知湎酒之非小失則知謹酒之非小德矣故越小
大德惟一視之而後可○人之所以爲人者孰與身
心職業之爲大哉自非好樂無荒鮮有不忽其小而
忘其大者故蟋蟀之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
無荒良士瞿瞿方燕樂而遽相戒曰不已過于樂乎
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乎好樂而無荒不有良士之

瞿瞿者乎瞿瞿却顧惟恐損于身心妨于職業良士之志葢如此此所謂小大德惟一者也○孔子曰不爲酒困孟子曰禹惡旨酒此慎酒之在聖人者也果可以小大言乎是故理無大小自聖人行之則皆至善無大小自君子蹈之則皆吉惡無大小自常人戒之則皆善○林氏曰孔子謂不有博奕盖使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非僻之心入之矣故使民不愛酒非有事而使之服勤則不可

妹土嗣爾股肱至自洗腆致用酒此武王敎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之民久染沉湎之俗自今當嗣續汝四肢之力大治黍稷之事奔走事其父兄下民之分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何暇于縱酒乎勤生勸業念不至于酒不服田畆心無所用則必向于酒矣夫農賈皆民之業力其本不妨兼事其末或敏于貿易牽車牛遠出爲賈以其所得孝養父母父母歡樂乃可自洗腆致用酒洗潔也腆厚也致用酒者致慶于父母而用酒也

庶士有正至永不忘在王家此武王敎妹土之臣也正伯皆長也曰君子者稱之也典聽朕敎典常也民慮其不省故曰聰聽臣慮其易忘故曰典聽羞養也

古之養老有四養國老於太學養庶老于小學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老庶人之老及子孫死國難者之父祖也惟君爾乃飲食醉飽者養老君之惠也無敢不醉飽榮君之命也爾乃可以飲食至于醉飽也聖人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父母慶用酒養老用酒祭祀用酒而祭祀以事神其道尤難苟非其人尤未易言故丕惟曰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云爲悉稽于中正之德而無放逸之邪始可以對于神明爾于斯庶幾能進饋祀以事神焉神祇享之爾乃可以自介而用燕樂也介副也言祭祀而祼獻者其正也祭畢而飲福燕毛者其副也明酒不爲燕飲設爾如此則信爲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元德永不忘在王宗矣○非以臣人之職盡于羞耆饋祀二事正以飲惟祀飲惟羞耆言其無彝酒爾謹酒如是則信爲王治事之臣以職業不曠而言也天亦順其元德以身心不放而言也謹酒而身心不放志氣清明德之所居福之所向故以元德賛之以天若許之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至克受殷之命文王之教上文所述是也邦君御事克用祀茲酒之教小子克用無彝酒之教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文王惩酒之教其大如此夫西土之臣用文王教其效既如此則妹土之臣用武王教豈不足以保有禄位哉○真氏曰夫有司之不湎酒于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商命爲職此之由何邪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沉酣以墜失天命則謹酒受命復何疑哉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至矧曰其敢崇飲

凡言我聞惟曰者我聞殷惟以敬畏而興我聞殷亦惟以荒腆而亡周受殷命衛居殷墟故舉殷代以酒興亡爲戒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于行也

天顯即天之明命畏天之明命而所行不敢少有違越則可謂迪畏天顯矣畏小民之難保而所行一不敢拂乎民心之公則可謂迪畏小民矣畏天命者鮮矣畏民畏天並言則又聖人之微旨也經德秉哲迪畏之實也經其德而不變所謂日新又新也制心刑事一有常功湯之處已如此此所以嚴其心之所自出而上不愧于天謹其心之所由施而下無失于民者也秉其哲而不惑所謂厥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也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湯之用人如此此所以天工無曠而上有所承民德式敷而下有所寄者也○自成湯至于帝乙咸王畏相則爲君

者同一敬畏之心惟御事棐有恭則爲臣者同一敬畏之心○成王顧經德言畏相顧秉哲言成王如太甲之克終允德太戊天命自度高宗恭默思道之類畏相如太甲之聽于伊尹高宗之學于甘盤納誨于傅說之類○君以論相爲職相以正君爲職求其正已而非求其適已取其可畏而非取其可愛則能畏相矣正君者以獻可替否爲享而不以趨和承意爲能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不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厥棐有恭矣○御事亦通指湯及後王而言如伊尹以不克堯舜其君爲恥傅說以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自任之類御事尹人皆相之別稱○眞氏曰此章乃一篇根本凡人敬則不縱欲縱欲則不敬殷之君臣既一于敬矣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之況荒敗于酒乎此正天理人欲相爲消長之幾學者宜深味之

越在外服至祗辟越者繼上君與御事而言也服事也內服外服內外治事之臣也侯甸男衛諸侯也邦伯諸侯之長也兩樣人庶尹至里居五樣人也百僚二字是內服五樣人之總冠蓋因御事是百僚之長上言御事故此言內服則斷自庶僚以下故以百僚字冠之對上御事而言也庶尹者官之正也亞者其

貳也惟服宗工謂服尊官之事者又其次也國中百姓謂賜族命氏之家里居謂不在其位而里居也此五樣皆內服之人不敢湎于酒通上在外在內有職無職而言不敢者有所畏畏心有息則有時而縱矣不暇者有所事所事既專則無暇于酒矣下因言所事之實曰惟欲助成王德之顯明及尹人之祗辟爾成王本上文成王而言祗辟本上文有恭而言言當時內外之臣同心以承君相之意而欲成其美有如此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至自速辜一縱酒則玩而不知畏天顯雖可畏酣飲則不暇顧小民雖可畏酣飲則不暇恤矣○祗保越怨不易越字訓于呂氏曰先王敬保其德後王敬保其怨愚按宋哲徽以青苗市易之法爲聖政而紹述之所謂祗保于怨不易者用燕喪威儀燕當爲燕褻之義方于喪威儀爲切○人莫不痛其將亡而受益荒腆于酒不思自息其逸逸字有二有安逸之逸有縱逸之逸此不自息者乃縱欲之逸也○蘇氏曰其心爲酒所使忿疾強狠不復畏死眞氏曰觀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水火可入白刃可蹈則受之情狀可知矣愚謂顛冥者無不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疾狠不待爲酒所使也不醉而怒曰㬎○惟說文心憂也雖及國滅無憂○弗惟明德之馨香祀以升聞于天惟有民之怨氣及羣酣于酒之腥穢聞于上而已○天降喪于殷無愛于殷惟逸之故非天不慈惟民自速罪爾民指商之君臣對上天而言皆民也

王曰予不惟若茲多誥至大監撫于時正義曰既陳殷之興言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而已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以水監但見已形以民監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故今殷紂無道墜失其天命我其可不大視以爲戒撫安天下于今時也

○邵文莊公曰物妍則妍物媸則媸是謂水監人得則德人失則怨是謂民監監妍媸於水監得失於民

○蔡澤說應侯曰監于水者見面之容監于人者知吉與凶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至矧汝剛制于酒劼用力也劼毖者力戒謹之使不湎于酒也殷獻臣殷之故家遺族所謂殷士膚敏者也首言之者人望所在故武王教康叔毖殷周公教成王治洛其大惇典殷獻民皆欲以是爲始也此文在侯甸男衛之上則凡殷之賢臣居于殷墟者皆是也侯甸男衛則康叔所統之諸侯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得劼毖之與文王誥庶邦同義既曰獻臣何待于劼毖蓋殷俗染溺已深恐賢者亦有所未免故教衆人自賢者始賢者化則人無不化矣自太史友以下則皆衛臣也教衛臣則自貴者始貴者化則人無不服矣太史內史皆曰友者文史之官君之所賓友也再舉獻臣則賢臣之在衛國者百僚大臣泛言之至于特舉其官則以其尤重耳下文有事有疇則宗工中之尤重者也爾事蓋即後世所謂賓師其禮重之尊于友而其事柄則初非居位執政者也如孟子之于齊正其事也賓師論道謂之服休可也又有服采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蓋賓師亦有時而受其事之托如孟子爲齊出弔于滕是也與服休皆在所事之列蓋就所事中又有此兩項之分耳若三卿則居位執政者也侯國之三卿名位通于天子列于六職是與康叔爲偶以任一國之政者也故謂之若疇與偶王語意相似非謂三卿之禮秩與康叔等也三卿不次者康叔初封以封圻爲急也自遠而近（自殷臣而侯國而本邦故云）自卑而尊（自友而事而匹而君身故云）歷以相況皆欲其劼毖況康叔之身又一方之所視效者可不剄制于酒乎曰劼毖曰剄制其嚴如此蓋酒雖細故玩而難遠不嚴則禁不絕不尤嚴

于已則令不行也○新安陳氏曰四矧字一節重于一節蓋所職愈重則所戒當愈嚴劼毖以上所戒勑在康叔則當防已之欲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孔氏曰其有告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佚失盡執拘以歸于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項氏曰酒誥曰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衆人止言待新民寬故勿殺待舊民嚴故殺之安國則曰尋當擇其罪大者殺之然後周公之訓爲可傳也按羣飲蓋紂之遺民所謂庶羣自酒腥聞于上者武王維新申之戒之後猶未肯變此所謂惟終自作不典不可不殺者也故武王有予其殺之言蘇氏葵氏不得其說而疑周法之已甚則謂其爲羣聚而謀爲大姦者不免增益于本文之所無夫經文惟曰羣飲爾使所指果在爲姦惡者聖人豈肯疑似其文以誤人乎○周禮司虣（音暴）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丘文莊公曰古之聖王豈以飲食之故戮人哉民不食五穀則死而酒之爲物無之不致傷生有之或以致疾而敗性蠹

之民嗜其味之甘忘其身之大不嚴則禁不絕故也
按以屬遊飲于市羣飲也市者姦之所容焉鬬訟所
興焉故司虣有官遊飲有禁羣飲不但周禁自漢以
來有之有因事而開禁者賜酺是也但武王之所指
者又以殷之遺慝而言非尋常之羣飲耳
又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
之廸謂蹈其舊俗非羣飲故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曰湎酒而不曰羣飲此其罪之所以殊耳如此說則
同一飲酒而臣民異法亦有難通者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

時同于殺有斯謂克有其教明享謂不失其祿教而
不從是亦怙終與凡民同故弗潔乃事是同于殺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辯別也辯
別其從教與否者也傳曰君必辯焉乃司有司也不
別諸臣之淑慝則民之湎酒不可禁矣
董氏鼎曰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
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
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冠婚賓客然曰
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
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寧不謂其太甚已

而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于後世何莫非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當明于妹邦家寫一通猶恐覆車之不戒也○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察非時飲者　謹酒使民節用酒　丘文莊公曰水溺人而酒有甚焉周設官以掌國之水禁而屬以幾酒謹酒也有以哉○抑周公作誥最初禁酒恐民傷德敗性慮至遠教至周也後若漢文帝戒爲酒醪以靡穀景帝以歲旱禁酤猶有古遺意然所謂不惟不敢亦不暇者已不復及至武帝榷酒酤則以利而已周公之法未能遽復漢文景不亦可乎○蘇氏曰自漢以來皆有酒禁而不能絕

周公獨何以能禁之曰周公無所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與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甲笞其子而責之學乙笞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王氏應麟曰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七族焉衛之封有六族焉唐之

封有九宗五正焉皆所以繫人心維國勢○按云以某達某者謂先得乎此之心而後可以通乎彼也魯君失民故不能制三家故達乎大家有道臣民愛戴政自行于大家矣不能其大夫國人何以事上故達乎天子有道一國順治情自孚於天子矣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至戕敗人宥師師官師之長三卿也尹官正也旅衆有司也予罔厲殺人者予之志不在于傷殺人也徂往也敬敬民也勞如勞之來之之勞君以身帥先敬勞其民則三卿以下皆往而敬勞矣罪人所過曰歷今法所謂知情藏匿是也戕敗傷人肢體耳目者漢律所謂疻音尺也漢薛宣傳註以杖手歐擊之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瘡瘢者律謂疻痏師古曰疻音侈此言察獄之事君盡心而宥其所當宥者則臣亦效之○官師官各有長如太史爲史官之長太僕爲羣僕之長所屬之卿則又衆長之長故曰師師孔氏蔡氏說皆不明

王啓監厥亂爲民至監罔攸辟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牧州牧監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觀此曰王啓監又曰自古王若茲則監之名不始于周矣孔氏曰康叔監殷民正義曰鄭以爲連屬之監王制云五國爲屬十國爲連則爲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爲牧而所戒爲居殷墟

化紂餘民不主于牧明監即國君監一國不言監一州也按武王克殷于其故地立監有二管蔡霍監于武庚之國康叔別封于衛監其餘民亦謂之監故武王本先王立監之意而告之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爲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葢曰無相戕殺其民無相虐害其民哀矜至于人之寡弱者亦使不失所聯屬至於婦之窮獨者亦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以容蓄之可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敬勞不倦引掖斯民于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如此其無所事乎刑

辟以戕虐人可也○至于二字謂加恩到此也寡者人之所忽而至于敬寡婦者惠所難徧而至於屬婦保合一國之民率由是心以容蓄之單言婦則是窮獨可知屬云者無依者使之有依也○民不能自生自養自致于安爲之引者邦君御事之責也引字中有事在言此者見侯職有所重王室之責成有所在而不可徒事乎刑也

惟曰若稽田至惟其塗丹雘稽治也敷菑廣去草也陳列修治疆畔也傳曰如農之有畔畎通水溝也卑曰垣高曰墉塗泥飾也塈仰塗也茨苫也梓良材可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器者木素曰樸雕采色之名有青有朱塗以漆丹
以朱蔡氏曰敷菑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
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爲也疆畝堅茨丹雘則望康叔
以成終云爾接除惡立國制度皆就衛國言成終各
有其事非指上文之事也疆畝
今王惟曰先王旣勤用明德至庶邦丕享此以下人
臣進戒之辭與前不相蒙音義曰夾音協近也正義
曰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易曰地上有水
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取象于比之意欲其情義
足以相維繫而不散也所謂懷爲夾作兄弟方來者

也先王用何道曰明德而已比之九五曰顯比言顯
明其比道如接之以禮待之以誠上以德而顯比于
下下亦以德而親比于上修其職貢方方而來孰敢
有貳者哉周德衰而比道不光昭王見侮于南國穆
王之世荒服不至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而諸侯不來
故諸侯之向背卜王室之盛衰王室之盛衰視吾德
之修否而已后式典集庶邦丕享有周大臣皆其全
盛之時而豫以進戒其見遠矣哉○先王之懷諸侯
諸侯之享于王皆曰用明德者先王只是修德勤政
待諸侯以禮朝聘以時一明德以撫御而諸侯自然

服從非有他道也曰勤用者見其孜孜不怠之意諸侯亦只是謹侯度事王室以誠奉職貢無懈一明德以爲享而上下自然交親亦非有他道也曰既用者見其無間之意后後王也后卽是君字非先後之后典卽先王懷諸侯之事式典集卽所謂用明德懷爲爽也庶邦丕享謂作兄弟方來亦如先王之時矣

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朱子曰是一句

肆王惟德用至用懌先王受命要看他三用字見其無他道也○皇天以中國民人疆土全付于先王爲先王能安養教導之不負其所付也今先王旣徃而付于之重又在王矣王當何以慰先王在天之靈哉亦惟用德和懌先後乎迷民勿使失性而已謂之迷民見其因無君師教導繆其所趨非所當忿疾也當用德和懌之謂以禮義和融悅樂其心使之慕于善而不能已或先之以啓其悟或後之以救其成如是而民有終于迷者乎夫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者先王之志也王能如此則先王受命者懌矣○先後字因迷民而生正義曰若詩曰予曰有先後謂于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于後化成之○陳了翁謂先迷民者紂之民後迷民者武庚之民此亦一說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已乎王其監省于茲臣所祈于王惟曰欲自今至于萬年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而已此一段辭意懇惻三復之有言外不盡之餘意恐是召公之言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學南昌彭燧覆對

尚書日記卷之十二

金壇王樵著　門人平陽蔡喜校

召誥（附定殷作洛年月日錯）

成王三年三監武庚叛命周公東征誅武庚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隣降霍叔于庶人封微子于宋

成王初即位周公攝政三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其秋王感天變迎周公歸三監武庚遂叛詳見金縢是時奄與淮夷徐戎皆叛（奄淮夷與三監同叛見大誥魯征淮夷徐戎當在此時蔡氏以爲在再叛時）

四年東伐淮夷遂踐奄王來自奄遷殷民于洛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多士篇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
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七年二月乙未王自周至于豐以宅洛告廟
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十六日庚
寅望　十七日辛卯　十八日壬辰　十九日
癸巳　二十日甲午　二十一日乙未　二十
二日丙申　二十三日丁酉　二十四日戊戌
二十五日己亥　二十六日庚子　二十七日
辛丑　二十八日壬寅　二十九日癸卯
三月太保相宅○周公至洛

漢志云三月甲辰朔按此則前月小盡　二日乙巳　三
日丙午朏　四日丁未　五日戊申太保朝至
洛　六日己酉　七日庚戌攻位　八日辛亥
九日壬子　十日癸丑　十一日甲寅位成
十二日乙卯周公至洛洛誥曰予惟乙卯朝
至于洛師我卜（周公遣使者告卜在此時）　十三日丙午不
言事將有事于郊社而齋戒也　十四日丁巳
郊　十五日戊午社　十六日己未四方和會
周公咸勤　二十一日甲子書命殷庶
召公作誥旅王若公

十有二月王在新邑烝于文武命周公其後
八年三月周公初于新邑告商多士
命蔡仲
奄與淮夷又叛滅奄歸告四國多方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步
輦行也說見武成鎬京去豐不遠故每用輦行周家
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
武王[illegible]于鎬[illegible]氏歸日衆地不能容故也王雖
在鎬而宗廟不徙故凡有大事皆至豐告焉　本朝
南京太廟似仍當存蓋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

孔氏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戊
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
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正義曰洛誥云周
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
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
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
二月也望者于月之半日當日衝光照月光圓滿相
望故名望也治曆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
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必以朏紀
之亦與武成先紀旁死魄例同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至厥既得卜則經營周召二公同受營洛之命于豐而召公先行越若翌日乙卯自豐而來也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至洛卜宅者卜其地之吉卽所謂澗水東瀍水西又瀍水東是也得卜是已得其地卽所謂惟洛食者也卜以戊申而周公至以乙卯乃云我卜者二公同心同謀召公之卜卽周公之卜也俾來以圖及獻卜卽獻此戊申之卜也或言乙卯日周公再卜者非厥既得卜則經營觀此句則決無再卜之事矣若容再卜則召公不待周公之至而卽經營不爲匆遽召公已經營而周公

又卜不爲繁複乎○既得其地則規度其某處爲郊某處爲郊社宗廟朝市民廛此所謂經營也經營乃經始之事詩云經之營之庶民攻之經營定繞攻之故三日庚戌始以版築攻位也

越三日庚戌至甲寅位成位成基趾成也是時四方民未集而殷民已遷在洛故就役之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蓋達觀之後卽遣使獻圖及卜圖卽新邑營之圖也

越三日丁巳至羊一豕一此蓋卽洛邑新立之郊社以告作洛于天地不告廟者在豐已告也時洛邑宗

廟未成故至十二月始烝祭宗廟也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郊社大事周公以人臣行之可乎蓋因事祭告奉王冊命以行事非常祭之比也○孔氏曰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故牛二○正義曰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使知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牛二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按秦誓篇蔡氏云郊祭天社祭地至此又曰郊祭天地故用二牛前後不合○漢儒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氏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宮龍后稷配食是鄭玄之所依按社者土地之神稷者五穀之神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王者立社稷爲天下求福報功句龍后稷皆人鬼以句龍有平水土之功故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故配稷祀之注正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卽祀以爲社爲稷也○正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左氏稱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本與孳爲祝融等皆以五行之官死配五行之神武王告于皇天后土本不當引此爲說不然是共工氏之子而與皇天並尊矣武成孔氏注云后土社也以后土

爲地社卽祭地却是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張子曰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此二語最分明以此知天地不合祭亦別無北郊以祭地也○惟天子祭天地有郊有大社是也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立社曰置社各以所主而祭○正義曰禮廟成則釁之此其釁之禮與廟有土木之功故郊社先成而釁之○己未至癸亥五日不言事將用書命此五日中必會集臣庶計丈數揣高卑等役書一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洛誥脫簡之在康誥者曰三月哉生魄卽是三月十六日己未四方和會周公咸[illegible]皆在此時至甲子用書命卽洪大誥治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孔氏曰于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卽州牧也按庶殷殷民也侯甸男邦諸侯也孔說誤下正義同○正義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畧耳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所役之處使知得地之丈尺也○王氏曰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厥既命庶庶殷丕作言趨事也言庶殷則諸侯可知殷民若未易使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恍以使民可知○林氏曰召公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位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距甲子十日而丕作周召之規模其敏如此總而計之自成王至豐距甲子凡一月爾萬年之業成于一月之間此豈後世可及○周召二公相繼以終事卜宅經營攻位位成者召公也觀營祭告命殷殷作者周公也位者定其作之規模作者成其位之功績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至越自乃御事庶邦冢君諸侯會于洛者洛邑成而獻幣所以爲禮且致慶也周公將歸召公因以陳戒于王旅陳也陳王及公兼幣與語而意但語邊重其辭曰陳王及公而其意欲因公以達之王也對周公言之則其辭不得不如此爾詰告庶殷蓋殷民雖遷而向化之心未純當有告教以開導之然其根本則在王身故曰自乃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此召公旅王及公之大旨也實管攝一篇之意篇
中王先服殷御事與讐民百君子保受威命明德即
詰告庶殷之意敬德即自乃御事之意敬德誠民祈
天永命何莫不自乃御事哉御事或以稱大臣或以
稱天子猶漢人稱朝廷爲縣官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至曷其奈何不敬六明詩
曰天位殷適（音的）俾不挾四方言紂所居之事則天位
所傳之正則殷嫡旦失道雖欲挾四方而有之有
所不能此與召誥同意殷嫡即元子也天位即大邦
也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其

命之不常如此故今王受命固有無疆之美亦有無
疆之憂所以美者以嗣爲元子撫有大國也所以憂
者以此美一旦或改而之他也無疆是言其大非言
其久惟恤即在惟美之中所以然者以敬則得之不
敬則失之爾故復嘆息而曰曷其奈何弗敬曰奈何
又曰曷其深言不可以不敬也朱子曰此數句一篇
之大旨也下文反覆推衍此意爾敬字重看實一篇
之要領其原自皇天無親克敬惟親來蔡氏謂敬則
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舍不違乎天可謂得其
旨矣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至王其疾敬德孔氏曰言天已遠終商命此商多先哲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正義曰遐終者言其一去不復返也○方殷之未亡即今日之休也而厥命遐終于滅德之紂茲殷多先哲王在天不能下爲其子孫之庇紂以暴其民甚而自亡我文武以勉德而受眷命此見天命之不常而無疆之憂乃在于方休之日知憂其憂而疾敬其德則休可常保不然天命已改而不知猶謂我生不有命在天紂即不敬德之明監也至是紂雖欲悔過而已後矣敬德豈可以不疾乎○袁氏曰疾敬德者更無等待遲疑只今便下手○按後王惟謂祖宗可恃則謂今日躭樂未害而不能疾敬其德故召公極言以殷先哲王之多累世基業之厚宜若未易動而紂一失道大命遂一去而不復返可見天命無常而祖宗不可恃故王當疾敬其德益監于亾殷自凝新命正在此時少緩則後矣所謂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惟見之蚤則戒愼恒先于事敬德豈容于不疾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既

言商事又並舉夏商言之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夏
嘗如今日之休矣今時既墜厥命天廸格保面稽天
若商嘗如今日之休矣今時既墜厥命祖考之休難
爲後世憑藉如此則疾敬其德王亦自求所以面稽
于天者可也○天廸謂啓廸其德從子保謂禹傳子
天卽從其子而保之格保謂格正夏命然太甲克終
允德則亦從子保也吁從子保者天也改厥元子者
亦天也孰謂天與祖宗可恃哉○禹湯受命皆天啓
故並言天廸但堯舜傳賢之後傳子自禹始革命自
湯始故于禹言從子保于湯言格保皆以前此所未

有也而聖人所爲卽天心所順其無間乃如此面稽
天若非召公洞見天人之際不能言也
今帝子嗣則無遺耆至稽謀自天幼冲之主于老
成之臣雖日在左右嚴之而弗親則無從而受其益
無遺者親之之謂也老成之益言其能稽我古人之
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
也與亡之鑑莫備于古人之德而吉凶之理莫嚴于
天非與古人同其用心者不能知古人之德非踐履
至到心與天通者不能稽謀自天壽耆之臣閱歷諳
練之久其于古人之德論其世知其人如身在其時

由其得戒其失如事在手已冲子于是資焉則于往事有所監而可以不繆于是非得失之塗矣德之在于古者遡于既往而易見理之在于天者隱於未形而難知格人之智配于元龜其于天也一發謀一出慮皆若而考敬順而無違斷然必如是而不爽冲子是資焉則于來事有所決而可以不迷于吉凶悔之故矣成湯之聖先民時若況冲子乎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至用顧畏于民嵒元子哉見休之意然不可知其休而不知其恤也故其大能于小民今休誠者得民心之和也今休者眷命用懋乃前人之休爾治化惟新導迎和氣斯王今日之休也王當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嵒不敢後所謂疾敬德也民嵒者天命之得失恒于斯國祚之脩短恒于斯故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爲人上者知莫險于民則不敢後于敬德以誠其民矣

王來紹上帝至治民今休洛邑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宅洛之意蓋爲此旦周公名也君前臣名舉周公之言以證自服土中之意紹上帝言繼天出治周召二公之意以洛邑成而王當親政故言自服于土中配皇天卽紹上帝之意祗祀上

下自時中乂卽自服于土中之事也中乂謂自中而布治于四方也○上就元子言而勉其誠小民以凝今日之休疾敬德以爲誠民之本此就宅洛言而上節之所期者正將于新邑初政卜之也紹上帝卽元子之意自服土中卽丕能誠小民之意曰自服者王今親政非復如昔者仰成大臣而已舉旦之言以見期望之同遂言王當終有天之成命而治民今休矣周至文武天命已成此言王當終有成命者王必自求所以面稽于天者而後可謂之成命也天有成命斯誠民之至而信爲今日之休也此今休字與上相

應上期之之辭也此央之之辭也

王先服殷御事至惟日其邁此與下條乃自服之要領宅洛以化殷爲重故特言之化殷以服其御事爲先殷之御事素以貫得民以族得民殷人之所視而從也周公言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則周御事之賢可知以殷御事親近副貳周之百工率與共事朝夕薰陶以節其性性性如性者之欲也之性節如好惡無節之節性本有節性爲習染所壞是以流而忘反與正人居事有所觀意有所制習染之非不得不止好惡之節如水得防日進于善而不能自已此正人夾習

之功也以人治人此轉移殷俗之妙機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又言治人以身爲本蔡氏曰所猶所其無逸之所按所處所也此說出于呂氏人頗嫌其新巧然理苟是則何新巧之有經傳言敬處每有此意如云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在宮在廟不同所矣而心之敬則一又如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出門承事不同所矣而心之敬則一又如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居處執事與人不同所矣而恭敬忠之心則一以此觀之敬作所之義可識矣○敬則此心收斂于天理之中性之所發亦不待於節之而無不節矣纔一不敬其德則心入于非幾身陷于非道而可以不敬其德邪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此承上不可不敬德而又以夏商興亡之故重發不可不敬之意二不可字即因上不可字而翻之也大抵此篇以敬德誠民永命爲主而以夏商之興亡及復申戒相古先民一節兩言今時既墜厥命此節兩

言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正相應處天之長短人
國祚非人意可以測度其灼然可知者惟不敬厥德
乃早墜厥命爾天何心哉惟德是輔使禹湯或不敬
其德則禹湯亦墜厥命矣天眷豈但子孫不足恃而
已乎

今王嗣受厥命至王乃初服嗣受厥命因夏殷而言
天命不常有墜有興不過自彼而移之此爾文武受
之今王則嗣受之矣孰不以爲藉文祖之耿光承寧
考之休烈而我則謂亦惟即夏之所傳于商商之所
[illegible]然非一家之器也故不可不嗣其有
功者有功謂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嗣禹之功方謂之
能監于有夏嗣湯之功方謂之能監于有殷況王之
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尤當乘此一初之機而
疾敬其德以祈天永命爲周家有功之君也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至知今我初服又更端
嘆息深明謹初之意以生子喻之凡人之生子其明
智其壽考皆定于初講學則明愛身則壽今王受命
之始亦猶子之初生兒肇卜新大邑而居之是又一
初也天之命以吉凶命以歷年皆不可知所
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所謂自貽哲

命而吉與歷年苟不敬德則命以凶而蚤墜厥命矣可不謹乎○孔氏曰子之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自貽智命無不在其初爲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制命惟人所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不敬德則愚凶不長○呂氏曰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來也○林氏曰天以正性命人初無智愚之別所以有智愚者于已取之而已下愚爲自暴自棄則上智豈非自貽乎

宅新邑至祈天永命宅新邑所謂初服也上言知今我初服見哲命吉凶歷年皆未定惟視初服何如故此遂勉其疾于敬德而用是以祈天永命祈天永命卽吉與歷年也曰德之用見無他道也疾云者正在此時緩則後矣○真氏曰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今曰祈天永命何哉蓋一于用德乃不祈之祈也○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是一句用猶以也此曰用德祈天永命下云以小民受天永命德之用小民之以蓋皆言無他道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至越王顯兩其惟字相對意實相承謂王不可專以刑齊民惟以德順導之則有功使王德果超乎天下之上則人皆觀感而化

矣何俟於刑哉○德首出庶物則非桑之小民化爲用德之小民矣正所謂若有功也何以殄戮爲哉○非桑之過民之無知也殄戮之敢君則不已甚乎是謂強驅之無功也民之爲民也順導之則有功其惟王高天下以德則服天下以心民皆儀而刑之徧爲爾德矣于王豈不顯乎

上下勤恤至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上指王下指羣臣恤卽所謂無疆之恤也欲君臣同心勤勞以憂其憂其曰者同以是爲期也夏有桀而歲終四百夏之歷年不遇桀未亡也商有受而祀終六百商之歷年不遇受未亡也使周之嗣王皆嗣德則歷年又豈可以夏商已往者爲斷哉故欲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謂兼之也年所之多歷如此斯可言永命矣而豈求之于他哉欲王以小民受此于天而已命在天于小民乎何預天無心以民爲心得乎丘民則得乎天矣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而永命卽所謂歷年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至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蔡氏曰讐民殷之頑民與三監武庚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

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奉幣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按保受王威命明德如咸勤詰治而使之和會丕作于前申命毖戒而使之化訓柔服于後此則受命營洛大臣之責故召公以之自任至于終有成命以顯于後世此則在王而不在我故曰我非敢勤言我非敢曰與有勤焉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敬德者王之所以能祈天永命者也自服土中則王之時自貽哲命則王之事故惟王能之而非他人之所能與我于王毖祀之時惟恭奉幣以供王之

必能乎此而已○保受威命明德我非敢以此爲足以效勞于王惟以祈天之實在王我于毖祀之時惟恭奉幣以助王休享期于終有感格之實而已王之所以能祈天永命者在平日所脩所謂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而召公以奉幣爲言何也祀于新邑又對越之始其感通在王其奉幣以將其誠敬在我蓋召公謙言以歸重于王也舊說我非敢勤指永命說夫永命之事所當上下勤恤而又曰我非敢勤可乎○王末有成命末有者終有成效不虛諸願望之意

蔡氏總括一篇之意謂其拳拳于歷年之久近反覆

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誡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誡小民之本此數語可謂盡之三代而下正由不知祈天之本在民得民之本在德此古今所以相遠也諸誥多出史臣所脩非盡當時本語惟此篇首尾渾全詞意反覆老臣愛君深長之慮經練世故切至之計藹然可得于言外蓋旅王若公當時之本書而史氏傳之者也程子曰知天命者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爲差互天命不可易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聖賢皆此道也愚謂此召誥所以爲至理微言而非漢人以下所可與語者也知脩德之至常人可至于聖賢則爲國而祈天永命是蓋一理也故自貽哲命則命哲命吉命歷年亦一而已非既有昏明之命又有厚薄短長之命也人以孔顏之未得其報而疑之乃程子所謂以淺狹之見求之者也若以古今大觀則得其常者多不得其常者少譬之寒暑有常時或有愆而未有不反其常者也

洛誥

召洛二誥作洛之始終也召誥記其始事與召公陳戒之辭故名曰召誥以經始之者召公也洛誥記其終事與周公遣使告卜與王往復之辭及留後治洛之事故名曰洛誥以周公之事以洛爲重也○篇首惟三月至大誥治二十八字舊脫簡在康誥今正之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至乃洪大誥治營洛自周始故曰初基洛在鎬京東故曰東國洛洛居天下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男下獨有邦字以五服男居其中以該上下周九服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此會于洛者惟內五服也庶邦之百工播布民和率與趨事並見而即事于周言百工之勤也周公咸勤以召誥攷之已未至癸亥五日不言事所謂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糗糧則周公咸勤之事也甲子書命即洪大誥治也誥治即書命下文遣使告卜又在乙卯達觀之後甲子書命之前與此不相蒙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介甫曰先儒以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以書攷之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已未嘗代王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辟何復之有按此介甫說書有功處○明辟期之也下云其基作民明辟後云亂爲四方新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至作民明辟作洛爲自時中乂以承天眷故于其始造謂之基命于其有成謂之定命命天命也即所謂天休也言王幼冲如不敢及知此事故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爲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

予惟乙卯至伻來以圖及獻卜乙卯即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洛都也周公至以乙卯而卜不在乙卯此但據已至乃獻卜追述卜事故云然也先卜河朔

黎水者殷民重遷以河朔爲便故先卜之不吉乃改卜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故云食也伻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袁氏曰黎水者河朔則知澗瀍皆河南○呂氏曰意在近地者[illegible]氏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並列二說以聽命[illegible]天而已卜黎于先者先人後已之心也黎既不吉[illegible]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之心自天心也無間故[illegible]○鄭氏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城下都皆在河之南洛之北距洛近而距河遠下都尤近洛水故曰洛陽西漢爲洛陽縣而河南郡治焉東漢魏晉後魏皆爲帝都而王城累代但爲河南縣至隋大業中遷都城于河南并遷洛陽縣于都城中唐宋因之而洛陽舊縣遂廢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至誨言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按上文周公以爲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故此成王答以此乃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故來相宅以作周匹休蓋公歸重于王而王又歸重于公也匹休者鎬京興王之地既休矣作洛以宅中圖治爲匹其休也蔡傳匹休只是對答之義敬以心言匹以事言休皆指天眷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當吉者也貞當也既得吉則公敬天之休作周匹休之[illegible]遂矣是不特我當其吉而公亦當其吉也自今以始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乎始之相宅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答其基命之語繼之定宅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答其定命之語萬億年敬天之休謂永于此而承天眷也曰公其以予者歸重于公也誨言孔氏以爲求誨言蔡氏以爲謝告卜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此下周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告成王宅洛之事也自此至無遠用戾乃洛邑既成
周公自洛歸㠯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及欲還政
退老之辭也觀召誥出取幣旅王若公則公之歸㠯
明矣○肇始也庶事之始非今始之始也啟盛也與
五年再啟祭之啟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定都
之初首舉盛禮祀享神祇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
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新都始建王所遊之告
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往永
奠中土祈鴻休也經文正意只是如此其格君心萃
天下之道莫要于此乃呂氏推說○臨洛新都之始

齋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
不準祭祀之義在君者如此故爲格君心之要助祭
諸侯下逮胞胥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
離祭祀之義在羣下者如此故爲萃天下之要
予齊百工至庶有事齊乃整勑之意非遴選之謂從
王于周從王往新邑也予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予
惟誥之曰庶有事乎有事事在下即記功教工及嚮
就有僚等事也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
下文今王即命曰以下即是教成王以如此施行也
新邑之治所資者臣庶于既往所以勸于將來故記

功宗示功載乃教工之第一義如此乃可以若夔撫事如予而以在周工嚮就有僚立精明之治功成渾厚之治體皆在斯舉矣周工即所齊之百工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至叙弗其絶即命命百工也教成王發命曰記録功臣之宗勳勞之最大者以功作元祀凡功臣祭于大烝而爲功之宗者居其冠故謂之元祀論功莫先于宗言宗則凡功可推矣報功莫重于祀言祀則凡慶賞可推矣既發命以報其功惟申命以勉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者當益厚輔王室可也丕視功載者大示記功之載籍也乃汝其悉自教工者謂所加而當則人莫不勸是人人勸功繫此舉以風示之非悉自教之而何朋謂私所好而不公也言百工視效如此孺子其可私所好而不公乎一或私所好而不公則其弊不可勝救矣王安石配享而宋政亂小人假紹述以濟其私豈不真若火始燄燄而終至不可絶乎○從祀大烝乃後日事而功次定于生前蓋當時之制漢高帝定元功十八侯位次猶此意與○周公攝政此等大事蓋不敢專而有待于成王之親政故今語王以宅洛所當行而首及之祀禮之後此爲新政之首

厥若舜及撫事如予至汝永有辭孔氏曰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爲惟以在周之百官徃行政化于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譽于後世○正義曰考古依法爲順常道號令治民爲撫國事周公大聖動成軌則如我所爲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爲也此時在西都戒王故云徃行政化于新邑○按若舜以常所持循而言撫事以臨事聽斷而言成王親政周公欲其如予以若舜舉動可以無愆如予以撫事則聽斷可以無失既示之以身又欲不改其臣惟以在周工徃新邑在周工乃周公之所擇任者使各嚮就有僚謂于新邑各就其故列以效職也非明作無以有功非惇大不能成裕然四字只一直意欲其如此也新邑之治如此則汝永有辭而有無窮之聞矣○仲嚮當依孔氏說蔡氏謂使百工知上意嚮似近于整明作作當爲振起之意孔氏之訓未是○易泰卦九二曰包荒用馮河謂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必有包容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審弊革事理而人安之又須當幾而能斷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此二句非相悖程子謂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

乃聖賢之爲也後之君若漢文帝寬仁長者至于朝廷之間耻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于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此二者宣帝近于明作有功文帝近于惇大成裕氣象可謂似之然文帝用黃老宣帝用申韓又豈足以知先王之明作惇大哉○周公此二語爲萬古之法程少墮一偏未有無弊者宋仁宗甚似漢文帝養成一代忠厚之風韓范富公當時柄用皆欲有爲而不果神宗有志振起而任王安石行新法宋室自此多事少偏卽爲弊蓋百世可知也

公曰已汝冲子惟終此上詳于記功教工內治之事此下言紘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至惟事其爽侮王者之統御諸侯必先識其向背所以識其向背非用智而任術也敬而已敬則是心常存無憎愛之私故能識百辟誠于享上者亦識其不誠于享上者享不在幣而在于禮禮者恭敬以爲本而節文以將之是也幣有餘而禮不足惟曰不享如儲子得之平陸而不來見是無敬賢之實而謂可以幣交也故孟子引書而釋之曰爲其不成享也○新邑既成自此以會諸侯受其朝享

故語以當識其有享有不享者此惟克敬者能之所謂享者不在物而在禮觀春秋諸侯事覇主但供其求而覇主亦不計其心之誠不誠也此王覇之分也周公以爲百辟雖來而心不享此王之所當察而躬自省者也不待不朝而後見也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以周中世諸侯唐中世藩鎮證之無一不驗也○曰不役志于享則外猶享也而慢上之心已效于下僭侮之端已形于外此知幾者所早見也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至無遠用戾孔氏曰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按說文頒分也周公嘗不暇于先今成王親政而繼行之是分其所不暇也所不暇者何即下文所謂棐民彝是也棐民彝兼教養而言即井田學校諸事天下惟此二事爲大以聖人爲之常若不及也觀六典所載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除君身外無非爲斯民恒産恒心之計則周公之汲汲不暇亦可想矣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此二句義互相足有事有言事則有施行次第欲王繼之言則平日所陳于王欲王行之昔乃正父作君師于天下惟于是道是崇所謂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是也我惟篤之不忘叙之不紊故天下不廢我命今王篤敘乃正

父罔不若予則天下不廢乃命矣裕之一字聖人教養之道因利而利不強而民勸因性而導不迫而民從衣食足禮義興皆所以裕之也頌字依說文之訓爲是若作爲已頒布所不暇則非告君之體且字亦欠雅

王曰公明保予冲子至咸秩無文成王答公言公明輔我冲子公所稱舉以誨我者皆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先烈答天眷安民生舉祀典定宗禮備舉公誨不敢畧者蓋一一領契之意公于冲子言則欲行之也冲子于公動則必資之也故凡公之誨皆還賴公明保而以予如此○和者使不乖也恒者使有常也居師安宅其衆也此答彼裕我民之語宗功宗將大也此述記功宗之語咸秩無文述肇稱殷禮之語惟公德明光于上下至予冲子夙夜毖祀此因公有明農之語極稱其功德爲朝廷所倚重未可以言去之意此留是在鎬京留留其去下文留是在洛邑留留之治洛也明光勤施自公言之作自四方言之旁無方所也公之德不可形容自四方之人興起于公之德者皆穆穆和敬則在公者可想矣明光于上下是豎說勤施于四方是橫說制禮作樂以納天下于中正和順之域即公德明光勤施之實也天下皆由

于公之禮樂是即旁作穆穆迓衡也迓迎也有方進意衡平也天下皆在周公光宅之中天下皆嚮周公日新之化故曰迓衡文武勤教即所謂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者文武既沒得周公而繼續光明之不迷失于天下也公德如此予小子夙夜毖祀而已天下之事方仰成于公公可以言去哉

王曰公功棐廸篤罔不若時又言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周公位冢宰則有輔佐之功兼師保則有啓廸之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此下成王留

補

周公治洛也味退之一字則王時進在洛可知就君于周周鎬京也○蔡氏謂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今考經文初曰自服于土中曰宅新邑而後止曰來相宅而已是有此意但成王不果遷之意必嘗與周召議之已定然後命公留後而經不許矣及觀漢地理志謂宗周與洛邑通封畿乃知都洛者必以關中為根本營洛之初意亦未必舍鎬京也觀曰作周匹休是二都並建非至後代而始有矣四方廸亂至亂為四載廸將其後指治洛之事成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去而欲周公于後啓而大之也監我士師工即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之意公前以勉王而今王以不果居洛而以此任屬公焉欲公留鎮使治洛者有所視法也○畢命言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既歷三紀世變而風始移殷民之難化如此使非周公留鎮監我師工則慎始之政誠有未易言者○四輔引漢三輔爲證不知周制然否又洛邑而謂之四輔何居○或曰主鎬京而言曲岐豐皆先王之舊都與洛爲四輔

王曰公定予往已至四方其世享此王與公決而歸之言也此前必有公答王之語猶未肯決爲王留故王言公定定止也予往已公勿復辭公功肅將祗歡正見當留意肅將順政教于外也祗歡懷敬愛于中也人心于公如此公留則王室安公去則天下疑非困我哉我惟無怠于安民之事公留而勿替所以儀刑我臣工者則四方得以世享公之德于無窮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至弘朕恭拜手稽首當句絕孔氏曰拜而後言許王留正義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爲去以留爲來王于文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周公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之爾○按拜是受命之禮王曰誕保文武受民故周公曰承保亦自任之意曰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辭繁而不殺者見其所承之重也弘朕恭欲展其事上之敬意在下文下兩節一以治洛之事自效卽所以成王卽所謂弘朕恭也一以治洛之事自效卽所謂承保也○惟此洛邑之民文祖誕膺天命爲受民之始光烈考武王永清四海爲受民之終所以保之者不無待于後人之承也而王以命予予以來此洛而豈徒哉承保文祖之受民使其德之所未洽者于是而大行越乃光烈考武王使其功之所未被者于是而有終此周公許王留而自任意也又云弘朕恭者卽誥告庶殷自乃御事之意似不必引證孟子孟子在周公後周公此時何嘗曰大我責難之恭也

孺子來相宅至惟王有成績因其來而不果居故止曰相宅周公以治洛之本在王故以事之在王者言之典者文武之所講畫咸以正而罔缺者也大惇典則法必監于先王而無不舉之政敷獻民前代之舊臣世家能知其善政而守其遺風者也大惇獻欲王盡簡而用之則材不棄于異代而習其故事知其土俗以治其民又易入者此二者治之要也治爲四方

新辟卽作民明辟之意君德莫大于恭伊尹曰接下思恭孟子曰賢君必恭儉禮下作周恭先者以恭而倡後王也漢帝之謚常冠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欲以孝相傳也亦恭先之意下因言予將何以爲王期哉亦惟曰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三句相連蓋中乂則咸休咸休則成績也成王旣不果居洛而猶曰自時中乂者因朝會而出政令不必王之常居于斯而後謂之中乂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至乃單文祖德多子衆卿大夫也大夫皆稱子篤前人成烈前人成烈卽咸和大定是

也周公何以篤之卽誕保受民化讐民爲友民是也此句最重下四句皆本此答其師答文武之民也孚信也臣道莫大于信以此許于君而能踐之以此爲天下所仰望而能副之斯可以言信矣作周孚先者周公欲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成王也刑儀刑也儀刑四方固在王身導迪彝教以成之者公也單文祖之德單盡也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于天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文王之德至是而始爲單盡也成烈以事功言篤者繼有所事之謂內有工夫文祖德以風化言單之者無所不被也是自然無

工夫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伻來毖殷至拜手稽首休享上文成王留公公爲許留皆在洛時語既而成王還歸鎬京遣使來洛誥毖殷民因命寧公寧者慰問公安乎以公初離鎬居洛恐有未習故來安之敬愛公之至也于是使者且歸公述其事及已祭告陳勸之辭以授使者歸達之王也秬黑黍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釀爲酒名秬鬯以其調鬯也尊以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未祭則秬鬯盛于卣及祭則鬱鬯實于彝明潔禋敬也言致其明禋拜手稽首以休享于公也鬱鬱金香草煑以和酒者

不和鬱單謂之秬鬯和鬱始謂之鬱鬯經文但言秬鬯蓋臨祭以灌始和鬱蔡傳云鬯鬱金香草誤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周公不敢當成王之禮則以禋于文武爲成王禱焉

惠篤敘至殷乃引考此祭之祝辭惠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彊無有遘罹自疾福及子孫萬年厭于乃德無不惠順福及殷人亦乃引考引考猶言壽考也子孫黎民之福亦王之福故曰皆爲王禱也

王伻殷至其永觀朕于懷德承聽受也敘教條次第也言王當使殷人聽受教條次第于萬年其永觀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我子之德懷念之而不能忘也蓋布此教條次第雖
我誕保者之責然王必有所以使之聽受而不違者
其永觀視王而懷念其德可爾亦詰告庶殷越自乃
御事之意○此是一句書意謂使無德可觀法可繫
念則雖有教條次第不能使之聽受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至王入太室祼此史臣記成
王在洛之事也戊辰十二月之日也烝祭歲者猶云
烝祭以脩歲事也因歲事之常告文武以周公留洛
之事盛其禮而用特牲騂赤色冊告神之冊書逸史
逸也讀冊告神謂之祝逸祝冊者使史逸讀冊書也
古者褒賞功德必于祭日示不專也王賓助祭諸侯
也諸侯以王殺牲禮祭祖廟故皆至也太室清廟中
央室也祼灌也以圭瓚酌鬱鬯灌地以降神也傳中
秬鬯當作鬱鬯說見前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
殺在祼後此經先言殺後言祼者殺禮成格表敬重
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
爾周人尚臭祭禮以祼爲重故言王祼其命周公乃
是祭之將末非祼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云祭之
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面所命者北面史由
君右執策命之

王命周公後至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冊者告周公之策命也逸誥卽所謂史由君右執策命之也在十有二月明戊辰爲十二月之日也惟七年明上文皆爲七年事也詳見召誥年月日譜○成王烝祭其日則戊辰其月則十二月其年則成王之七年作洛還政皆在此年此史家倒記之法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句惟七年句吳氏不知古史之體乃云周公留洛凡七年而薨未見何據乃臆說也○逸書亳姑之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孔謂欲葬成周者公以已所營示終始念之成王葬之于畢者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孔穎達謂周公旣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爲太師令言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豐如伊尹之告歸也然則周公留後于洛不知幾年又曾告老在豐其非薨于治洛明矣亳姑在周官之後蔡陳之前

多士

正義曰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知是殷之士大夫○先哲王之多子孫之盛無如殷者其麗不億後之庸敏而裸將于京者卽昔之不服者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惟三月者成

王祀洛次年之三月金氏謂卽召誥周公至洛之三月非是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至終于帝紂固司王罰者惟其不王而失天職故職移于周而致王罰于其身焉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

予爾多士非我小國至我其敢求位以小國言之非有勝商之勢以非敢言之非有翦商之心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秉爲謂其向背有常不可移奪上文言不畀敢而畀我恐殷民不信故此言惟帝所不畀者民所秉爲者也民所秉爲者天所明畏者也天不外乎民民不外乎天知天民相因之理則知民之所亡亡之于商也天之于商也初何有一毫私意乎其間哉

我聞曰上帝引逸至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吕氏之說甚佳人知有逸欲之逸而不知有義理之逸所謂順理則裕則上帝引逸是也從欲惟危則有夏不適逸是也多士多方皆言降格此註云與吕刑降格同而吕刑下又無明註惟彼孔疏引楚語民神不雜之語則吕刑降格蓋如神降之類此降格于夏亦謂天出孽祥于夏爾○降格嚮董子

所謂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警戒之有夏弗克
庸帝所謂及其不改而傷敗乃至者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至罔不配天其澤湯之于夏
武王之于殷也其順天應人一也而商士未釋然于
此然則成湯之伐夏非與于是以爾成湯之事告之
○俊民甸四方言與賢人經綸天下蓋旁求有素又
前此之事也甸如治田謂之甸以喻區畫四方之務
無不得宜亦如此也○用人以治天下立政之大經
自用則小失人則弊○自成湯至于帝乙言商家賢
君之多罔不明德恤祀言皆守湯之家法顧諟天之
明命湯之明德也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
肅湯之恤祀也○惟天不建保又言天之眷商也念
隆罔敢失帝言君之事天也愈至操存于心者不敢
失帝之則敬之至也推行于政者罔不配天其澤仁
之普也
在今後嗣王至罔非有辭于罰呂氏曰誕罔顯于天
言紂天理昏蔽之極其本既亡矣宜曰其有能聽念
先王勤家而思所以保之乎先言不明天理次言不
念祖宗蓋天理猶有毫髮之存則追惟前人櫛風
沐雨之勞必不忍淫泆以蕩覆之也夫天也祖宗也

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于先王勤家
則不畏祖宗矣罔顧于天顯則不畏天矣罔顧于民
祇則不畏民矣三畏既除舉無忌憚窮凶極惡故惟
時上帝弗保降若茲大喪也○金氏曰自古小邦大
邦未有無罪而亡國亦未有無辭而亡人之國商罪
貫盈我有周奉辭伐罪其亡乃自取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至肆不正蔡傳發惟
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一段極精○金氏曰予
亦念天之就殷邦以降大戾紂死于是武庚死于是
何不正如是乎生乎其地而爲良者鮮矣

王曰猷告爾多士至時惟天命兩個時惟天命對着
上時惟天命謂變自爾邑開爾動之端邪慝不正有
當遷之理下時惟天命謂廸簡必有德章德乃天命
而非君之可私也今爾滅德而欲求用得乎○循商
故事即廸簡有服之故事也蓋周遷殷士于洛者欲
其率德改行惟循廸簡有服之故事而矜恤之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至此事臣我宗多遜昔朕來
自奄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言我來自
奄者周公以王命誅討王師還即王來還也有三監
淮夷獨言自奄者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言來自奄

也○真氏疑遷洛不可以遐逖言愚謂離其故土使遠于惡俗即遐逖也○四國之民罪皆應死而王悉從降減所以明致天罪者不過遷之于洛使離其惡俗而已罰亦薄矣然豈真以爾有罰而比于罰哉亦使爾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夫固將以化之也非罰之而乃化之恩何厚乎離爾故土爾自以爲不幸而不知其爲甚幸也而乃猶有所怨望乎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至爾攸居告戒將終又示以恩意勉以安居樂業永久之計言我惟不忍爾殺故惟告命之是申自奄既命之茲又命之無非欲汝之曉悟而已且我所以營洛者有二一爲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故有王城之建一則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有下都之營今爾以田猶舊日之有田也任爾以職猶舊日之有幹也授爾以廛猶舊日之有止也意當時殷民懷土者有遷徙失業之憂故言新遷未嘗失業國家之處爾亦可謂厚矣爾之所以自圖吾之所以望爾盡于一言曰敬而已矣小心翼翼畏義畏法敬之謂也爾克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

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自今以往爾惟
宅爾邑以安其井疆也繼爾居以嗣脩其居業而貽
之子孫也安居樂業之下勤耕鑿而時作息者于茲
洛焉外王罰而享壽考者于茲洛焉不但爾身而已
爾子孫乃興起而繁盛者自爾遷始焉爾能如是斯
不負我國家待爾之意矣○前多遜期之也此多遜
稱之也○繼爾居恭草創之後有接續不已之意安
之而有常居之心故續續不廢而有所增也○呂氏
多方多士篇末皆有又曰蓋敢勤以續前語故多士
王曰之下闕文失其前語故又曰之辭不可盡通然

所謂時亦乃或言爾攸居者勉以安居之大指則可
知也

多士一篇言興喪則由于天言天命則由于德言德
則本于敬其曰爾士爾止有幹有年遠至于子孫備
盡人情以導而勉之于善慇懃反覆可謂至矣抑殷
人自奄師之後使遷則遷役則丕作非尚有悍然難
服之意而周公詔告之勤如此何也蓋聖賢之化貴
于表裏之交孚有一人一念之未釋然者常人以爲
緩而聖人以爲急也

尚書日記卷之十二　畢

後學南昌彭燾覆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日記卷之十三

金壇王樵著　門人平陽蔡立身校

無逸

張氏曰周召之于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不逸逸則不敬以敬爲心則爲恭爲長爲不暇爲克己尊先王之典彝而享國至于長久以逸爲心則爲傲慢爲躭樂好田獵峻威刑聽小人之邪說而享國不克長久此理之自然者也召公以敬之說陳于前周公以無逸之說繼于後惟恐其墜文武之業也不如是則不足以爲周召○呂氏曰逸豫者禍亂之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流爾無逸者治源之書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所字說見召誥國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家以勤而成以逸而敗事以勤而立以逸而隳心以勤而存以逸而放故君子所其無逸無逸者君子敬戒惕勵之心也所其無逸者君子所以爲敬戒惕勵之密也置此身于天理之中動靜食息想將必有事焉使有時而操有時而放則怠荒有乘其隙之所矣怠荒有乘其隙之所而爲在其能無逸耶所謂無逸者無時無處而不在于無逸焉則君子

誠無可以自逸之所而君子之于無逸也乃恒其所者也是之曰所其無逸○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踞春氷如恫瘝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瞽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讐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燕奉粢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

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昃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胡氏曰古之人君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有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愼而後出莫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罷有箴圖有規鑒有諫夫所以寅畏祇懼不使

放心邪氣得少入焉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寧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知此乃所以端拱無爲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之謂也無爲者非遺棄萬務默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按魏胡二氏之言無逸之義躍如也魏氏及于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正無逸本篇之旨胡氏及于憂勤乃所以端拱無爲又謂勤勞非衡石程書之謂無爲非遺棄萬務之謂更足以發明無逸言外之旨學者宜深玩焉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呂氏曰此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于安逸則深知小人之依未嘗知稼穡而遽處安逸興一宮室起一力役視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按本文先知字與則知字爲對蔡傳以勤居逸一言最簡而盡而呂氏之說亦得其語意但備嘗二字未盡先知之義如太戊文王未嘗舊勞于外舊爲小人而稼穡之艱難如身履之則有不必備嘗而後知者矣此大指重在于知知不知在心而非論其事也則知小人之依言不縱逸不以土木力役妨民亦且是粗說○金氏曰人主者小民之主而所處則安逸之地易縱于逸無逸者謂其勿縱于酒色躭樂與遊觀田獵之娛也君子所以無逸者以其先知稼穡之艱難乃處安逸之地則知小人之依所以能體恤小民不自縱逸故能致小民之無怨亦足以介吾身之壽康人主而不先知稼穡之艱難則處安逸之地不知小人之依不知小人之依則但知縱一身之欲夫不知小人之依則下致民怨但知縱一身之欲則享年不永此一篇大意篇首舉其端而篇內詳之○按經文數逸字頗不同有逸豫之逸有安逸之逸所其無逸逸豫之逸也所謂惟

毓樂之從也非止一事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此安逸之逸也後王生則逸亦此逸字惟生于安逸不知艱難所以惟毓樂之從也此在本篇自有兩義不可不知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至昔之人無聞知蘇氏曰雖農夫之子生而飽暖則不知艱難而況于王乎○蔡傳以逸爲逸與上以勤居逸爲對人君之位本逸者也故曰以勤居逸小人不可云以逸居逸故改居字爲爲字○不知稼穡之艱難句乃逸乃諺既誕句上文讀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爲句此却于艱難句斷故蔡傳云其子乃生于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此順文解句也而首則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爲逸也此摘文總掇一節之意與上文以勤居逸爲反對故其言不得不然非于乃逸爲句斷也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云者謂不知稼穡之艱難而縱逸自恣爾陳氏經徒見此處有以逸爲逸之語遂移之以解上文曰艱難之中自有逸樂之理君子當以艱難爲逸不當以逸樂爲逸也如其說是必併改上文之居字爲爲字而後其義始可通也其亦失蔡氏之意矣○舊

有先知稼穡之艱難乃謀逸豫之說而蘇氏非之以爲周公方以逸爲戒何其謀逸之亟也當知始勤終逸之說固非以爲艱難乃所以爲安逸者亦非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至七十有五年

孔氏曰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正義曰中宗廟號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呂氏曰上既論無逸之理此復舉無逸之君以示之法此中宗無逸之實嚴恭寅畏合而言之敬也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而不違其則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

輕下民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享國七十五年何也惟敬則壽也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至于檢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皆此理○金氏曰天命天所付予之理也自度以天理爲已尺度不敢踰越也○孔氏曰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愚按敬畏得壽蓋無逸必寡欲寡欲而不壽者鮮矣逸樂必多欲多欲而克壽者亦鮮矣如呂氏推說敬則壽之意亦佳享國七十有五年自堯舜以後未有久于此者後代享國有及五十年者已爲

絕少而又多不克終○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享國年數皆以在位言惟穆王享國百年則通生年而數○蔡氏曰書序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考矣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至五十有九年孔氏曰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與小人出入同事○正義曰使與小人同勞其時蓋未爲天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爲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亮陰諒見商書宅憂亮陰三年而猶不言所謂恭默思道也其惟不言乃雍和發無不當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用能嘉

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化行俗美謂之嘉四方安業謂之靖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也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享國永年○傳中和字因發言和順而生其實和之發于身本于恭默思道和之達于政者于民本于不敢荒寧是高宗之得力處亦在一敬字而已金氏謂知小人之依所以能體恤小民不自縱逸故能致小人之無怨亦足以介吾身之壽康以此證高宗尤切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至三十有三年孔氏曰湯孫太

甲爲王不義父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在桐三年
起就王位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
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
故稱祖鄭玄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
庚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于人間故云久
爲小人史記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
是爲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
七代而殞按祖甲之說不同孔穎達以鄭玄爲妄造
蔡伸默以國語爲承譌大抵說經且當以經爲據必
欲取證于傳記雜說多有不合亦難盡信商賢聖之
君六七作周公獨舉中宗高宗祖甲三人言之凡再
且曰茲四人迪哲則祖甲者二宗文王之流其爲太
甲或武丁之後有賢君爲祖甲而非傳記之所及皆
不可知要當取信于經而已○據經祖甲未嘗稱宗
據史惟太甲稱太宗殷家所宗太甲居首而祖甲不
與周公不應舍太甲而稱祖甲但欲決以爲太甲則
又未有據○孔氏謂太甲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者
謬說也○殷王之稱甲者五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
祖別之不應有二祖甲蔡氏此說良是其曰要以周
公之言爲正者誠確論也○史記帝甲之說恐因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國語之說則謬傳也○爰知小人之依爰字本舊爲小人來能保惠于庶民能字又本上知字來周公之意非謂人主必嘗居民間而後能知小人之依也在高宗祖甲則其事實如此故亦据其實而言爾不敢侮鰥寡謂于庶民中尤敬及鰥寡此皆本于身歷閭閻備嘗民之艱苦而得之能字最有力非鰥寡盡畏實受其賜而可謂之能哉○三宗壽數不可攷以經文推之中宗即位必蚤高宗次之祖甲則在中身後蓋使祖甲即位而蚤則在位三十三年未足爲壽惟文王壽數明見于經曰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蓋欲人以是而知三宗也考之經世書太甲祖甲在位皆三十三年太甲湯孫繼湯而立必在冲年以此知周公之稱三宗固以其德亦取其享國之最永者言之此太甲之所以不與也武丁之賢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周公之言炳炳可據如此乃爲國語遷史所誣後儒不能辯正又從而遷就其說豈不可罪也哉○知小人之依相小人爰暨小人舊爲小人語意一類皆謂細民爾孔氏謂太甲久爲小人之行亦幾于誣太甲矣○爰暨小人如漢宣帝

舊爲小人如漢光武○祖甲在位之年雖未及中宗高宗之久然計其壽亦不相遠矣蓋言其舊爲小人則知其卽位之晚也尤見其畎畝艱難備嘗之故不義惟王其語難解其事難致不如闕之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至或四三年孔氏曰過樂謂之躭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金氏曰人主所處與常人異子女聲色之奉驅騁田獵之娛嗜欲玩好何求不獲一有縱逸之心則必溺于此皆伐性之斧斤傷生之蟊賊也其能克壽者鮮矣○蘇氏曰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而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爲作也然猶有不信者以逸欲之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乃如彼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千一而已豈可專望乎此哉按漢武帝唐玄宗荒亡戕賊宜促其齡而壽者幸也一則巫蠱之禍父子相夷一則失國播遷身幾不保逸豫之害明效大驗如此雖庸夫豎子亦諱言之而不足願也蘇氏之言亦有未盡者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孔氏曰太王王季皆能以義自抑畏將說文王故本其父

祖○抑者自下畏者不敢人自抑畏而縱逸者未之有也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至厥享國五十年三宗之後稱先王以周家家法所在文祖王之近親耳目所逮言之愀然若復見之此所以獨詳之也○文王于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于安養斯民蓋人君重于奉身則輕于爲民心不能兩重而事亦不能兼得而無所妨也康功田功特約言之內有許多事在事在有司者文王以身先之事在民者文王以身勞之故下个即字○陳氏大猷曰卑服非止惡衣服凡服用皆卑損也○徽懿皆美也徽柔懿恭猶詩之言矣嘉維則也不過其則則柔爲徽柔而恭爲懿恭言文王和易近民其德如此也懷保小民又加恩惠于鰥寡之人自朝時至于日中至于過昃猶不暇食用咸和萬民其勤如此○文王之德何以不備特贊其柔恭者將言其保民敬寡故自其德之親下者言之也視窮民之微賤如保赤子周知其情而處之無不到此非徽柔懿恭者不能也周公之言何其曲盡也○盛滿之君抗然于上而上之意不接於下下之情不通于上則雖有剛明之資而民隱無以周知恩澤無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逮文王視民如傷所謂徵柔也小心翼翼不侮鰥寡所謂懿恭也是以其於窮檐蔀屋之下無異一身人之疾痛痾瘵無有不知而其所以拊摩而抑搔之者無所不及也○惠鮮字難曉蔡傳謂賚予賜給之使之有生意蓋以意解比舊說爲有理但欠證據史記陸賈云數見不鮮言人情頻見則易厭不見鮮美也後漢馬宮傳君有不鮮不鮮是漢人語也此可證惠鮮之義又韓愈詩云霜曉菊鮮鮮○金氏曰即康功田功則知稼穡之艱難不足言懷保小民則知小人之依不足言蓋上文所引三宗皆守成之賢主而文王則創業之聖君所以不同也○又曰省耕省斂非不游也不敢盤于遊恐流連以廢事爾教民講武乾豆賓客非不田也不敢盤于田恐暴殄或擾民爾○按游田國有常制文王雖不廢而踰之若不敢此言其心也惟恐有過乃所以不過也○邵文莊公曰爲方伯則有伯事伯事所需庶邦供之國事不與焉是謂惟正○服且卑矣矧崇其官乎食且不遑矣矧暇逸乎游田既不盤矣寧猶觀逸乎庶邦且正供矣矧萬民乎是以約在一已而和在萬民文王之無逸可見矣○呂氏曰文王之壽即前童之理經訓昭然

猶有爲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之好逸如鄭玄者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至以萬民惟正之供孔氏曰繼今以往皆戒之○金氏曰此勉成王之無逸也夫觀以廣視逸以安身遊以省農田以講武皆人君所不能無但不可淫于此淫則爲縱逸之私且病民矣故周公不戒之使無而但戒其淫苟必絕之使無不惟廢禮且使人君若于拘則未必不樂于肆矣○林氏曰隱公觀魚莊公觀社觀也唐敬宗日昃坐朝逸也周穆王所至有車轍馬迹遊也太康畋洛表田也皆淫于此者○按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橫斂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此言萬民而不言庶邦舉近以見遠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至酣于酒德哉蘇氏曰以百日之勞而開一日之樂疑若可許也然周公不許防其漸也曰此非所以訓民順天也（葉氏曰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葉氏曰今日耽樂則日復一日矣○金氏曰爲紂非難凡以一日之耽樂爲無傷者紂之徒也○呂氏曰

無若殷王受云者紂之大惡數千載之後匹夫匹婦猶羞比之況當是時夷滅尚新惡之尤甚故舉其甚惡者以警之以爲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長此不已則必至爲紂之徒也無皇曰今日耽樂羞原淫樂之始使之深絶其微無若殷王受羞要淫樂之終必至此極也始終備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至民無或胥譸張爲幻孔氏曰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君臣以道相正（蔡氏謂臣相與正君）故下民無有相欺誑○按訓告是先事告戒及因事箴規之意如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益戒舜曰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伊尹告太甲以烈祖之成德及三風十愆之事與夫召公訓旅獒周公訓無逸之類皆是也保惠者保養其心將順其美教誨者規正其偏成就其德呂氏謂訓告教誨皆見于言語保惠則極其調護于日用飲食之間功用羞相表裏也愚謂古人保惠教誨之功無所不在不專于言不止一事程子所謂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是也又如居寢有聲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工師之誦

凡若此類皆所以保惠而教誨之也保惠之豫故君不至于有過教誨之備故善必底于有成三言胥正見非一之意言猶見古之人猶然今尤不可少也訓告之未已而又保惠之保惠之未已而又教誨之古之人其愛君誠無窮也不以訓告爲足而使之保惠不以保惠爲足而使之教誨古之人其納善誠無倦也○古之人如此是以心正理明事無遺照姦不能欺佞不能惑民之所以無或敢譸張爲幻也大抵正論常伸則邪說無自入○譸張誑也幻卽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 並註疏語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至否則厥口詛祝此厥不聽謂于我所言古人受訓告之事而不見聽則人乃法之惟阿諛順旨蓋厥聞訓告憚受教諫則甘言進而幻言入矣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蓋忠言與正法皆相表裏逆忠正則變正法亦勢所必至也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呪言政令不便于民而民皆懟其上怨蓄于中至形于外則其怨深矣如漢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汲黯責湯于武帝前曰君爲正卿不能安國富民使國家空虛何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又謂御史大夫湯智足

以拒諫詐足以飾非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此所謂人乃訓之變亂先王之正刑者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至不啻不敢含怒哲即所謂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廸哲者言四君之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也葢爲世主有知而不能勿去者故又發此一義其實篇首二知字即廸哲也篇中歷叙三宗文王無逸之實即廸哲之事也此則總上事而申明之以起下意故蔡傳即以下意解廸哲曰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按四君廸哲只是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使民眞不失其所依乃是眞知處何曾有致怨亦非謂必待怨詈之來無所藏怒而始足以見其廸哲也葢言其平時照管既無不周到至于一旦聞人有怨詈悚然自反直任其咎畧無忿疾人言之心尤足以見其廸知之實譬如言孝平時先意承志就養無方百凡自盡何處非廸履之實所以必說到瞽象欲殺舜而舜只一味負罪引慝起敬起孝者葢知之到不到處于事之拂逆難堪人情之所不能無動處尤足以驗之也○呂氏曰凡人平居無事之時孰不知自反不責人之理哉及謗讟入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于耳激于心則平日所謂自反不責人者忽然忘之是非能蹈其知者也惟三宗文王不然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大自敬德益脩其所未至其所誣毀之德安而受之曰是我之過信若是不止于不敢仇怨而已益初無怒之可藏也斯其所以爲迪哲也○不止不敢舍怒又從而自咎焉經文自明蔡傳去不敢二字失其語意矣

大聽至是叢于厥身此厥不聽謂于我所言古人迪哲之事而不見聽則人乃相誑爲幻汝則信之以一人之身當天下之怨皆幻言有以惑之也人主憂勤則心莊氣肅而一身和下無怨詛而天下和壽所以永也人主逸樂則心有所蠱壞而一身失其和邪說進忽戾行而天下失其和此祚所以短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無逸之書七發端皆曰嗚呼而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欲其監于上文所言而已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豈但人主之龜鑑在學士大夫皆當切已體察後世膏粱子弟已不知稼穡之艱難一居民上便不知閭閻之苦樂身爲怨府利歸小人逆耳之言尚不肯受矧曰小人怨汝詈汝肯不敢舍怒乎在下者且如

此況可望于人主乎

君奭

問召公不悅之意朱子曰召公不悅只是書序恁地說裏面却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後周公留他說道朝廷不可無老臣又曰召公不悅蓋以爲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曰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又歷道古今聖賢倚賴老臣以固其國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呂氏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已而成王留周公惓然改矣召公猶守欲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及其既喻非特留于一時終相成王且相康王身任托孤之責而不辭惟不苟于隨所以篤于信也

周公若曰君奭至終出于不祥尊之曰君奭召公名也古人質相與語多名之召公周之支族言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于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邪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乎意言在人也下文發之

嗚呼君已曰時我至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君已曰
時我謂有人則永孚于休無人則終出于不祥其禍
其福皆在我而不在天也召公嘗欲上下勤恤期勿
替夏商之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是固嘗以天
命自任矣我之心亦如此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
永遠念天威之可畏于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
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
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
驕慢肆侈過絕佚隧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
乎○帝命之弗敢寧天威之當永念正以天命不易
天難諶故也是命也前人以恭明之德克當天心而
得之後嗣子孫不能經歷繼嗣則失之矣恭德者畏
天顯畏小民無遺壽耆賢下士也明德者聲色不
邇貨利不殖講學稽古知人遠佞也後嗣子孫事忽
于未更慮踈于不戒不克經歷繼嗣茲德而蹈喪亡
者往往是也今公可不爲孺子慮乎周公意謂須得
老成人輔導乃能不墜先德惟其如此故在今予小
子旦朝夕夙夜于王非敢曰大有所裨益匡正也惟
以前人光大之德若無人說與冲子則將至于泯沒
而幼冲之人心志未定善言不先入標準不先立則

將有昧于所從者故孜孜啓迪惟前人之光是付使不過于冲子之身而已在我者如此在公者將無同乎又曰天固不可信矣然在我之道惟以寧王之德不斬于其子則天于文王所受之命豈遂庸釋于其孫哉○我亦弗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越字當訓及今蔡傳訓於與祇保越怨宁同帝天之命于民心以今日之民心固無尤怨背違天命似若可保然民心無常怨不在大既不能必民之常愛戴於我則安能必天之無降威之時若民罔尤違之時即遠念天威之可畏即不敢寧于上帝命也

右以天命民心之無常言國不可無老成之輔以下則歷言商之六臣文王之五臣武王之四臣或輔君以受命或輔君以保祚反覆推明以見召公之未可去此一篇之大意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至則有若甘盤周公率商家所以創業守成中興者皆得大臣爲之輔相以見召公未可去也成湯之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伊尹相湯咸有一德君則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臣則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其治化所達與天無間故高宗稱之曰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周公稱之曰

格于皇天無異辭焉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卽伊尹葢太甲始立是號以尊伊尹而不名也不言其績因上文也太甲雖未可擬于湯而尹躬尚在湯澤尚新則其治化猶如故也（伊尹勳在兩世召公佐武王相成王事亦同也）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格于上帝言克厭天心前篇言太戊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此其格于上帝之實也克配上帝者湯也克敬惟親者太戊也此其語意之間亦微有分矣伊陟臣扈巫咸所事同一太戊而或曰格上帝或曰乂王家葢各以其所著而言亡書有咸乂四篇葢其事實

而周公之所以稱之者也伊陟伊尹之子太戊太甲之孫湯時已有臣扈此臣扈豈二人而同名者邪巫賢巫咸之子祖乙太戊之孫此見商家賢君屢作非子則孫由累世有人而其臣亦勳德相傳非身則子故累世有資皆召公之所當念也說命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周公所舉皆世臣舊德故武丁世不及傅說文武世不及太公今周公與召公正如殷之六臣文武之五臣豈可去乎

率惟茲有陳至多歷年所孔氏曰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

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按陟配天蘇氏謂五王配祀于天而其臣亦配食于廟其說得之此蓋殷禮也至周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餘不配天也陟配天言其臣主之同其榮多歷年所言其致國祚之久○陟不必以爲升遐蔡說非是多歷年所通以殷之國祚言以見五王六臣之功非指各君享國之數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至若卜筮罔不是孚此承上商人格于皇天格于上帝而言惟天心眷顧之純又使其國有人而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國以有人爲實也因言其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白以憂其君之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所明恤者惟茲惟舉德以治其君之事故不遑于內所奔走者惟茲惟舉德以治其君之事故不遑于外商得多賢之助如此故一人有事于四方四方之人如敬聽于卜筮而無不孚信也○惟茲應上之辭惟德稱正義以舉賢爲說言內外之臣惟明恤奔走之故又皆惟德是舉用治其君之事言其又能推賢讓能以人事君如此也一說此二句只帶外臣一邊惟茲茲字指奔走而言德稱亦

如內臣之秉德也乂厥辟亦如內臣之明恤也用乂厥辟如云乂王家相似又多方夾介乂我周王○有事于四方蔡氏曰如征伐會同之類○天之佑商則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天之棄周則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此篇大意專言國有老成則天命可固因言天眷佑人國家使其臣子多賢效忠宣力之人充布內外足以應其相之旁求副其君之任使至是則爲相者可謂不惟以一身之材能事其君而以衆人之材能事其君吾身有時不在而不患無復如我者焉如是而功成身退告老而去其復何憾若猶未也則未可去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至厥亂明我新造邦平公正也格感通也此又言壽國之道蓋多歷年所天之壽殷也天豈私于殷哉實由成湯伊尹而下君臣有至平之德通格于天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曾不賴前人而免焉益見天之無私壽也周公言天命之無常而歸重于召公商家先哲王之多也基業之厚也一旦失道而滅天曾不私壽之況我新造之周天命未固者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乎今召公能爲周家永久之念則天有鞏固之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邦矣天壽指國祚言保乂有殷本天意說重多歷年所上此與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語同而意不同也永念欲其置淺近迫切之去志爲天命民心無窮之計如是則如商六臣之平格也固命則如商六臣之天壽也厥亂明我新造邦則如商六臣之保乂也此處正勉召公以匹休之意也○呂氏以平格歸諸六臣而君不與非是○持心如衡是謂平德平者天道故至平通格于天○天地之道平而已矣人而平則通徹三極矣○先正劉文成公言宰相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我無預焉其知平格之道者與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至集大命于厥躬割割殷也申重勸勉也寧王武王也勸即天惟式教我用休之意多方兼文武而言此言申勸寧王之德則前此式勸文王之德可知矣申者繼前之辭也集猶大統未集之集此言周家之命集于武王以起下文文王受命之意

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至文王蔑德降于國人脩猶一二邦以脩之脩和猶咸和萬民之和曰尚克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難其事而重其助于臣也有夏諸夏也孔氏曰虢國
叔字文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凡
五臣佐文王爲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臣○按言有
五臣者爲之往來奔走導迪其常教故文王之德能
下達卽下文所謂迪見冒是也又反言若無五臣者
能爲文王如此則文王亦無德降及于國人矣矧曰
脩和有夏乎反覆言之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至受有殷命哉言天純佑文王亦如昔之
純佑于商而有秉德之臣踐履至到實知天威之不
可違越以是昭顯文王啓迪其德使之著見于上覆

冒于下卽所謂西土怙冒也于是聞于上帝卽所謂
聞于上帝帝休也迪見冒聞正是昭文王處而見冒
聞又皆迪之使然惟是之故遂受有殷之天命文王
止爲諸侯于何見其受命益人心歸之三分天下有
其二則天命之可知文王之臣後佐武王誅紂不過
卒其伐功而已上章言商賢聖之若皆已受天命之
君也故以一人有事于四方罔不是孚言之此言文
王始受天命之君也故以受有殷命言之言文王由
五臣之輔受有殷命見武王之集大命本于此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至丕單稱德孔氏曰文王

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虢叔先死故曰四人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尚廸有祿謂有天下對文王受命而言惟冒丕單稱德謂化及天下對文王見冒而言謂武王誅紂一天下而化被天下使天下盡舉行其德也按書中言稱丕顯德言惟德稱皆訓舉此稱德亦合然也蔡傳作稱頌之稱更詳之昭武王以上文昭文王例之昭字內當帶得有廸字意廸不專是啓廸其德爲之導廸彝教亦廸也惟冒冒字內亦合帶得有見字意廸而後見見而後冒乃所以昭之也○文王見冒止在西土至武王惟冒始化及天下但丕單稱德亦且是大槩說其時殷民未服奄與淮夷屢叛故周公自期又尚有曰丕冒云者○後暨武王曰後者前承文王之辭也文王之時爲之導廸彝教使德降于國人者此五臣也武王之時與之咸劉厥敵使德洽于天下者此四臣也四人者出之可以爲將入之可以爲相無所不可立政所謂從容德勿替厥義德者即此也

此數節相承周公之意尤極分明蓋周家之受命成之者武王啓之者文王而五臣四臣贊助乎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間則于基命集命胥有力焉者也文王脩和有夏得五臣之輔而命于是乎基武王丕承厥志得四臣之輔而命于是乎集見得成王以幼冲嗣文武之基緒當時之所謂四臣五臣者又半已彫謝朝廷尤不可無人之意○按文武之臣獨稱五人四人蓋逮事王季所謂世臣者也太公歸周于文王之時故不及先儒徒見周公不稱太公而不得其說故或以爲太公文王師周公謙不以自比或以爲其時太公尚在錄死勉生不生誦太公之功要皆未當畢竟太公歷事文王又逮見成王之立世德之臣莫重焉何得謂周公所舉主世臣舊德故不及乎故呂氏歸諸偶有詳略非爲人物評者可謂得之然愚則竊有疑焉文王之五臣既歷舉其名則下所謂惟茲四人者疑自有四臣之名而非因乎五臣之辭也在昔上帝割一節之下先儒多疑其有闕文安知此節之下不尚有云有若某某者有若某某者而太公在其中乎此章則當在受有殷命之下然後接之曰武王惟茲四人尚廸有祿豈不爲順乎今也在昔上帝割一節既越出于文王之前而下意不接武王惟茲四人一句又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出于五人之後而上無所承恐經文無此例也姑記所疑以竢來者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至矧曰其有能格以游大川喻欲與召公共濟召公意謂王已臨政天下事已略定其他周公一人自足以任之故周公言大無我責欲斂德而退罔勗勉我之不及公去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在郊之鳳將不復聞其鳴矧曰其有能感格于天乎○正義曰詩卷阿之九章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則成王之時鳳凰至也鳳凰至見太平此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于致鳳故以鳴鳳況之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至我不以後人迷茲指上文所言告召公肆其監視于此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盍謀所以寬裕之道乎苟欲獨潔其身而不爲社稷深長之慮則亦狹隘之甚矣我道惟寧王德延終不獨善而以後人迷也以如以其君霸之以留而啓廸則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去而莫知適從則是我以其君迷爾

公曰前人敷乃心至丕承無疆之恤周公與召公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受武王顧命以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布其腹心以
悉命汝位汝三公以爲民極民極謂大臣之職爲民
標準故周禮六卿之首皆曰以爲民極精白一心之
謂明勉力不怠之謂勗下兩卽喻以明之偶王在亶
以耕喻也乘茲大命以車喻也皆承明勗而言相信
并力指召公奭王而言三公爲王副貳如耕之有偶
也在於相信君能誠委任其臣臣竭誠匡輔其君志
同道合乃克有濟也三公爲王任天下之重如車之
有馭也在於合力夫之難謹君知不可無臣而上下
勤恤之相資命之難保臣不諉於在君而天壽平格

以自任乘茲大命乃克不墜也惟文王德者文王之
德周之所以受命也積思繪造艱難召公之所親見
也常思念此而不忘則勉輔孺子自不容於不盡矣
無疆之恤者天下初定憂慮方多也丕承者繼武王
之辭也武王之言如此而可忘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至肆念我天威大否大亂也告勉
將終與之決于一言曰告汝朕允保奭朕允猶言我
之情懇也惟曰汝能敬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
我天威之可畏乎殷之喪亡大亂周召二公躬歷
之言之猶且不忍況見之乎是時成王初政老成彫

謝深慮一旦蹉跌復蹈其轍此實周公肝膈之隱而
難于察察言之者
予不允惟若茲誥至在讓後人于丕時允卽朕允之
允言予豈不允而若茲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
我二人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時二人但
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爲懼
則當能自敬德明揚俊民以盡大臣之職業庶乎天
休可答毋徒惴惴而欲去爲也他日汝讓後人于大
盛之時誰復汝禁令豈汝辭位之時乎○文王時五
人至武王時四人今我二人而已○滋至則盈盈則

難持召公所以有盈滿之懼然知懼在于自强非可
以退求自免也故曰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勉其益
脩德以自盡益求賢以自輔爾○懼德之不足以勝
則益自敬德可也懼一人之不足以勝則明我俊民
可也○益脩德使平格保乂如商六臣迪知天威如
周五臣明俊民使明恤于內弁走于外如商迪見冒
于前昭惟冒于後如文武○其汝克敬德有匹休平
格之意明我俊民有匹休商實之意○讓後人古大
臣之心也讓後人于丕時惟周公能及此惟召公可
語此○有賢者可以讓而後其身可以退

嗚呼篤棐時二人至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篤棐通指
事文武成王而言周家之業始于文王成于成王周
召二公則輔其始輔其成者也今日休民風丕變是
也此自文王恬冒西土以來積之有自矣其功不可
以不成也我欲與公咸成此功于不忘大覆冒斯民
使海隅出日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爾周都西土去
東爲遠故以出日見遠惟不倦可以成終故成曰不
怠惟同心可以共濟故成曰咸成文王功指治化而
言不忘以成之惟在敬德薦賢二事文王曰見冒武
王曰惟冒周公自期曰不冒治化有一處之不被聖
人之心歉然不能已也伐淮夷在此書後可見當時
未能致罔不率俾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多誥
通指一篇而言如商周諸臣之烈武王顧命之言天
休之當答祖功之當終皆是也是豈不順于理而若
茲若茲多乎蓋大臣主留天命民心實係之國有
老成則天眷可凝民心可固不然則是二者胥可憂
矣予惟上憂天命之不終下憂斯民之無賴是以言
之不覺其多爾上言予豈不允而惟若茲誥此又言
予豈不順而若茲誥之多曰允曰惠丁寧上之所言

以見其告語之非得已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至往敬用治歎息言召公
踐履諳練之久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
終論理之在民者如此正所謂民德也民非后罔事
其相得之際孰不有其始乎當思其終謂有尤怨背
違之時初終皆指民德言茲字指上三句說用治治
民也民德謂民心之嚮順非向背也然即其所嚮順
終始不恒則向背在其中矣天命不外于民心故篇
末專以民德言之○謳歌訟獄夏非不能厥初也而
其終也及汝偕亡亦即斯民爾來蘇徯后商非不能

厥初也而其終也大命不摯亦即斯民爾
先儒釋經時世多從篇次若此篇在洛誥多士無逸
之後成王已即政前已嘗以自服土中期之矣不應
今尚曰小子同未在位則篇次有不可盡從者矣金
氏以其爲初年之書蓋非無據也無逸不知何時書
但他篇有冲子孺子之稱而此篇無之則成王親政
後也立政官名多異如三宅之類蓋周初草創仍襲
前代之稱也又一則曰孺子王二則曰孺子王可知
其亦初年書也

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蔡氏以爲次第當在洛誥之前金氏通鑑前編繫之八年周公分正東郊後事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至邦諸蔡正長也周公位冢宰長百官武王崩時也羣叔流言事在金縢言流言而不言其與武庚叛者本其罪之所起以該之也按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緒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此武庚之本情也羣叔不知其情爲所惑誘其因起于周公居內執政管叔兄也反在外監殷心不平而爲流言以間周公欲以動搖王室及成王迎周公歸管叔遂與武庚俱叛是得罪于社稷非成王之所敢赦也故周公奉王命以討之致辟管叔于商辟大辟也囚蔡叔于郭鄰囚謂制其出入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于屬列三年之後乃復其爵祿也此三叔得罪首從之差也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已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采邑于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非魯之卿也蔡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國于蔡者不絕叔于蔡也○蘇氏曰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蒯聵在而輒立衛所以亂所以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仲必在叔卒之後也○正義曰世家云封叔鮮于管
封叔度于蔡封叔處于霍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
北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
居九江下蔡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按孔氏謂蔡
叔初封圻內之蔡今不知所在胡之所封仍取蔡名
示不絕之是叔仍得爲始祖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至徃即乃封敬哉孔
氏曰胡仲名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愼其道故
我命爾爲侯于東土往就汝封當敬哉
爾尚蓋前人之愆至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此因其率
德改行而加勉之叔違王命喬文考忠孝俱蹉跌矣
爾庶幾揜前人之失者在于忠孝而已爾前無所因
自拔爲善可謂邁往其遠自爾之身克勤無怠則不
但揜過于前亦可以垂法乃後矣其率乃文祖之慕
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焉此二句蔡氏作已然說似
非語意
皇天無親至爾其戒哉天無私親所輔者德民無常
主所懷者惠進爾之德布爾之惠斯得天人之助矣
不德不惠則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身有德有
惠則仲以蔡叔之子而不得辭其國善固不一端而

無不可爲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爲之惡爾其戒哉○金氏曰上文言其改行而已此又推廣之言天人之向背靡常而善惡之事幾亦衆凡不善之事皆足以爲亂非但不爲蔡叔之爲亦非但如今日之所爲而止也○克敬惟親敬字深惟德是輔德字淺懷于有仁仁字深惟惠之懷惠字淺蓋德惠是大槩字面敬則與天爲一而君道止于仁此所以有淺深之辨也

愼厥初惟厥終至終以困窮此與仲虺之誥篇末語相似彼言謹其終之道惟于其始圖之此言謹其初之道惟在于思其終蓋未有始之不謹而能謹其終亦未有不思其終而能謹其始者也始終一理也于始慮終終以不困不愼終于始終以困窮矣○陳氏曰仲率德改行能謹初矣尤當克勤無怠是在於惟厥終也○張氏曰感激者多銳於初而怠於終

懋乃攸績至康濟小民蔡傳作五事平說呂氏謂上奉天子旁睦友邦下安民庶是所當懋之績也諸侯之職畢矣看來呂說較優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至則予一人汝嘉自中卽所謂自有之中也心能制義順而由之無往而非中

舊章者先王之成法中之所在厥度者吾身之常法中之所循若心有私主而作聰明以亂舊章則非中矣心無主而視聽不詳或以側言而改厥度則非中矣作聰明者已之私智側言者人之私見側言恒因視聽不詳而得入○呂氏曰舊章往往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聽覽不貫於速而貴於詳讒說姦言每乘其勿遽而入之詳者聽覽之大法也規矩準度未至于樂循理者則常爲其繫維側言乃解其繫維而縱之放逸之場者故從之也輕仲以英妙之年任國事周公若成深慮故戒如此○聰明出于已舊章守于人者也視聽接于人厥度秉于已者也聰明戒于作而法之創于人者能不違于已視聽勉于詳而度之秉于已者能不移于人以相對而言○舊章厥度皆中之所出何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在吾身則謂之度在先王脩之于禮樂刑政以治天下國家則謂之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不愆不忘則無不中矣○聰明天德也作聰明則私智爾呂氏作與不作天人判焉語最旨○聰明視聽之則也詳視聽亦聰明之事○弗爲貴所動不驕弗爲慧所使不妄制貴易

制慧難作聰明者爲慧所使者也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廢朕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日記卷之十四

金壇王樵著　門人平陽秀才校

多方

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孔傳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正義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以下皆是成王即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伯禽伯禽既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卽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卽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卽云未聞費誓備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一叛正可至于再爾安得至于三乎故知是成王卽政又叛也鄭玄讀踐爲翦翦滅也孔不破字盖以踐其國卽是踐滅之事故以踐爲滅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正義曰成王歸自伐奄在于宗周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告天下國史叙其事作多方又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卽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伐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又曰衞孔悝之鼎銘曰卽宮于宗周謂洛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所宗東遷之後則洛亦名宗周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至寅念于祀呂氏

曰先曰周公曰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于此篇故發例于此○告多方而所主在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乃大惟私意圖謀天命不深長敬念于宗祀何邪

按此篇首責殷人圖天之命遂發帝迪之說而下文千桀紂皆以圖天之命爲言夫日用之間常行之理此心之靈若或啓之雖至愚之人未嘗無一念之明是帝之迪人無往而不在也人惟終日孜孜順天之理因其所明不敢荒棄則動與吉會而天命固在是矣豈待圖度于杳冥冀幸于非分哉桀何桀紂不知出此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則自絕于天矣乃猶不自知而謂已有天命謂福可以禱求謂禍可以禳免戚言不肯出于民百爲不克開于民欲與之偕亡天亦惟順民之所欲故此顯休之命不畀于圖之之桀而畀于圖之湯不畀于圖之之紂而畀于不圖之周彼圖之者多方其所素有而乃失之此不圖者多方非所素有而乃有之圖之有益與無益足以見矣爾四國曾不此之監反欲效其所爲而圖天命于既

去之日則豈非探天之威也哉

惟帝降格于夏至刑殄有夏諸篇例先言夏先后而後言桀而此章便言桀故蔡氏疑其有缺文言天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警天譴愈甚桀惡愈長方且大其逸豫雖憂民之言不肯出諸口況望行其實此心暫有開時乃帝之所以廸汝也而不克終日勸焉況望至于乂乃爾所聞也天命在民祈天之道愛民而已桀圖天之命乃不克開于民之麗麗猶依也奪其時失其業厲其財傷其力使無生路可趨猶乃大降威虐于民國已亂矣而崇之不已其所因則始于內嬖蠱其心使桀錯繆顛倒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于恭以大寬其民而惟貪叨忿憤者是日欽崇以剿割夏邑也桀失天命由失民心桀失民心其事多端而其大者在內嬖用事用舍顛倒叨憤者任而仁善者遠洪舒者爲無用而剿割者爲能臣此所以暴其民甚而民欲與之偕亡也天爲斯民求主于是大降顯休之命于成湯以討滅有夏也○呂氏曰雖閭巷之人豈無人欲少醒耳目清明之頃乎惟其介然之蹊旋復堙塞所以泯然衆人也至于桀紂則終日昏酣未嘗知警天理幾乎息矣○罔丕惟進之恭此

句難解若如蔡說則本文之字須作於字始通
惟天不畀純至大不克開呂氏曰桀之自絕者大故
天之絕桀者亦大桀所任用皆不義之人義民在下
志不得伸雖多何補故周公歎桀以爾多方之義民
相隨覆亡不能永受衆多之享猶負米而饑載泉而
渴蓋深哀之也義民不能用而所敬之衆士則皆叨
憤之人大不能明保斯民享其乂安乃專相與播其
虐于民民被其虐凡有所爲無一能達四向皆窮如
抵墻壁民窮如此安得不速其亡○按四方之義民
指天下之賢者夏之共參多士指桀之所用言桀以爾
多方之義民不克以之永于多享而所恭之多士則
不克明保享于民者也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蓋亦
自省其身視夏之義民何如夏之義民非不多而不
能救桀之亡者桀不用故也今殷侯尹民則嘗爲紂
所信用矣不克保民乃惟胥虐得無亦有似之然乎
不救其亡于昔而反側于今亦獨何哉聞斯言也亦
可以惕然內愧矣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享天之
命上言天爲民求主此言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
作民主蓋天無心以民心爲心民之所簡者天之

所畀也民擇湯而歸之者歸其仁而已仁者君之所依也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如心依于仁以爲父母斯民之本政依于仁以爲父母斯民之用于是民亦以仁爲勸而儀刑于下心其心以不違順其政以無犯也湯之時上下同一心如此自是而後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先後同一心皆能明其德慎其罰焉德明其體而有先王之仁心罰慎其施而有先王之仁政宛然慎厥麗之家法也于是亦克勸勉其民而象其德以自明外其罰以自愛者亦無不同一心矣然德明之而已慎罰之事有可言者焉彼要囚之中有情罪已當而當矜戮之不當則有原情可恕而當開釋者戮之不當則良民懼而戮不足以爲勸非慎罰也商王則時乎矜戮多罪也亦克用勸焉時乎開釋無辜也亦克用勸焉慎罰如此則其明德以爲之本者又可知矣明德慎罰合而言之一仁而已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全盛之多方藉先哲王之餘蔭以享天命而一旦遂失之者無他不仁而已凡言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有以動化其民使之慕勉而不能自已所謂勸也今至于爾辟對上三節

看先王以仁而興紂以不仁而亡多方一也湯以之而作民主紂不能以之而享天命在所以何如爾

嗚呼王若曰誥告庶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至天惟降時喪嗚呼在王若曰之上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告之也言夏商之亡皆自取

惟聖罔念作狂至罔可念聽聖狂之相去不啻霄壤而作聖作狂分于一念使堯舜而忘兢業豈不趨于狂紂而能改過遷善豈不趨于聖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語聖狂之成也其習既成則不移矣書之言聖狂之分也孔子雖曰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恐下愚自棄自棄不肯移耳肯移之是狂之克念也

公言此者明紂之爲惡倘一旦改悔天不終棄之也天以湯故五年須暇其子孫冀其改悔大爲民主而紂五年之間心未嘗訟過口未嘗出悔言事無可念言無可聽五年必有指實漢儒有觀兵之說故謂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其謬已辯見泰誓○須待暇寬也須暇二字曲盡天意召公言皇天改厥元子大邦殷之命天于此一改甚重亦甚決其未定也甚重所謂須暇也其既定也甚決所謂祝降時喪也○吕氏曰紂雖當亡天尚以先哲王之故未忍遽絕而待其改

也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聖狂罔念克念之機所謂可改之理也周公知天之未恐民之未遽絶紂可也又何所見而能數其年也我之未厭斯則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爲一動靜久速極于著察故明數其年而謂之五焉此蓋武王周公之所獨知說者乃牽合歲月以附其數則非矣

天惟求爾多方至罔堪顧之金氏曰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如周饑克殷而年豐蓋商末此事甚多而多方無有能上當天意者○正義曰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罔堪顧之謂天顧之也言多方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愚按正義說是開厥顧天與顧諟之顧同本文曰顧天而蔡傳曰天眷顧之命文意似欠順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至尹爾多方孔氏曰惟我周王善承于衆言以仁政得人心金氏曰商既無可念聽多方又罔堪顧之惟我周王善承于衆是克開于民之麗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周王克堪用之是誠可爲神天之祭主故天啓佑之以休嘉之道而簡扵畀付以代殷之命用尹正爾多方焉○按伊尹言夏王弗克庸德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與此處語意甚同監于萬方眷求一

德卽求爾多方也啓迪有命卽開厥顧天也俾作神主卽惟典神天也○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言其能顧天也天惟式教我用休言天顧之也式教猶云天啓衆人不克勸于帝之迪而自絕于天聖人緝熙敬止動與天會其德業之日新又新若天啓之○帝迪無往而不在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昌大休明之勢有所謂幾非在我者故曰天惟式教我用休用休用吕氏說與金氏說小異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孔氏曰今我何敢多告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正義曰因奄重叛又遷說前事王肅以四國爲四方之國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至乃惟爾自速辜征討雖行誅戮未及宥過之恩亦厚矣爾何不及今自新秉誠履信寬裕于爾多方乎蓋疑貳畏忌則平居自見其局促而不寬裕也爾何不夾輔介助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乎蔡傳脫乂字陳大猷謂如用乂厥辟之乂得之蓋順天命事有道翼王室治其君之事乃保族宜家與周咸休無窮之道也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潴其宅收其田可也今

爾猶得宅爾宅畋爾田治田曰畋猶捕魚曰漁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爾之天命乎蓋惠王守典則將來之福無限不止不失其舊貫而已此三者責其何不如此也人當自愛天命當安不可輕棄不法之事不可作今爾乃屢蹈不靜自取滅亡爾心其未知自愛邪爾乃大不安天命邪爾乃輕棄天命邪爾乃自作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爲當然邪四國之民自以不忘殷爲義欲圖見信于正者而不知其爲不法也不法者正之所誅何恍于正之有此四者責其不可如此也以爾執迷不悟我不謂其不可教時同于殺

也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若猶不省悛悍然不用我降宥之命則固將大罰殛之前日之恩不可望矣此非我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其辜而已秉德不康寧多士多方皆言之蓋頑民不自省已之迪屢不靜乃不康寧之大者反咎周之遷徙討伐爲不康寧故每提耳而告之○敎告之謂訊之以文誥戰恐懼也要囚謂俘繫之詳此則要當平聲要囚要束而囚執之也戰要囚之而不殺今至再三矣○正義曰以伐紂爲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

叛也言上迪屢不靜之事按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奄實濟紂之惡武王時既用師矣至是蓋三加兵于奄也然亦不必鑿析再三只見屢意爾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至有服在大僚此以下專告多士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遺臣也夫人情久而服事勢久而定向者于遷洛之時有監官之建爾多士受其約束奔走臣服五祀于茲情亦宜孚而勢亦宜定矣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蓋殷士有職于洛共長治遷民者也遷商民之時就抜其雋豪以長治之用其素所服習此安集新附之要領也胥如大胥小胥之胥伯長也正如黨正縣正之正各有治教之職爾無或不能事其事也自作不和以下勉以盡職之辭夫心不安靜而欲言動當理身得其和順難矣爾惟和之哉而非可求之于外也身不和順而欲家人效法家得其和順難矣爾惟和之哉而非可求之于人也上和哉欲安靜其心以和其身也下和哉欲和順其身以和其家也夫身家不治如爾邑何爾邑不治如爾事何今也身家既治爾邑自從莫不懽然有恩以相愛燦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如此爾始為不負其職而克勤乃事者矣

此句正與前冏不克臬相應又言爾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者非有他道亦則以爾能治其身心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又言爾果能如此庶幾自此洛邑長保田祿豈惟此哉天亦惟畀矜爾謂天亦降之福豈惟天哉我有周亦大介助賚錫爾介如佑賢輔德之意賚如錫之土田之意且將自此洛邑之正長而迪簡在王庭矣不倦爾之事且將有服在大僚矣○新安陳氏曰爾庶幾寬綽其心不忌嫉凶德者亦則以和敬居爾位蓋服凶人莫如和敬也又能簡閱爾邑求賢以謀自介助和敬盡於已而介助資於人庶凶德化而人和洽矣○善衆而惡寡治之始乎惡惡衆而善寡治之始乎善當遷殷之初成王擇殷士之可與者使比介于周之賢臣以薰陶其德多士所謂臣我多遜多方所謂臣我五祀周公所以欲王先服殷之御事者此也殷士既從則又教之以益脩其身治其心使自身心而達于家邑無不和順則凶德庶幾乎不足畏而可以默奪而潛消猶懼其未也爾邑之賢者又教以克閱而謀其助則善人益多而善者之

力勝矣夫以殷治殷以賢引賢而使之以賢治不肖此聖人轉移殷俗之妙機也○呂氏曰多士序商民之怨周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則以大義裁之此乃以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爲勸何也爵位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因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厲之具也此周公御商士之開闔大用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至離逖爾土上既勸勉之此言爾不勸信于我之命是爾無事上之實而民亦效之矣天之威未嘗求人而加之爾乃放逸頗僻大違王命則惟爾多士探天威而自取之我則致天之罰遠徙爾土不得宅爾宅畋爾田矣前言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大罰殛之爲凡民言也此爲殷士之多遜者言故言離逖爾土罰蓋有間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爾命上文之命也我不多誥在汝勸信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與之更始故曰爾初苟又不能敬于和順之道則無我怨矣殷民從紂之惡武王克殷是其一初不能而從三監之叛

自奄降宥又其一初不能而有奄之再叛首惡之外仍降爾命是今又爾之初而可又失哉怙終不可赦降命不可常得矣○呂氏曰又曰二字見周公之惓惓于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詰已終而猶有餘語也

立政

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材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蓋古制長官自擇其屬長官既賢則所舉無不賢者矣唐陸贄曰委任長官謹簡僚屬所簡既少所求益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繆之責又曰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胡寅曰陸相所言簡而易行要而易守○呂氏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爲表裏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至鮮哉周公以立政之道得人爲本是以率羣臣將有言于王而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羣臣之辭未畢周公歎息言曰美矣

此官然知憂得其人者少哉周公與羣臣之言錯互相足古書無此體蓋史官在旁親見而記之所謂堪畫者也觀篇末周公呼太史而告以司寇蘇公一段益知此篇蓋記于卽時者正義曰準平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爲準人○呂氏曰常伯常任準人議政而在左右者也綴衣虎賁共役而在左右者也尊卑雖有間然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常伯常任準人卽下文所謂三宅三事也固知其任大體重然經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與綴衣虎賁特于侍御僕從之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爾先言休茲而繼以恤者必知建官制置之美意然後能深以爲恤也常伯常任準人豈高位重祿而已乎彌綸康濟其職蓋甚休也綴衣虎賁豈奔走承順而已乎薰陶移養其職蓋甚休也其敢恬不加恤使非人處之乎

古之人迪惟有夏至茲乃三宅無義民呂氏曰周公既歎知恤者鮮復歷舉知恤者以告成王夏也成湯也文武也皆知恤乎此者也○俊者天民位者天職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則野無遺賢而天職不曠皆所以尊上帝也○古之賢臣以人事君古之賢王以人

事天○事天之道莫大于得賢以治天職○不舉賢
卑天爵也用非其人賤天職也○呂氏曰統名之曰
俊而其所以爲俊者或直而温或寬而栗豈一塗所
可識哉不能實知篤信于九德之行雖隨其鑒裁各
有所獲然得于此未免遺于彼迪知者蹈知而非苟
知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知之深則信之篤也自臯
陶以九德授禹夏之先后世守之以爲知人之法矣
周公之戒成王自綴衣虎賁之外其禮其辭與夏略
同然則以圖任三宅爲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
法也表親近之職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

意也○苟知輕信即謀面也蹈知誠信即克知灼見
灼知厥若是也
按夏臣之告其君與篇首周公帥羣臣進戒之意
如出一口周公于三宅之外又以近臣爲言蓋公
卿大臣其內外有限其進退有時惟左右近習人
主燕私啓處之際無不與之同焉能蔽其耳目移
其心志逢迎以中其欲小廉曲謹以市其信人主
一墮其術中則亦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
而侍御僕從猶樂于得正人之助周公告成王以
立政用人之道尤拳拳于綴衣虎賁趣馬攜僕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官表其關于君德之重至與三宅大臣列叙而並言而于周禮太宰之職則舉而屬焉養源之精意實在乎此宮府一體後世知此意者諸葛武侯而已漢初此意猶存一二自武帝時內外庭始隔絕爲二公卿大臣不復與內政而小人專寵用事于中遂至于漸不可制然後知周公之所以保護君心養成聖德者正有在乎此而不可易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惟暴德罔後呂氏曰非人材果劣于往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日任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效見于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效見于絕世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至用丕式見德在夏曰籲俊尊上帝在湯曰丕釐上帝之耿命在文武曰敬事上帝皆謂得賢以治天職也皐陶謨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即繼之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即天工人代之之目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政事懋哉懋哉則言如是而後能無曠也而其本則在君之知人蓋皐陶上文自亦行有九德乃言曰載采采至彰厥有常吉哉正言知

RIGHT TO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人之事卽此篇所謂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湯之克卽宅卽俊文武之克知灼見皆是也君之知人如此故官使無不當衆賢盈于朝百僚有師師之風同寅協恭懋哉懋哉以趨事赴工然後典無不惇禮無不庸德無不命罪無不討而天工無曠此則湯之所謂丕釐上帝之耿命而禹之尊帝文武之敬事上帝亦何莫而非是哉○曰三有俊曰論也此一段文義頗艱奧蔡傳甚明暢但嚴惟丕式一句尚未了然嚴惟恐卽後末惟成德之彥之意兩丕式字上言君丕式乎賢下言民丕式乎君○嚴惟丕式言思慮精專一于賢者卽凡事委心聽順惟賢者是師而不自用便是丕式處若欲其舍所學而從我或侵其職或代其謀不以賢者之事爲法卽非丕式矣○任賢勿貳之道矣○言行之接莫親于家人其次則莫近于國人見聞稔熟故情未易齊協字卽齊字家曰齊言能使一家如一人也商邑曰協言能使一國如一家也○四方之人皆大法乎君而以德自見所謂徧爲爾德也

嗚呼其在受德暨至奄甸萬姓桀紂所任非人皆本于躬有邪德故曰桀德受德推本而言之也言受德

强暋故所進用惟用刑暴德之人與之行威虐于國乃惟羣小近習逸德之人與共政事而躭樂于內帝敬罰之使我有諸夏受商命而治萬姓也○庶習逸德如漢成帝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飲滿舉白談笑大噱是也

亦越文王武王至立民長伯呂氏曰三宅共政者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無間惟文武眞能知其心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武灼然見其心也○正義曰文武知此三宅三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呂氏曰事天以人三代所共也○按三宅內總百官外總州牧侯伯以臨民故謂之立民長伯傳引王制是解長伯二字之義非謂三宅出封爲諸侯也天職脩而上有所承見敬事意體統立而下有所寄見長伯意體統字正謂三宅總內外之治而凡治民者皆受其綱維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至阪尹上言文武之知人此歷言文武之官皆得人也文武立政以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三事者庶官之首庶政之綱文武之所愼簡者莫先于此

此得其人因使各舉所知各簡其屬則布列内外無不得其人矣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泛指不依吕氏金氏説攜僕孔傳曰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則如漢孔光爲侍中執唾壺是也蔡傳曰攜持僕御之人則以爲二事百司庶府傳因司字府字各舉兩官以見之此等皆侍御于王者大都小伯者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省文互見爾大都公之采邑小都公之采地也藝人執技以事上者百司庶府此内百司所謂裏臣也表對裏之辭若外府外司服之屬則表臣也太史史官秩下大夫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尹

庖内外饗尹饗膳夫則其伯也鐘師尹鐘磬師尹磬大司樂則其伯也曰内外百司則凡官皆舉之矣至于特見其名則皆有意如吕氏所説固爲有理但上文庶府既以爲内府太府之屬則非冗賤當以財用出納所關尤易以導上之侈心而見爾大率此段多有缺畧未改定處善讀者姑會其意可也庶常吉士言在文武之廷者無非常德吉士此一言而上下蒙之古史之體也蔡傳此條下首云此都邑之官也只指大都小伯餘不在内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諸侯之官也夷微盧烝三亳阪尹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

也夷夷國也微盧見牧誓丞字錯于微盧三亳之間亦恐是夷名三亳正義曰亳民分爲三處三處各爲立監鄭玄曰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蓋元爲一地而今分爲三如云三秦三楚三晉之類湯舊都在偃師與蒙穀熟相去太遠殊非其地說見湯誥阪音反尹者言通上皆爲立監名尹也蔡氏曰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于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爾自諸侯三卿而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也○庶人尹庶內外賽尹賽此呂氏原文蔡傳漏尹庶尹賽四字○微盧丞蓋夷國之中屬者武王伐商微盧亳從焉爲之置尹如漢爲西域置都護之比也險危之地不必邊裔如陝之崤函趙之井陘鄭之虎牢皆參錯于五服之間者○武王使羣叔監殷殷是紂之故都在河北三亳是湯之故都在河南殷有監易知三亳有監何也豈亦以其地在形險之故與○正義曰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以下以一尹總之○文武以一人之聰明豈能周知內外遠近大小之臣哉三宅大臣人主所親擇其下小大臣工又各委之三宅高宗曰惟暨乃僚穆王亦曰慎

簡乃僚皆然也○文武時得人之盛如此推其本原由其知立政綱領在用三宅三宅得人故内外衆職皆得人也下文遂復以三宅參錯言之

文王惟克厥宅心卽三有宅心三克字最有力言文王之知人惟克知其心乃克立其官以克稱其任之人也人君未嘗不欲其官之得人惟此之權度未精而彼之底蘊未盡則情僞可得而亂邪正可得而易位置之間不覺人官每至于相左也常事常任也司牧人常伯也此篇論三宅有全言之者有舉其二者有舉其一者參錯及之爾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至罔敢知于茲庶言諸侯之復萬民之逆也庶獄獄訟也庶愼所當愼者非一如財用愼其出入不虞愼其戒備之類皆是也有司主者也牧夫司牧人也用用命者違不用命也兼謂與其事也言文王于庶言庶獄庶愼一無所兼但于有司牧夫之用違則訓之而已牧夫主庶言庶獄庶愼之事故不曰牧夫而曰有司之牧夫也訓其用命者則其事可以不問而自理訓其不用命者則其事可以不嚴而自治文王豈屑屑焉于此三者而下侵衆職哉抑有司者治之爾有司治庶言庶獄庶

愼之事而吾則治有司之不治者焉于此三者罔攸兼而于庶獄庶愼則又罔敢知焉罔攸兼者委任之不以身與其事也罔敢知者敬忌之至不以心與其事也常人之任人或能不以身與其事而不能不以心慮其事文王則不然所當知者不得不知則特不兼之而已不當知者不惟不兼并于罔敢知焉三宅不言準人說見上○庶言獄愼三事三宅皆通不必分屬觀後勿誤于庶獄亦單說牧夫可見○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爲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之至思不出其位之意毫釐之辯學者宜精察之按呂說甚佳○蔡云罔攸兼則猶知之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吾謂罔敢知姑以庶獄明之罔兼如代有司之聽斷罔知如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非若未嘗知有其事也如云君明樂官不明樂音言君當明于知樂官而不在知樂音審音乃樂官之職非人主之所當察也○司馬公曰人君急于知人緩于知事亦此意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急于知人也庶獄庶愼罔敢知于茲緩于知事也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矣而不能知弘石之姦唐宣宗抉

擿細微非不察矣而不能知令孤綯之佞明於小而闇於大也故堯舜之知不徧物而急先務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至丕丕基吳氏曰武王率循文王之功于其義德之人用之而不敢替率循文王之謀于其容德之人從之而不敢違蓋拯民危急必資剸裁之能詒謀宏遠必資寬大之度此武王述事繼志而不改父之臣故父子並受此至大之基業也○在受德暋故所用惟暴德逸德在武王率循文王故不替其義德容德○按周公于文武之事首言文武知人之同次言內外得人之盛中則言文王之克厥宅心以見文王知人之要罔攸兼罔敢知于獄慎之事以見文王任人之要至于武王無復他語惟言其能用文王之人而已此又武王知人任人之要也下章以文武之心法授成王灼知厥若即克厥宅心也勿有間之即罔攸兼不敢替厥義德也○蔡傳云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公字下缺一承字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至以乂我受民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歎息言孺子今既爲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惟當于立事準人牧夫之官克明知其所順立事即常任也順者其心之所安也凡勉于一時者非其

心之所安也心之所安必始終如一表裏如一知人者必灼知其如此而始可謂之克知其心不然則猶未也既得其人則當推心任之大使展布爲治相佐我所受之民調劑我獄愼之事其委寄之重如此而可使非人得以間之哉間謂有參之者也與賢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賢者何以得自竭而終始其治乎故勿有間之此又任人之要也○繼自今我其立政立政二字提起着下立事即常任牧夫即常伯此處乃是備舉三宅官名言立政之道在于用三宅之官爾相受民牧之責也和庶獄準之責也和庶愼事之責也此篇三宅有全言之者有舉其一二以包其餘者有變文者前章常事司牧人即常任常伯是舉其二以包準人也有司之牧夫是舉一以包常任準人也既是舉一以包二則不必以庶言等三件事爲三宅通有也此爲定說○孔氏以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諸家皆以立政立事爲一意以準人牧夫爲錯舉其二皆非是此篇專言立政之道故篇中每舉立政爲言如云罔有立政用憸人繼自今立政之類言立政者非一其言立政之下即言三宅者凡三作三事一也此章二也自古商人三也三宅每變文任人

即常任而又曰常事諸家不曉變文之義
故妄說爾○克灼知厥若與前克知灼見克厥宅心
只一層事但指出厥若義又親爾○受民即所謂皇
天既付中國民與文武受民者也付之非人是棄所
受之重也庶獄下係民命上關天和庶愼之有備無
備而政之得失國之安危時之治亂亦係焉此二句
本丕乃俾亂來言委寄之重又起下勿有間之之意
○自一話一言承勿有間之而言一話一事之始終
一言一句而已此不止是言其時之至淺亦謂議論
之間微有向背一出話一出言微不終于專主君子
則小人乘間入之矣言人君思慮當專在于君子無
一話言之間而後君子得終其治斯民得受其福也
○時則勿有間之人知間之者小人也而不知間生
于我間生于我而後人得而入之人主之于賢者雖
尊禮委任未衰而意向有不合厥怠有其萌皆間之
所由生也末惟之惟亦訓思前言嚴恩大法乎賢者
此言自一話一言終思賢者以治我受民皆見意向
專一之至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至惟正是又之徽言通指
禹湯文武以下成王守成尚文于武王則文子于文

王則文孫庶獄準人之事庶愼常任之事或言獄愼
三宅兼有非是誤者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
以已誤之也上言勿間之以人此言勿誤之以已大
抵人君任賢不專其弊有是二端故反覆言之也
自古商人至用勩相我國家言商以該夏言文以該
武也自古立政之道于三宅之官則克宅之言能得
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繹引其端緒也按注疏
由字無音蓋只如字讀也蔡傳訓紬繹用之而盡其
材是以意解非即以由字爲紬字也紬音抽漢書谷
永傳云燕見紬繹師古曰紬繹者引其端緒也蓋不間之以人不誤之以已
則能使賢者自效有以引其端緒而盡其用也夫國

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焉爾故成王康王之初
元老大臣皆有詰戎兵張皇六師之告是皆有國者
之所當講而其所謂詰者儆軍實除戎器嚴紀律而
已以是陟禹迹征弗庭必非黷武勞民之師非若守
文之主以兵爲諱日就廢弛一旦警急則倉皇無措
一有好大喜功之心則又誅求征發于常調之外也
至謂陟禹之迹尤有深意古者聖人疆理中國華夷
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舊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
則中國之禍終有不可料者後世有以燕雲之地棄
之夷狄者華夷同壤曾不幾時子孫親受其禍而卒

貽中國無窮之害如此而後知周公之言非爲土地
其意遠矣○按禹迹卽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
薄四海咸建五長聲教訖于四海是也陳謂今威德
所加盡禹迹所至也方行德威之流行也文王之耿
光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武王之大烈永清四海丕單
稱德覩揚謂不過佚之顧文子文孫而言成王雖守
成尚文然武亦不可弛詰戎兵亦文子事也○此因
上勿誤而并及之克詰中亦須體勿誤意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金氏曰周公
之意併後王而戒之使成王行之後王傳之以
爲家法也常人常德之人卽上文之吉士也常人儉
人二者相反凡儉利便捷者儉人也凡持重守正者
常人也儉人常以生事爲功常人常以生物爲意常
人如四時有序萬物生成而莫知爲之者儉人如盛
夏驟涼隆冬乍燠一時若快人意而民人疾疫生物
夭札之患自是滋矣此用人者所當辨也○推庶獄
勿誤之心則凡立政皆然而當謹其用也推儉人勿
用之心則當惟常人是求而貴能用之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至以列用中罰呂氏曰旣
戒後嗣王以擇司獄之牧夫恐其未知取人之準則

故命太史書蘇公之事于簡以示後王曰此萬世司獄牧夫之式也○孔氏曰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敬爾由獄敬卽所謂列用中罰也夫玆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不敬而差則民命所係豈可悔哉蘇公之用刑惟敬而常得其中所以培植太和之脉以長我王國長如字讀乃短長之長也使後世爲司獄者能取法于此而有謹焉則列用中罰亦如蘇公矣列條列也指成法而言列有輕者有重者原情定罪用其所當輕當重者是乃所謂中也中者得宜之謂非以輕重之間爲中也○漢有夫事比周禮小司寇登中于天府註曰取其計獄蔽訟之得其中者上于天府使藏之以爲法比後罪犯有合于是者則援引以爲質也卽列用中罰之意觀此則引律條以定罪其來久矣○式敬之式用也玆式之式法也○獄者民命所繫觀苗民虐刑無世在下則知蘇公能敬刑長我王國矣○玆式有愼周公欲後之典獄者如是欲後之任典獄者必擇如是之人也

周官

孔氏曰周官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正義曰經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

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材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至董正治官巡侯甸卽六服而畧言之也

之也六服承德卽九服而以內五服并王畿言之也

禹貢五服通畿內而言此以內五服并畿內爲六服

正與侯甸男邦采衞之辭合畧外四服爾庭直也董

督也治官治事之官○正義曰周禮九服此惟言六

者夷鎭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之于夷

狄羈縻而已不可同于華夏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

周德言協服也周爲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

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撫萬邦只言君臨天下

之意省方觀民去暴除殘皆所以安天下之民也六

服羣辟罔不奉承周德則是素直而賢者固于旬于

宣以廣一人之德化悔其不直者亦來享來王以奉

天子之威靈歸字對巡征言董正有二意正其體統

訓其職守

王曰若昔大猷至保邦于未危正義曰治謂政治邦

謂國家治有失則亂國不治則危思其亂預爲之制

慮其危謀之使安制其治于未亂之前安其國于未

危之前張設官府使分職明任委賢能使事務理如

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于前以示立官之意

○按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正以制治保邦之本在此也官者治亂安危之所出人則制之保之者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至不惟其官惟其人上文蓋述古語此曰字成王自言也建官其來久矣雖唐虞亦稽之上古損益隨宜建爲百職內則百揆無所不總四岳總方岳之事外則州牧各總其州侯伯次州牧而長其屬國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乂然此特制數爾大抵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庸則廢事邪則亂政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得人而已夏商官倍亦內外相承體統不紊蓋官不相沿而此意不可易○唐虞能使庶政和而萬國安夏商亦克用乂者蓋不恃其建官惟得人爾賢者能立政官不足恃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而方岳之事四岳主之則內通乎外州牧侯伯總治于外而州牧又總于四岳則外通乎內○益稷篇禹言州十有二師即侯伯也孔氏以爲五國之長蓋本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之說未知唐虞之制然否正義引咸建五長此五長在五服之外豈侯伯也○惟和者總治分治之事皆得其理也有乖宜則不和矣萬國

咸寧又本于庶政來以其時而言五兵雖設而不試也五刑雖制而不用也以其民而言帝則順之而弗知也帝力賴之而弗庸也此唐虞萬國咸寧之氣象也○不惟其官惟其人官不必備惟其人惟其人三字是一篇之要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至訓廸厥官成王以已之德弗若古人祗敬勤勉夙夜不怠仰惟其制治保邦之意是順以訓廸厥官也○制治保邦之本先求諸身而訓廸董正固非空言也○訓官之意欲官皆得其人也而身又人之本故此言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

逮本其平日自勉之心也此訓廸以前事仰惟前代時若訓廸厥官則言今日所以董正之意也時若指唐虞夏商建官得人而言訓廸之意是欲使今日之官皆如之也○自史臣言之曰董正自成王言之曰訓廸一也分爲二節正其體統一也訓其職守二也如三孤貳公六卿分職六職之中冢宰又統百官六卿又各率其屬外之九牧又統諸侯以聽六卿之倡此所謂體統也公論道孤弘化六卿各有所掌六屬受六卿之率各有所司九牧受六卿之倡宣布于諸侯各有其事以至成王之所告戒自有官君子以下

皆職守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至官不必備惟其人程子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又曰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又曰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愚按程子之言深得古聖人設官之意○唐虞時未有此官然舜命禹宅百揆禹曰帝慎乃在位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而帝亦曰予違汝弼則亦論道之任矣禹皐陶每相與語帝前而曰予思日贊贊襄哉固論道經邦之實事也○微子曰父師少師是師傅官前已有之立爲定制則自成王始爾○道者陰陽之理凡邦國之務不外此理三公坐論其理以經邦使天地四時得其職而陰陽得其調即燮理陰陽也○論道之義不明久矣所論者何道即經綸邦國和調陰陽之道也夫邦國若此其大也要使禮樂刑政之施君臣父子之叙井然有條而不亂此必有其道陰陽運行於天地之間而能使三光全寒暑平無愆陽伏陰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WAN R.O.

以多變此亦必有其道惟三公以道爲天子師爲能知其所以然之故則使之論說于天子之前故論道皆所以經邦而燮理陰陽經邦燮理皆實事則論道非空言也論者謨謀之謂經者政治之謂三公論之天子宰相相與施行之蓋一事也○燮理陰陽別無他道惟區處人事各得其宜則天地之氣自順○燮和也理字始見于此事之有理猶物之有脉循之則治逆之則亂物之脉理惟玉最密故字从王凡治必循其理故治事治民皆曰理治玉曰理治獄曰理道陰陽曰理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惟其人與商

左右惟其人語意同謂此三公必其人足以爲師爲保者始居之無其人則闕○師傅保所以必三者正君養德之道不可以不備也官不必備者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之任不可以虛居也○後代詳于政治而不詳于人主之身成周治事之官六而三師并三少亦六所以致詳于人主之身以正君爲求治之本輔德于先不待過而後諫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至弼予一人孔氏曰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單于公尊于卿特置此三者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按弘化卽三公之論道經邦也

寅亮天地卽三公之燮理陰陽也弘如人能弘道之弘葢天地無爲而吾之所講明推行者無非所以弘化也化者天地之用而弘之者人使天地之心徧于萬物無事無不得其所是卽寅亮天地也亮相也與亮天工一例蔡云敬明則似以爲亮采之亮矣弼亦一人卽所謂導之敎訓傳之德義保其身體也君身萬化之原論道燮理弘化寅亮之所有事者莫先于茲所謂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者也上文三公不言者以論道中足以包之也○道化與陰陽天地各相對爲文而非有異義化卽道也莊子注曰天道陰陽運行則爲化自無而有自有而無則爲化此皆一陰一陽之妙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也聖人有以參贊之設官以論其道弘其化則陰陽和天地位其實論道者非不弘化弘化者非不論道而燮理陰陽與寅亮天地又非二事也所以如此立文者以見公論于前孤弼于後其道相成而非有二爾如以道化爲公孤之差別則陰陽天地亦豈可以差別耶陰陽氣也一陰一陽者道也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化也主宰乎道化者天地也爲天地之心者人也人之道卽天地之道故論道弘化燮理寅亮卽贊天地之化

育之實事也○三公言官不必備惟其人則三孤亦然三孤言弼亦一人則三公可知○周禮無其職蓋坐而論道不煩以事不以一職名官故不載○葉氏曰成王以周召爲師保而太傅無聞周公沒召公仍爲保而不聞設師傅蓋難之也○三公多以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以公之位無其人則止爲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而六卿自若也○以顧命六卿證之召公冢宰畢公司馬毛公司空皆兼三公○周公代太公爲太師畢公代周公爲太師召公自武王時至康王初爲太保○召公代周公爲冢宰顧命中可見○商之伊尹傳說皆爲冢宰而太甲曰既往背師保之訓說命曰王置諸其左右朝夕納誨是皆冢宰行保傅之事之事

冢宰掌邦治至時地利凡治事之長謂之宰故家相曰宰天子之相謂之冢宰貳王治事百官總焉則進異名而謂之冢宰分職于王與五卿並列各與其亞貳爲對則退異名而謂之太宰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冢宰之職內統百官外均四海是卽所謂掌邦治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司專主也惟冢宰無不統

自此而下則有專主矣徒人衆也司徒主凡夫家之徒衆也治衆莫大乎教布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之常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王介甫曰善教者浹于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强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爾强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司徒之職雖曰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保息六以養之本俗六以安之荒政十有二以聚之執事十有二以登之無一不掌亦無一而非教也夫教豈一端而已哉雖稽夫家之衆寡會萬民之卒伍辨征役之施舍要皆以寓吾道德之意是以舉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內父詔其子長帥其幼何莫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後世治出于二而政與教分民生日用之常無復能寓吾道德之意方且以開設學校爲美談增博士之員下詔勸學以風四方儒者輒從而諛之曰是有志于教化者名存而實不至可以善人之形而不可以善人之心也上爲文興下爲觀美相與爲欺而已○六官司徒司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

官不兼羣職太宰不言司者以其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也正義曰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曰宗伯周禮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太宰職云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按禮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辨民志定則和矣所謂有序則和也宗伯掌邦禮以治神人之序和尊卑上下使不僭不乖也○司馬主兵政兵以車馬爲重而尤急于馬故政官曰司馬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司馬掌之平謂使强不得凌弱衆不得

暴寡邦國各得其平也莫非政也而獨兵事謂之政政者正也征伐所以正人之不正政之大者也○羣行攻劫曰寇人之惡不止寇而名官曰司寇亦舉重而言也刑官也而不曰掌邦刑者聖人立法禁于未然至于刑則加之人矣止惡于未然聖人之本心刑非得已也然小懲而大戒亦所以爲禁也故曰掌邦禁詰者推鞫之事刑者斷決之事詰而後刑刑者必詰互文也○司空主國空土以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空土者凡土之曠田之未授者也四民謂士農工商之受祿受田受肆受廛者皆有以分畫而與之時

地利謂田有稼穡之利場圃園田漆林之類有樹藝之利以時而興之使無空土無閒民也○邦土者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涯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無非司空所掌司空辨其名物知其土宜以居四民時地利其居民也相其陰陽之向背嘗其水泉之甘苦利則使居之害則使避之居得其所則民生可阜鳥獸可蕃草木可毓大則邦國都鄙之數小則縣鄙形體之法皆所以居民也其時地利也五物九等既辨由是以作民職則三農以至閒民各任其事也以令

地貢則九穀以至山澤之物各出其有也土事出于十有二土稼穡樹藝出于十有二壤皆所以時地利也○周禮司空之文多錯于他官而地官尤多漢儒不知本經以考正而妄謂其缺因以考工記補之殊不知考工記記工事爾非設官也故無員秩且其所謂國有六職者自明言于下不過言上自王公士大夫下至農耕婦織商通貨財各有所職而工在其一不可相無爾何嘗及天地四時之職也

呂氏曰天下之事有治以均之有教以擾之又有禮以和之其待天下之理亦已盡矣其間或有敗

常干紀者大則職之司馬小則職之司寇以此見
王者之治不倚一偏既有以開導之又有以警畏
之如天地之有雨露必有霜雪有春夏必有秋冬
何可少也莊老乃謂德衰而後有刑亦不識天地
陰陽之化矣司空一官居終者蓋有前五者而後
民可得安其居也○又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
調精徵之源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職之則
有六卿之職焉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爲天下者始
于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敎之以人道
之大故二曰邦敎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故三

曰邦禮敎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焉則將刺
之事也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于原野降此則有司
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永奠
其居故六曰邦土終焉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
徒以下無非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爲六何也
綱在綱中也乾坤與六子並列于八方冢宰與五
卿並列于六職其義一也按冢宰統百官則其任
專六卿分職則其事不相厭音押此萬世任相之法
六卿分職至阜成兆民既訓六卿之職則其屬在其
中故云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

以倡九牧內外相承即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之意也阜成兆民九牧之職也六卿倡九牧則九牧率諸侯矣諸侯得以六典自治其國故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邦國之治不外于六典此所以六官倡于上而九牧從于下也○成周之時內則六卿外則九牧皆以執天下之要使天下之事歸于六卿方國之權歸于州牧州牧之腹心歸于天子所以能使萬國如一人者此也秦始皇以封建爲樹兵而廢之柳宗元以郡縣之易制爲賢于封建皆由不知此也

六年五服一朝至大明黜陟孔氏曰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見來朝也諸侯各以服數來朝與六年五服一朝之說不合且當以經爲據○周禮職方衛服之外有蠻夷鎮藩行人所掌六服要服即蠻服其夷服鎮服藩服在九州之外謂之蕃國父死子立及新王即位乃一來見所謂來王也聖人詳內略外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治夷狄職方極王化所至而言行人所掌限朝貢之節止及六服周官之初又但止于五服焉○大明黜陟繫于天子時巡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卽孟子所謂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是也言諸侯黜陟之事而不及庶官者庶官考績黜陟之法自唐虞以來日加密矣今成王之所申明者外治之事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至民其允懷有官君子合尊卑大小而言敬汝所主之職慎汝所出之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言令一出有行無反見令不謹于未出之先必反于既出之後不可不慎爾令而不行是去而復反故言反也○令之大者固出于君百司庶府自下教條于其屬亦令也○上自公孤六官下至諸侯卿大夫莫不有所出之令若同以天下爲心而不徇一已之私是非利害必計久遠必合衆情則訐謨定命遠猷辰告民豈不信而懷之乎○令出而反民輕上而不信令矣然必謹出令不使至于反此教以謹令非欲其遂非也○易渙汗其大號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以公滅私令之慎也民其允懷令之行也

○程子曰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已故能盡大同之道愚謂所謂以公滅私者亦如此○公者人心之同私者一人之見如本是爲民興利除害却有行一番卽增多一番弊竇罷不但不受其利而反爲之害者無他非通天下之志者不能以一人之心知千萬人之心非勝一已之私者不能以千萬人之心爲一人之心出令之人以公滅私則慮無不審而發無不當此民之所以允懷也○公者公道私不但已之私人各有意欲行其私私之事多矣私之門多矣在上人主持公道以出令而滅衆人之私與已之爲身爲人之私則動合人心豈不信而懷之

學古入官至涖事惟頗此章以學爲重據已在官者而言本言不可不學而曰學古入官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是未當事固以學爲先既當事亦以學爲重故可曰學古入官而不可曰入官學古其文勢事理則然也○古人卽學皆事卽事皆學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所以日用常有餘裕○議事以古義裁之故曰以制制裁斷也以古義折斷今之事而得其所處之宜也○議事以制典常爲師至今猶然議事以

制如今有大事大疑公卿集議引古事裁決是也典常作之師如今每事以　祖宗成法爲主是也○蘇氏引叔向議事以制不爲刑辟之言得制字之義所論律令任法之弊非此經之旨○成王訓官以學勉之以不學戒之學古學也典常作之師亦學也學古則能制事而政不迷師典常則有所持循而官不亂蓄疑敗謀怠忽荒政皆不學之失不學如牆面蒞事惟煩安能不迷也○事不能決故蓄疑師心自用則以利口亂官寡陋自安則以怠忽荒政○不學則于理不明惟見其煩擾而已學不學之得失相去如此

○世亦有好古而至于好異者如王安石行新法是也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又輔之以呂惠卿眞所謂利口亂厥官也典常作之師所以爲至戒也○學者應事以理雖萬變而不窮不學者應事以才始猶以材力經營之終未有不歸于牆面者也如霍光寇準蓋皆不免成王之言豈專爲庸下者戒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至乃罔後艱孔氏曰此戒凡有官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按功者業之成如教化大行刑措不用之類所以崇其功者存乎

TAIWAN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志程子所謂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
必當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
之論所遷改立志如此斯有卓越之功未有志先卑
近而成就能高遠者業者功之積如敷敎明刑之事
日積一日者是已呂刑所謂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
罔或戒不勤康誥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孔子
所謂先之勞之無倦歐陽永叔論敎化所謂以不倦
之意待遲久之功朱子自言其爲學以爲銖有所積
寸有所累業官者益亦然也服勤如此斯有次第之
不勤而欲業廣是却行而求前也勤由志而生志
待勤而遂然又貴果斷何也天下之事乘其幾而
爲之則爲力也易失其幾而圖之則爲力也難惟夫
理之所在時之可爲則決之以理而不牽于二三之
見義在不疑時不可失則斷之以義而不參以猶豫
之私克果斷如此則志不虛用可以觀其成于有漸
勤非徒勞可以收其功于一旦尚何後艱之有哉○
果斷因志勤而言天下之事非所望于無志而不勤
者其或有志知勤矣而後艱之不免者以其不能果
斷坐失事幾也幾謂其可爲之會也失其可爲之會
則志與勤虛用矣後艱非後患乃艱難而不易爾○

宋神宗非不果斷然志在取幽薊勤在致富强則志與勤皆用非所用而又果以行之是乃妄動豈果斷之謂哉如孔明以恢復漢室爲志治國練兵是其勤出師伐魏皆當幾是其果斷惜天不假之年其功不成爾○如宋之南渡欲成恢復之功須有不共戴天之志選將練兵修戰守之備不遑夙夜如越句踐臥薪嘗膽而後可乃其君臣有苟安一隅之心則無志矣寇至而倉皇寇退而暇豫自治之實一切苟且則不勤矣孝宗雖可謂有志而知勤者然而不能果斷坐失事機始而議棄三路詔吳璘班師繼而罷張浚

撥兩淮邊備所以志與勤虛用而後鄭之不免也○王氏智仁勇之說似非本意

位不期驕至心勞日拙人無所挾何驕而位不期驕則爲居所動也人無所欲何侈而祿不期侈則爲養所移也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所以恭者恭爲吾之素德無位猶是也居位猶是也恭出于心非有所爲而爲之于外也饗是祿當知所以儉所以儉者儉爲吾之素德祿之猶是也弗祿猶是也儉出于心亦非有所爲而爲之于外也恭儉出于素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如詩云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

食自公委蛇委蛇此詩乃南國被文王之化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即此所謂日休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蓋于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愧于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急遽之不暇寧有委蛇氣象哉羔羊詩之節儉正直即周官之恭儉惟德也作德者無間于在公退食其于敬恭之度儉約之節履而安之中外如一豈不心逸而日休休哉若恭儉出于有所爲而僞爲則心勞而日著其出矣○實有得于恭儉即德也以聲音笑貌爲之則僞矣恭儉一也作德者心逸而日休作僞者心勞而日拙恭儉之可誠而不可僞如此心逸日休只言恭儉出于誠之美以見當惟德之意非效也○爲保位而恭儉所謂作僞者也○作僞如公孫弘作德如司馬君實○古之人驕侈猶在于祿位之後今之人則自未得志之時已無不慕于驕侈待得志而肆爾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寵祿位也危患畏懼也弗畏入畏言患且至○新安陳氏曰利祿與危辱爲隣甚可畏也思其危則畏懼不暇何敢驕侈乎推賢讓能至惟爾不任陳氏經曰人能推讓樂善故

也不能推讓忌嫉故也九官相讓衆賢和朝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安有不和我忌嫉人人必忌嫉我交相忌嫉何有于和○董氏鼎曰因所稱舉之賢否益足以見我之賢否則推人之賢乃我之賢也讓人之能乃我之能也爲人臣者以是觀之必無嫉賢妬能之事賢者有所勸而不肖者亦可以自警矣○薦舉得人是汝知人之明亦得以人事君之道矣故曰惟爾之能○丘文莊公曰有虞之朝命禹爲百揆而禹則遜之稷契皐陶命垂爲共工而垂則遜之殳斨伯與[illegible]遜于朱虎熊羆伯夷遜于夔龍噫君以其人爲賢能而用之而其人不自賢不自能而推之賢讓之能其相與如此此百官和于朝而庶績所以咸熙也歟成王仰惟唐虞建官之意而時若之而以推賢讓能望其臣蓋欲其効虞廷之九官濟濟相讓也按唐虞時百僚師師則推賢讓能有不待言亦不俟於訓戒也成王時已不足于師師之風故形于戒辭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至萬邦惟無斁呂氏曰訓戒既終復提要總告之各敬爾官以治爾政即前所謂欽乃攸司也統而言之惟在于輔君以永安民爾○陳氏大猷曰前言阜成兆民指當時言此言永康兆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民期于未久也○董氏鼎曰唐虞建官庶政和萬國寧我周建官庶政之和亦若是則我周萬邦之寧者其有厭斁乎此成王歸于宗周不暇他及而汲汲于董正治官以國家紀綱所係根本所關至不輕也○三事以爲卽立政三事者成周雖分六官其職則仍古三事之職也故仍呼三事三事只指六卿公孤不在內大夫則其副與屬也佑乃辟康兆民是一直意敬有官則無怠忽慢易之失治有政則無瘝曠廢弛之憂永康者致治自今日而貽太平于永久也無斁之心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邵文莊公曰唐虞九官周六卿夏商則有三宅周公作立政亦因之旣而講畫以成一代之典名之曰周禮六卿之職于是乎備書未成而公卒周官之所董正者其大綱也君子曰周禮在是矣○呂氏曰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教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變焉可以見其講貫啓發之深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傳而不反焉過此而有君陳乃周公旣沒之後又過此而有顧命乃成王臨沒之時成王進

德始終之事備矣周公格君始終之功著矣

尚書日記卷之十四畢

後學南昌彭[illegibl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日記卷之十五

金壇王樵著　門人平陽蔡立身校

君陳

孔氏曰君陳臣名○正義曰周公遷殷民于下都親自監之既没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辭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蘇氏曰周公遷商頑民于洛必不遷舊人以宅新民也洛人在內商人在郊理必然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至于茲東郊敬哉孔氏曰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已以恭善事父母者必

友于兄弟能施有政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正義曰成周周之下都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成周之邑爲東郊也○按克施有政論語作施于有政孔子申之曰是亦爲政蓋又是一意此經本意只是治可移于官之意朱子曰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又按經文止云尹茲東郊書序始云分正東郊說者謂周公存則王城下都皆自監之周公沒則分東郊使君陳監之王城之事君陳不與今考畢命曰祗命公以周公之事畢公之任即代君陳者也何以見王城之事君陳不與哉畢命之序亦有分居里之說乃本篇中旌別之意而此序之分正二孔亦以分邑里爲言夫旌別淑慝分其宅里乃畢公之事耳君陳之時所未有也序者妄加而後人又妄爲之說至今襲用其語而不察是不可以不辯○呂氏曰周公之歿也龎臣碩輔尚多立于朝而分正東郊成王獨以屬之君陳何哉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平日與周公比肩同功慮其兢兢循守者或未專固微有自用之意于其間則于治體已有間矣不若畀之後進端慤之人則一意奉承不敢毫髮增損成王微旨蓋

在此也至于成終之任開闔變化非四朝元老莫能之故康王必付之畢公焉○治頑民不可以急惟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乃可居之君陳令德孝恭可想見其爲人矣

昔周公師保萬民至惟民其乂師保二字最有包含悉殷頑民遷于洛邑治而教之而必曰師保見周公之于民其曲盡如此也教之如師保之如保父兄之于子弟子之于嚴師也周公之德民方思之君陳繼周公之職治周公之民亦惟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訓而已○按此篇言周公之訓者三曰懋昭周公之訓曰式時周公之獻訓曰惟弘周公丕訓據蔡傳之意其首曰周公既沒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則固以訓民言矣而次引呂氏之說曰成王既勉君陳懋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觀復舉二字則懋昭者欲君陳布之于民也式時者欲君陳體之于已也單言訓者泛指平日教人之言也特舉四語爲獻訓者則又以其至理激言切于君陳之身者言之也訓字雖同而旨各有謂細玩可見○周公之訓不專是一紙教民榜文凡條貫約束見諸設施者俱是○殷

民之難諭也周公師之保之曲盡其方如禹之導江河而使之東也訓人如周公而至矣無以加矣不幸七年而薨民未允升于大猷使繼之者少不以周公之心爲心周公之事爲事民其可得而治哉故成王拳拳望以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至下民惟草我聞曰者蓋聞之周公太平之世無一人不得其所宇宙間純是一團和氣其協氣聞之所發越謂之馨香馨香非有象凡物之精華皆是也至治之精華所謂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故聖人以爲馨香在此而不在彼耳感于神明亦不必定說是祭祀之時只至治馨香便與神明感通無間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人但見其如響斯答而不知其本在此也○感神者非黍稷之馨也乃明德之馨也明德得之心而清明在躬乃至治之所從出○式訓即明德也曰孝曰恭君陳已今其德欲其日就月將緝熙于光明故曰式時周公之猷訓也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疆而勢迫惟明德有可感之道自周公法度言之苟無前人之德則徒爲陳迹惟明德爲立教之本此所以欲其惟日孜孜無敢逸豫也孝友君陳之素德然孝友

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堯舜之聖亦不出此欲君陳益進其德以至于此則洞達無間何有于殷民哉聲色之于化民末也所謂懋昭周公之訓者其本在此也○金氏曰此以下皆勉君陳以明德之事也君陳逮事周公令德昭聞但患其間斷則爲人欲所昏又患其玩于見忽于行則明德不續矣常人之情雖莫不有好德景行之心而少有克已蹈道之力以周公聖人不闕今古孰不願見而不可得然當時親見周公者亦不少而少有能學爲周公者坐是故也○按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者秉彝好德之心也既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禹征苗之類嘉猷以大道言如禹陳克艱皐陶陳知
人安民之類謀必有道猷必有事亦互言之也則入
告爾后于內爾后能行之則謀雖臣之謀而聽謀者
君之聰也猷雖臣之猷而施行其猷者君之賢也斯
謀斯猷非我后之德而何爾乃順之順將順也入告
于內將順于外人臣之心贊行其君之善惟恐不成
蓋如此也嘆息言臣人咸若是惟良顯哉玩其語意
蓋君陳嘗如是而成王致美而深屬之之意欲其無
替也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人之善即舜之善則
斯謀斯猷謂之我后之德非曰善則稱君也理實如

是也成王非失言殆至言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至以率其或不良正義
曰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
其法使廣被于民卽是闡揚而大之○按推明周公
之訓使人人由之便是弘之意呂氏謂繼前人之
政者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
必奮然開拓然後僅能不替其說未必本旨朱子每
不滿東萊說經此等處是也居人上者勢我之所有
法我之所執知有勢則將驅民以必從是爲作威知
有法則將繩民以不逮是爲以削不可不戒寬而有

制從容以和君陳之治體也畢命言道有升降政由
俗革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寬而有制寬意常行
于法之中單言和則和卽從容不迫之意以和對從
容則有辨○欲弘周公之訓非嚴急所能成苟一以
嚴急爲心則惟見頑之可忿嫉易至于依勢作威倚
法以削則民不見上之可親不見循理之爲樂而反
苦于法之拘矣故必寬而有制從容以和然後不迫
而民從而能弘周公之訓也○言其出于勢與法之
外而使民之心從者在寬言其妙乎寬與嚴之中而
使民之自從者在和寬卽敬敷五教在寬之寬制卽

在寬中非制以濟寬之謂也謂有規矩法度而行之以寬耳和卽和厥中之和和者和乎民也故曰從容以和之從容者不亟不徐施之當也○殷民在辟至三細不宥以用法而言爾無忿疾于頑至率其或不良以施教而言皆寬和之事必有忍至德乃大卽無忿疾之意簡厥修至率其或不良卽無求備之意○執法者無以有已而亦不可狥君也曰辟曰宥惟其當而已辟以止辟乃辟辟斯當矣三細不宥斯當矣在弗若于政弗化于訓之中狃于姦宄一敗常二亂俗三三者雖細不可宥以所關者大也○敗常孔氏謂毀敗五常之教如康誥不孝不友之類亂俗僻言怪行以亂風俗如少正卯之類敗常亂俗是兩樣○三細不宥孔氏謂罪雖小三犯不赦○頑蒙未喻遽興忿疾非教之道人有能有不能求備于一夫非與人爲善之道有忍而無忿疾者有容而無忿疾者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忍也忍乃有濟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容也德乃不可以窺其際矣然在成德則容爲大在學者則忍爲切蓋習忍可以至容也○林氏曰勾踐于吳太王于狄忍也使其不忍則趣亡耳其何以濟湯之于葛文王于昆夷容也包之度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若天地然孰得而涯涘之○脩不脩以職業言者胥伯多正之屬也良不良以行義言者通上下而言也其實庶民亦有職業亦不可指定爲何人也○簡其脩亦簡其或不脩蓋以簡脩爲主其或不脩者亦簡之則勤惰分明故人勸功進其良以率其或不良蓋以進良爲主其或不良者觀之而知所恥故人勵行兩或字不可忽蓋言簡厥脩進厥良則人宜自化而或有不脩者因簡脩而亦簡之或有不良者因進良而亦以董率之其抑揚進退之意在乎此也○不脩言簡而不言刑罰不良言率而不言簡別蓋于上一句之中卽寓下一句之作用○使不脩者皆脩在于簡別之分明使不良者皆良在于勸率之有道皆在于以人治人而無忿疾于頑求備于一夫之意此所以爲和中也

惟民生厚至終有辭于永世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見所以反其厚而使之不遷者在乎上也遠上所命從厥攸好見所以使之從所令如所好者在乎德也故曰爾克敬典在德則民罔不變而允升于大猷矣典五典也敬典在于躬行非聲音笑貌所能爲也商俗雖漓而可變世道雖降而可升以民生本厚先以攸

好故也人主不言福風俗敦厚人有士君子之行人主之福也其曰終有辭于永世期君陳者遠矣○敬典即敬敷五教之意在德即本之躬行心得而非空言也○君陳令德孝恭真敬典在德之人也故始而勉以明德馨香終而勉以敬典在德○敬典在德真所謂明德之馨香可以洞達無間者于化敭乎何有所以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也○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成王自謂膺受多福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康王亦自謂永膺多福成康言福皆以敭民之化爲說然則民俗趨化真人君受福之實乎天保報上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其德緝熙其學至于臨死生始終之變卓然不亂觀此書當與曾子易簀春秋公薨于路寢參看又書載顧命獨成王有焉蓋自艱難變故中得之又曰後世之主以死爲諱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終始者唐順宗嗣子已壯一旦病不能言不能召宰相託孤使宦寺得擬議所立非衛次公等因草詔得入抗議立廣陵王事亦危矣可不監哉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皇極經世書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〇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天子之疾曰不懌曰不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矧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手頮面扶相者被以冕服憑玉几以出命覲禮王服衮冕而有玉几此憑玉几明服衮冕也○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奥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憊廢素定之理雖垂歿固炯如也惟善治氣者能慮疾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能臨死生而不昏豈一朝一夕之積哉

乃同召太保奭至茲予審訓命汝同召者平時召其長則其屬從今則將矧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也此先後以六卿爲序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爲天子公卿畢公與召公一體而班在四者蓋司馬兵權非元老重臣未易付也師氏守王門司王朝得失之事虎臣虎賁氏百尹官正也御事非官正而有執事者○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領○誓言嗣言一出而不易謂之誓凡大事皆然嗣嗣君也蔡依孔氏作嗣續我志未是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至冒貢于非幾奠麗陳教句則肄句肄不違句○德教爲化服民心之本民心爲受天命之本奠麗卽安養之事奠麗而教則民之從善也輕故皆服習而安其教重言肄不違者見其從教之至也是以自西土而用克達殷謂達教化于殷邦也○天威言敬迓者戒謹恐懼常迎之于先幾文武大訓卽述天命者必踐履服行始可謂之能嗣守也無敢昏逾常惺惺然在心而不踰越其則也○王業以艱難成之亦必以艱難守之弘濟于艱難言守成難必待諸臣協力大濟于此也弘濟中含敬迓天威嗣守大訓意○遠者柔以懷之使來邇者擾而馴之使治小大庶邦咸有以安之而使大小相安有以勸之而使謹守侯度此皆君道所當盡者也○威儀舉一身之則而言成王謂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于威儀爾自受中于天地以來有動作威儀之則此固修身者所當自致其力而無假于外然主之者心也心或冒貢于非幾威儀不可得而治矣爾左右大小之臣均有保傅輔翼之責不可苟枝其君以爲非之幾也夫當時諸臣固非引其君於非者然或幾微之事徇之而不謹自微而大將自是滋矣此人主

之所甚畏而輔君者不可不謹也○自亂于威儀即脩身之謂也無冒貢于非幾即謹獨之謂也○呂氏曰斯言也蓋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色辭令之際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功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

茲既受命至延入翼室恤宅宗王發顧命在黼扆綴衣之座命訖反于寢處出綴衣于庭○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將正其統故迎于門外以殊顯之桓毛二臣宿衛者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于齊侯呂伋之所索虎士百人從二執戈者逆于南門之外以爲儀延入路寢翼室爲憂居宗主翼室即東夾室也初喪未爲梁闇故以東夾室爲恤宅之地○齊侯時爲天子虎賁氏

丁卯命作冊度丁卯王崩之第四日也喪禮厥明而大斂尊卑皆同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于康王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冊書故以此日作之既作冊書因作受冊法度下云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以後康王答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須待也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椁與明器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爲棺椁者斬之

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四坐王之所處者器物國之所寶者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于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爲國家之威儀也

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釋言云牖戶之間謂之扆以其所在處名之上文言出綴衣于庭此復設者象王平生○蔡傳以綴衣爲帷幄按周禮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坐上承塵曰帟幕人供之掌次張之即此經之所謂綴衣也立政有綴衣之官蓋即幕人掌次之謂前葛氏謂司服之類未是

經于四座之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座皆設之○設四座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相命與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牖間南嚮至純漆仍几正義曰牖間窻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

侯王位設黼扆南向卽此坐也天子之席三重諸侯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天子左右几優至尊也諸侯惟右几葭席用桃枝之竹爲席有次列成文故周禮又謂之次席白與黑謂之黼緣謂之純純以白黑雜繒緣席也華玉五色玉也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于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以周禮之文知之○底席底翦音若華翦華蒲也豐席莞席也莞音官草似蘭可以爲席詩下莞上簟是也蔡傳莞作筍誤

筍席筍竹萌取筍竹之皮以爲席○綴雜彩也彩色爲畫玄紛黑綬也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燕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于周禮其餘三坐禮無其文其東序西嚮爲養國老饗羣臣之座者按燕禮云坐于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西嚮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于燕飲故西序爲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嚮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

又親屬輕于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燕之坐按朝士之職掌治朝之法王南面此西序東嚮東序西嚮者以此諸座並陳避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座皆與孔同右正義說○金氏曰天子之屋四霤爲四阿四个而有東西夾大夫士惟止有東夾然亦不敢爲阿个也今此不言東夾獨無陳設惟言西夾而又南嚮與當扆同蓋東夾者即初喪宅宗之翼室而西夾者則新陟王西階之殯宮也卿大夫無西夾則殯于西階之上士殯于客位惟天子有西夾其殯畢塗屋故于西夾爲之○鄒氏曰天子朝覲聽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平居四席各因事而設于其處今則並設之

越王五重至在東房孔氏曰于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正義曰越字訓于于者于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陳玉復云在西序東序者明于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向之坐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東夾室無坐故直言

東廂夾室陳于夾室之前也○鄭氏曰東西序皆有室兩坐及諸器物皆陳于室內赤刀以下諸物貴重必陳之于前故言東西序舞衣以下必陳之于後故言東西房○夷玉馬融云東夷之美玉說文云卽醫無閭珣玗琪天球鄭玄云雍州所貢玉色如天者王肅云玉磬也大鼓謂之鼖○圓玉曰璧銳上曰圭琰有鋒芒琬無鋒芒

大輅在賓階面至在右塾之前孔氏曰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嚮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正義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爲五輅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于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爲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此四輅兩兩相配各自以前後爲文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卽革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嚮堂故知左右塾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

塾者門內之東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扆以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以重顧命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路爲常禮也

二人雀弁至立于側階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于此服雀弁者士衛王殯與在廟同雀赤色言如雀頭色也惠三隅矛路寢門一曰畢門綦馬本作騏青黑色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戺士所立處也冕皆大夫劉鉞屬東堂西堂即東西夾之前堂也戣瞿皆戟屬垂下階之處銳矛屬側階鄒氏曰東下階也雜記稱夫人升自側階注云旁階也嗣君自翼室適殯所往還必由之地故特備儀衛焉○正義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又曰所陳座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故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階有五東曰
阼堦西曰賓階此二階在南綦弁執戈所夾而立者
此也冕執戣冕執瞿東西而立者堂之盡處而近階
者也又有北階在堂之北非儀衛所陳又有側堦在
堂之兩旁東曰東下階西曰西下階冕執鈗者所立
說見于前經文明曰側階則非東階亦非北階鄭王
以爲東下階者得之孔氏以爲北階既誤正義謂立
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與共立又誤蔡
氏以爲北陛之階則承襲二孔誤而又誤者也
王麻冕黼裳至御王冊命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

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
卿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
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
所執事故直言即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
人故別言衣服各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
執各從升階爲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于邦君太史
乃是太宗之屬而先于太宗者此禮主爲冊命所掌
事重故先言之○又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故稱
麻冕王麻冕者蓋衮冕也其卿士邦君各當以其命
服服即助祭之冕矣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

非獨有黼言黼宜以黼爲重也詩云玄衮及黼
禮君升作階此自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
也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
與畧舉卿士爲文爾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吉服
蟻裳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
此獨玄裳者卿士邦君于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
其裳以示變于常也太保太史太宗有所主者則純
如祭服暫從吉也入即位者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
面鄭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
三官執事各異于卿士邦君俱彤裳彤纁也太宗與

下文上宗一人即宗伯也鎮圭尺有二寸圭之大者
介大也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
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彼搢于紳帶是天
子之物非天子所守也同爵名玉人云天子執冒四
寸以朝諸侯鄭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
也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符合之合
符也作階東階也作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故
言作也禮凶事設洗于西階西南吉事設洗于東階
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由作階升
由便以卑不嫌爲主人也御進也太史持策書顧命

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西南而命王嗣位之事○按左傳鄭武公爲王卿士洪範曰卿士惟月則卿士指朝之執政者而言圭瑁先王所執今將授嗣王若先王予之故升自阼階

曰皇后憑玉几至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正義以此即丁卯命作之冊書祭氏以爲太史口陳蓋檃括成王之命而約言之命汝嗣訓則嗣守文武大訓之謂也率循大卞則自新于威儀之謂也燮和天下則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之謂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至以敬忌天威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上文太史述其意則重在嗣訓中間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皆嗣訓之事故終之曰以答揚文武之光訓此康王受顧命答太史則重在敬迓天威故曰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祖父治四方以敬忌天威要之敬天即所以嗣訓也

乃受同瑁至諸侯出廟門俟孔氏曰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禮成于三故酌者實三爵于玉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正義曰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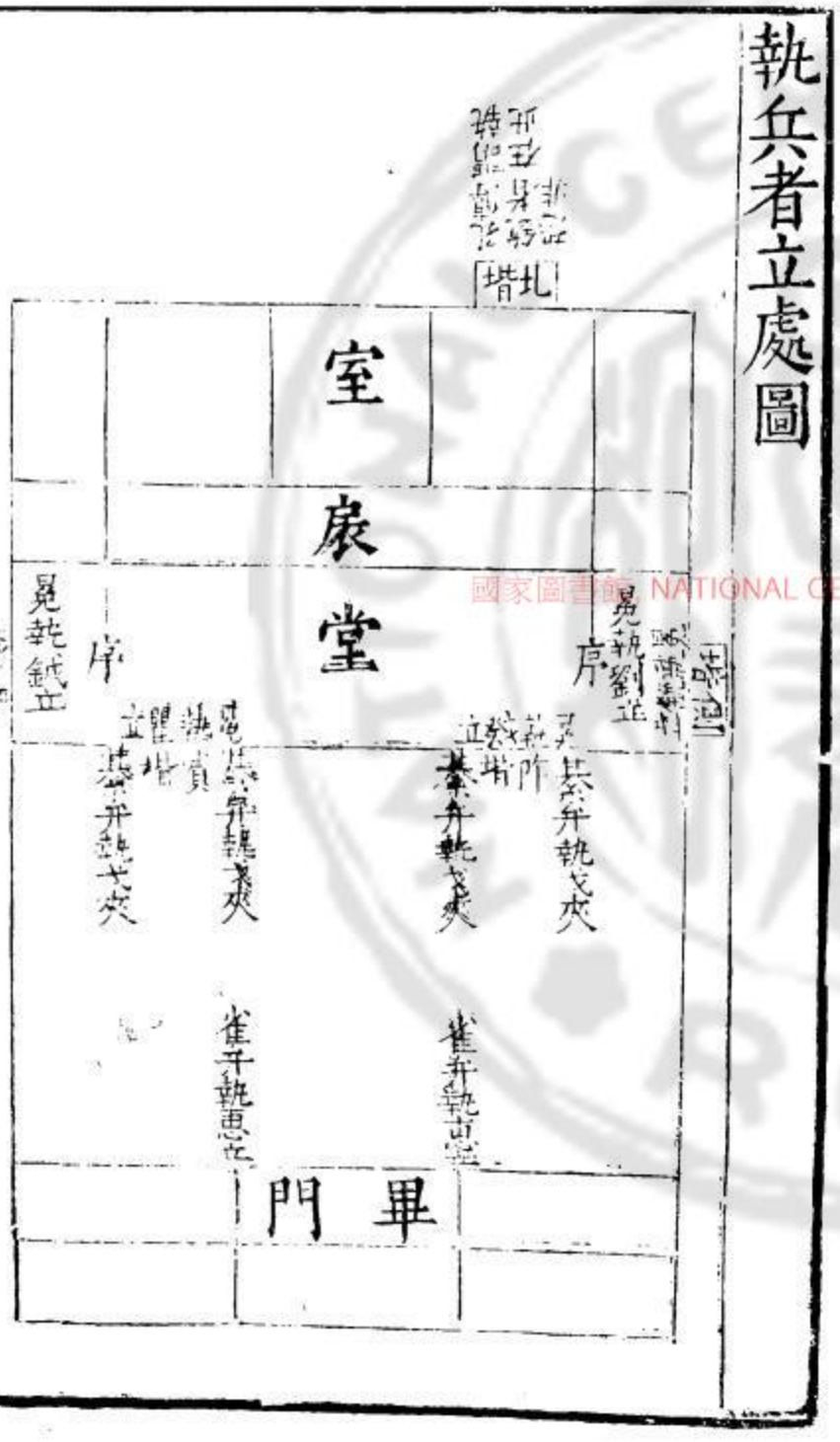
受同而祭則琄以授人禮成于三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卽肅也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酒于神座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三奠爵于其地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爲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爲奠爵也○鄒氏曰吉祭尸受酒灌于地此非吉祭不迎尸故王代尸祭酒也咤陟嫁反說文引書作詫從門託聲音當故反注云奠爵也○正義曰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卽用王同故太保盥手更洗異同秉璋以酢更復報祭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酢訓報也上宗爲大宗伯知宗人爲小宗伯太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已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爲拜神不拜康王王答拜者尊所受之命也太保既拜之後于宗人邊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既祭遂更受福酒嚌以至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宅居也太保居其所于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王答

拜敬所白也今按蔡傳以太保之拜爲拜尸王答拜爲代尸拜更詳之○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于是收徹器物諸侯出廟門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門俟（孔氏說）侯者俟見新君也○按鄒氏據爾雅（話載後圖下）不專以神居爲廟禮記聘義云三讓而後入廟門所謂廟門但指路寢之門而言初非言神居亦非因有殯也周禮司儀載諸侯相見交幣之禮亦有及廟之文今人尚有廟堂廟廊之語若不考古人宮室之制則凡牖間西序東夾之類茫然不知所謂今併陳輅列兵方所各圖于

寢廟辨名圖

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盈之反）東南隅謂之突（弔反）東西牆謂之序牖戶之間謂之扆宮中之門謂之閨門側之堂謂之墉廟中之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唐陳皆堂下至門之徑特廟堂異其名耳）

陳設圖



執兵者立處圖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至王義嗣德答拜孔氏曰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周禮天子之門五一曰皐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畢門外朝一內朝二外朝在庫門之外

聽獄蔽訟之朝也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視治之朝也燕朝在路門之內會宗人圖嘉事之朝也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視朝卽治朝聽政卽燕朝此經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卽路門之外然則王日視事與朝會皆在治朝矣○正義曰禮記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爲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此禮文皆伯尊于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卽以三公

爲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爲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者漢之弘農郡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爲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卽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于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爲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此面也四馬曰乘黃正是馬色黃下言朱知朱者朱其尾鬣也義嗣德三字史言王答拜之意康王正嫡以義繼先人明德故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主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至克恤西土孔氏曰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天改大國殷之命謂誅紂也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正義曰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呂氏曰二伯率諸侯列

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及芮伯咸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吳氏曰前之拜諸侯拜羣臣不拜此之拜羣臣拜諸侯不拜也王答諸侯拜而不答羣臣拜蓋諸侯自外初見羣臣在內日見也曰者太保言也太保爲外諸侯之伯內羣臣之長故率諸侯羣臣進戒于王也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誕受天命以其能恤西土之民也○按姜若之語難曉不如缺之詳此

在天改殷命之下正爲文武誕受天命之義姜若與面稽天若之意相似後云奉恤厥若正應此語欲諸侯助已奉憂天命之意姜字馬融王肅及孔安國皆訓爲道恐古有所受誕指天命也

奉恤厥若謂奉憂所順指天命也

惟新陟王至無壞我高祖寡命正義曰高祖文王也

問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朱子曰只爲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事差錯若畢協賞罰非至公至明何以能此○按漢高帝斬丁公赦季布而人服其義及韓彭以見忌而誅而叛者屢起幾乎不克定其功然則先王以至誠大義畢協賞罰戡定其功豈不

信哉○文武能受命以有天下耳定天下致太平以遺後人者成王也其所以戡定者無他惟畢協賞罰而已葢刑賞人君之大權勸懲天下之大義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則賞一人罰一人而天下以懲以勸此成王所以能戡定其功而用敷遺後人休也六軍天子之常制張皇則不弛其備而有以待其用也昔周公告成王以克詰戎兵陟禹之迹而成王能用其言巡侯甸四征弗庭至于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此正畢協賞罰之大者故召公今致告而復及此焉張皇六師亦本畢協賞罰之意而言蔡仲默謂守成之主多溺宴安而無立志甚至忘祖父之讐以兵爲諱其意似爲宋事而發然當知召公本意有畢協賞罰之明以爲之本而後張皇六師之事可得而舉不然亦安濟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庶邦侯甸男衛六服不言采要畧舉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禮天子自稱予一人康王在喪故稱名

昔君文武丕平富至付畀四方丕平富富謂輕繇薄賦使家給人足平者平施而無偏也漢文帝與民休息勸農蠲租亦可謂之富民矣然富者田連阡陌貧

者無立錐之地則以謂之丕平富未可也丕平富三字語簡意深最可見王者氣象不務咎者不以咎人之咎爲務言慎罰也刑罰雖不可廢然不以是爲務而取足于是也推行而底其至謂推行此二者之心則無所不至以其事言也兼盡而極其誠謂兼舉此二者之事則皆極其誠以其心言也則亦云者文武之聖若無待于臣之助而當時則亦有如是之臣況今日乎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是一項人

乃命建侯樹屏至無遺鞠子羞又言文武既定天下乃命封建侯國立爲藩屏其意在我後之人欲其左

補

右王室而已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此推言伯父蓋舉尊以及其餘不屢數也諸侯祖父嘗臣服于先王其事有法今爾尚相與顧安之顧謂懷其舊績而不忘安謂安其舊服而無替雖爾身在外無不以王室爲心用奉憂其所若即美若謂天命也無自荒怠遺我稚子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正義曰羣公總謂朝臣與諸侯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
人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三年之喪既成
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
冠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
將冠子未及期曰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
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
可以喪服乎太保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
于路寢而見王于
人復起不易斬言
行子產曰喪安用
夫欲因見新君叔尚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
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
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
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贊使
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
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
何爲不取哉○潘子善問康王釋喪服而被冕服且
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
禮之失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
子有吾未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二月

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又曰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立後繼統事干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舊說以廟門爲殯宮之門不知是否若朝服則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第不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

泣事爾想不至便用玄冠黑帶也後世旣無亮陰總已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爲之權制乎又況古者天子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爲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爲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爾（）愚按朱子折衷之論乃蘇氏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其言者也

畢命

正義曰漢律曆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

刑之言何所道也

惟十有二年至保釐東郊孔氏曰康王卽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于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正義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爲下言壬申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按宅洛與命周公留後咸周家創有之大事故始則至豐並告文武終則因烝祭歲于文武之廟行冊命焉重其事也命官與宅洛不同命君陳命畢公又不過因仍周公之任視始命周公留後亦有間矣故命君陳無至

豐之文惟畢命有之者知其以四世元老特崇其禮康王示不敢專命之若文王臨遣之云爾知止于文王之廟者告與命不同告則兼告文武命則止于文王之廟足矣

王若曰嗚呼父師至用克受殷命文武相繼敷大德言其久也用克受殷命言其難也

惟周公克左右先王至于一人以寧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曰世成王享國之年雖未知其實當三十有餘年是殷民自遷洛後已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

移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至民罔攸勸世道有升之時有降之時爲政者世道之主也當由俗而變革周公當降之時毖殷而慎厥始降者得升之機君陳當升之時有容而和厥中升者得至之漸在今日則世變風移不善者亦希矣然而猶有未善者在正所當分別之也有以臧厥臧則民有所勸升者允升于大猷矣若善者不旌惡者不別則民無所勸周公君陳之政其何以成之哉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至予小子垂拱仰成正義曰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大事必勤矣故舉此以爲畢公之善晉語言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莘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是畢公文王之時已爲大臣也○呂氏曰畢公天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葢以成德自居則止矣于小物忽焉亦非造次必于是者惟勉于德者貫稚耄而不息故勤于物者一小大而無間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祗命者就祖廟中行冊書之禮是也言周公之事見非國家之大事不敢勞周公于曩時非周公所嘗爲不敢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勞我公于今日

旌別淑慝至以康四海言當識別民之善惡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以彰其善而使惡者知所病立善者之風聲而使聞者有所興起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疆不使混於良民若此者非眞欲絶之也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同歸于善而已此旌別之本心也旌別淑慝俾克畏慕所謂保釐也因區別里閭遂幷郊圻封守而整齊之邑外曰郊天子之縣內方千里曰圻周禮大司徒乃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有掌固司險掌疆封人之官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孔氏曰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按畢公分正東郊爾成王乃以郊圻封守屬之何也葢當時洛邑與宗周通封畿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八其八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洛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其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然則洛之封畿卽鎬京之封畿鎬爲洛之根本洛爲鎬之陪輔形勢合而不可分周公營洛取四方朝享道里均而已初未嘗欲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也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乃知康王命畢公申畫慎固之深意

政貴有恒至公其念哉對暫之謂恒此以時言而恒爲常久之義對常之謂異此以事言而常爲平常之義大抵厭常喜新者可暫而不可常故有好異之心者必不能爲有恒之政○夏氏曰體則具于理而無不足要則簡而不至于有餘謂辭理足而簡約也政辭如此皆不好異者能之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厭持久安能有恒言而好異則言浮于理言徒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按蔡傳云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趣謂辭之指趣也趣不完具則未能

達意而理未明趣完具而不已則爲枝辭衍說皆不可謂之體衆體所會之謂要人身上有領下有要乃體之關會處事理之有要亦猶是也如保釐二字爲此篇之要寬而有制從容以和爲君陳一篇之要傲上從康爲盤庚三篇之要知人安民爲皐陶謨一篇之要他皆可推政事純一純則不雜一則有終辭令簡實簡則不煩實則不浮簡實乃所以爲體要也作聰明貼有恒邊趨浮末貼體要邊此皆好異之事也○正義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相隨順之意紂之爲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上意者爲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以覆亡國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變惡俗也按此亦由俗革中之一事○靡靡應有恒利口應體要○王氏應麟曰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利口其敝久矣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周公訓成王勿以憸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嗇夫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冏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此漢之家法

金氏曰自此至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又明化商之要不徒別殊之又必化訓之也大抵商民不善之餘習有二利口也驕淫也利口則化之以政令之靜重驕淫則化之以德義之成法政事貴平常而戒詭異辭令務大體而尚簡要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至閑之惟艱呂氏曰此論商民之病源故取古人之論世族者證之世祿之家不可槩謂之無禮法也逸樂豢養之所移其克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不知忌憚天道虧盈而益謙則悖天道也甚矣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門之俗儉衰門之俗侈家之衰敝其俗相化未有不侈麗者蓋萬世同一流也○席寵惟舊所謂世祿之家也怙侈滅義則不止以蕩陵德矣怙侈之事宮室服用不止一端舉服美于人以見之實悖天道所以將由惡終也人之心莫難收于已放之時尤莫難閑于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惟艱也○禮義者在已之所當守有德者在人之所當敬殷士以侈而不克由禮至于滅義以蕩而不知德之可貴反陵侮焉

此即多士篇所告者也商之故家大族至異代猶不失舊物遷于洛尚田爾田尚寧幹止周家待之慮其將由惡終望以資富能訓如父兄之于子弟吁嗣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資富能訓至于何其訓言殷士不可以不訓之也資富應世祿席寵說能訓應禮義收閑說永年對悖道惡終說○殷士爲世祿之家資富可知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惟德爲心之所同得之理也惟義焉事之得所處之宜也是皆根于秉夷亦何間于殷士特昏于舊習而亡之爾誠因其放心之收而開導以本心之正則是順其所固有而去其

所本無使之舍人欲之危塗而向天理之坦易卓乎其合萬心之同恢乎其關世教之大非天下之大訓而何○訓德義而不以古如老氏我無爲而民自化清靜而民自正之類此非所以爲訓也一已之私言也古人之訓如堯之克明俊德舜之慎徽五典湯之肇修人紀武之彝倫攸叙皆本天命人心之正以啓羣心之蒙切人倫日用之常以收作人之效此在簡冊可驗于事理而有徵者周公之師保萬民君陳之懋昭其訓皆有得乎此而已矣○陳氏曰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其滅義旌別淑慝以商

人化商人也所以興其勸慕之微機崇德義稽古訓反身以化商人也所以端其訓化之大本○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之道孰過于此君陳尚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別以生其愧心訓教以正其舊習而進其善無片言及于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世變風移四方無虞邦之安固由茲殷士也放心雖收餘風未殄一失其坊將自是滋邦之危亦豈

不由茲殷士哉今日之治一于剛不可也一于柔不可也保之中有釐剛柔相濟則民德信乎其修矣或云周公爲剛君陳爲柔畢公不剛以濟其剛不柔畢公不剛以濟其柔非也周公君陳剛柔未始不並用但有輕重爾保釐非二事不剛不柔乃所以爲保釐也

惟周公克慎厥始至于小子永膺多福殷民初遷周公治之與之正始不可少慢也故曰克慎周公既沒君陳繼之誘掖其善以和爲貴也故曰克和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旌別淑慝畢公其時也周公君陳之緒不可以不成故以成其終爲公之所必克而敬以望于公焉三后之政雖有始中終之異其實周公之所未爲者君陳爲之君陳之所未爲者畢公爲之前後以相濟爲心是曰協心適因革之宜各行其所當然是曰同底于道洽猶孟子猶未洽于天下之洽昔有升降今則道無不洽昔由俗革今則政無不治道洽則政治只是一事使下都之民皆由德義以永年無復怙侈而惡終是澤潤之也其效至于四夷左衽罔不咸賴極言畢公成終之事如此蓋至是而三后之功始成也君以民化爲福故又言于小子永膺多福應前于孫垂拱仰成而言○京師首善之地而周畢

二公又皆以東伯鎮東都故推其餘效至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也自畢公以後周家無復有事于東郊而人心風俗與周始終矣畢公眞能踐成終之命哉○四夷咸賴廣期之也永膺多福遠期之也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至訓其成式惟乂成周指下都欲其于下都而爲周家建立無窮之基人心者國之基風俗者治之基人心善風俗美無窮之基建矣謂道化一成而人心風俗與周始終雖至于萬年可也基之所在亦有無窮之聞謂令聞也子孫畢公之子孫訓順也成式化民之成法也

嗚呼罔曰弗克至以休于前政孔氏曰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事○金氏曰無憚其難惟當盡心毋忽其少惟當謹事休于前政謂成終也周公君陳其道固無不盡而殷俗猶有未同是尚有餘責也故待畢公以終之此之謂休于前政○按民寡謂以下都之民爲蕞爾而不足治也盡其心慎其事亦交互說得但盡其心承不畏其難說是于所當爲者勿失之于不爲也慎事承不易其事說是于所欲爲者勿失之于輕爲也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可曰民寡而不慎其事乎不剛不柔厥德允

修可曰弗克而不盡其心乎先王成烈本得殷化殷說休于前政本道洽政說周公君陳既盡心慎事于前至畢公而道洽政治是休于前政也謂使前人之美有終也指成終說但成終是言其責之當盡休于前政是言成終則三后之美始全也休字重看言周公君陳之美待畢公而全也

王氏應麟曰畢命一篇以風俗爲本殷民既化其效見于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

後學南昌彭燧覆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尚書日記卷之十六

金壇王樵著　門人平陽蔡立身校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爲大司徒此其誥命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至紀于太常穆王康王孫昭王子名滿君牙或作君雅言汝父祖世篤忠貞服事勤勞王家有成功見紀録書于王之太常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銘名也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功也篇内重在繼世功守家法故發端即敘其先世之美如此○忠以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正以守已云世篤者見其家有世德世功非一人也○陳氏曰成康間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邪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至無忝祖考孔氏曰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懼咥春氷懼陷○先正之臣今本譌作先王之臣按孔傳本元作正字膂呂通脊也穆王資世職之臣處腹心之寄○舊服謂忠貞服勞之事○呂氏曰穆王方自憂危恐不克纘承遺緒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語益親切臣主蓋一體也

弘敷五典至惟爾之中耕野王氏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此語以有教之[illegible]即五常父子君臣是也[illegible]者父之慈子之孝之類是也以其常行而不可易則謂之典以其不可過不可不及則謂之則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此語以立教之本○言其不易之常道則爲典所以教民者不出于此弘敷者使無不知無不聞也言其秉執之常性則爲則民所固有者也敬和者即勞來匡直使民彝物則各得其正而無所乖戾者也典則一也弘敷者求以式和之也○王氏應麟曰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法聖賢傳心之學唯一則字○敷典和則因民心之同得者教之爾正爾中卽吾心之先得者率之教之道不外于典則教之本惟在于身心○教也者使人效之之謂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效之未有上之所無下得而效之者也故教之本在身爾身所當先正爾克正無敢不正矣民心不能自中爾之中民之所取中也○中正字因則字而生○身之正勉强修飭者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

夏暑雨至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夏暑雨冬大寒小民艱難之時也真氏曰夏而雨冬而寒時令之常也而小民惟曰怨咨者非怨天之雨且寒也小民生生之計無時弗艱而于斯時爲尤艱此其所以怨咨也厥惟艱哉非真知民間真切利疫者不能言也○金氏曰怨咨自傷衣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歎小民之誠爲艱難也思小民之艱難而爲圖其易民乃安矣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古者司徒之職雖云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安養生息之宜無一不掌蓋教養兼舉未有無養而教者也故穆王念小民之艱而以圖易爲君牙告皆其職也○眞氏曰是時井地之法未壞民之艱已若是而況今乎爲人上者宜

何如其圖思而後民可以無艱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至追配于前人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于天下而訏謨遠猷莫不素定故以謨稱武王繼之然後大行故以烈稱文顯于前武承于後各舉其盛者贊之然文王之謨武王所承武王之烈即文王之烈也規爲至當有以定百世之常經故曰咸正防範不遺有以盡萬年之經緯故曰罔缺曰咸正則非後人之所宜紛更也曰罔缺則非後人之所可損益也先王成康嘗對揚此文武之光命而不遑佚于天下亦惟賴爾祖父之輔今爾君牙敬明乃司徒之訓用奉若先王以對揚文武之光命則纘舊服以無忝祖考者于是乎得之豈不追配于前人乎奉若對揚就君牙自身言非必言輔君如此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至昭乃辟之有又由舊典即所謂纘舊服而所以無忝追配者在是矣衣食足教化行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則天下治衣食不足教化不明而民彝乖失則天下亂民之治亂不在此而何在乎謂治亂不在此而在功利富強者管商之學也

問命

序曰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作冏命○孔氏曰伯冏臣名太僕長太馭中大夫正義曰周禮太馭中大夫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于太僕故以爲太馭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馭最爲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爲太馭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爲長按周禮太馭掌馭玉輅以祀戎僕掌馭戎車齊僕掌馭金輅以賓道僕掌馭象輅以朝夕燕出入田僕掌馭田輅以田以鄙此官皆馭王車而太馭爲之長又有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其屬有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糾百官之戒具御僕掌羣吏之復庶民之逆與其弔勞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此等官以僕名而無預于馭車之事太僕雖有左馭前驅之文而其所重自在于掌正服位出入大命是其官與太馭初非通職也周禮未成之書要當以冏命爲定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至思免厥愆金氏曰思免厥愆欲寡其過篇中此意爲

多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至萬邦咸休齊莊敬也文武聰明齊聖動容周旋中禮其出入起居何有不欽發號施令何有不善今必先言小大忠良于諸臣之中又特以侍御僕從之得正人爲言而後及此蓋左右交脩近臣之當職而內外交相養亦聖人不已之誠心也以聖人不泄邇不忘遠之心又得近臣胥保惠胥教誨之益故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特以二者爲言者蓋侍御僕從之所有職焉于其間者也觀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則有預于君之出入起居可知出入王之大命則有預于君之發號施令可知太馭以下掌馭玉輅以祀金輅以賓象輅以朝是亦出入起居與之同也出入起居能謹于內然後樞機之發能謹于外號令其大而所先者也呂氏曰世主出入起居鮮克自謹徒欲善其令而欲其行所謂咸其輔頰舌感人之末者也民若邦休豈口舌所能辨哉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蓋自十亂同心以至三千一心皆盡忠補益之士直已守正之人也然近臣尤有關于君德之重而不可以非人居之者也以文武之廷皆德選而猶謹于此是以當時侍御僕從

罔非正人則忠良不但外廷之士矣得若人以旦夕承弼其君蓋輔德于燕閒不待于大廷顯見之際而昵近無間之時常有從容補正之益矣文武之聖豈有過舉而待于弼蓋先事進戒不以君德已盛而廢規此尤聖世氣象也侍謂給侍左右者是一項人御謂車御之官是一項人僕謂太僕羣僕是一項人從字總承上給侍左右者謂之侍從僕御于王者謂之僕從旦夕二字不可漫看蓋惟此數項人昵近無間又皆得正人故能如此也○言動無不謹則下民敬順而無不從化遠而萬邦莫不休美謂不遺四海之憂共享安寧之福也

惟予一人無良至俾克紹先烈以文武之聖猶有資于臣故自謂無善不可不賴左右前後之士以免已于愆而紹文武之烈無良對聰齊聖說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對小大之臣侍御僕從說匡其不及以下對承弼說與篇首思免厥愆相應匡其不及使正已也下言正已之事愆繆皆非心所發繩其愆過糾其錯繆格其非妄之心此三句有明諫顯諍處有潛移默奪處各有所宜施不可以內外分亦不可謂繩糾即所以格非心也此大槩泛言已須近臣之輔如此夫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穆王自以已德不足以繼先烈欲羣臣匡輔其所不及而專以繩愆糾繆格其非心爲言何也蓋文武聖德無過可諫故言承弼者主承順而帶匡救言之也穆王思免厥愆以規過爲重故言之不同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至交修不逮正義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于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

○張氏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昵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尊嚴則未易犯其顏色習熟故可糾其過失救過于無間之時易入而其爲功也早懋德交修正侍御僕從之職也○懋德交修重

下句蓋必交修不逮然後德可進也交者非一之謂此與說命交修語同而意異說見說命

慎簡乃僚至其惟吉士正義曰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命太僕謹簡其僚者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按此則非太僕得自辟除其僚屬也蔡傳誤矣）○巧言巧爲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善其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便辟順人之所好辟者避人之所惡不由正道以自媚曰側媚四言最盡小人情狀人主所以與之易親亦以此也○自正于羣僕以下本文武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而言

僕臣正至不德惟臣二惟臣宇皆指僕臣僕臣正則
繩愆糾繆交修不逮故厥后克正僕臣諫則巧言令
色便辟側媚爲容悅而已君德之敗恒由之而蔽以
自聖之一言何也子思子所謂君出言自以爲是而
莫敢矯其非者也是常起于左右左右導諫而國人
至于道路以目蓋一爲順從不敢忤意其終未有不
至是者也
爾無昵于儉人至惟予汝辜此皆導君于愆者或以
侯巧或以貨賄此一者小人進身之徑也自盤庚有
言于貨寶之言謂臣之自爲貨殖爾惟貨其吉乃

後世以賂進身之弊豈穆王時已有之耶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金氏曰此終篇首
免愆之意而欲躋之于文武之道○彝憲與先王之
典同自文武以來人君起居言動之常法也此弼字
中包正扆
此勿使有弗繼也
按金氏以此篇與呂刑爲穆王末年悔過之書詳篇
首嗣前人宅丕后之語非末年事也周禮內史之職
命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太馭中大夫故有命書呂氏
以穆王用伯冏特作命書與大司徒略等爲知本然

非始于穆王也其謂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則事或當然也大抵人主左右前後皆德選朝夕與居皆正人則有以養成其德文武之時攜僕趣馬無非吉士周公定六典幕次酒漿之官皆領于太宰此所謂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誠當萬世守之不可失者也漢初此意猶存一二出入供事禁闥猶參用士人但不知慎簡之法爾馴至東漢以後此意盡失親近燕私不用士流既非士流彼舍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將安事哉欲無憸人蠱壞君德難矣程子當古法既廢之後欲漸復之故其論經筵曰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使周公之典行則豈但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已哉欲無一日暴之十日寒之非與之朝夕不能也欲旦夕承弼非左右前後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不能也欲僕臣皆正又未易言其事在立政其本在無逸

呂刑

惟呂命至四方正義曰呂侯爲司寇穆王訓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録其事作呂刑名

篇曰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王命作書也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爲甫刑子孫改封爲甫侯或別封餘國而爲甫號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又曰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荒爲年老荒忽也周本紀云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金氏曰呂後爲甫猶邾之爲鄒也惟呂命與惟說命同文蓋穆王命呂侯爲大司寇重脩刑法更爲五罰之制謂之呂刑至是頒之天下而申之誥命焉史記亦曰甫侯言于王作脩刑辟蓋周制五刑凡二千五百未有五刑之贖而此增至三千又爲五罰皆呂侯所參定也○呂氏曰呂侯爲王更定贖刑新制具載刑書因諸侯來朝王使呂侯以書之意告命之○按告命之者欲通行之于天下也

王曰若古有訓至刑發聞惟腥呂侯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若發語辭與曰若例同古有訓者古有訓記言其事也言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君號蚩尤孔氏說者惟始作亂惡化相染延及于平民無不寇賊顏師古曰寇謂攻剽賊謂殺人在外爲姦在內爲宄妄託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命而堅固爲邪惡曰矯虔韋昭曰強取爲虔方言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謂賊爲虔鴟義孔氏云爲鴟梟之義以相奪攘或曰鴟義以鴟張爲義也鄭玄云盜賊狀如鴟梟按鴟梟陰類書伏伺物而動得時則張情狀異他鳥以比盜賊最善名狀也又言三苗之君襲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刑法惟作五虐之刑曰五虐者用五刑而虐爲之不必常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非法而謂之法也殺戮大辟也淫過也殺戮無罪之人於是始過爲四種之刑劓截人鼻刵截人耳椓劉人陰黥刺人面椓即宮辟黥即墨辟劓刵皆劓辟不言剕辟

者或曰刖字誤爲刵也非苗民始造此刑苗民始過用之以加于無罪所謂五虐之刑也麗附也并制一并制之不分輕重也差擇也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也苗君而謂之苗民民蓋古者上下之通稱孔氏謂凶頑若民故謂之民非也苗君久行虐刑其民習見亂政胥相漸染同于昏亂無中心于信傳曰信不由中惟反覆爲詛盟詛者背相呪也盟者面相要也亂世之人多相詛盟皆刑政不平曲直不明之故也既無信義必皆違之以此無中于信也庶戮衆被戮者也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方而告無罪于天天視民無馨香之德惟有刑戮之慘腥聞于上故上帝震怒命帝舜誅之

皇帝哀矜至無世在下遏絕謂竄其君分北其黨類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苗民極惡又無次賢者故遂滅之無復繼世在下國者皇帝所以待苗民如此蓋報其虐非過也皇帝舊皆以爲堯蔡傳以爲舜蓋據經則竄三苗與命三后皐陶皆舜事非堯也

乃命重黎至鰥寡無蓋孔氏曰重即羲黎即和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

○正義曰三苗亂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絕地天相通令民神不擾祭享有度[illegible]語云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illegible]者使復典之○按三苗亂德民神雜揉帝舜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絕地天相通令民神不雜則妖誕自息此固正人心急務然使常道不明

爲善者多不幸爲惡者多苟免而鰥寡屈抑無所告訴則民不能不詛祝于神當特羣后之逮在下又皆明明棐常明明者精白昭布之謂常者常道卽秉彝人倫是也棐常者順乎此者有勸悖乎此者有懲是非明白而公道必行于上是以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勢力單弱之甚如鰥寡者亦無有蔽蓋而不神哉○不曰絕天地通而曰絕地天通者地民也天得自伸者焉如是則人心坦然無疑尚何復求之于神也本無通于民興之常自于下故曰絕地天通○降格蓋如神降于莘之類曰罔有降格則前此豈

眞有降格哉亦曰人爲之爾迨聖人使重黎絕其通正其位而遂無降格則可見其本無矣○棐常不外于禮樂刑政蓋仁義禮智人道之常而禮樂刑政則聖人棐常之具也○常道之在天下雖根于人心不可泯滅然非有世道之責者時有以提撕輔力之則亦易爲邪說暴行所晦蝕而不明充塞而不行也是時有帝舜爲之主故羣后與其臣下無不以棐常爲心○歐陽永叔作本論謂佛老之害在修其本以勝之本于孟子及經孟子及經之說則本于此章之棐常也人之元氣實則邪氣不得干世之常道脩明則

邪誕無自入○佛氏有空寂之說有禍福之說如空寂爲眞聖人之彝倫攸敘皆無用矣自禍福之說行亦幾于民神雜揉矣○有田里以爲之事業有禮樂以善其身心有刑政以正其趨向民不事佛矣○羅文莊公曰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去古旣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兇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

皇帝清問下民至德明明惟明苗之罪人但知其負固不服得罪于上帝以呂刑觀又知其虐刑殘民質之禹征苗誓師之言皆爲其無道于民而爲民除患帝蓋未嘗爲己也清問二字尤可玩味鰥寡有辭于苗故苗民無辭于罰德威德明言反其道一以德化德不待怒而威故民無不畏德不假察而明故民無不明明謂開悟而自新也金氏以德明屬三后敎養之功德威屬士師之刑非是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至率乂于民棐彝重黎絕地天通正其大分而已又命伯夷降典使禮達于天下也正人心以禮爲急故先言之伯夷之典稷之播種皆曰降者自上敎下曰降內則曰降德于衆兆民是也

折民惟刑者孔氏曰伯夷下禮典以教民而斷折以法孔叢子曰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惟以刑折之也金氏謂出禮則入刑降典所以折其民之入刑者而回入于禮也非是主名山川者主猶先王以爲東蒙主之主名者爲之名也禹平水土以安民生又爲山川修其正祀各使有土之君主之定其秩號即主名之事也稷降下播種之法農種也左傳其庶人力于農穡杜預云種曰農斂曰穡殖生長也一說農三農也使三農殖嘉穀蓋前此民猶雜食草木之實自稷教民稼穡而民始殖嘉穀也三后各成其功惟殷盛于民孔氏曰言禮教備衣食足士師皐陶也此亦蒙乃命之文制乃裁斷之義刑之中言輕重得其當也蔡傳檢其心正貼祇德意民惟心無所檢而不知所畏故不敬其德而自越于禮法之外皐陶斷以中刑乃所以檢其心而教之敬德也穆穆在上一節又承上虞廷君臣之事而總論之明其刑之後于德教也蓋爲治以德爲本以安養禮教爲先刑特其輔耳穆穆指德威德明明一節說是恭已氣象明明指恤功成功一節說是

宣力氣象君臣合德光輝灼于四方觀感動盪罔不惟德之勤則民亦既化矣如是而猶有未化者不能不資于刑故乃二字見不得已而用之之意雖不得已而用而其用必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輔其常性蓋欲其皆歸于善無刑之可施而後已也棐彝即所謂弼教刑期于無刑也惟如是以用刑乃刑中有教而刑即所以爲德故謂之刑罰之精華○正義曰伯夷主禮教民而斷以法即論語所謂齊之以禮也山川無名者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爲民于此耕稼故也此三事皆是爲民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播穀民得穀食乃能行禮此經先言伯夷者重禮故先言之又曰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導民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后之功乃說用刑之事又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明德則不能用刑堯能使天下皆勤于德故乃能明于用刑之中以治民而輔其常教伯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舜不輕于用刑也先命重黎絕地天褻瀆之禮次首命伯夷降天地人之禮又命禹除民患稷興民利夫然後命皐陶以刑且本之以威明之德期民以祇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德勤德刑之本必主于德而刑之用必合于中德與中爲呂刑一篇之綱領繼此曰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無非以德爲本也曰觀于五刑之中曰中聽獄之兩辭曰罔非在中曰咸庶中正曰非德于民之中曰咸中有慶無非以中爲用也刑必合于中而刑即所以爲德此呂刑之大意也○棐彝之彝正義以爲伯夷之禮○彝即彝倫如糾之以不孝不弟之刑以驅而入于孝弟即所以棐彝也此是先德教而後刑罰之意又以見德化雖已興行而刑亦不可廢蓋非此無以弼教也○伯夷不兼刑其說在後

○金氏曰上古之世風氣淳朴蚩尤始爲亂而民始有爲惡之習聖人始制刑以矯之其後有苗既爲五虐之刑以殘其民其民又爲詛盟之習以瀆其神于是暴虐妖誕二者威燄氣習得入中夏聖人始命重黎以正妖誕繼命羣后以通下情又命伯夷以降典禮命伯禹以安民生命后稷以豐民財而復命皐陶定爲至中不偏之刑自是後世之言刑者宗皐陶所謂皐陶之刑也蓋以其爲不偏不易之法也聖人所以制刑者教養之具無一不至然後立刑以制之而刑法之中亦無非教此蓋發明聖人立刑之本末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世遂謂皐陶不與三后之列爲聖人吝于刑官失其旨矣○曾子固曰先王之刑刑也其本諸身而安養之具教迪之方有不若先王之盡者未有可以先王之刑刑民者也矧曰其以非先王之刑刑民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司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爲天牧乎今爾何所監視非是伯夷播刑之迪乎刑之迪謂禮也禮以啓迪于刑之先故謂降典爲布刑之迪其今何所懲戒惟是苗民不察于獄之麗所謂麗刑并制罔差有辭也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加無罪上帝不潔其所爲所謂監民罔有馨香德也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所謂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也既言所當監戒因言今典獄之道訖盡法也不爲威所奪是謂訖于威不爲貨所奪是謂訖于富言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者非

止不畏彊禦而已不見可欲斯爲盡法之至也此言所以懲乎苗民者也彼以威亂政故此欲訖于威彼以貨奪法故此欲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此言所以監乎伯夷者也伯夷折民惟刑皐陶以教祗德其道無他敬忌而已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盡心如此則刑皆得中而無可擇之言在身言無毫髮之憾無不可舉以示人也惟克天德言如天德之公平也自作元命配享在下鄭玄云大命延期長久也正義曰斷獄平均者必壽長久大命由已而來是自爲大命享當也此人能配當天命在下按此對苗民無世在下而言○元命注疏皆以壽命言蔡傳無明說惟金氏曰獄者民之司命天之所托生殺予奪上與天對此說最佳所謂代天討也蔡氏曰推用刑之極功至于與天爲一如此○典獄非訖于威一節舊接棐彝之下語意不倫威富奪法乃末世事虞廷蓋未有此而訖于威訖于富亦未足以言皐陶也穆穆在上一節結上文之意已盡此下更端欲今之典獄者以伯夷爲法以苗民爲戒法伯夷敬忌其要也戒苗民威貨其首也此其語意血脉甚明舊本錯簡無疑○伯夷禮官也降典而折民惟刑蓋以刑戒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禮也皐陶刑官也制百姓于刑中以教祗德蓋以刑弼教也其事相爲表裏蓋禮刑一物而伯夷皐陶亦如一人故此處舉伯夷以兼皐陶也○皐陶之刑本伯夷降典折民之意故曰舍皐陶而言伯夷探本之論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至其寧惟永孔氏曰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王同姓有父兄子弟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皆聽我言庶幾有至命按言庶幾有至命所以起其聽也命即穆王之命正義作壽命言非也○勤者事事盡其心之謂懋者無所憾于已之謂戒者有所懲于前之辭有失然後有戒故言刑不可以不勤而或戒欲其常勤而無所失耳○罔或戒不勤過在不勤而不在戒復之六三曰頻復厲無咎程子曰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無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論遷善之道則失而知悔悔而克戒是善心論用刑之道則此豈可以或戒蓋別事猶可補過若刑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纔說待你戒彼受錯者何辜雖刑其身以償之無補於其人也○宋有錯黥了人者臺官劾其就人

面上起草○刑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其可以不日勤乎其可以今日不勤而明日致戒乎故凡非終而當宥惟終而當辟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是爲天討之公乃天命所在也爾尚敬迎天命以奉我一人苟非天命雖我欲畏爾惟勿畏威古通用謂辟也雖我欲休爾惟勿休古以刑爲敕則以開釋爲休謂宥之也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敬者言畏與休皆不敢怠也當畏而畏所以成剛之德當休而休所以成柔之德畏其所當畏則民皆懼於爲惡休其所當休則民皆樂於爲善不犯於刑相安於無事之天所以成正直之德也至是乃所謂日勤者矣豈但足由以自慰而已邪一人有慶謂太平之福兆民賴之謂保其元命其安寧惟長久兼上下而言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至何度非及吁歎辭來絕句○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有邦爲諸侯有土則卿大夫有采邑者皆是在今爾安百姓有所當擇者焉有所當敬者焉有所當度者焉何擇非人乎何敬非刑乎何度非及乎擇字敬字度字俱句斷辭所連引曰及度者度之以已之心忖人言之所指者即逮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度之以彼之情勿惟已心之所疑者即逮之也

兩造具備至正于五過孔氏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于五刑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不服不應罰也正于五過從赦免也正義曰刑疑從罰罰疑從過過則免之矣禹曰宥過易曰赦過知過即免之也○蔡傳辭證皆在辭如文卷證是證佐有辭在而證不在有證在而辭不在皆不可以偶證佐兩爭者俱有或兩皆須證則不可缺○孔氏曰兩造非偏辭師聽非偏見一人獨聽恐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有不及思慮有不至必衆聽之也○按五辭簡孚六句只是相推下去欲其原情定罪而已辭即今之所謂供也簡孚者不能隱諱所招是實也正于五刑議其罪也五刑不簡則情罪不合矣謂求之五刑之中而無合其罪之條則正于五罰五罰又不服則正于五過上言不簡下言不服蓋互言之正于五罰即流宥五刑正于五過即眚災肆赦但穆王新定贖法罰以贖言非復古者降等之用矣○兩正字最可玩漢人謂之當謂情法相當也今大理官評允獄案必曰審擬合律亦此意也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

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孔氏曰五過之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蔡氏曰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來干請也審克者察之盡其能也○舍五刑五罰而專言五過者當以爲過而不以爲過乃入之于刑罰不當以爲過而以爲過乃出之于刑罰皆疵也故言五過之疵則五刑五罰之疵在其中矣今律有

故出入失出入人罪此經不言意多主故而言也○治獄之道不審則疎略不盡其能亦非審也故篇中多言審克東萊分察之盡其心治之盡其力非是○五刑之疑有赦至其罷天威此專言察疑之道疑則當赦赦之而是則爲慎罰赦之而非則爲長姦兩言有赦見其不可輕也其審克之則有以得其情而疑赦與不赦可決矣兩赦字不同正義曰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罰免之矣簡孚以下正所以審克之者言簡核信驗雖衆未可即斷蓋曰可信者衆則不無未信者存猶當以疑待

之彼言或不足以盡意而貌最不可以僞爲不正則眊有忸則泚惟于是而有稽庶幾得其情乎曰有稽而亦止用以參驗考合而非專恃乎此周禮五聽之法則其遺意也然此爲疑者言之若無簡不疑不疑當赦不聽可也簡與不簡聽與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

墨辟疑赦至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孔氏曰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截鼻曰劓倍百爲二百鍰劓足曰刖倍差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正義曰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三千者法之正條載之刑書者也法有限情無窮上下比罪此以有限待無窮之道也即今之比依何律是也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也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也勿差僭于亂辭勿用所不行惟詳察法意而審克之一說惟察察於所當比也惟法合于所當比也○亂辭難比故戒其無僭不行不可比故戒其勿用○上言罰下言刑者罪實而加以法謂之刑罪疑而贖以金謂之罰○馬端臨曰呂刑一書蔡氏謂舜典贖刑施于官府學校爾

五刑未嘗贖也穆王贖及大辟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爲此一切斂財之計夫子録之蓋以示戒愚以爲未然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之下猶使人感動且拳拳乎富貨之戒則其不爲斂財設也審矣鬻獄末世暴君汚吏之所爲而謂穆王爲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謂贖者意自有在學者惟不詳考之爾其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蓋謂犯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而姑取其百鍰以示罰爾繼之曰閱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可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其所謂疑者何也蓋虞夏之時刑清法簡是以贖金之法止及鞭朴至于周而文繁俗弊矣五刑之屬至于三千若一按之法而刑之則舉足觸穽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姑以大辟言之夫所犯至死而聽其贖金以免誠不可也然大辟之屬二百豈無疑赦而在可議之列者如漢世將帥出師失期之類千法皆死而贖爲庶人亦其遺意也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贖乎曰古之議疑罪者降等一法也罰贖亦一法也虞書罪疑惟輕此書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降等法也虞書金作贖刑此書五刑之贖罰贖法也固並行而不悖也

上刑適輕下服至有倫有要此言用法之權也夫情有輕重故法有輕重無權則輕重差矣何言乎權也有權乎人情者有權乎世變者故上罪而服上刑人所知也然有事在上刑而情適輕者矣則當權之以下服下罪而服下刑人所知也然有事在下刑而情適重者矣則當權之以上服豈惟輕重諸刑有權哉刑疑從罰輕重諸罰亦視此以爲之權則無不中矣刑權輕重以爲上下罰權輕重以爲多少此刑罰輕重以情者也然情猶不足以盡之又有輕重以世者矣道有升降俗有污隆此世變之不同也世輕世重惟其變之所適而權焉斯盡權之道者也然謂之權則有若不齊而無常而不知是乃所以致齊而有常也人情世變之不同而君子之所以權乎其間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雖不爲一法以齊之而要爲合乎人情宜乎世變其不齊乃所以爲齊也惟齊之以非齊則中乎先後輕重之序而不錯施豈不有倫乎歸于至當豈不有要乎茲權也乃所以爲經也與○倫要只在定理上說理既有定則雖或輕重以情輕重以世而非錯施故曰有倫此心之權衡素定而物不能欺以輕重各得其分歸于至一故曰有要

罰懲非死至有并兩刑承上文論罰而言穆王恐有司以論罰爲輕而不加審故言罰以懲創罪人非五刑軀命所關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前世蓋有因肉刑而死者故穆王自謂罰之足懲而非死然不原先王刑人正法之意而徒以輕減爲德故止知憫罰之病而不知其不足以懲也其言謹罰當擇人而以非佞折獄爲言則誠格言也中間[illegible]心一段問鞫擬罪結絕節次咸備辭意尤懇切[illegible]備辭終焉其於治獄之道可謂盡矣○[illegible]正法漢文帝憫肉刑殘人之體膚曰何其痛而不德也遂除之而代以笞穆王以肉刑爲苗民之法正爲改贖張本既改贖矣又憫之曰嘻民亦病矣故愚嘗謂周穆王漢文帝皆黃老之學也謂其好小仁而不知先王之大道則可謂其爲巡遊斂財之計則未然也○齊景公時踊貴屨賤穆王之訓未嘗行也○穆王述唐虞之德哀矜之意與漢文帝所謂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又謂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朕甚閔之皆惻然足以爲世訓君子所以有取也○循其本殺人亦仁也沿其流笞杖亦濫矣況肉刑乎○非佞折獄以下又申明折獄之方佞口才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佞折獄屈人以言不能求情其弊將有如路温舒所謂囚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鍊而周納之者矣此酷吏之弊佞者未至是而其流易至故佞爲聖人所惡而折獄以佞尤所深惡也温良長者其心厚厚則爲能聽不偏其心慤慤則爲能斷合理而罔非在中焉辭非情實終必有差察辭于差亦惟貌有稽之意也夫小人厚貌深情口才辯給能欺其上者不少矣稽貌察辭穆王以爲聽獄之要在此何也蓋以小人對小人則窖者得藏其機密者得彌其隙佞者得伸其辯矣以君子臨小人則公明之坐照邪僞如扁鵲之見垣一方人是以貌可稽而辭可察也君子似不能言而人之情恒得者非以言也大抵折獄哀敬爲本非從惟從又是一意言察辭不可偏主蓋上之人一有偏主之心則情不可得矣既得其情則當以哀矜之心敬謹之意剖而決之明啓刑書與衆有司共占視之則庶幾皆得其中正焉其當入于刑者與其當降而罰者其審克之言罪擬既定刑罰將加之人非察之盡其能不可也若是則獄成于下而民孚焉獄成是結案時孚者兩爭者皆心服而衆人皆以爲是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獄輸于上而君孚焉輸是秦案時孚者情法允合君
上無所違異也然輸當備其情辭一人而犯兩事一
罪而有二法并上之以聽于君可也兩刑蔡傳以爲
一人而犯兩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金氏以
爲兩造之人各有罪如今之原被告俱有不合是也
○此章節次察辭者問理時也啓刑書者擬罪時也
獄成是一時輸是一時問鞫以察爲主恐任察而失
哀敬之心故勉以哀矜折獄議擬以明爲主恐恃明
而忘中正之則故勉以咸庶中正歸結以孚爲主求
孚而辭有不備亦非盡法之道故以備辭終焉

二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至令政在于天下官典
獄之官伯長也族同姓異姓謂諸侯也朕之于刑
言且多懼況行之乎朕敬于刑言畏之至有德惟刑
言厚之至重敬字上與欽恤一般敬之至所以爲厚
之至也敘其心如此欲羣臣以已之心爲心也今天
相佑斯民立之司牧當知所以爲民司命作配在下
可焉蔡氏曰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金氏曰單辭
無證之辭也兩辭兩造之辭也家如不家于喪之家
府藏也幸功罪狀也穆王享國之久老于世故晚復
哀矜故其言多懼欲人知所重而聽之也朕敬于刑

惟有德者可以用刑蓋天相佑下民立典獄之官爲民司命上與天配單辭人所難決惟有德者其心明且清則能得單辭之實兩辭雖人所易決而一有偏徇之心則偏矣惟有德者其心中而不偏則能分兩辭之爭此民之所以治也然兩辭之易偏者或不能訖于富而然也故戒以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因獄取貨此貨非寶適以藏諸罪狀耳罪狀既多報以百殃理之必然則一時之得有永久可畏之罰非天偏治鬻獄之人惟人自取其禍殃之命爾使天罰不極則獄吏皆得以行其私斯民無復被善政于天下矣

○丘文莊公曰獄辭之初造者必單者一人之情也及夫兩造具備則獄有兩辭矣按兩者原告被告而于證亦有兩邊之人故謂之兩辭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汚此二字却從一敬字來故傳曰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至監于茲祥刑嗣孫諸侯嗣世子孫也今往自今以往也前言今爾何監告當時也此言今往何監詔來世也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乎我觀古哲人若伯夷皐陶之屬其所司者刑刑施于人非可願之事宜不

足以致譽而皆有無疆之譽由于五刑無一而不盡其心則無一而不得其中所以有慶而致無疆之辭也以刑之中全民之中此所以有德于民之中也有德于民之中則刑非凶器而乃祥刑矣爾受王之嘉師其尚監視乎此可焉按民之中蔡傳以爲民所受之中恐非經意曰德曰中乃一篇之綱領前曰中聽下曰咸中不應獨民之中爲受中之中也德即有德惟刑之德中即所謂刑之中也刑皆得中而有德于民所以爲祥刑也德作用刑成德似牽強○民協于中乃刑期無刑所致是刑有德于民之中也此亦一說○咸中所謂罔不由慰日勤罔有擇言在身也

文侯之命

正義曰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于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爲方伯賜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書爲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至懷在位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字也不名尊之也丕顯文武句是提其人與明明我祖一例文武雖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而不忘敬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自修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此其德之所以無時不明也故曰克慎明德明德而加以克慎字有敬修意與單言克明德不同昭升敷聞皆明德之所發言其精華之上格而洞達無間則昭升于上所謂明德之馨香是也薰爲太平安得不昭升于上乎言其道化之旁孚而四達不悖則敷聞在下所謂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是也自西土而四方自顯民而怙冒自怙冒而丕單稱德豈不敷聞在下乎周家之命集于文王定于武王故集命則以文王言明德則兼文武言言由文武以德受命先正之

臣克昭事厥辟故先祖得安在位也亦惟先正以下開說與上無干先正指文侯之祖唐叔唐叔非文武之臣也厥辟與先祖俱指成康蓋唐叔成王所封也不指文武罔不率從奉宣君之謀猷乃昭事之實

嗚呼閔予小子至永綏在位歎而自痛傷言我小子嗣位之始遭天大譴父死國敗資澤竭于下民邦本先撥而戎狄乘之兵侵于我國家甚大就我御事之中無或老成賢俊在事者予又無克亂之才惟曰諸侯之在祖父列者其伊恤朕躬又歎言有能致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在位矣○呂氏曰百圍之木膏液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涸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也○伊恤朕躬伊字蔡傳訓誰耕野王氏云當訓爾蓋朝無臣已無能外服惟爾能恤朕躬爾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至若汝予嘉顯祖前文人皆謂唐叔也美文侯能明汝顯祖之美自天丕愆文武之道已墜汝始法之用會紹乃辟會紹云者盖平王失愛于父流離顛沛依託母家父死于寇國命中絕文侯起定其難而離者合絕者繼也是所以追孝于唐叔言能繼其志也又言汝多所修完捍禦我于艱難之際修完于犬戎殘破之後捍禦于犬戎侵侮之時文侯盖皆有力焉若汝之功予所嘉美也平王遭幽王之禍因晉鄭有功遂遷都于東實逼于戎狄之難未始不藉口于太王遷岐而不知其大不同也不能自強又以豐鎬畀秦太王有是哉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至用成爾顯德孔氏曰遣令還晉國視汝衆安汝國內上下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尊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按釀秬爲酒曰秬鬯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將祼和之以鬱曰鬱鬯周禮鬱人鬯人鄭氏曰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于上下也又曰秬鬯不和鬱者然則鬯乃酒名釀時無鬱今孔氏曰釀以鬯草誤矣卣在罍彝之間未祭則盛于卣及祭則實于彝○正義曰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勺勺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以圭爲勺之柄故謂之圭瓚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黃金爲外而朱其中毛詩傳云九命然後賜秬鬯圭瓚則文侯于時九命爲伯故得受此賜也○簡恤附都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C.O.C.

盖以示戒也○周之東遷
勢足爲洛師屏輔觀平王所以
慮其脩扞于前而尤將有賴于後也然
自强莫急于知人文侯固忠賢然其前有殤
其後有成師曲沃之封晉之始替實惟在茲平王
不以興復期之而撥亂興衰知恥非文侯所長矣惟
衛武公與之同世使授之政紹復文武之大業其猶
及掌乎而平王莫之知也既懦于立已又懵于資人
東周安得而復振哉

費誓

孔氏曰費魯東郊之地名魯侯伯禽所封之國居曲
阜徐戎淮夷並起爲寇于魯故東郊不開魯侯征之
于費地而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
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
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正義曰甘誓牧
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戎夷
去魯近矣此誓令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
故知費非戰處也○張沂曰逸書成王政之序言成
王東伐淮夷疏引費誓序言王伐淮夷魯伐徐戎然
則魯侯乃佐王征討也○呂氏曰徐戎淮夷世爲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于大誥命召公平淮夷
載于江漢徐方繹騷載于常武自成王至宣王屢有
事焉非小寇也禹之家學見于甘誓周公之家學見
于費誓啓嗣位而當有扈之變伯禽就封而當徐戎
之變觀其誓師纖悉若老于行陳者是以知禹周公
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孔氏曰伯
禽爲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歎而勑之使無喧譁靜
聽誓命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此戎夷帝王
所羈縻統敘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正
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于當州之內有不
順者得專征之伯禽爲方伯監諸侯故得帥之以征
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于時軍內更有諸
侯之人○蘇氏曰徂茲猶云往者
善敎乃甲胄至無敢不善正義曰古之作甲用皮秦
漢以來用鐵甲胄爲有善惡故令敎簡取其善者鄭
云敎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敎理穿治之干
楯也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于楯紛如綬而小繫于
楯以持之且以爲飾鄭玄云敎猶繫也王肅云敎楯
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爲此說也弔至也無不至堅

鄭云至猶善也備具也每弓百矢弓十矢千其數備足令弓調矢利凡金爲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其文互相通無敢不善皆利快也○按弓必二以備折壞矢一房必百鍛是燒而納水中以堅之鍛礪雖互文然戈矛刺人之物須鍛斧鉞刀劒有鋩刃須礪分言亦有謂也（敕了彫反敿居表反弔音的）

今惟淫舍牿牛馬至牿之傷汝則有常刑此告軍旁之民也淫大也舍牧放也牿牢閑也軍所止之處大舍牿牛馬謂出之牢閑牧于草澤杜敘皆塞也檴檻也穿地曰穽檻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于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入必不能出不設機也牢閑周衛之名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爲牛馬之名無敢傷牿謂傷牛馬牿之傷謂牛馬傷也有常刑孔氏曰謂殘人畜之刑正義曰今律施機搶作坑穽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蔡氏曰此除道路之事○一說梏施梏于牛馬之足防走失也

馬牛其風至誘臣妾汝則有常刑賈逵云牝牡相誘謂之風馬牛風逸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逸遠去也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逋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故戒以馬牛有風

逸臣妾有逋逃勿敢棄越畺伍而遠求逐之其有得
逸馬牛逃臣妾者皆敬還之于本主我商度多寡以
賞汝若棄越畺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
妾不肯敬還歸本主者汝則有常刑孔氏曰越逐爲
失伍不復爲攘盜有此刑也又戒軍人無敢暴劫所
過居民及攘取其物越人垣墻爲姦若盜或竊人馬
牛或誘人臣妾汝則有犯軍令之刑○前言馬牛臣
妾越逐不復之刑後言劫攘竊誘之刑前之馬牛臣
妾指其在軍中者也後之竊誘兼軍中與所過居民
之家而言也或疑軍中安得有臣妾古之兵皆平民

衣糧自賫一人從軍一家供之漢時亦有私從安得
謂無也金氏云古者戎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餘子二十五人餘子即臣妾也
按餘子在百人爲卒之中非臣妾也勿越逐失主也
祇復得馬牛臣妾人也是兩人越逐有禁而不復無
刑則無以行其禁不復有刑祇復有賞人孰敢犯令
哉呂氏曰師旅所經又申之以寇攘竊誘之法不惟
欲田野不擾自古喪師無國剽掠失部伍爲敵所乘
故不得不戒也蔡氏曰此嚴部伍之事按此最可見
古人行師之道以自治爲本節制爲尚號令行于未

戰之先故可使前無湯火戰無不克守無不堅後世之兵不待見敵行頓之間畏三軍如一人乎有聞無聲乎觀其平時可以知戰矣知此者可語治兵矣

甲戌我惟征徐戎至汝則有大刑孔氏曰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皆當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宪刑總諸侯之師而但稱魯人峙具楨幹道近也題曰楨旁曰幹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峙具楨幹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郊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林氏曰東郊正受敵處故使專意于攻守○正義曰峙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峙糗熬米麥也糒乾飯也不相逮及謂糧儲少不及衆人興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楨築墻所立兩木也幹當墻兩邊障土者也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百里之外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

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于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留守不令峙楨幹也堙土山距堙上城具也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楨幹易得惟恐闕事故云無敢不供芻茭賤物惟多爲善故云無敢不多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在軍給廝役反則入于罪隸舂稾不殺之然不供楨幹雖是大罪未應緣坐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爾鄭云茭乾芻也○按峙糗糧不言魯人蓋諸侯自賫○呂氏曰戎備既治

道路既除部伍既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于此而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淮夷並興今所征獨徐戎蓋量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軍事以期會爲本芻糧爲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兩寇並至其勢甚重故悉起鄉遂正副之兵以應之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者無餘但非殺爾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之不給加以死刑楨幹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芻茭馬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楨幹雖版築所須視二者猶稍

緩故也○按凡言有常刑者法書有定名而申之也無餘刑者不定之辭法書既無定名臨時以情輕重刑之者非一特不殺爾

秦誓

史記秦紀云穆公自茅津濟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以申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金氏曰秦誓秦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左氏記秦晉之故甚詳而不記作誓之事序誤以爲敗殽還歸之作惟史記繫作誓于取王官封殽尸之後蓋穆公自是不復搆兵矣○按如書序以爲敗殽還歸之作則其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悔過安在哉大學卒章引秦誓之言是聖門有取于其言果有取焉必非以其空言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孔氏曰誓其羣臣通稱士也正義曰衆言之首言中之最要者○人能受責百善可進但知責人百惡從之故古人之四言穆公以爲群言之首

古人有言曰至是惟艱哉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言其戀人欲而不忍割憚天理而不肯進凡人鮮不如是故多可悔蓋多盤二字不能進善之病

根也人情多欲是已故難于知過多欲遂已故難于改過皆多盤之病也故責人無難惟受責于人俾如流水言順且速是惟難哉以已前者不受人言故自悔也○盤難艱協韻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逾益邁行也若弗云來如不復反也自咎其知悔之遲恐改過無日

惟古之謀人至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此穆公自說已之前愆古之謀人老成長慮執古義不苟就人意者也我則謂其未成予志而忌之今之謀人新進善事者也我則因其同已而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庶幾謀事詢訪必于此黃髮之人乃無所失爾○今之謀人非眞可親我之初心亦欲惟善謀是聽但以其就已而姑將以爲親則溺於其說而不自覺矣

番番良士至我皇多有之截截馬融云辭語截削省要也諞言巧言也番番良士謂老而賢也旅力雖愆謀猷則壯我庶幾復有斯人乎指蹇叔也昔嘗詆其墓木既拱穆公蓋自悔失斯言也仡仡勇夫射御不有違失猶所謂終日射侯不出正弓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者勇藝雖可愛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謂以強辭奪正理而正論反不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伸也如此之人有其一足以覆人之邦家我皇暇多有之乎畏之之甚也按春秋僖公三十年秦穆公與晉文公圍鄭鄭使燭之武（人名）說秦伯竊與鄭盟使杞子逢孫楊孫（三人皆秦大夫）戍之而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殺山險阨晉之要道禮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獲其三帥匹馬隻輪無反者文公二年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地）晉人不出（秦興忿師爲死寇晉人不應晉有謀也）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秦誓當作于此時番番良士指蹇叔時蹇叔已死故追思之截截善諞言豈非杞子之流乎孟明百里奚之子敗殽見獲以文嬴之請得歸秦穆公終用之又爲彭衙之師濟河之役三師皆不得志而士衆之損亡國內之虛敝必極矣勢窮而反始悔不用蹇叔之言當時若從蹇叔則無殽之敗無殽之敗則無報復之舉而秦何事哉此秦誓之所以作也左氏考之不詳徒見書中有悔過之說遂謂殽

之歸秦伯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使秦伯此時知此則豈復用孟明興二役哉凡書序及孔氏之誤則因左氏之言也夫覇者之事不道于孔氏之門而秦穆公又陋之甚者始焉師爲盜賊之行後焉不創爲遂非逞憾之舉封殽尸何救于隻輪不之敗哉而左氏乃謂其遂覇西戎用孟明也又美舉人之周與人之壹此又左氏之陋也

疾之小人則國受其殆此我所以不遑多有之也○昧昧我思此穆公經歷多故思慮深長而見得國家須得如是之人也如有者設爲人有如此也一介者獨立無朋也斷斷誠一之貌他伎如射御不遺截截善辯凡諸材藝皆是誠一之人雖無此而其心休休焉有如下文所言此良相之量善類之所以聚國家之福也穆公慨想形容殊有意味○斷斷無他伎休休如有容此本其平日樂易之氣象也其如者未可測識之辭也伎若已出此狀其一時樂善之誠心也寔能者果然不謬之辭也○人之有伎而

不忌疾之人之彦聖而不排抑之已可謂難矣今于人之有材者不惟不忌疾而視若已有言無人我長短之形也于美士而通明者不惟口稱道之而心之好之有甚于口之所言是其胷中寔能容納得許多材賢去也容字要如此看世自有一種爲人長厚而不妬忌者寔能容之則不妬忌有不足以言之矣○上曰其如以起下下曰是能以應上所以形容好賢之心至爲曲盡此豈尋常誠一無他伎之人所可語哉先正謂惟無他伎之人爲能容人之伎其言亦有味也○用休休之人則容貿利國此因番番良士我

尚有之之意而進言之也○以保我子孫黎民是一句蔡虛齋欲于子孫句斷未是○胡端敏公曰子孫黎民之保非大臣一身之力能然也由其尊德好士推賢讓能使天下善類皆在朝廷輔行善政子孫世守不變所以能如此也子孫黎民之殆亦非一人能致也由此人妬賢嫉能阻絶善類不使得用其所引用皆其同類之人互相蒙蔽君上顛倒曲直正人被排遠去無敢指言其過以是任意肆志蠹政害民傳至子孫之手仍是其引用之人盤據不去雖有二三正人得入朝又爲所沮毀不容人君亦自難辯被其

把持不能主張以此子孫黎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大凡有材無量者必欲自用而不能容人之材○凡人以材自結于君則惟恐他人形已之短妨已之進此娟嫉之所以生也

邦之杭隍至一人之慶一人字要玩此篇要領不過一言曰知好惡而已古之謀人若近迂濶旅力既愆見謂衰老斷斷無伎便見輕忽孰知有容世主聽謀委事所以常失之于君子者坐是故也今之謀人就意增妍勇夫之力馳騁快意截截之言適心聳聽君子易辭人主傾意娟嫉之人怠不能修復畏人修欲絶衆人之長必衒一己之伎內不能容寸善何有于休休外欲示無莫敵何有于斷斷世主聽謀委事所以常失之小人者坐是故也邦之安若不繫一人彼斷斷而有利于人之子孫黎民者非一介乎邦之危若不繫一人彼娟嫉而貽殆于人之子孫黎民者豈待多乎一人娟嫉致賢路不通姦黨盤據子孫黎民受其害如宋之末路誤國非一人而起于一人也

此篇不但取其悔過其于君子小人之情狀聽謀任人之得失可謂深切著明足爲永鑑大學引其卒章而繼之曰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

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蓋謂此娟嫉者不但不可使居位用事直當逆諸四裔之外始盡愛惡之道爾否則彼將營求復用覆出爲惡矣非痛絶之不能遠也○羅文莊公曰秦誓一篇有可爲後世法者二孔子所以列之四代之書之終悔過遷善知所以脩身矣明于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慎斯道也以往帝王之治其殆庶幾乎○周書亡失亦多如康王止畢命一篇宣王中興見于詩如車攻吉日崧高烝民江漢常武之屬盛矣而書獨無一簡

尚書日記卷之十六畢

後學[illegible] 彭燕覆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